
武俠世界
第34年
15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所撰著之現代鬥智秘聞故事「賭龍」。帝京娛樂公司是葉金龍、賀英、祈福開設的。葉是賭王，賀曾協助葉趕走賭霸傅人傑；再邀請港城巨富祈福投資合辦賭場。十年後由於賀有遠見，想將賭城變成東方的拉斯維加斯，祈福贊成，葉怕影响自己的權力，因此拉開了明爭暗鬥的序幕……賀用其妹拉攏金龍之子爲己用；葉則慫恿港城巨子鄭谷雄以高價標投賭稅約權……賭城的滄桑史，便是人性爭權奪利爾虞我詐的眞實寫照，故事情節錯綜複雜，緊張刺激，值得一讀。

*　　　*　　　*

朱雀先生撰著之「冷匕雙釵」續篇在本期刊出，下期將是完結篇。

*　　　*　　　*

下期將刊登之巨型小說乃馬騰先生所撰著之湖海俠情故事「鬼域」，請留意。

另下期將刊登鐵馬先生所撰著之新派俠情兒女恩仇故事「紅燈殺手」，故事內容清新，文筆流暢，殺手之結局如何，請留意刊出。

81.8.26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15期

（總號171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賭龍

現代鬥智秘聞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計劃拓展　整頓賭場

在骰子的美妙滾動聲中，葉金龍、賀英、祈福「鐵三角」組成的「帝京娛樂公司」總部裏面，「恭喜發財」的祝頌聲，已連續响過八次了。

這時是下午四時三十八分，帝京娛樂公司副總經理賀英，正大步走回那舊式茶樓改建的公司三樓總部。

賀英步入直通三樓總部的電梯時，他突然發現，葉金龍的舊班底兄弟，現任職娛樂公司保安副主任的鄧阿强，亦尾隨他一閃而進。

賀英並不以爲意，雖然現下帝京娛樂公司已在賭城站穩脚根，基礎穩固，但對公司的巨頭保護功夫，卻一直沒有絲毫鬆懈。賀英自己的心腹兄弟、娛樂公司保安副主任梁小昌，就一直緊隨他的左右，只是已抵達公司總部的安全地帶，梁小昌才沒有跟隨進入電梯。公司三樓總部門禁森嚴，非有要事，任何人不准擅進，梁小昌雖是賀英的心腹，又是公司的保安副主任，但亦不敢違例。

當然，奉公司巨頭之召，那是例外，鄧阿强因此可以跟進，大概他是奉總經理葉金龍的口諭相召，也因此賀英並不覺得有什麼意外。

「賀先生！我……」鄧阿强忽然恭敬的向賀英叫了一聲，神色卻有點閃爍不定。

賀英微一怔，他熟悉鄧阿强的底細，他跟隨葉金龍在賭道上闖了二、三十年，現下是帝京娛樂公司的老臣子之一，公司待他也算不薄，雖然他斗大的字不識一個，但賀英瞧在葉金龍的面上，不得不同意他出任公司保安的副主任，這可是一個人人覬覦的要職。

「什麼事？阿强！」賀英心不在焉的回了一聲。他此刻正被如何擴展公司業務的大計充塞着腦袋，根本就沒心思留意鄧阿强的動靜。

這時電梯已升上三樓停下，賀英正欲一步跨出去，卻被鄧阿强閃身堵住了。

「你……有事嗎？」賀英眼神閃過一絲迷惑，但僅此而已，因爲他對鄧阿强根本沒有丁點懷疑。

「賀先生……」鄧阿强咬了咬牙，終於開口了，「有件事，我想向你單獨談談！」

賀英微微一怔，「你有事就說吧！」

鄧阿强卻又道：「賀先生，我得到消息，對賀先生你個人的人身安全有很大關係，不能大意，能否單獨談？不必花你太多時間嘛！」

鄧阿强的語氣漸而有點急躁了。

賀英瞥一眼手錶，便微一搖頭，道：「我有要事辦，你另約時間上我辦公室吧！」

賀英說罷，就欲側身而出，因爲他這時已發覺鄧阿强的神色有點異樣，而且他此時的確有要事在身，那是有關帝京娛樂公司的拓展大計，他不想任何人此時糾纏他。

「不！賀先生，現在非說不可，過後就無機會向你說啦！」鄧阿强忽然强硬起來。

賀英臉色一變，他對下屬歷來抱恩威併重的原則，鄧阿强此時已超越了他下屬的身份，賀英登時有點反感，他正欲斥責鄧阿强一句，突感腰間一痲，原來已被一支硬梆梆的物件頂住了。

「賀先生……逼於無奈，我只好出此下策，我一定要跟你談談！」鄧阿强忽然變得冷酷起來，他頂住賀英腰部的，竟然是一支眞槍實彈的左輪，這是鄧阿强工作用的佩槍。

賀英心中一凜，他知鄧阿强並非鬧着玩了，他竟然敢用手槍指嚇他，足証他此時已不顧一切了，但爲了什麼？他的用意何在？賀英不知道，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久經風浪的賀英反而迅速冷靜下來了。

「阿强，你知道你這樣做的後果嗎？」賀英沉聲道。

鄧阿强咬咬牙，道：「知道，對不起賀先生也只好做一次。」

賀英眼見鄧阿强像吃錯藥似的瘋狂，無奈微一點頭道：「那好吧！上哪兒談？」

鄧阿强立刻道：「就在葉總經理的辦公室吧！」

賀英一聽，暗道好極，你是金龍的人，我倒要看看你的老大如何向賀某人交代，賀英這般思忖，便微哼一聲，道：「好！那就進去吧！」

賀英被鄧阿强的手槍頂着腰間，走進葉金龍的總經理室時他不禁一怔，原來片刻前尚在這兒與他通電話的葉金龍，此時卻不見人，也不知到那兒去了。

鄧阿强反手便把辦公室的門關上，這間辦公室是裝了隔音防彈裝置的，門關上後，就等如與外面隔絕了一切。

賀英心中一凜，他直到此時尚不知鄧阿强的眞正用意，他不耐煩的瞥了腰間的槍嘴一眼，便沉聲道：「阿强！有什麼話？你說吧！」

鄧阿强默然不語，他似乎被賀英處變不驚的氣度懾住了，過了一會，他才猛一咬牙，終於道：「賀先生，我現在被人逼到走投無路……希望你救一救我鄧阿强！」

賀英沉聲道：「誰逼你？爲什麼逼你？」

鄧阿强咬牙道：「債主逼我！我……賭輸了很多錢，無錢還債，債主要追斬我……我……走投無路了。」

賀英沉聲道：「是你自尋煩惱，放下你的槍，便是朋友，你有困難，辦得到的，我可以助你，何必出此下策？」

鄧阿强怔了怔，手腕一軟，手槍稍稍一垂，馬上又挺了起來，依然指向賀英道：「賀先生！我知道你厲害，放下槍，我並非你的對手。」

賀英見鄧阿强已露怯意，便趁勢道：「你缺錢應急，大可開門見山，需要多少？你說！」

鄧阿强一聽，果然大喜道：「是！賀先生，我想向你借五十萬。」

賀英不置可否，卻反問一句道：「爲甚麼你不先向你的老大金龍開口？」

鄧阿强搖頭道：「不行！葉老大不答應，他說……他說輪盤這鬼佬玩意，是賀先生你一手搞起的，他早就吩咐各弟兄，絕對不可沾手輪盤這玩藝，我不聽，賭輸了，欠人家的錢，他要我自己去解決，要不向你賀先生借！所以，所以我走投無路，才找賀先生你！」

賀先生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他相信鄧阿强並沒有說謊，因爲葉金龍他的確最反對在賭場裝置輪盤這種現代化賭具，金龍他大概是借鄧阿强來發洩自己的不滿吧？

賀先生這般轉念，心中的惱怒便平和了點，他瞥了鄧阿强一眼，斬釘截鐵的道：「五十萬，太多了！也不合理！」賀英深知，在對方的槍嘴下，破財是必然的了，但任由對方獅子開大口，傳將出去，他賀英便會被人瞧扁了。

鄧阿强被賀英的氣勢震懾，有點心虛，無奈放軟口氣，道：「那賀先生你說，多少？」

賀英想了想，便斷然的道：「就給你十萬吧！多則免問，你收不收？」

鄧阿强沉默不語，手槍垂下又挺起。

賀英冷哼一聲道：「我賀某人不喜歡多費唇舌，與人討價還價！」

鄧阿强終於點了點頭，他手握的左輪槍，不由也垂下了。

賀英就在辦公室內，撥電話到賬房，吩咐賬房馬上送十萬元現金來。

賬房人員把現金送到時，鄧阿强的手槍已收起來了。他簽妥收據後，便從賀先生手上接過十萬元現金，他的雙手有些抖顫，顯然情緒非常激動。

賀先生轉身就欲走出去，鄧阿强忽然叫了一聲：「賀先生！留步！」

賀英知鄧阿强依然槍不離手，無奈只好轉過身來，沉聲道：「你還有什麼事？」

鄧阿强忽然搶前兩步，噗地雙膝跪在賀英面前，痛哭流涕道：「賀先生，我走投無路，才出此下策，希望賀先生念在葉老大的面上，不要開除我鄧阿强，打破賭場的飯碗，我……我就沒活路了。」

鄧阿强情緒激動，他的手又緊握手槍了，一疊連聲的嘶叫道：「賀先生，你若不答應，我……我就自殺給你看。」

賀先生深知鄧阿强這等亡命之徒，情急之下，是什麼事也敢做出來的，便微一點頭道：「你先起來，此事以後再說。」

鄧阿强一聽，以爲賀先生已答應了，激動之下，不由便感恩戴德地叩拜起來，但賀先生卻已大步走了出去。

好一會，鄧阿强驟感四下寂靜無聲，這才驚愕的抬起頭來，他這時才猛然醒覺，他已闖下彌天大禍，眼下的沉寂，不過是暴風雨前夕的一霎平靜罷了。

鄧阿强猛地跳了起來，他知道，他在賀先生面前動槍，已犯了賭場的天條大忌，就算賀先生肯放他一馬，賀先生的手下亦決不答應，十萬元到手，他在賭城卻已再無容身之地了。

鄧阿强猶如一頭受驚的餓狼，呼地一下便竄了出去，他知道，眼下連觀世音菩薩下凡，也救不了他了，除非是比「觀音菩薩」更有法力的人，這個人就是他跟隨多年的老大葉金龍。

鄧阿强一溜煙似的逃出帝京娛樂公司的總部，然後便十萬火急地向葉金龍的住家跑去。奇怪的是，沿路上居然沒有任何人阻截他。

＊　＊　＊

葉金龍的住宅，自他主政賭場，出任帝京娛樂公司總經理後，便選了賭城一處靠山面海的幽勝地方，作他一家人日常居停的住所。

在過去的八年中，葉金龍眼見帝京娛樂公司已在賭城站穩了脚根，他亦隨年紀漸長，放棄了昔日漂泊無定的生活，把分散在海外的家人接回賭城定居，這包括葉金龍的妻子，年已二十歲的大兒子名葉宏，十五歲的二兒子葉定邦，小女兒葉小倩。一家人終於在昔年被逼離散的賭城團聚，葉金龍視此爲他奮鬥多年的一項最大酬報。

鄧阿强是葉家的常客，因此他進入葉家並無困難。他踏進葉家大廳，最先觸目的，便是一扇隔開了廳與大門的桃花心木大屏風，大屏風上雕龍塑鳳，充滿古色古香的情調，大屏風很大，足以把裏外的世界隔絕開來，就好像主人家向外面的世界豎起了一塊牌子，牌子上書「非請勿進」四字似的。

繞過大屏風，入目的是滿廳的中國傳統酸枝傢具，益發顯出典型的中國家族風味。

不過鄧阿强此刻決沒心思去仔細考究，他深知自己此刻已處於生死一線的關頭，唯一有能力救他出絕境的，便是這個古色古香大廳的主人。

幸而這位主人此時就在客廳坐着，他身下是一張可以半坐半躺的酸枝太師椅，他僅穿了一套睡衣，一脚還撐在他身前的茶几上面，一副極舒服的神氣，這位主人，就是在賭道上飽歷風霜的葉金龍。

鄧阿强三步併作兩步奔上前去。

「阿强！你慌慌張張的，有什麼事啦？」葉金龍頭也沒轉，忽然便大聲道，他的聲音，仍然沒減當年的高昂宏亮。

「是！是我，葉老大！」鄧阿强連忙應了一句，他深知葉金龍耳力的厲害，他僅憑脚步聲，便可以準確判斷是誰來了，這也是葉金龍的成名絕技，當年他就是憑這一手絕技，大破省城殺來的「聽骰黨」，因而震驚賭城內外。

鄧阿强此時卻無暇理會這等傳奇的往事了，他甚至失去應該表示的敬佩，雖然他知道這是討好主人的方法之一，但人面臨絕境之時，必定先求活下來再作其他打算。

鄧阿强搶到葉金龍面前，就像臣子朝見帝皇，噗的一下便在葉金龍面前跪了下來，一面失聲的哀叫道：「葉老大！求你救一救我阿强……救救我！」

葉金龍這才微吃一驚，他知道他眼前這位兄弟，跟隨他在賭道上拚闖，人倒勇猛，但爲人嗜賭，他眼下這副模樣，必定又是在「賭」字上栽了大觔斗了。

葉金龍皺了皺眉頭，濃眉一揚，這通常是他對心腹弟兄恨鐵不成鋼的表示，「你！先起來再說，男子漢大丈夫又跪又拜的，成何體統？起來！」

鄧阿强卻不起身，反而更死命的跪着：「葉老大！你一定要救一救我了，不然我死定了……我……我寧願向你長跪了。」

葉金龍有點惱怒了，他輕輕一拍茶几，沉聲道：「男兒膝下有黃金，你這算是哪一路的好漢，起來，弟兄有難，我葉某人幾時袖手旁觀了，枉你跟了我二三十年，倒像不知葉某人的處事宗旨。」

鄧阿强一聽，心中不由一喜，因爲他深知，葉金龍對手下口氣越嚴厲，他恨鐵不成鋼之心越切，他伸手援救的可能性便越大了，反之，若他以冷漠淡然的態度相待，那求他的人最好立刻告辭，否則必定自討沒趣。鄧阿强到底尚有幾分清醒，他摸準了葉金龍的脾性，因此他連忙趁勢開口道：「是，葉老大，我該死！我……我幹出大逆不道的事了。」

葉金龍一聽，亦不由吃了一驚，厲聲道：「你到底惹到誰的頭上了？你快說清楚。」

鄧阿强咬了咬牙，終於把他因賭輸了錢，用槍指嚇賀英借了十萬元應急的事，向葉金龍說了，末了鄧阿强氣急敗壞的道：「老大……我這樣大逆不道，賀先生他必定不會就這般放過去，他……他會不會把我開除？沒了賭場這份工，我一家大小就斷了活路了。」

葉金龍此時臉色察地變了，他的關刀濃眉急劇的跳動，盯着鄧阿强，一字一句的厲聲道：「你……你竟敢以槍指嚇賀英？逼他借錢給你？你知道你闖了什麼禍嗎？嘿嘿嘿！賀英他的底細你不清楚？連葉某人亦要禮讓他三分，你這混蛋竟敢去用槍指嚇他？簡直不知死活！你闖下這大禍，我看你怎樣去收拾應付！」葉金龍越說越氣，他狠狠的拍着茶几，嚷道：「氣死我了！」

鄧阿强一聽，越發知道自己闖下的是什麼大禍了，眼見葉金龍正在火頭上，他不敢再說下去了，無奈地默默站起來，轉身就欲走出去。

「你！給我站住！」葉金龍在鄧阿强背後忽然吼了一聲：「你打算上哪兒去？」

鄧阿强無奈轉身，咬牙道：「葉老大既然不便出面化解，我……我唯有再去求賀英他寬恕啦！」

葉金龍又狠狠的一拍茶几，吼道：「放屁！賀英的脾性我還不清楚？你既然有膽闖下這禍，他就必定要你承擔這樣做的後果，他連傳人傑的虎鬚也敢拔掉，更何况你這號小人物，你這時再去求他寬恕，他會答應嗎？混蛋！」

鄧阿强絕望的嘆了口氣，喃喃道：「哪……哪我該如何做才好？」

葉金龍的關刀眉連跳幾跳，悶聲不響，好一會才突地吼道：「你！先回家去！好好反省你自己的所爲……若不念你跟我多年，我就把你扔到海裏餵鯊魚，還不回去？丟人現眼還不夠嗎？」

鄧阿强一聽，連忙轉身就溜了出去，他深知在這風頭火勢上，他再說下去，說不定眞把葉老大也激怒了。

鄧阿强走後，到晚上八點時分，葉金龍最得力的心腹兄弟，帝京娛樂公司保安主任魯勇，就神色匆匆的赴葉家拜訪來了。

雖然已步入中年，但魯勇的身手依然如當年般的敏捷，就連他昔日那種「江湖兒女」的脾性，亦絲毫

沒有改變，唯一不同的是，與他現下的保安主任身份相配，他當年那套長袍大袖的唐裝衫褲，不得不被西裝領呔這種現代化服裝取代了。

魯勇走進來時，葉金龍正苦着臉，坐在他那張太師椅上沉思，以至連魯勇走近的脚步聲也忽略了。

魯勇也不以爲意，他逕自走到葉金龍的對面椅上坐下，才像平日般的突然叫了一句：「大哥！」

葉金龍的關刀眉略一抬，他僅憑「大哥」這一聲招呼，便知是誰來了，現下除了魯勇仍以昔日江湖口胳稱呼外，其他的弟兄，多半以「葉先生」稱呼，甚至「葉老大」這種稱謂，也只掛在鄧阿强等少數幾位曾隨他闖道的弟兄口中而已。

這一聲「大哥」的稱呼，不由使葉金龍勾起了昔日帶領一班弟兄，轉戰賭城、港城、省城、海城四地，南征北戰歲月的回憶，他的感情因而被扯了進去，以至困擾着他的苦惱亦隨之淡了一點。

「好兄弟……啊，阿勇，是你來了！」葉金龍向魯勇轉過身來，有點動情的道，魯勇的出現，令葉金龍獲得一種安慰，他的兄弟，畢竟還有值得他驕傲的。

「大哥！」魯勇卻又叫了一聲，他顯然是因事而來，因此也沒留意葉金龍此時的心緒。

葉金龍被魯勇這一聲「大哥」，又回復他正苦惱着的事上了，他瞥了魯勇一眼，立刻便明白了魯勇的來意，卻故意不明的問了一句：「有事嗎？阿勇。」

魯勇咧了咧嘴，似乎很有點爲難，是否坦白說出他此時的來意。

葉金龍卻忍不住了，他突然一拍茶几道：「阿勇！什麼時候，你在我面前也吞吞吐吐了？有話便直說嘛，其實你不說我也知道，你此時夜訪，十不離九是爲了阿强這小子而來。」

魯勇的心事一下子被葉金龍說破了，他不由咧嘴一笑，不得不坦白道：「是！大哥，我的確是爲此事而來，阿强他剛上我家去，哭哭啼啼的，吵得人心煩意亂，我就直接上大哥家來了。」

葉金龍微哼一聲，道：「阿强也來過，我要他先好好反省清楚，他對你說什麼？」

魯勇道：「他並無半句怪大哥你不理他，他只是說，自己闖下殺身之禍，請大哥念在他一家大小份上，給他留一條生路！唉，阿强也眞該死，千不惹萬不惹，竟惹到賀英的頭上！」魯勇忽然歎了口氣，把積在心中的話吐了出來，「誰不知道，賀英他與大哥的關係，已沒有最初打天下的推心置腹了，他近年不但賭場外的事一把抓，就連賭場的業務，他也極欲插上一手，例如硬要在賭場插上輪盤這等鬼佬賭具，他與祈福先生在董事會同聲同氣，大哥你極力反對自然也無任何效果。」

「不要說了！阿勇！」葉金龍忽然惱怒的吼了一句，「人家合起來是大股東，我這個總經理倒成了配角啦！哼哼，他們忘了，賭場有今日的成就，沒有葉某人這條老手地頭蟲，他兩條外行過江龍成得了什麼氣候！」

魯勇見葉金龍越說越上火，連忙又添了一句道：「其實大哥反對添置輪盤這等鬼佬賭具，也是爲彼此的利益着想，就拿輪盤說吧，去玩的人全是卷毛勾鼻的鬼佬，怎及得人山人海的大小骰寶？到底這是中國人的地方，客人絕大多數是中國人，添置那鬼輪盤，還不是勞民傷財的虧本貨嗎……」

魯勇忽然住口不說了，因爲他發覺葉金龍的臉色越來越難看，深知自己已觸着他的痛處，再說下去，只怕他的粗口「三字經」也大叫而出了。

魯勇這話，果然燒着了葉金龍心中的憤懣，他猛地一拍茶几，吼道：「阿勇，說下去！怎不說了？乾脆一句，有人圖謀爭奪賭場的行政操作大權，不就更簡單嗎？嘿嘿，阿强這混蛋竟去玩輪盤這鬼佬賭具，活該他倒十八輩的大霉，寃有頭、債有主，他去找始作俑者的晦氣，大概也並非毫無根據吧！」

魯勇不敢答話，他深知葉金龍在火頭上，他已根本不必再說任何話了。

果然葉金龍略一頓，便有所決斷的沉聲道：「阿勇，其實你不說出口，我也知道，你欲替阿强向我求情，你的來意早擺在臉孔上了，你不必說下去，一切我葉某人自有主張。」葉金龍一頓，忽然補充了一句，「明天是董事會，你去轉告阿强，留在家中等候董事會的裁決！」

魯勇一聽，很爲鄧阿强的後果擔心，忍不住道：「大哥，你以爲會如何處置阿强？」

葉金龍重重的一拍茶几：「阿强這混蛋！雖闖了大禍，但好歹也跟了我幾十年，我葉某人總不能見死不救嘛……到時再說。」

葉金龍低沉的吼了一句，關刀眉一揚，嘴巴便緊緊的閉上了。

* * *

隔天是帝京娛樂公司的董事會，雖然是每三個月一次的例會，但現下的這次董事會卻似乎絕不尋常，因爲在葉金龍總經理室召開的這次會議，氣氛異常的凝重。

此時除了利益攸關的葉金龍和賀英外，帝京娛樂公司另一大股東祈福先生，亦一改他平日心不在焉

的神態，換了一派肅然的面孔。

因爲在這次董事會上，副總經理賀英似乎是有備而發的，甫一開始便向董事會提出一整套宏偉的拓展大計，這其中所涉及的財力、物力，均超越了帝京娛樂公司任何一次業務拓展方案，而因此就連財雄勢大的港城富豪，平素僅以帝京娛樂公司作小量投資的祈福，亦不得不收攝心神，緊張起來。

賀英的拓展大計提出，第一是創辦現代化的水翼船公司，第二是另覓新址，興建一座包括酒店、商場、餐廳在內的新型現代化賭場。其中每一項均是數以億計的龐大投資，成敗得失，均直接關乎帝京娛樂公司的生死存亡。

賀英的拓展大計，葉金龍起初尚默默的聽着，但當賀英進一步提出，爲配合新型現代化賭場的需要，賭場舊式的管理制度亦必須改革時，他便再也按捺不住了。

「英少！你計劃中的項目，有計算過需動用多少資金嗎？」葉金龍繞了一個圈子，先從最關鍵的資金財力方面提出疑問。

賀英微微一笑，胸有成竹的道：「當然啦，金龍兄，這兩大項目，每一項均需投資數以億計的資金囉！」

葉金龍立刻接過話道：「是啊，既然是如此龐大的投資，何來這大筆的現金？事關重大，依我看，還是以後再說好啦。」

賀英似已料着葉金龍的反應，因此毫不爲意，從容一笑，便侃侃而言道：「不錯，該兩項大計劃所需資金的確甚巨，但也並非超乎公司的實力，這點稍後再談，先就該兩項計劃的前景看，就非常明朗，目前來往賭城、港城兩地的客輪，航程需四小時，日夜不停也只是對開四班船，賭場的大客，七成以上來自港城，要擴大賭場的業務，首先便要增加客源，因此，搞起水翼船航運，來往兩地只需二小時，便可以開多一倍航班，換言之，賭場的客源也就可以擴大一倍，金龍兄，這方面的前景不是很吸引人嗎？」

葉金龍沉吟不語，他不得不承認，賀英提出的水翼船航運，的確有其誘人前景，因爲賭場高手如葉金龍，自然明白客源是任何生意的命脈，賭場經營則猶有過之，但就拿帝京娛樂公司來說，港城的賭客，就幾乎佔了賭場盈利的七至八成。

葉金龍不由亦點頭了，但仍有疑惑的道：「賀英兄所談也有道理，不過，客源不錯是擴大了，但誰能保證，港城來賭城的客人，全部都轉爲賭場的客源？帝京方面，總不能如强盜般去拉伕吧！」

祈福此時不由亦瞥了賀英一眼，看他如何回答，顯然，祈福關注的焦點，與葉金龍不謀而合了。

賀英微微一笑，手指頭猛地一扣桌面，隨着那噠的一聲，他說出的話也同樣鏗鏘有力：「問得好！金龍兄，因此，這就牽涉到如何吸引客人，轉爲賭場客源的關節了，我提出的興建新型現代化賭場計劃，就正是基於這一點，例如新型賭場裏面附設有酒店、餐廳、商場，甚至還有各種男士喜歡的娛樂玩意，令客人足不出戶，便可盡情消遣，有這麼個既刺激又快活的去處，還怕吸引不到客似雲來嗎？」

賀英說到此處，目光灼灼，顯得異常興奮，他續道：「所以，兩大計劃，相輔相承，缺一不可，假如決而行之，我敢擔保，不出三年五載，賭城的名氣便可蓋過西方的蒙地卡羅，好敎彼等大吃一驚，嘿嘿，我等華人，不但搞生意成功，就算搞賭場，亦有超人能力。」

賀英越說越興奮，他心中久潛的，對那洋大班謀算他父親以至破產的怒火，不由也被勾出來了。

祈福的眼神也亮了，這通常是他對某項投資快下決斷的表示，他瞥了賀英一眼，雖然他與他私交甚密，但也不禁有點疑惑，賀英是否有點過份狂熱？祈福向葉金龍笑笑道：「金龍兄，你是此道中高手，賭場也靠你『掌權』，你看，英少這計劃，可行性到底有多少？」

祈福不愧是商場中的超級高手，他雖然並非賭道出身，但他既然把投資賭場視作一門生意，他就極善於以生意的眼光，去判斷其中的是非得失了。

葉金龍與祈福接觸越久，越是佩服祈福這種先穩而後決的生意頭腦，因此他一聽祈福這話，便呵呵一笑，道：「英少所論，有其道理，前景也很美妙，但其中最關鍵的是推行大計所需的現金、人力，如何解決？這恐怕不是一朝一夕可作決斷的事吧！因此依我看，此事先在董事會備案，詳細研究清楚一切關節，再作決定，好嗎？英少？」

賀英尚欲說什麼，但祈福已含笑點頭道：「不錯，金龍兄，此事宜詳細商議再說，但英少所論，也不失爲帝京拓展業務的宏圖大計，其中的成功因素也不容忽視，我看嘛，假如勢所必行，資金方面倒並非大難題，例如在港城集資，相信許多銀行會心動的，但關節是馬上草擬進行的細則，例如其中牽涉到賭城官方的合作與否，所牽涉的資金具體數目——自然是每一項工程的具體費用。」

葉金龍沉吟不語，因爲他已聽出祈福已大半傾向贊同賀英的計劃了，而祈福是帝京三分之一的大股

東，假如他與賀英聯合，那自己便無法反對了，因此他只好暫不作聲，以觀動靜再說。

賀英一聽，卻大爲興奮，因爲他知道，祈福實際上已向他的拓展大計點頭贊同了，但礙着葉金龍坐着賭場總經理的位子，不便太露出他與自己的特殊關係而已。

賀英因此也微笑不語，他判斷，他的拓展大計可以算邁出決定性的一步了。

葉金龍無奈點點頭道：「好！就這麼確定吧！」葉金龍一頓，忽然又向賀英道：「英少，既然賭場有意拓展，用人之際，你看鄧阿强這事，可否給他一個機會？」

賀英一聽，臉色就微微一變，盯着葉金龍道：「金龍兄，鄧阿强是你的弟兄，你打算代他向我求情嗎？」

葉金龍見賀英果然餘怒未消，心中一凜，忙道：「英少誤會了，阿强這混蛋竟敢以槍指嚇，逼英少借錢給他，犯了以下犯上的罪過，該死之極，我也狠狠的教訓了他一頓了，看他痛哭流涕的樣子，我知道他自己亦知罪了，我對他說，若不念在他家中尚有父母妻兒要他供養，我必定把他扔進海裏餵鯊魚，免被人誤解葉某人對下屬護短，因此如何處置他，英少瞧着辦吧！」

葉金龍這番明責實護的表白，令賀英一陣惱怒，暗道時至今日，仍以這等「江湖義氣」手法處事，賞罰不明，用人唯親，公司豈能長進？而且假如公司的高級職員，人人都如此動刀動槍，憑你金龍兄一句話便安然無恙，教賀英日後如何服衆？嘿嘿，若不趁此機會殺一儆百，帝京娛樂公司日後就亂作一團了。

賀英這般思忖，便已決定主意，而他一旦主意確定，便極少有人可以改變他了，賀英不置可否的淡淡一笑道：「金龍兄，鄧阿强的事，我已交由警方接手處理，因此我也無能爲力，一切待法律去裁決吧！」

葉金龍一聽，臉色虎地一變，他無話可說了，但心中如被人猛擊一拳，一陣隱隱作痛，心道賀英如此做，擺明連我的面子也不給！而且此事扯上警方，鄧阿强必定完了，這……這教賀某人如何向一班兄弟交代？

在董事會後，葉金龍把魯勇召到他的總經理室，他難過的對魯勇說：「阿勇，你立刻去轉告阿强，叫他一切自己準備應付後果，葉某人對他的事……無能爲力了，你去告知他吧！」

魯勇一聽，知道鄧阿强完了，他見葉金龍難受的模樣，也不敢再替鄧阿强說什麼，只好轉身欲出。

葉金龍忽然又把魯勇叫住，他抽出自己的私人支票薄，寫了一個數字，遞給魯勇，沉聲道：「這筆錢帶給阿强的老婆，說是公司給她一家的解僱補償費，好好用它來過日子，此事絕對不可告知鄧阿强，阿勇……你就立刻去走一趟吧！」

葉金龍說到最後，聲音也變得不連貫了，魯勇知道，因鄧阿强的事，葉金龍的自尊已被强烈的傷害了。

*　*　*

帝京娛樂公司的董事例會後的當晚，賀英卻乘夜船，與祈福一道返港城去了。

賀英在過去的七八年中，雖然已在賭城站穩了腳根，但不知因爲什麼，他的太太蘇丹娜和女兒賀小燕，卻一直留在港城，沒有把家搬來賭城居住。

祈福是港城的巨富，他的生意多半在港城，因此留在賭城的時間自然不多，也因此常與賀英同出同入，彼此的私交就更爲密切。

在駛往港城的夜船上，貴賓室裏就只有賀英和祈福兩人，他們的隨行保鏢，也只能呆在外面的小客艙，不敢擅自闖進。

賀英瞥一眼窗外，浩瀚的海面上，閃爍着點點亮光，不知那是星星的倒映，還是漁船的燈火？

賀英凝注緩緩移動的海面亮光，忽然感觸的低叫了一句道：「哎！太慢了！」

祈福立刻便明白，賀英這沒頭沒腦一句的意思，他呵呵一笑，道：「英少，這是你太性急之故，若心情舒泰，這大輪船緩緩而航，正好趁機吹吹海風啊！」

賀英歎了口氣道：「可惜從港城來賭城的旅客，並非爲欣賞這海風而來。」

祈福大笑道：「說來說去，英少，你大概又想重提董事會上那宏偉大計了。」

賀英不笑，反而認眞的目注祈福道：「說眞的，祈老哥，你以爲我那兩項大計可行嗎？當然我是指短期內，絕不能再拖了。」

祈福一聽，便不置可否的笑笑道：「董事會上不是說好了嗎？先詳細研究一下再作決定嘛！而且葉老總他似乎不太熱心，缺了他的鼎力合作，這兩項龐大投資，有可能見財化水啊？英少！」

賀英眉毛一掀，似乎已窺破了祈福的心曲，他微笑道：「祈老哥，你以爲金龍是賭道的唯一高手？」

祈福的心事果然被賀英說破了，他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不是嗎？這話是你當初向我介紹他說的，這七八年他搞帝京也不錯嘛！至少我還未見過有人可以超越他凌駕

賭業的能力嘛……現在你好像又不以爲然了。」

賀英沉吟半晌，似在思索此時是否該直說什麼，終於他微一搖頭，卻斷然的道：「那是以前的判斷，所以當時我極力推舉他出任公司總經理，金龍他也搞得不錯，但時代不同了，你看看人家的西式賭場，哪還有帝京這種小裡小氣的賭法？搞生意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賭場也是生意之一嘛！所以我看，長江後浪推前浪，擋住去路的前浪，該向前大大推進一步了。」

賀英正說得神采飛揚，祈福卻聽得皺眉道：「英少！你這不是把金龍他比作前浪，你自己打算作後浪吧？」

賀英忽然一頓，不再說下去，卻把話鋒一轉道：「先別說這些，祈老哥，明天我請你去新界大嶼山狩獵，你去嗎？」

祈福一聽，眼神不由一亮，暗道誰不知祈某人性嗜好狩獵，不論是做生意還是眞正的狩獵，他不禁又有點迷惑，英少這是怎的了，這不是明知故問嗎？祈福咧嘴一笑道：「你以爲我去不去？英少！」

賀英呵呵一笑道：「你一定會去，祈老哥！」

祈福含笑道：「爲什麼如此肯定？」

賀英微笑道：「因爲狩獵最能表現祈老哥做生意的眼光嘛！」

祈福不由亦呵呵一笑，他這一笑，無疑是默認他的心事被賀英窺破了。

船抵碼頭，祈福和賀英均早有司機在等候了，祈福的家在港島山頂區，賀英的住宅卻在港島南區的港灣，因此兩人的座駕出了碼頭，併肩走了一段，便分道揚鑣了。

賀英的座駕一直向港島南面的海灣駛去，車駛得很快，司機大概已摸準了主人的脾氣，因此把車開得既穩又快，幾乎是風馳電掣般的飛奔了。

半小時後，車子便駛入樹林掩映的山道，再沿山道駛了一會，盡頭處露出萬綠叢中一點灰，那是一座通體青灰色的建築物，佔地很大，足近二萬呎，但整座建築物隱蔽在萬綠叢中，並不顯眼。

令人觸目的是賀宅家門口的一道大閘，大閘是鐵造的，上面漆有金、黑兩色，金光璀璨，堂皇華麗，更特別的是門口兩旁的兩尊鐵鑄的鎭宅物，竟是兩座獅身女頭像，光華奪目，氣派不凡。

進入大鐵閘，通道盡頭卻是一間小小麻石鋪砌的屋，古舊無華，與外面的漆金鐵閘相較，簡直猶如原始人進入大都會，令人有一種目瞪口呆的迷惑。

繞石屋拐一個大彎，便見一座古今中外混合的奇特大樓。大樓由大石所砌，大石的色澤灰暗，斜斜的屋頂上有小小的煙囪，猶如古代農家的屋宇。

主樓的外墻多半植有攀藤植物，密密的爬滿一墻，猶如一位古代農夫披上一襲綠色的衣裳，右面的一座矮樓，卻是現代的平頂屋面，四周建了一幅矮墻，大概是方便主人可在其上燒烤、曬太陽吧。

賀家大宅，一切均顯得如此樸實無華，充滿鄉村氣息，不過與大門口的金碧輝煌相較，卻又分明透出一派土裡土氣。

這幢住宅，賀英三年前花了七十萬買地和興建，而且是他親手設計與督建的，這與他在公衆場合的風度翩翩相較，就很有點風馬牛不相及的感覺。

大樓的前面，有一座車房和一塊頗大的空地，空地四周放了許多盆花，竟是淸一色的黃蘭，很有點「花之隱逸者」的風味，或者這也是豪華大門與內裏古樸特色的最佳透示吧！

賀英的座駕繞過那座麻石屋，逕直駛入主樓前面的空地，賀英下車後，司機才把車駛入車房。

賀英下了車，便逕自走上主樓的主人臥室，此時已聽不到女兒賀小燕嬌野的叫聲，大概她因爲明天要早起上學，早已入睡了；也沒再碰上女兒爬上他的肩膀，以手指刮他的鬍子的機會了，女兒家十三歲，已很有點少女的矜持了。賀英有時倒很想念那被女兒刮鬍子的日子，可惜時光與他正在拚搏的賭場生意一樣，永遠也不可能有時光倒流的日子了。

賀英走入主人臥室，他的西洋籍太太蘇丹娜正躺在床上，她穿了一套睡衣，昔日明艷照人的眼眸，此時竟失了光彩，只是呆呆的盯着天花板出神。

蘇丹娜的身子，在近幾年中，隨着賀英的事業日旺，卻日漸垮了下去，五年前她患了一場大病，病剛康復，不幸又碰上一次車禍，動了十幾次手術，這才勉强保住了生命。不過，自此之後，她便需長年累月與床及躺椅打交道了，每日廿四小時均需由護士特別照料，她這時已躺在床上，護士才有空去休息。

賀英走到太太的床前，蘇丹娜向丈夫點點頭，俏麗的眼睛閃着濃烈難過抱歉的神色，她不但爲自己的病體難過，更爲不能助賀英一臂之力而抱歉。

賀英的目光與蘇丹娜的眼神相觸，他立刻便領略了太太的心曲，他走到床邊的躺椅上坐下，也沒問候妻子的病況，卻忽然在衣袋中摸出一副紙牌，向蘇丹娜一笑道：

「丹娜，妳猜，我爲什麼把這副紙牌放進貼身衣袋？」

蘇丹娜微微搖頭道：「我不知道，你爲的是什麼？」

賀英呵呵一笑道：「因爲我用這副牌在船上贏了祈老哥，這副牌給我帶來好運氣啊！」他一頓，又含笑向蘇丹娜道：「你想玩嗎？試試這副牌會不會替你帶來好運？」

蘇丹娜無可無不可的微歎口氣道：「我現在這副模樣，是否好運也不重要啦，只要給你帶來好運，我就喜歡了。」

賀英堅持的道：「妳試一試嘛！丹娜！」

蘇丹娜無奈，只好費力的挺起身子，倚在床邊，和賀英玩起紙牌來了。

夫婦倆玩的是「沙蟹」，玩牌用的也是眞金白銀，最初兩次，蘇丹娜輸了不少錢，她不由緊張認眞起來，她奮力坐直身子，目光灼灼，全副精神都聚到撲克牌上，因此連自己身體的半殘痛苦也暫時忘卻了。

賀英瞥一眼蘇丹娜，他心中不由欣慰的笑了，蘇丹娜在他心中，依然是「賭城第一美人」的倩影，這一點賀英極力要求自己能做到「至死不渝」。

賀英無聲的一笑，接着便派了第三、第四次牌。賀英拿到手的不幸是壞到不能再壞的雜牌軍，不過，他却以充滿感情的目光，向蘇丹娜示意，只要她托牌，他就必定死跟。

蘇丹娜領略了賀英的心曲，她果然拚命托牌，賀英果然也不管三七廿一，照跟不放。

第三舖開底牌，蘇丹娜憑一對牌贏了賀英的「雜牌軍」，她贏回她所輸的那筆錢了。第四舖蘇丹娜又以自己的「三條」，贏了賀英的「兩對」，結果蘇丹娜反敗爲勝，贏了賀英幾百元。

蘇丹娜從失敗的緊張，一轉而成勝利的喜悅，她不由欣然的笑了，雖然那只是區區幾百元，但這是她從賀英手上贏來的，單這一點便足令蘇丹娜高興了。

蘇丹娜身心的痛苦，隨着勝利的喜悅，暫時忘掉，她睜着大眼睛，上面透出昔日明艷的光彩，她笑問賀英道：「你明知自己的牌壞，爲什麼還要死跟下注？」

賀英微微一笑道：「我只想讓妳知道，人生如牌局，堅持下去，絕不灰心，終會反敗爲勝，丹娜啊！」

蘇丹娜一聽，立刻便明白，賀英這是以此來鼓勵她與疾病作鬥爭的信心和勇氣，心中不由又感激又難過，她想起自己昔日伴隨賀英闖業的甘苦，她歎了口氣，身子一側，便倚在賀英的懷裏，喃喃的道：「我……我知道你故意輸給我，逗我開心的。」

賀英緊抱蘇丹娜的腰肢，眞情的道：「丹娜，我只是想告訴妳：人生如牌局，輸贏的運氣，靠自己的意志爭取……妳明白我的意思嗎？丹娜！」

蘇丹娜緊偎着賀英，仰起頭來，她觸着賀英充滿眞摯的眼神，她伸出手去，就像他們的女兒賀小燕小時一般，用手指頭一下一下的刮着賀英的鬍子，她忽然很認眞的說：「阿英！」在賀英身邊多年，她也學着當地人對丈夫親暱的稱呼了，「我說，你另外找一個……女人，陪你出去應酬吧！」

賀英微吃一驚道：「丹娜！妳這是什麼意思？」

蘇丹娜平靜的說：「我這個樣子，只能在家裏替你刮鬍子，這太難爲你了，你出去交際應酬，身邊沒有一個女人，人家會看不起你的……我想了很久了，我是認眞的，你這樣待我，我已經心滿意足了！」末了，蘇丹娜口氣已變得很堅決，顯然這意思早已深潛於她心底，絕非偶爾衝口而發。

賀英明白了蘇丹娜的心曲，他深知妻子的脾性，普天下女人最害怕發生的事，她卻坦然直道出來，而且她這是由衷而發，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令丈夫獲得部份失去的家庭幸福、人生樂趣，作爲一位妻子，這是偉大的自我犧牲啊！

賀英心中一熱，不由把妻子緊緊的擁抱住了，一面在她耳邊低聲的喃喃道：「丹娜……妳……這又何必呢？」賀英的口氣有點猶豫，事實上他亦的確因此而有難言的苦衷，在衆多的交際場合，缺了一位女主人在身邊，那總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尷尬事，別的不說，單是參加那些非出席不可的應酬舞會，他就爲臨時尋一位舞伴而煩惱了。

蘇丹娜知道自己已說中了賀英的心事，爲免令他左右爲難，連忙又加了一句道：「你放心吧，阿英，我剛才所說，是我的眞心話。」

賀英對蘇丹娜待他的深情，不由更爲感佩，他在蘇丹娜的耳邊，悄聲地卻是發誓似的說：「這太難爲妳了，丹娜啊！但妳放心，妳在賀英心中的份量絕不會因此減輕，只會更加重了。」

* * *

翌日是賀英與祈福約定，上大嶼山狩獵的日子，賀英決定了的事，從來是雷打不動的。

一大早，賀英大宅門口，就傳來一串長長的汽車鳴聲，原來是祈福率三名保鏢，駛車到來與賀英會合。祈福連大門也沒進，就吩咐司機響喇叭向裏面的賀英示意，顯然

狩獵是祈福的一大嗜好，他的興趣被挑起了，他此時比賀英更心急了。

汽車喇叭響過後不久，首先駛車出來的，卻是「帝京娛樂公司」保安副主任梁小昌，此時的梁小昌，兩鬢已微白了，但身手的敏捷依然如昔，顯然並沒因身份地位的改變，而把練武人的功課放下。

祈福對梁小昌非常熟悉，他勇戰「賭城之王」傳人傑十八槍手圍攻的往事，至今祈福仍歷歷如在目前，但此時他却不禁微微一怔，他料不到梁小昌會在此時出現。

「昌哥，賭城方面有事嗎？」當梁小昌的車子駛近並排時，祈福探身出車窗，向梁小昌招呼道，他用賀英的口胳稱呼梁小昌，顯然梁小昌在祈福的眼中很有份量。

梁小昌見祈福主動向他招呼探問，而且更以「昌哥」稱呼，心中不由一熱，因爲他自然清楚，祈福是港城排名前列位置的巨富，更是「帝京娛樂公司」的三大股東之一。

「啊！早上好，祈先生。」梁小昌連忙探身出車窗外，還帶一點尊崇的連忙道：「沒有什麼，還不是那鄧阿强的事？」梁小昌末了補答一句，顯然他原來並不想在祈福面前說這事，因爲他知道，祈福的財富及生意，「帝京娛樂公司」不過是僅佔四分之一而已，這些公司內部的小事，就連賀英也不便去驚動祈福。

不料祈福一聽，便含笑點點頭，表示他已經知道鄧阿强的事，「噢！昌哥，你專程從賭城過來，爲的就是這件事嗎？」祈福不緊不慢的輕聲道。

梁小昌點點頭道：「是，祈先生，因爲我以爲鄧阿强的事可大可小，弄不好會傷了賀、葉兩家的感情，這對公司並非好事。」

祈福眨眨眼，感興趣的問道：「那你以爲，鄧阿强的事，該如何處理好？」

梁小昌坦率的道：「爲免傷兩家的感情，這事當然是以大化小好啦，祈先生可否勸一勸英少他，鄧阿强持槍要脅英少，自然該死，但他是葉金龍多年的兄弟，葉金龍又是一位極重江湖義氣的老一輩大哥，所以，所以若能放鄧阿强一馬，就不會傷害到葉金龍他了，祈先生你說是嗎？」

祈福不置可否的笑笑，道：「你個人以爲呢？」

梁小昌又坦然道：「我與鄧阿强並無什麼特別深的私人感情，魯勇倒是來向我求英少賣個人情，放鄧阿强一馬，他說葉老大爲這事又羞又氣，終日拍桌子大罵鄧阿强混蛋呢！」

祈福道：「既然金龍他也認爲鄧阿强該死，那照賀英的主意，治一治他，不是很好嗎？」

梁小昌略顯猶豫的道：「話是這麼說，但……葉金龍他是極念舊，而且袒護手下兄弟的老一輩大哥，表面上他痛恨鄧阿强，但骨子裏卻是恨鐵不成鋼的心理作怪，因此鄧阿强若眞爲此事有何難堪，葉金龍他必定感同身受，認爲英少這是故意傷他的面子和威信，這不大好處理吧？」

祈福一聽，不再作聲，他在商場上打滾幾十年，自然明白「帝京娛樂公司」葉、賀萬一鬧翻後果的可怕，自己是「帝京娛樂公司」的三大股東之一，與賀英的私交甚深，自己任何一種表示稍一不愼，均會被葉金龍視爲是偏幫賀英，加深公司董事會內的矛盾。

祈福這般思忖，便淡淡的一笑道：「這涉及私人恩怨的事，希望彼此可以和氣化解了吧！不然，作爲局外人，祈某亦不好說什麼啊！」

正說着時，賀英的座駕已駛出來了，他一見祈福，便呵呵的笑道：「祈老哥，心癢難熬了嗎？一早就趕到了。」

祈福大笑道：「誰不知道，跟你賀英去打獵，必定不會空手而回嘛，有你這位力退『殺門六將』的神槍手助陣了？祈某人正好來個狐假虎威！」

賀英一聽，探身車窗外，指一指梁小昌的車子，呵呵一笑道：「祈老哥，你看看是誰來助陣了？有他昌哥在此，賀英這神槍手的美號只好讓賢啦，你說是嗎？」

祈福有點羨慕賀英有梁小昌這麼一位忠心耿耿的好兄弟，他半認眞半開玩笑的道：「當然啦，昌哥的槍法自然厲害，做人也恩怨分明，我眞有點眼紅啦，假如英少你肯放人，我可要把他招到我身邊來了。」

賀英一聽，也不管祈福是否開玩笑還是認眞的，連忙道：「祈老哥假如要招昌哥到你旗下，不如連我賀英也招羅了吧！」

梁小昌見兩巨頭說笑，但話中的含意卻令他心中一熱，他連忙向賀英道：「英少！不早了，該出發了，不然先頭部隊可等得不耐煩啦！」

祈福奇道：「英少，有人先行上大嶼山等候了嗎？」

賀英神秘的一笑道：「祈老哥不必問這許多，總之擔保你此行大有收穫就是啦。」

賀英、祈福、梁小昌等以及雙方的隨從各三人，乘車先抵海旁碼頭，那兒早停泊了一艘遊艇，衆人及六頭純種格力狗，一齊登上遊艇，向大嶼山進發，帶上遊艇的，還

有事先準備的一大袋鞭炮，也不知賀英拿鞭炮來作甚麼用途。

一行人抵達梅窩，再步行一段路，便鑽入一座密林。

賀英向隨從下令道：「燃鞭炮！」

隨從立刻依言燃放，一時間「砰砰」之聲大作，樹叢中大羣雀鳥驚飛而起。

祈福一見大喜，連忙擧槍就向天空射去，由於雀鳥密痲痲的太多，他根本不必瞄準，隨便一槍，便必定有雀鳥倒栽下來。

祈福擧槍連放，雀鳥也連連掉了下來，他樂得哈哈大笑，一面連聲叫道：「過癮！過癮！英少，這打獵之地妙極了，怎不早點告知我……咦，我又打下一隻，是沙鳩雀啊！」祈福猶如老頑童似的叫嚷起來。

賀英擧槍亦打下兩隻。

梁小昌彈無虛發，每放一槍必有雀鳥倒栽而下，不過他並不多發，所射的全是遠離大隊，最僻最遠亦最難射的孤鳥。

祈福見了，不由又羨又喜，向賀英笑道：「英少，你和我皆不合格，亂槍打亂鳥而已，昌哥這才是眞正的打獵啊！」

梁小昌淡然一笑道：「這個獵局，是英少特別爲祈先生而設的，因此祈先生才是眞正的獵人，特別是在生意場上，我梁小昌就更望塵莫及啦！」

賀英這時向隨從道：「放狗！」

隨從手一鬆，六頭純種格力獵狗，如飛似的向密林深處跑去。

驚飛而起的一羣雀鳥，除了被打落的，多半已四散飛逃，餘下的也躱藏起來不見了。

祈福好一會也尋不着目標獵物，便把槍放下，喘了口氣，向賀英笑道：「老了，放幾槍便氣喘啦，英少，日後這天下是你們的了。」

賀英亦把槍放下了，他緩緩走近祈福身邊，意味深長的一笑，道：「祈老哥，金龍他比你還大了三歲呢，他還不服老，你就打退堂鼓啦？」

祈福衝口而出道：「老就是老了，怎到你服不服氣啊！咦！英少，你的話似乎還未說完吧？」祈福畢竟是商場老將，他剛嚷了一句，便驀地一頓，反問賀英道。

賀英深知，在祈福面前，絕對不可以轉彎抹角，否則必定被他懷疑對方的誠意了，他也就呵呵一笑，道：「祈老哥目光如炬，佩服！佩服！不錯，我這話想向你說很久了，還不是帝京公司的事嗎？我最近到過美國的拉斯維加斯、蒙地卡羅，跟他們的老闆吃過飯，說起搞賭場的經驗心得，他們都認爲，如何保持賭場的活力，是其中最重要的命脈。」

祈福已知賀英話中的含意，因此他也收斂起漫不經心的笑意，換之而沉吟不語。

賀英深知祈福的脾性，因此稍一頓，又旋即開門見山的道：「所以，我回來後，我就想，帝京公司也面臨一個如何保持活力的關鍵問題了，目前那一套用人唯親、江湖義氣、保守狹隘的管理制度已經過時了，若不加徹底的改進，大大向前跨進一步，用不了多久，帝京公司就必然會被急進的時代淘汰。」

祈福沉吟道：「不致於這麼嚴重吧？英少啊！」

賀英此時已毫不退讓了，他決然的反駁祈福道：「不！祈老哥，有些事你可能不知道，公司外圍的生意不錯是我經管的，但賭場的事，一向是金龍掌握，連我也很難說話，但據我掌握的情況，賭場內部管理混亂，上頭以感情愛惡任用親信，主管級的職員質素甚差，有些本身也在打賭場的主意，例如那個身爲賭場保安副主任的鄧阿强，表面上他是用槍要脅我，實際上是仗着他的後台硬，向整個公司的管理制度挑戰，這只是指用人方面的內部問題，還有其他……」

祈福此時越聽越留神了，他不由插了一句道：「還有其他什麼？英少！」

賀英的聲線稍稍抬高了，「還有，祈老哥，我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賭場，就碰見過不少的港城朋友，他們都是港城有數的巨富，這個你當然知道，他們專程坐飛機到美國拉斯維加斯賭，賭場方面的進賬當然不少啦，爲什麼？爲什麼他們捨近在咫尺的帝京不去，反而不遠萬里，跑到美國？白白送一大筆錢給美國佬賺，爲什麼？還不是因爲帝京賭場不夠吸引力嗎？土裏土氣，保守狹隘，追不上潮流，根本不夠氣派，如何吸引到有頭有面的大客……這還不是自己把自己的飯碗打破嗎？」

賀英越說越激動，忽然狠狠的嚷了一句，顯然，他心中的憤懣已潛藏很久了。

祈福不作聲了，他在思忖賀英話中的含意，他自然也知道賀英所說的準確性，因爲他的朋友胡老光，坐飛機去蒙地卡羅，短短七天時光，就向對方進貢了三千萬港元，這事是胡老光事後輕鬆淡然的向他說的，而且這胡老光亦僅是許多有此嗜好巨富朋友的其中之一，假如能把他們的大駕吸引到賭城的帝京來，單是一位胡老光的「進貢」，便足抵帝京向賭城當局納二年之稅了。

祈福是商場中的老江湖，他自然明白客人對一盤生意的重要，特

別是有「消費能力」的超級客戶，更是商場上「兵家必爭之地」，他這般估算一下，他的心思不由便有一半站在賀英那「改革大計」上面了。

賀英見祈福沉吟不語，但他的目光却灼灼閃亮，心中不由一陣欣然，因爲他深知他這祈老哥的脾性，每當他心動而有所決斷時，他便會久久沉吟不語，但目光卻灼灼閃亮，就與當日他說服他加盟賭場爭奪時的情形一模一樣。

賀英窺透了祈福的心曲，他微微一笑，又補了一句道：「還有，祈老哥，帝京目前的賭稅雖仍是一千二百萬，但幾年之後，賭約期滿，賭城當局必定大加賭稅，按目前帝京的盈利能力看，根本不足以應付加稅後的賭稅，屆時帝京的處境就非常嚴重，除非祈老哥也願意把賭場的生意拱手讓出去吧！」

祈福一聽，不由衝口而出一句道：「千辛萬苦才爭得來，怎可拱手讓出去，在商言商，除非是瞎了眼的白痴啦！」

賀英呵呵一笑道：「白痴另有其人，祈老哥可是商場上的天才。」

祈福有點醒悟了，他壓低聲音道：「你說這白痴，是指他？這話開不得玩笑啊！英少喔！」

賀英卻從容的一笑，道：「這是指他的保守狹隘，追不上時代潮流的處事手法而言，並非指他的個人能力，他只不過是被昔日的那一套遮住了眼睛，因而成了睜眼的瞎子而已，所以，我這是對事不對人，他假如肯接納改進建議，彼此還可以合作下去嘛！」

祈福一聽賀英這一表白，心中的疑慮便又被衝去大半，他的另一半心思，也終於站上賀英的「改革大計」上去了。祈福默默的點了點頭，忽然若有所思的道：「英少，建新賭場，辦水翼船公司，大致約需資金多少？你說說，我聽着。」

賀英心中不由又欣然一笑，他深知祈福若把心思放到具體的細節上，那就表示他已多半同意這個計劃了。

賀英也不加任何隱瞞，因爲他深知他這祈老哥的脾性，他決事緩慢，但一旦作了判斷，那就雷打不動，泰山壓下也絕不皺眉，他坦率的一口道出：「水翼船公司創辦約需一億港元，新建賭場大厦起碼二億，初步估算三億元週轉現金那是最基本數字了！當然其中的細節，我還要聽聽祈老哥的主意。」末了，賀英故意略顯猶豫，以便更激起祈福的注意。

果然祈福一聽，先是略一皺眉，似乎「三億現金」這數目，對他亦有一定壓力，但隨即便猛地甩開了，決然的點點頭道：「三億……現金，那也不是什麼難題，帝京方面如果調動不來，暫時就由我解決也可以，不過……」祈福在這節骨眼上卻忽然一頓。

賀英急了，忙道：「祈老哥擔心什麼？」

祈福沉吟道：「出來做生意，求財並非求氣，我想開賭場亦如是吧，所以，這個計劃最好能說服金龍他同意，彼此鼎力合作，計劃才好完成，和氣生財嘛，英少！」

賀英見祈福心中依然擺脫不了葉金龍的陰影，心中不由一陣氣惱，但僅一浮起，賀英便又把這股心緒壓下了，他呵呵一笑，故作輕鬆的道：「這個你放心吧，祈老哥，只要你老哥點頭，帝京董事會三分天下已佔其二，那金龍他還會不同意嗎？」

祈福卻執着的微一搖頭道：「不，英少，我不想弄到在董事會憑表決來定奪這個僵局，假如到這地步，彼此便是短兵相接，兵戎相見了，這是合股生意的大忌。」他的口氣毫不猶豫。

賀英知道，三言兩語，一時之間是決難再動搖祈福這主意的了，他因此鎭靜的微微一笑道：「好吧，祈老哥，我會想辦法令金龍他相信，帝京的改革大計是勢所必行的。」

祈福一聽，又有點不放心道：「你有什麼辦法令金龍他心服口服又相信？」

賀英正欲答話，忽然在密林深處，撲飛出一隻久潛的驚鳥，賀英尚未及動作抄槍，握槍在手的梁小昌，早已槍一甩，砰的一响，那驚鳥便中槍倒栽下來了。

祈福雖在沉吟中，亦不由讚了一句道：「昌哥，好槍法啊！」

賀英微微一笑，卻若有所思的忽然道：「是，昌哥好槍法，但這槍打出林鳥的法子，不就是整頓賭場，促進帝京改革大計的契機嗎？」

聘堪輿師　尋龍選址

就在賀英與祈福聯袂返港城的當晚，鄧阿强的妻子和老父，帶了一支手槍到賭城警廳，交給負責這宗「持槍綁架案」的西洋警司里必度。

鄧阿强的妻子說，她接到一個電話，要她立即到樓下取一些東西，她下到樓下，這包東西已放在地上，上有字條寫着她的名字收。帶返家中拆開一看，原來鄧阿强作案時用的手槍，並有紙條要她交到警方手上，因此她就把這支手槍帶上警廳來了。

西洋警司里必度當時便推測說：「鄧阿强必定是受到某方面的强

大壓力，因此不敢遠走高飛，他交回作案手槍，他很快就會前來自首了，這案件涉及賀先生，連警方亦不敢大意馬虎，如果鄧阿强肯前來自首，可就省了警方一番工夫囉！」

西洋警司里必度的推測很準確，鄧阿强在最後獲知葉金龍堅決主張他向警方自首的訊息後，他自知已走投無路，果然第二天下午，他便自己打了個電話給里必度警司，表示自己決定自首，但要求里必度要保證他的人身安全。

里必度見省了警方一番工夫，自然一口答應鄧阿强的要求。

經過一番佈置後，里必度依約率警員到達鄧阿强約定的地方，果然見鄧阿强在空手等候。他隨即被捕，警方在他身上沒有發現任何武器，也沒有任何財物。

里必度對鄧阿强說：「這事涉及賀先生，不得不嚴厲處理，請多包涵！」說着，便把鄧阿强扣上手銬，押返警廳作進一步調查去了。

不久，賭城的法院便開庭審訊這宗「持槍綁架勒索案」了。

這宗案件可不簡單，因為持槍、綁架、勒索三條罪中的任何一條，均可判上重刑，更何況是三罪齊發。

鄧阿强的親屬朋友，都替鄧阿强捏一把冷汗，但誰也毫無辦法，因為鄧阿强犯着的是賀英，賀英在賭城的名頭，就連三歲的娃娃也不會陌生，私下間，鄧阿强的親屬朋友，都把希望寄托在葉金龍身上了，因為唯一可與賀英的勢力抗衡的，放眼賭城，亦僅葉金龍一人而已，而且鄧阿强說什麼也是跟隨葉金龍打天下的多年兄弟，葉金龍大概決不會見死不救吧？

在法庭上，西洋警司循例據案情向法官檢控鄧阿强，更必須非常詳細陳述案情，甚至沒有遺漏鄧阿强自首時，曾向他要求保證他人身安全的細節。

接着是鄧阿强的辯護律師上庭，向法官替鄧阿强辯護，這是一位西洋籍的律師，是葉金龍私下替鄧阿强聘請的，因此鄧阿强對這位律師亦滿懷信心，他相信有葉金龍出面維護他，就算並非無罪釋放，也必定可以獲得輕判或者緩刑。

西洋籍律師滔滔雄辯，他列舉三項法律依據，替鄧阿强辯護。

他向法官陳辭說：「首先被告鄧阿强原為帝京公司保鑣，所用的槍械，是公司所發，並非他本人私有，因此並不構成藏械、持械罪名。其次，當事人亦非向原告借錢，而是向公司借支薪金，他簽的收據，是寫給公司而並非寫給原告本人。最後，當時被告並非向原告提出借錢的數目，而是原告主動問他需要多少，這便不能稱之為勒索。」

辯護律師結果陳辭道：「綜合以上所述，因此本律師確信，被告當時是因一時衝動，犯了不當的行為，以不正當的手法取得正當的金錢，這種行為本身有違法律，但其本意並非犯法，亦並無預謀，本律師認為，被告的法律責任，是企圖以不正當的手法，去取得正當的金錢，可視之為民事上的錢債糾紛，望法官大人酌情輕判，謝謝。」

辯護律師的雄辯，很有說服力，法庭的氣氛因而亦輕鬆了點。

這時法官向被告鄧阿强直接詢問道：「假如法庭接受你的辯護律師所陳，你是否願意退還及賠償原告的金錢損失？」

鄧阿强深知葉金龍口硬心軟，已在暗中替他打點一切，自然立刻回答法官道：「我願意賠償原告的金錢損失，求法官大人輕判。」

法官微微一笑道：「是否輕判，一切待法律裁決，當然也看原告是否撤消對你的刑事起訴。」

不久法官便宣佈退庭，第一日的審訊便完畢了。

當日法庭審訊的情形，當日下午葉金龍便知道了，因為魯勇親自上法庭旁聽，退庭後便馬上趕去向葉金龍滙報。

「大哥，照此情形看，阿强有可能獲得輕判的！」魯勇更是鬆了口氣，向葉金龍道。

葉金龍斜躺在太師椅上，良久不語，他突然挺起身子，就近撥了一個電話給鄧阿强的辯護律師，兩人在電話中交談了一會，葉金龍便把電話緩緩擱下了，魯勇從葉金龍的動作便知道，葉金龍在辯護律師那兒，並沒有獲得明確的答覆。

果然葉金龍沉吟片刻，便忽然對魯勇道：「你去告訴鄧阿嫂，就說阿强是否可獲輕判，一切全看賀英的心意，我葉某人也毫無法子！」

魯勇沉默了，他從葉金龍的口氣得知，葉老大因自己對此事的無能為力而憤懣，他此時正陷入一種被人捏住脖子左右無奈的痛苦中。

魯勇立刻走了，他也祇能以這話告訴鄧阿强的妻子，順便也安慰她幾句。

翌日繼續開庭聆訊，由原告賀英，以被害人的身份出庭作供。

此事已震動了整個帝京娛樂公司，人人都急欲知道賀英將如何作供，因為這將涉及到被告鄧阿强的命運，更重要的是，此事勢必牽動帝京娛樂公司日後的整個人事管理制度，帝京集團中的命脈是賭場，而賭場的主管級人馬，多半是葉金龍的手下及親信，鄧阿强是葉金龍多年的兄弟，假如葉金龍連鄧阿强

也保不住，那其他的就更不必說，立刻就面臨一個人人自危的可怕局面了，因此人人都睜大眼，側着耳，不敢遺漏有關此案的任何訊息。

賀英是否會出庭作供？他在法庭如何作供？當晚是一個萬衆矚目的不解之謎。

這個萬衆矚目的謎底，却很快便揭開了。

第二天上午法院開庭，賀英竟然極準時的在法庭出現，而且也以肅然的神態坦然作供。

法官問賀英道：「你當時為什麼同意拿十萬元給被告？」

法官這一問，不但身為被告的鄧阿强的心陡地扯緊，就連旁聽席上的魯勇，亦立刻屏住呼吸，聽賀英如何回答，因為幾乎在場的所有人都知道，賀英的供辭，將直接決定鄧阿强的命運。

理由很簡單，根據法律觀點，由於當時現場祇有原告和被告兩人，原告的供辭，直接證實被告當時的行為，例如祇要原告承認被告當時是要求預借薪酬，而且是向公司提出，而並非向賀英本人提出，那鄧阿强「勒索」的罪名並不成立了。

同時，由於鄧阿强作案時的佩槍是帝京公司所發，假如「勒索」罪名不成立，那「藏械」的罪名也就可以撤消。

另一方面，假如鄧阿强的「勒索」罪名不成立，那「綁架」的嫌疑，也就失去存在的法律依據。

因此，鄧阿强的案件，關鍵祇在於賀英的一句話，雖然並非一言定生死，但「一言決命運」却是不容置疑的了。

一切的關鍵全在於賀英的一句話。

法官的一句問話，從容鎮定如賀英本人，亦不禁稍一猶豫，賀英自然清楚，他回答的一句話，勢必決定鄧阿强是否罪名成立，亦即決定他的下半生的命運；而鄧阿强的背後，又牽連着與鄧阿强同輩的一大批人的去向，更重要的是這一大批人的上面，高踞着一位「葉老大」！這是一個赫赫生輝的金字塔，牽一磚一石勢必震動全身，整座「金字塔」亦勢必因此而受到震撼，後果的嚴重，令賀英不得不仔細衡量其中的利害得失。

賀英掃一眼庭上，這一眼包羅了高座於上的法官大人，另一面被告席上的鄧阿强，以及旁聽席上一批鄧阿强的兄弟，當然還有賀英自己的心腹弟兄梁小昌等人，各人的神色各異，顯然心態各有所望所思，這一切都聚到賀英的身上，亦將決定於他將要出口的一句話。

賀英的心不由突突一跳，他那「一槍打出林鳥」，以此作為整頓帝京公司內政契機的宏圖大計，在這霎間亦不禁搖晃了一下，如何回答？賀英在心中反問，忽然他與鄧阿强的目光相觸，那是一種驚、恨、求的複雜眼神，賀英心中不由浮出一句話：「既知今日，何必當初？」，而這一切，又全因帝京公司自上而下用人唯親而不重質之故，特別是賭場內部，自上而下製成的一個嚴密的關係網，連他賀英身為帝京集團的大股東兼副總經理，亦針插不進、水潑不入，這種混亂的守舊企業制度，若不加以强烈的「震蕩療法」，這個病入膏肓的「重病體」如何可以「起死回生」！

賀英心念電轉，一股傲氣驀地湧上腦際，嘿嘿，賀英什麼陣仗沒見過？今時今日竟會因畏懼而打退堂鼓嗎？

這一股强烈的傲氣，令賀英的臉色忽地漲紅了，他的目光凌厲的掃一眼全場，嘴角棱線猛地一抖，一句話便驀地在法庭上廻響起來。

「法官大人！當時我在槍嘴指嚇之下，生死操於人手，別說對方勒索十萬，便一百萬也祇能答允。」

賀英此言一出，法庭上猶如響了一個悶雷，心牽此案的人，耳際、腦畔均一陣嗡嗡廻鳴，因為彼等均心知肚明，賀英這一句回答，實際上已決定被告人的命運了。

果然不久法庭再開庭時，三位會審的法官，其中包括一位女法官，一致裁定鄧阿强持槍綁架勒索罪名成立，根據西洋當局律例，重判被告鄧阿强入獄九年，而且必須交還十萬元給帝京公司，否則，將以刑抵債，加判九年刑期。

法官宣判後，庭上鴉雀無聲，聞判者心態各異，但均明白，隨法庭這一序幕的揭開，帝京娛樂公司的一場龍虎鬥已勢不可免了。

鄧阿强妻子聞判後痛哭失聲，因為她知道，她的丈夫的一生已正式宣佈完結了。

被告鄧阿强聞判後木無表情，好一會默不作聲，直到庭警押他下去收監的一霎，他忽然高聲的嘿嘿冷笑道：「堂堂一位老大，竟連一位手下也保不住！嘿嘿，我鄧阿强固然罪有應得，但他那『老大』的稱號又將如何保持下去！嘿嘿，我鄧阿强無話可說。」

鄧阿强被庭警押下收監去了，但庭上旁聽席的人都知道，「鄧阿强案件」的結束，不過是另一宗「龍爭虎鬥案」的序幕揭開而已。

鄧阿强的案件是當日下午六時結案宣判的，僅十分鐘後，鄧阿强收監前的那一句話，便傳入葉金龍的耳中去了。

葉金龍聽魯勇轉述那話時，他的心裡竟然一下一下的抖動，這情景就如他當年面臨生死關頭，憑他的耳朵「聽骰」絕技，最後反敗為勝

時一般無異。

魯勇見狀，嚇得不由立刻沉默不語，轉而安慰葉金龍道：「啊……大哥！你冷靜一點，鄧阿强他不過胡說八道吧了！」

葉金龍的濃眉急劇跳動，一陣刺耳的嘿嘿冷笑從他咽喉深處跳出，却連一句可以聽淸的話也沒有。

魯勇不知如何是好，勸又不是，慰又不成，如坐針氈，他忽然覺得，自己又恍如返回廿多年前的那晚，他與葉金龍一道仔細分辨豬骨、雞骨落碗不同聲音的場面來了。

好一會，葉金龍才忽然重重的一拍案桌，沉聲道：「嘿嘿！鄧阿强自作孽，固然該死之極，但老虎分明把他當作小鷄殺掉，目的是儆猴子！嘿嘿嘿……」葉金龍忽然一頓，又陷入良久的沉思。

魯勇小心翼翼的試探道：「大哥，你所說的『老虎』、『猴子』，指的是哪一方面？」

葉金龍掃了魯勇一眼，忽然厲聲道：「阿勇！你知不知道，鄧阿强的事本來可大可小，視乎對方是否有更深一層的用意，假如對方欲藉鄧阿强的事，插手賭場的管理制度，那鄧阿强才有今日的結局，誰急欲插手賭場管理權？這是明擺着的嘛！至於那『猴子』，不但包括你阿勇，包括賭場的衆兄弟，甚至包括我葉金龍……嘿嘿，你明白了？」

魯勇吃了一驚，他有點疑惑的道：「不太可能吧？我曾託梁小昌在賀英面前求情，他倒是很樂意幫忙哪。」

葉金龍冷哼一聲道：「那結果如何了？」

魯勇喃喃道：「雖然無結果，但梁小昌是賀英多年的生死兄弟，他既然樂意替鄧阿强求情，顯然與賀英的意圖不相符吧？」

葉金龍沉吟不語，顯然亦在思索魯勇話中的份量，過了一會，他才忽然緩緩的道：「小昌可能眞的不知道英少的企圖，但也不能確證他並無此用心，很可能這是英少的一個腹稿！以後他才會一一實施，因此你告知衆兄弟，從現在起，要打醒精神處事，萬不能再被人揪住痛脚，不然誰自作孽，誰就自己去承受一切後果，到時也休怪我葉某人坐視不理啊……」

葉金龍正欲再說下去，却被走進來的一對男女嘻哈聲打斷了，他向那青年驀地掃了一眼，濃眉一揚，一縷愛之深責之切的複雜神色，把他高顴、挺鼻、已顯蒼老的臉龐罩住了。

與女子嘻哈而進的青年男子年約二十歲，濃眉、高顴，與葉金龍有五分相似，可惜鼻樑低陷，比起葉金龍的筆挺鼻樑，他的相貌便在半硬半軟、半男子漢半婆媽兩格中了。他姓葉，名叫宏，是葉金龍在賭城成家立室後生的第一個兒子。

那女子打扮妖艷，却連葉金龍也不知她是何方神聖。

「阿爸，嘻嘻，她叫蘇絲，是我的 FRIEND……SHE IS MY FRIEND……阿爸！」那青年男子——葉宏摟着那女子——蘇絲，走到葉金龍身前，嘻哈一笑，又賣弄似的夾雜了時髦的英文語句，向葉金龍招呼道。

葉金龍的臉色立刻一沉，沒好氣的哼了一聲，冷眼也不瞧那女子蘇絲一眼，劈頭蓋腦的一句便擲了過去。「阿宏！放肆！魯叔叔在此，怎的沒大沒小……終日就曉得行街拍拖消遣！將來如何承繼阿爸的生意？有朝一日阿爸雙脚伸直，我看你如何打算……氣死我了！」

葉金龍越說越氣，末了狠狠的一拍案桌，呼呼的直喘着氣。

葉宏頓時嚇得不知所措的呆立原地，走又不是，坐下又不是，驚慌得失聲叫道：「阿爸！我……我並沒做錯事嘛……罵我幹嘛？」

葉金龍一聽，火氣越發熾烈，他連連的拍着案桌吼道：「你！該死！十幾廿歲了，終日花天酒地，還不該死？阿爸如你一般年紀，已單身匹馬，走遍大江南北了！你就祇曉得摟女人、喝酒，放屁……人家的火都燒到你老子的眉毛了，你却祇管去風流快活！你該死！」

葉宏被老父沒頭沒腦的吼罵了一通，又當着他的女友蘇絲的面前，他自小養成的傲氣，在賭城人人讓他三分的自尊，令他幼嫩的臉皮掛不住了，他臉色漲得通紅，正欲不顧一切的反辯幾句……

魯勇見狀，連忙站起來，連勸帶拉地把葉宏扯到一邊去，一面輕聲道：「你阿爸……他正爲公司的事煩惱，你在這火頭上怎好再惹他？去吧，先進去，待會再出來好了。」

葉宏一聽，知機的拖着蘇絲的手，連忙進入後院去了。

魯勇轉回來時，葉金龍仍在呼呼的直喘粗氣，也不知他是因公司的事，還是兒子的不成器而生氣。

魯勇輕聲道：「龍哥，算了，阿宏年紀還輕，慢慢會懂事的了。」

葉金龍的氣頭發洩過後，這時也漸漸平復下來了，另一股憤懣却又驀地兜上心頭，他狠狠的咬了咬牙，道：「你不知道，阿勇！人家欺負我葉某人老了，不中用了，阿宏這花花公子擺出去，人家必定以爲我葉某人後繼無人啦……人家已把拳頭揚起來了，偏葉某人的自己人却老不爭氣……他也不飲水思源，當初帝京這天下是如何打回來的！缺了我葉某人，他能有今日的風光？今日的威風八面！」

魯勇聽着，他已知道，葉金龍的憤懣，多半是「他」惹出來的了，他小心翼翼的回了一句道：「還不致這麼嚴重吧？況且，賀英也應該知道，彼此假如鬧翻臉，對帝京公司並無任何好處！龍哥，你說是嗎？」

葉金龍不以爲然的微哼一聲，隨又緩緩的道：「出來做生意是求財並非求氣，今時今日帝京有如此成就，我葉某人也不想把它弄垮！但人家不是我葉金龍，人家自恃喝過洋水，處心積慮要搞什麼賭場企業化、國際化、現代化！嘿嘿，這不是明擺着認爲葉某人的一套不行了嗎？眼下人家不但已把計劃弄了出來，而且已正式出手啦！鄧阿强被他死揪住不放，目的就是打算以此爲契機，向賭場滲沙子，搬石頭，逐漸安插自己的親信人馬，時機成熟，最後就向我葉某人下手！」

魯勇的心不由突突而跳了，因爲葉金龍說的，並非空口說白話，鄧阿强的事就是一種跡象，對方的確開始搬動自己這一批「葉系人馬」的石頭了，而這點恰恰擊中魯勇的本身利益，在利害關係衡量之下，魯勇也祇好按捺住與梁小昌的深交厚誼，開始傾向於天秤上「葉系人馬」石頭這一面去了。

魯勇不由衝口而出道：「大哥！那我們應如何應付？」

葉金龍沉吟不語，好一會方道：「眼下對方僅是作進攻的計劃準備，一切均未作公開表面化，我們也暫時祇能穩守待變！但也不能粗心大意，你下去想辦法暗示各人，在這段時間務必好自爲之，絕對不可以被人揪住把柄，否則便是自討苦吃！你去吧，阿勇。」

葉金龍的口氣漸而沉穩起來了，顯然，他當年大破「聽骰黨」的勇氣和自信心又被一種潛在的强烈挑戰引發了，他雖然已非當年勇猛的「鬼王」，但潛伏於他體內的那種敢於拚搏的氣質，却在他晚年被點燃而烘烘熾烈起來。

＊　＊　＊

就在魯勇呆在葉金龍家中時，賀英亦正在他賭場的住宅中，與梁小昌商談着什麼。

就如魯勇與葉金龍的關係一樣，梁小昌與賀英亦算得上生死患難的兄弟了。人與人的關係是環境造成的，亦有如時勢可以造成英雄一樣。

唯一不同的是，魯勇是因鄧阿强的事，去向葉金龍呈報，梁小昌却是賀英主動約他來，他們在賭城的住宅見面，因此就連梁小昌也不明白賀英的用意。

梁小昌爲鄧阿强的被判入獄，心中一直很不安，他心中隱隱覺得，賀英在鄧阿强的事上，似乎太冷酷無情了，所以他在賀英面前，一直默然無語。

賀英自然明白梁小昌的心思，因爲他曾經在他面前爲鄧阿强的事向他求情，但賀英故意詐作不知，與梁小昌閑扯了幾句後，忽然向他微微一笑道：「昌哥！這些年來，我賀英是否待你如親兄弟一樣？」

對賀英這話，梁小昌不能沉默了，他異常肯定的點點頭道：「是！英少說的半點不錯！」

賀英又微微一笑道：「那你知道其中的原因嗎？」

梁小昌一聽，不由一怔，因爲他從未想過這之間利弊，他祇是憑自己的處世宗旨做人，別人敬他三分，他便敬人一丈，爲眞正的知己朋友赴湯蹈火，他決不會皺眉，多年來他與賀英相處，抱的就是這麼一個很簡單的宗旨，至於賀英所問的爲什麼，他可連想也沒有想過！

「你問這個幹麼？英少！爲什麼？」梁小昌略微吃驚的反問道。

賀英笑了，而且是由衷的笑出來，因爲他從梁小昌的驚愕反應，更證實自己的眼光，梁小昌的不知所措，更證實他對自己的眞誠，而絕無半點的虛僞造作，單憑這點，就足令賀英完全原諒梁小昌爲鄧阿强求情的魯莽了。

「好！昌哥，我賀英到底沒有看錯一位好兄弟！」賀英這時不由想起他昔日與梁小昌出生入死拚闖的歲月，他說這話便已帶了一種深厚的感情了。「你知道爲什麼嗎？就是因爲昌哥你以眞誠待人，決沒有半點虛僞做作，甚至你替鄧阿强他求情，也是出於一種待人厚道的心思，因此我賀英絕不怪你多事、魯莽！」

梁小昌一聽，他的心事被觸動了，但此時一切已成定局，他也不便再說什麼，他因此尷尬不安的笑着，並沒答話。

賀英的笑容漸而收斂了，他目光灼灼的凝視着梁小昌道：「但這並不等於你的所求恰當！我沒有聽你的，也不等於賀某人無情冷酷！你知道爲什麼嗎？昌哥！」

梁小昌一聽，不禁又一怔的反問道：「爲什麼？」

賀英沉聲道：「鄧阿强之所以如此猖狂膽大，這因爲他自恃背後有大靠山撑腰，自恃是葉金龍多年的兄弟，在帝京有恃無恐，連我也不放在眼內，竟公然持槍向我要脅勒索！」

梁小昌坦率的反駁了一句道：「他也是一時情急，走投無路才出此下策嘛。」

賀英斷然的微一搖頭道：「不！這絕非一時情急犯錯，而

是日積月累的恃寵生驕，而且更是帝京賭場內部保守落伍的管理制度所致，同時亦是帝京公司高層用人唯親的惡果！」

賀英猛地一頓，根本不讓梁小昌答話似的立刻又說了下去。「我指的是誰，昌哥你也心中有數！因此，假如鄧阿强換了是另外一位普通職員偶然犯錯，我賀英或許還可以給他留一條路，但鄧阿强仗恃背後的大靠山，恃寵生驕，涉及公司的整個管理制度，我賀英就不得不嚴厲處理！賀某人個人的榮辱事小，帝京的生死存亡事大，在仔細衡量輕重之後，我決定不再容忍，爲整頓帝京的整個管理制度，把帝京推向企業化、現代化、國際化，我才決定先拿鄧阿强來動手開刀！」

賀英此時目光灼灼，意氣風發，神態堅決，就如他當初在最危急時，毅然決定赴教堂與蘇丹娜舉行婚禮時一模一樣。

梁小昌一見，不由微嘆口氣，深知賀英的主意已鐵定，已不容有任何更改了，而這麼一來，他與葉金龍的合作夥伴關係，必定走向惡化，甚至這兩架馬車會分道揚鑣，各走極端……這一切對帝京公司來說，是禍是福？梁小昌根本不敢確定。

「英少，你打算以硬碰硬嗎？」梁小昌小心的問了一句。

賀英沉吟不語，忽然反問了一句道：「你以爲呢？昌哥，我找你來，就是想聽聽你的看法。」賀英的神色，在沉思中已漸漸緩和下來。

梁小昌深知賀英這話絕非衝口而出，而是深思熟慮而後發的，因此他絕不敢輕率對答，他自然也知道賀英的脾性，假如他不是視你爲心腹知己，他絕不會在你面前說出「爲什麼」、「你看如何」、「怎樣才好」這等略帶詢問的話。梁小昌沉思一會，才緩緩的道：「帝京公司的整個運作，的確停滯不前了，做生意不進則退，辦賭場更是如此，因此依我看，也的確是加以改進的時候了，不過賭場方面，十幾年來均由葉先生一手管理，從賭場的坐莊到巡場到保安，各部門主管均是葉先生安排的人手，根深蒂固，輕易搖動不得，若彼此硬碰，必定引起震撼，進而動搖整個帝京公司的根基！這後果不能不斟酌呵，英少！」

梁小昌意態誠懇，任何人均可以看出，他所說的完全是他由衷而發，而且純粹是站在公司的整體利益上面。

賀英沉默了，好一會沒有說話，顯然他正在思量梁小昌話中的份量，可以說，在賀英身邊的人，梁小昌是唯一可以部份改變賀英心思的人物。

賀英定定的凝注梁小昌的眼睛，梁小昌亦坦然的迎接住賀英的目光，終於，賀英的眼神掠過一縷讚許的微笑，他緩緩的伸手按着梁小昌的肩膀，又緩緩的道：「放心吧，昌哥，我一定會通盤考慮清楚，才會有所行動，這就叫謀定而後動吧！而且，有昌哥你在我的身邊，賀英這大計必定圓滿達成！」

梁小昌點點頭，向賀英告辭欲出，賀英忽然又把他叫住，微笑着向梁小昌道：「那就請昌哥你代我走一趟葉家，向金龍說，鄧阿强的事，我賀英深感抱歉，但不得不如此，因爲這關乎公司的整體利益，希望金龍兄他鑑諒，總之，我賀英做的乃出於公心，絕非針對金龍兄他本人，請勿心存介蒂……就這麼說吧！」

梁小昌一聽，連忙點頭答應，這趟差事他非常樂意，因爲在梁小昌的內心深處，他絕不希望賀、葉兩人，因鄧阿强的事從此鬧翻，所以他答應一聲，立刻便告辭走了，他打算馬上拜訪葉金龍，向他轉達賀英的和解歉意。

賀英望着梁小昌走出去的背影，忽然綻出一絲笑容，這笑意非常複雜，到底是因連自己的好兄弟也不自覺的利用一下，還是因梁小昌行事的迅速而讚許？這點就連賀英自己也不清楚。

*　*　*

第二天一早，賀英返回他在帝京總部三樓的辦公室，他第一件事便是向港城撥了一個長途電話。

電話接通了，對方接電話的，是一位在港城號稱「狗王」的人物，其時正是港城的名流闊太們，玩狗玩到熱火朝天的時候，這位「狗王」，便是以他所產銷的狗，一連七屆奪得狗王寶座而名噪港城，他的狗房，也被那些有餘力玩狗的人士來往搶購踏穿了。

「海兄麼？我是賀英！」賀英在電話中向對方道，事實上他這稱呼倒並非全因客套，因爲對方的確姓賀名海，年紀也比賀英大兩歲，因此賀英的一句「海兄」，那是最貼切不過了。「前幾天聽你提過的那對純種沙皮狗，方便出售給我嗎？」

「狗王」賀海與賀英似乎大有交情，因此他一聽便一口答應了。「可以！留給你回港城時送來你家，好麼？英少！」

賀英立刻道：「不！海兄！麻煩你立刻派人送來賭城！船票運費加在狗價上面好了！得趕快辦妥！」

賀海笑着答應了。「呵呵！好的，我馬上派人送來……但爲什麼忽然如此緊張了？英少呵！」

賀英笑了笑，輕聲道：「送

禮！這是送給西洋督爺蘇士度的！他夫婦倆最大的嗜好就是玩狗，特別是純種迷人的沙皮狗！海兄，你可要馬上送過來呵！」

賀英獲得對方肯定的回答，便把電話擱下了。他的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眼前浮出那西洋督爺夫婦見到這對沙皮狗後的歡欣笑臉，他的嘴角也不由露出一抹笑意：嘿嘿，入山拜寺，在賭城這地方，不與西洋人密切相交，祇怕去買一棵菜也寸步難行，西洋督爺蘇士度在祖家嗜玩狗是出了名的，那這對小沙皮狗，就當是先給他的一點見面禮吧！當然還有更大的一着……祇要他授意土地工務運輸司大筆一批，那麼建新賭場的土地，還怕沒着落嗎！

想到並斷定這一點，賀英的眼神不由又一亮：不是說賭場最關鍵的是一塊風水好地嗎？看來，就連上乘的風水先生也必須及早尋訪了。

賀英心中的大計又向前邁進了一步，他的身子也驀地挺直了，他眼前浮出一位人物，這人白髮蒼然，據說是賭城最聞名最靈驗的風水大師陸龍，賀英不由微微一笑，心道不料幹賭場這一行業，竟連醫卜星相巫也不可忽略了，大概這便是賭業與其他生意不同之處吧。

就在賀英沉思默想時，辦公室外面傳來秘書叩門聲，隨即是話聲傳了進來。「賀先生，下面有一位日本來的修女，說要見你，是否讓她上來見面？」

賀英不由微一怔，道：「這位日本修女多大年紀？我不認識日本方面的修女，她叫甚麼名字？」

秘書說：「她說她叫美智子，四十多歲，她說二十年前曾和先生你有一段邂逅之緣。」

賀英一聽，心中不由一動，便向秘書道：「那請她上來吧！」

一會後，秘書就把一位穿了黑色修女袍的女子領進來了。黑袍女子剛走進來，乍見賀英那已有滄桑痕跡的臉和身形，便身子也微微一抖，黑頭巾下的眼珠，由原來的黯啞忽地閃出一縷光彩，直直的盯在賀英身上。

賀英但覺這位黑袍女子有點面善，但已想不起到底在何時何地見過面了，特別是她那一身黑色的修女袍，而賀英平生從未與任何修女有過來往，賀英的眼中閃過一陣迷惑。「請問妳是哪一位女士？」

黑袍女子微嘆了一口氣，忽然伸出手，抬了起來，她的黑袍衣袖下面，露出了一隻古舊的女裝腕錶，腕錶的款式可以稱爲古董了，因爲腕錶的錶面已經發黃了。

黑袍女子隨即輕聲道：「賀先生，你認得這隻錶嗎？二十年前，你託你的朋友在日本送給我的！」

賀英瞥一眼那古董款式的女裝腕錶，他眼前一亮，年輕時的一幕往事，便如電光火閃的在他腦海深處翻浮起來了。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賀英當時已自己做生意，開設火水廠，他與現在的妻子蘇丹娜也已感情甚深了。

當時的賭城當局正與日本做疋頭生意，疋頭屬紡織品類，是有配額的，爲了爭取日本方面的配額，當局託蘇丹娜的父親蘇比度律師，請賀英代表賭城當局走一趟日本，因爲賀英精通日語。

賀英答應了，與他同行的還有一位任公職的朋友陳先生，兩人很快便到了日本。

申請紡織品配額必須與日本的經濟大臣打交道，第一次週旋時，日本經濟大臣說：「賭城實力有限，不必用如此多配額呵！」於是順筆一揮，祇批了賀英代表賭城當局申請配額的五個巴仙。

這個挫折，對賀英的打擊太大了，他深知假如他就此返回，那他在賭城便休想再有任何立足之地。賀英發誓，不達到配額的百分之一百，他決不離開日本。

返到酒店，賀英與同來的賭城經濟代表陳先生密談對策，但日本人是極難的談判對手，兩人談來談去也談不出一個妙策。

夜深時，陳先生憶起今日與日本經濟大臣的會面情形，忽然靈光一閃，悄聲對賀英道：「賀先生！就從那大臣的秘書入手如何？」

賀英一怔道：「那女秘書？」

陳先生神秘的一笑道：「就是坐在大臣辦公桌對面的那位記錄文書小姐，她整日偷偷的盯着你看呢！」

賀英又好氣又好笑道：「那又怎樣？」

陳先生微笑道：「看來她對你有意思，因爲你風度翩翩，必定打動了她的芳心，你想辦法向她請教，有什麼辦法可以在大臣面前轉圜。」

賀英苦笑道：「我與她非親非故，她怎會洩露日本政府的經濟秘密？」

陳先生意味深長的笑笑道：「你不會主動接近她？約她逛街、逛商店、看戲啊？她肯接受了，便可以趁機向她請教囉！說眞的，我若有你一半的英俊可以迷死少女，她肯用眼再瞧瞧我，我MR.陳早就約她一千次了。」

賀英心中也不由一動，但立刻又想起蘇丹娜的俏影，他又猶豫了。「這……不過你也知道，我有未婚妻啦，蘇比度律師又是我的未來岳父啊！」

陳先生微笑道：「那是賭城的事，你不說出來誰會知道？再說你又並非眞的向她求婚，你祇要約她出去走走，打動她的芳心，就會甘心情願指教你如何達成配額目標，那不就大功告成了嗎。」

賀英苦笑道：「這不是美男計嗎？傳將出去，我賀英不是成了無良的負心人了？」

陳先生收斂笑容，緩緩的道：「但這事關乎賭城幾十萬人的衣、食、住，你身負督爺的重託，若爭取不到那九十五巴仙的配額，在公在私，你在賭城還站得住脚嗎？你考慮清楚再說啦！」

三天後，賀英果然主動去約那位女秘書，不料一約之下，那女秘書竟欣然答應，原來他託人轉送給女秘書的一隻女裝腕錶，女秘書早就視作寶般收下了。

在女秘書的轉圜下，賀英代表賭城當局，終於爭取到那餘下的九十五巴仙紡織品配額，不久，賀英便和陳先生悄悄返回賭城了……

這二十年前的往事，在賀英腦海掠過，此時他才確實無疑，眼前這位黑袍女子便是當日那位日本女秘書美智子！

賀英不由抱歉的一笑道：「啊……原來妳就是當年那位日本經濟大臣的女秘書——MISS.美智子！我差點認不出來了！妳爲什麼穿起這個來了？」

賀英這時請美智子坐下，指了指她身穿的修女袍，略帶迷惑的道。

美智子煥發光彩的眼神，這時忽然一黯，她瞥了賀英一眼，幽幽的嘆了口氣，輕聲的但却是坦率的道：「當時，我見你久久不到日本來，我託人四處打聽，後來……後來聽說你和一位西洋美女結婚了，而且被人逼離開賭城，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後來就當修女去了。」

賀英一聽，美智子的深情，令他心中內疚不已，他嘆了口氣，苦笑道：「當年我爲了賭城方面的經濟民生，負累妳一生了……這二十年來，妳已有歸宿了吧？」

美智子幽怨的神色忽然收起來了，她的語氣忽然變得很平靜，淡淡的一笑道：「二十年來我就搞教育工作，眼看一大批學生成材，那是我最大的收穫。還有……」美智子忽然欲言又止。

賀英的心又不安的一跳，忙接口道：「還有什麼呢？MISS.美智子。」

美智子瞥了賀英一眼，平靜的道：「今日我才終於明白，MR.賀並非存心欺騙我，而是爲了賭城幾十萬人的生計利益，主說寬恕你的敵人，猶如寬恕你的朋友，我想，我也不應該再怪責MR.賀你了，這件事從此也就永遠過去了。」

眼見美智子毫無抱怨的樣子，賀英反而不安起來，他試圖有所補救的問美智子道：「那MISS.美智子，這些年妳的生活還過得去嗎？妳有什麼難處，我一定幫妳，就當作是一種補償吧！」

美智子淡然一笑道：「我來賭城並不是爲了尋求補償，我在日本生活得很好啊！我來這找你，除了問清楚當年那……事，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告訴你……」

賀英一聽，不由又一怔，忙道：「是什麼要緊的事？」

美智子沒有正面回答，反而很認眞的問賀英道：「MR.賀，請問你家中是否有一位小妹妹，自小便失去聯絡了？」

賀英暗吃一驚，暗道我賀家這秘密家事，她怎會知道？他凝視美智子一眼，他在她的神色中尋不着任何的一絲虛偽做作，便坦然的點點頭，又有點尷尬的道：「是！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的父親他有那種癖好，在日本結識了一位日本女子，同居了三年。後來那日本女子生下了一個女兒……可惜父親不久就因生意失敗……去世了！從此之後，我們就再沒有那位日本女子母女的消息了。」

美智子點點頭，含笑道：「那你知道你那位小妹妹叫什麼名字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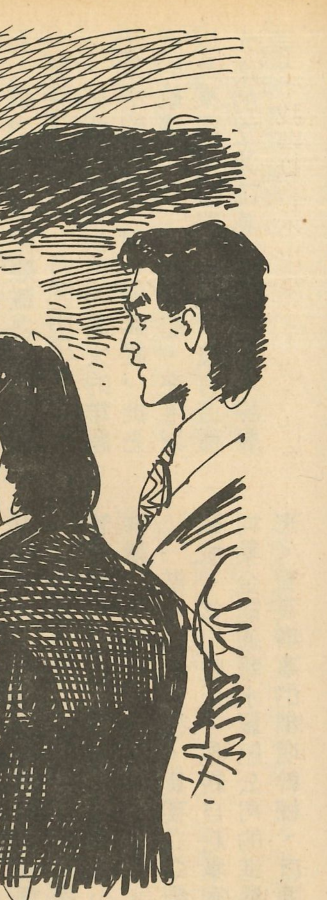
賀英道：「我聽母親說過，阿爸替這位女兒起了一個中國人名字，叫賀小婉；日本人的名字，叫賀由美。」

美智子一聽，欣然一笑道：「這就對了！MR.賀，你先看看這幅照片，這位少女有沒有你父親的影子？」

美智子說着，打開手袋，在裏面取出一幅照片，放在賀英的眼前，賀英向照片上的日本少女仔細一看，但見這位少女眉長鼻挺，既有日本女子的柔順，更有中國女子的堅忍，賀英不由在心中暗叫道：「如果說這位女子不是阿爸的血裔，那便殺了我也不會相信！」

賀英霍的抬起目光，凝注美智子道：「MISS美智子，可以帶我去見見這位少女嗎？我是說在什麼地方也可以，因爲我敢肯定，這位少女與我賀家有莫大淵源……她在什麼地方？還有她的母親現在怎樣了？請妳快告訴我！」

美智子見賀英情切的模樣，不由寬懷的一笑，但隨又微嘆口氣，道：「她是我的學生，什麼時候見面也可以。不過她是一位孤女，因爲她的母親，自從一位叫賀金豐的中國男子去世後，她也殉情自殺去世了……所有這一切她都寫在一封



楊三公說：「一切好自爲之。」便轉身而去。

遺書裏，留給她的女兒！」

賀英苦笑道：「那位賀金豐的中國男子，便是我的父親啊！這位少女是我的胞妹無疑了，現在我祇想早日把她接過來，她受的苦太多了，賀家應該對她作出補償的！」

美智子見賀英情眞意切，心中又喜又奇，不由問了一句道：「你和你這位妹妹還未見面，怎麼就這麼關心她了？」

賀英仰頭嘆道：「爲什麼？因爲我賀英親身嚐過親離衆叛，挨窮受苦的滋味，我是他的哥哥，再不能讓她受這種苦了。」

美智子一聽，終於欣然一笑道：「MR.賀，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我回去就把你的話轉告你那位胞妹——賀小婉，也就是——賀由美，我想她有你這位哥哥，一定很幸福！我……我也總算不枉此行啊！」

美智子給賀英留下她的地址電話，然後默默的凝注賀英一眼，便打算告辭走了。

賀英突然把她叫住。「請等一等！MISS.美智子……」

美智子一頓，微笑道：「什麼事？MR.賀。」

賀英欲言又止，似在思忖什麼，他忽然很急促的向美智子道：「我代胞妹謝謝你……還有，我爲二十年前的荒唐事向妳道歉！請你原諒我當時魯莽行事！」

美智子欣然一笑道：「你不必再向我道歉了。」

賀英一怔道：「爲什麼？」

美智子微微一笑道：「因爲當年那位經濟大臣就是我的父親，他後來把整件事的經過告訴我，我就已經明白，你當時這樣做是被逼的，而且並非爲了自己！所以我早就原諒你了，我來這裏找你，不過是希望從你口中親自證實一下而已……至於現在……」

賀英急道：「現在怎麼樣？」

美智子終於由衷的一笑道：「現在我已經完全釋然了！你永遠是我的朋友，我也永遠是你的朋友，再見。」

美智子說罷，也不逗留片刻，決然的告辭走了，她甚至堅持不讓賀英送她下去，說不欲破壞修女在世人眼中的形象。

* * *

賭城的生活節奏，在這段日子保持着往昔的樣子，但在賭場却是唯一的例外，在那美妙的骰盅搖動聲中，在那萬千灼灼目光期待中，在那時起時伏的歡呼以及嘆息呻吟交集的聲浪中，一百八十天眨眼便過去了。

在過去的這段日子裏，賀英準備把帝京娛樂公司企業化、現代化、國際化的改革大計劃，經賀英的

一番苦心努力，也終於獲得通過。

一方面是祈福對賀英的支持，祈福是帝京娛樂公司的三大股東之一，在董事局中的決策權中舉足輕重，他與賀英聯合，在董事局中便是二比一的絕大多數，其餘葉金龍的「一」，可就成了絕對少數了，雖然他是帝京娛樂公司的總經理，但對於董事局的決定，他也祇能服從。

很快，賀英的整個改革大計便正式實施了，祈福也沒有違背他的諾言，在財力上鼎力支持，由他出面調動，很快便籌足了所需二億港元的龐大數目。因此就連一直以資金問題作最大保留的葉金龍，也再無話可說，雖然他是否心服口服，那還言之過早。

但賀英已再無時間與精力顧及葉金龍的態度，冷笑家的贊同是在成功之後，這是賀英堅決信奉的個人宗旨。

賀英左右開弓，創辦水翼船公司，籌建新型賭場這兩大項目，在別人眼中單一項便艱難之極的計劃，賀英竟敢在同一時間兩項兼顧。

創辦水翼船公司，最大的難題是其中的主體工程，即購置一批先進的航運工具——水翼船，在港城以及東南亞地區，還根本沒有這種先進的交通工具出現，更遑論製造。

賀英便親自遠赴日本採購訂造，他精通日語，又有辦船運公司的經驗，他在梁永高的船公司的幾年可並非白幹，因此由賀英親自出馬與日本的造船廠打交道，是最合適的人選，現代化的學識用來辦現代化的企業，賀英以自己的行動來證實了這一點。自然，賀英還有一個私人的目的，那就是趁赴日本公幹之機，與他的淪落在日本的胞妹賀小婉見面，然後把她帶返賭城或者港城。

賀英赴日本不到半個月，他的兩大公私目的便達成了。水翼船公司的六艘水翼船，日本的造船廠以合理的價錢答應承造，並且答應在半年內交付第一批三艘，其餘三艘則在簽約後的一年內付貨。這樣，創辦水翼船公司的最大難關，也就迎刃而解了。

同時，賀英趁公幹的空餘，也正式與賀小婉見面了，賀小婉是賀家的血脈，這一點得到確認，因此，賀英在返回時，便順便帶賀小婉返回港城，讓她繼續她的大學課程，不過却換了一個科目，叫「經濟管理學」，這是賀英堅持要賀小婉修讀的。

辦妥這一切後，賀英立刻趕返賭城，當天晚上，他親自赴葉家，向葉金龍通報水翼船公司的進展情形。賀英辦事的精明幹練，就連葉金龍也挑剔不出任何的紕漏之處。

葉金龍沉吟了好一會，終於呵呵一笑道：「英少，你果然有兩下子，看來現代化的生意，得靠你這現代化腦袋來做了。」

賀英淡然一笑道：「金龍兄，彼此同坐一條船，分什麼彼此？我不過是爲公司的遠景盡一份力吧了。」

葉金龍笑了，他似乎很滿意賀英的回話，他微一沉吟，終於向賀英正面的詢問道：「那籌建新賭場的事，英少，眼下可有理想的選址？賭業半靠實力半靠運氣，選址方面可半點馬虎不得！」

賀英微微一笑，他已知葉金龍言外之意，但故作不解道：「金龍兄的意思是……」

葉金龍猛地一拍大腿道：「就是說，建新賭場的風水啊！風水地的好壞，聽說決定賭業生意的成敗哪！」

賀英呵呵一笑，道：「不錯！金龍兄，這又與我想的一樣了，此事我早有佈置，明天金龍兄有空，就上選址看看吧，那是我重金禮聘風水大師堪址的。」

葉金龍大感興趣道：「那堪址的風水大師是誰？」

賀英微微一笑道：「賭城的風水大師陸龍，夠斤兩了吧？」

葉金龍一怔，似有猶豫。「陸龍我聽說過，他一向祇替人堪小樓、小屋、小鋪之址，但新賭場如此龐大項目，他行嗎？」

賀英微笑道：「我擔保他一定可以。」

葉金龍道：「爲什麼這般肯定？」

賀英道：「陸龍所堪的樓鋪，聽說都很靈驗，多半生意興隆，家宅平安順景，這就是證明他並非浪得虛名！再說替帝京堪新址的人，並不限於陸龍一位，他是姓陸的師傅，我也千方百計從台灣請來了。」

葉金龍一聽，不由心動了，忙道：「陸龍的師傅，他是誰？」

賀英微笑道：「他便是在東南亞聞名的風水祖師爺楊筠松的第三十四代子孫楊三公，風水之學皆出自楊筠松，楊三公身負其祖家傳絕學，這點我早就打探清楚了。」

葉金龍一聽，眼神亦不由一亮道：「既然是風水大師楊三公駕臨賭城，那葉某人倒不可錯過這見識見識的機會了，明天我一定去，英少。」

第二天上午十時，葉金龍果然準時來到賀英的辦公室，他走進去一看，發覺除了賀英外，還有三位男子，一位是港城的祈福，另一位是賭城的風水大師陸龍，第三位則白鬚飄飄，一派仙風道骨，却是葉

金龍素未謀面的。

賀英一見葉金龍走進來，便呵呵一笑，道：「來，我替你們介紹，這位是帝京娛樂公司的總經理葉金龍先生，這位是陸龍先生，這一位就是聞名東南亞的風水大師楊三公先生囉！」

白鬚男子——楊三公向葉金龍略一點頭，便算作見面禮了，連一句話也沒有說，葉金龍的濃眉不由一抖，心中已顯不快，但礙於楊三公的名頭，他又是賀英以帝京公司的名義禮聘來的貴客，也不便在此時說什麼，祇好悶聲不響。

賀英詐作不見，依然談笑風生，祈福見葉金龍神色不豫，便向他低聲笑道：「金龍，這位楊三公大師見了我也僅是點點頭而已，他的脾氣古怪，金龍兄不必介意。」

葉金龍故作淡然的呵呵一笑道：「我不怪他，祇要他有眞本事讓我見識就行了。」

賀英見人已聚齊，便向陸龍含笑道：「陸先生，可否請令師移駕一行？」

堪址的風水大師向白鬚男子低語幾句，祇見白鬚男子沉思一會，才向陸龍回答了一句什麼，陸龍轉向賀英道：「賀先生，師傅說，他初來貴地，一切皆聽人言不可盡信，因此非要實地考察，才可作定奪，所以我想先領師傅他上東望洋山，居高臨下，仔細考察，再作定奪，未知可行否？」

賀英一聽，立刻一口答應道：「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先掌握第一手資料，再作決斷，這是最可靠的處事方法嘛！」

於是，賀英、祈福、葉金龍等帝京的三大巨頭，以及三數保鏢，便伴隨楊三公、陸龍兩位風水大師，分乘三部小車，逕上賭城的東望洋山而來。

衆人上了東望洋山，山上林木蒼翠，放眼四周，賭城的高矮建築、地形風物皆盡收眼底，倒甚有風光景緻。

但衆人上山，均非爲欣賞風景而來，因此，眼見陸龍師徒兩人站在山上之巔，向四周凝望，默然不語，似在苦苦沉吟思索時，便不由都心癢難熬，急欲知道這兩位著名風水大師對賭城風水的考察結果。

葉金龍與祈福面面相覷，但誰也不便開口發問，因爲人是賀英出面請來的，他不問，別人也就不便說什麼了。

終於，陸龍師徒兩人，不待賀英開口發問，便互相印證起來，他兩人所對答的，若非親耳聽到，葉金龍便殺了他也不會相信。

祇聽陸龍忽然向楊三公道：「師傅！你判斷整座賭城的地形地物，像什麼東西？」

楊三公白鬚一揚，極簡短的答了兩個字：「黃鼬！」

陸龍一聽，連忙道：「如何分佈？」

楊三公道：「尾北頭南，背西腹中脚東！」

陸龍一聽，又忙道：「是！師傅……但未知師傅以爲，賭城若建賭場，當以何部位爲最上最佳？」

楊三公忽然微微一笑道：「黃鼬其性如何？」

陸龍想了想，這才朗聲道：「黃鼬性屬囓齒類動物，與鼠兔同類，但非同種，因其另有習性，例如黃鼬的食物，包括老鼠、鳥雀等一切小動物類，甚至與牠同類的兔類亦難逃一劫，不過黃鼬祇吸兔血而不吃其肉，此乃兔類碰上黃鼬的一大特色。」

楊三公道：「什麼特色？」

陸龍見師傅追問到底，祇好傾盡所學，解釋道：「因爲兔子碰上黃鼬，便會立刻全身發抖，絲毫不能再動彈，呆呆而坐，尖聲哀叫以等死亡，這是黃鼬會放出一種特殊的臭氣，令兔類吸了，全身痳痹而陷昏迷之故。」

楊三公微笑道：「很好！你既然知道，選址，自可舉一反三，立可判斷矣！」

陸龍沉吟一會，似已明白了大半，但尚意猶未足道：「既然黃鼬其性已判斷，其狀尾北頭南背西腹中脚東，賭場之址，以何方位爲上上之選？」

楊三公此時呵呵一笑道：「頭有口可吃物，背有骨可負載，腹有胃可消化，脚有足可奔走，尾有氣可迷惑，各有所長，各司其位，唯萬變不離其宗，萬物皆有其要害之位，尋出其要害命脈之位，相剋之格便即大成，據此可收坐吞萬物之效，你於此推斷，可望大成。」

楊三公說到此處，忽然一頓，略一沉吟便決定道：「話至此止，我亦不便逗留此地，告辭了！」楊三公說罷，便要轉身而去。

陸龍一見，忙道：「爲什麼？師傅！」

楊三公已向前走了幾丈了，他頭也不回，忽然一縷尖音傳了過來，直鑽入陸龍、賀英、祈福、葉金龍等四人耳中，無一遺漏，聲如尖刺入耳：「形格已點，必可大成，但此事有遺吾道宗旨，形格大成一分，點形定格之人必壽折一年！吾老矣，豈有本錢再遭折損！」

這尖聲頓歇之時，楊三公身形已不見了。

衆人目睹之下，均不由一陣發呆，怔怔的半晌不語。

好一會，祈福才最先忍不住了，他一步跨到陸龍面前，急道：

「陸先生！他……你師傅這是什麼功夫？」

陸龍不語，似在沉吟楊三公臨別之語，好一會才嘆了口氣，道：「以氣送音，一聲四射，這是師傅他老人家苦練一甲子的神音氣功，這種功夫，當世已極少有人可以練成了。」

祈福滿臉驚奇，又有點羨慕道：「練成這種神音氣功，對人有什麼好處？這與風水之學又有什麼關係？」

陸龍道：「神音氣功最大的益處是可以長壽，師傅他今年已登七十八，尚健步如飛，全靠練此功夫，雖然這種功夫與風水之學並無直接牽連，但練此功夫之人，意志極强而且專一，因此其所學所研便往往能人之所不能也。」

祈福不禁大聲笑道：「假如祈某人能學成這神音氣功，那就寧願少做幾筆大生意了。」

葉金龍却接口道：「陸先生，你師傅臨別之言，是什麼意思？」

陸龍嘆了口氣，苦笑道：「師傅乃說，陸某人今日所做的事，雖可名利雙收，但所點之形格，屬坐吞萬物之象，因此必定大折壽數，他日形格大成之時，便是陸某人壽終之日。」

葉金龍不解道：「爲什麼這般厲害？」

陸龍苦笑道：「一得一失，此乃吾道之必然因果也！」

葉金龍吃驚道：「那陸先生若顧慮自身得失，亂點一氣，那豈非壞了帝京選址大事？」

陸龍沉吟不語，好一會才決定的道：「陸某人既已受人錢財，無論如何必忠於其事，各位大可放心好了。」

賀英一直留心細察楊三公、陸龍師徒的動靜，他一直沒有發言，此時才呵呵一笑道：「是，陸先生，假如陸先生替帝京點出上佳地址，日後帝京發展興旺，陸先生也必定因此而名揚四海，天下知名，先生活一日抵人一年，那壽命之長短，也就不必介懷了吧！」

祈福一聽，深知葉、賀兩人又在暗中較量了，便連忙打圓場道：「不錯！不錯！陸先生，聽說正道的風水先生處事甚有宗旨，陸先生是楊三公的高足，又是風水先聖楊筠松的一脈相傳，必會善始善終，金龍你也放心好了。」

葉金龍呵呵一笑道：「祇要對帝京公司有利，葉金龍自然放心啦，祈老哥你說是嗎？呵呵！」

祈福亦附和道：「是，是，金龍之言，亦是彼此之意！」

賀英聽祈、葉兩人的說話，祇詐聽不見，他轉向陸龍，很認眞的詢問道：「陸先生，閒話少說，辨事要緊是嗎？未知陸先生心目中可有理想選址了嗎？」

陸龍微一沉吟，忽然便在皮包中取出一張賭城的地形圖，這並非普通的地圖，而是陸龍自己繪製的，因此圖上面有些符號，連賀英也難明其奧。

陸龍把地形圖鋪在石上，仔細端詳了一會，忽然點點頭，以手指頭向地形圖中的一處地方，決然的一點道：「賀先生，依我的推斷，新賭場的選址，便定在此處吧！」

賀英連忙向陸龍手點之處望去，他依稀辨認出來了，那是賭場偏南的地方的一座山崗，山崗的對面，便是兩島相夾的一道寬闊海峽，心道風景倒不錯，但實際效果不知如何？

賀英處事絕不會放過一絲疑問，他雖然不便直接查究，但也繞了一個彎問道：「陸先生，爲何如此肯定？我很想聽聽你的高見。」

陸龍微微一笑道：「此點說來輕鬆，但其實已滙集先祖師爺楊筠松的風水絕學，陸某人亦是依據師傅啓示而忽有所悟。」

賀英小心道：「陸先生領悟了什麼？」

陸龍道：「師傅剛才指點說，賭城形如黃鼬，尾北頭南背西腹中脚東；又說頭有口可吃物，背有骨可負載，腹有胃可消化，脚有足可奔走，尾有氣可迷惑，各司其位，各有所長，但皆非命脈要害之處，選址若要大成，關鍵便是尋出其中的命脈要門！我剛才所點的地方，依師傅啓示所判，雖不全中亦不遠矣，當然尚需實地勘察，才可作最後判斷。」

賀英含笑道：「陸先生爲甚麼可以判斷，所點之處便是賭城的命脈要害之門？」

陸龍忽地呵呵一笑，收起地形圖，站了起來，向四下一指，道：「於此山上，賭城地物盡收眼底，因此形格所屬亦可立判，既然其形格屬黃鼬一類，坐吞萬物之神氣已深潛存，綜觀其形格分佈，頭、尾、背、腹、脚均非命脈所在，唯其頸下咽喉，萬物皆經其位而入其腹，亦即黃鼬賴以生存的命脈要害，假如於此建築賭場，豈非應了坐吞萬物、吸納八方之財的兆應嗎？」

陸龍此言一出，不但賀英眼神大亮，祈福、葉金龍亦聳然動容，不約而同的衝口而出道：「坐吞萬物吸納八方之財！好！好！這正是賭場的一大要旨，陸先生此說果然妙之極了。」

賀英却沒有附和大讚，他微一點頭，便向陸龍道：「很好，陸先生是否需到那地方實地視察，才作最後判斷？」

陸龍一聽，不由微微一笑，暗

道：人說賀英處事精明透頂，果然不錯，他於風水一道雖然外行，但並不受一時一事、三言兩語所迷惑，非要反覆查證探究不可，單憑他這一點特質，辨賭業生意便非他莫屬了。

陸龍含笑點頭道：「不錯，賀先生，這就上那地方實地查勘再說吧！」

於是一衆人等下了東望洋山，分乘三部小車，一直向賭城的南面駛去，不一會，一道兩島相夾的寬闊海峽，便浮現在衆人眼前了，那是位於賭城最南面瀕海之畔的一座不太高的山崗。

陸龍下了小車，在皮包中再取出一隻類似指南針模樣的「針盤」，向四下仔細量度，當「針盤」上的三條指針忽然重疊，指向那座海旁的山崗時，陸龍驀地舉步，疾速的向那座山崗走去。

賀英、祈福、葉金龍帝京的三大巨頭，見狀雖然不發一語，也緊跟陸龍後面，快步奔上那座海旁的山崗。

衆人隨陸龍登上那座山崗，在靠南面的最高處，陸龍忽然停住了脚步，挺立原地，紋風不動，他手捧的「針盤」上的三條指針，竟然分成左右，射向山崗的兩面，不知那是預兆什麼。

祈福先就忍不住了，他向「針盤」掃了一眼，便緊張的向陸龍問道：「陸先生，怎麼忽然停止搜尋了？」

陸龍此時長舒口氣，這才呵呵一笑，神態欣然的道：「祈先生脚下所站之地，便是賭城黃鼬形格命脈要害之處，選址之地已定，還去搜尋什麼？」

葉金龍此時又驚又奇，忙問陸龍道：「陸先生斷定此地便是選址，可有什麼憑據？其風水氣運如何？請詳細解釋。」

陸龍一聽，微露不快，他轉向賀英道：「賀先生，有此必要嗎？」

賀英正欲說話，祈福唯恐葉、賀兩人又起爭執，忙接口道：「英少，我也想聽聽陸先生的高見呢！」

賀英一聽，便向陸龍含笑點頭道：「陸先生坦說好嗎？也正好趁機顯示你的才學啊！」

陸龍果然很看重他自己在賭城的名氣，聞言便不再推辭，朗聲道：「各位既欲知道，陸某人便坦白而道便了，各位且縱目向前向左向右細看，可發現什麼？」

祈福、葉金龍、賀英三人一聽，依言極目前後左右望去，而且瞧得仔細極了，唯恐遺漏了什麼。

三人望了好一會，又半晌不語，祇怕自己目力不佳，說錯了什麼，被對方笑話。

再過了一會，祈福先就忍不住了，他猛地一拍大腿，道：「陸先生，前面不過是一道大海吧了。」

陸龍對祈福似乎甚有好感，他含笑點頭道：「不錯，那大海的後面呢？」

祈福笑道：「那是海島，羣山逶迤啊！」

陸龍點頭，又道：「那左右又發現了什麼？各位直說無妨。」

賀英微笑道：「左面高聳突出之物，自然是東望洋山囉！」

葉金龍一聽，也不甘落後，又好氣又好笑道：「既然是指山呵水的，那右面自然是西望洋山啦！但這又說明了什麼？」

陸龍此時忽地收斂笑容，轉而滿臉肅然道：「風水佳地，首重前案後踞，左拱右衛；此地前案大海，寬闊明堂，有水即有財；右聳西望洋山作拱，即右白虎拱護；左挺東望洋山，即左青龍相衛；背踞賭城黃鼬形格之腹；因此，坐吞萬物、吸納八方之財的天然大格已成矣，再者前案明堂大海寬闊，更遠處羣山逶迤，綿綿不絕，更主前景蓬勃、旺景無限，實滙賭城風水精華之地，堪稱萬人朝拜、歲歲來朝的賭場上上之選也。」

賀英、祈福、葉金龍三大巨頭細聽陸龍之言，雖不太明瞭，但站於此地，祇覺風光無限，精神大振，却是立刻便可感受得到的妙處，心中便均信大半了，因此就連半信半疑的葉金龍，雖極欲挑剔什麼遺漏之處，此時竟也沉默不語了。

祈福先就猛地一拍大腿道：「好！英少！金龍！我看就以此地作賭場的首選吧。」

葉金龍心中已信服了大半，此時反而擔心這塊地能否順利到手，他驀地轉向賀英，道：「英少！這塊地是官地，可以順利到手嗎？不要被工務司那紅鼻子大刮帝京一筆才好。」

賀英胸有成竹的微微一笑道：「放心吧，金龍，工務司也得聽督爺的，只要與督爺週旋一下，工務司的阻力也就不會太大囉！」

葉金龍不再作聲，事實上他也無話可說，因爲賀英處事的精明，看他搶佔先機的手腕，連他這個號稱「鬼王」的賭業高手，亦感無可置喙！

祈福此時的興頭，已被那「坐吞萬物、吸納八方之財！」的美妙前景，强烈的挑逗起來了，他連連的拍着大腿，連聲道：「好！好！幹吧！英少！資金方面我祈福全力調度，我極盼盡快在此地聳起一座嶄新的帝京賭場！」

賀英一聽，便不禁由衷的微笑，因爲他深知，他的整個改革大計，有祈福的鼎力支持，自己的計劃

已成功一半了！

賀英的自信絕非憑空而來，由於祈福的全力支持，不但在資金調度方面絕無困難，而且在帝京董事會內，他的改革計劃，穩佔二比一的絕對多數！在帝京娛樂公司的兩大擴展項目中，賀英已佔了絕對的上風！

很快，當然這是相對賭城的百年歷史而言，帝京娛樂公司獨資創辦的水翼船公司，從運輸工具——水翼船，到公司大樓，到賭城當局進出境的配合，在賀英的全力週旋下，已萬事俱備，現下就只差帝京娛樂公司的新賭場落成之日啓航這股東風了。

在賭城南端的瀕海山崗上，一座規模宏大、獨具特色的建築羣，也已經聳立起來。

建築羣的主體，是一座形如堡壘的圓形建築物，圓形建築物從上至下滿佈一個個、一排排圓孔外壁；建築物的上蓋，聳立着一個橢圓形球體，球體上面又放射出無數的小球體，就如一個暗夜生輝的半燈籠狀物體，但到底是甚麼，除了賀英及設計者本人外，只怕誰也不知道。

有略懂一二之士，曾在私下間評說道：「這座主體建築，採天地人三奇之局，上面那放射狀球體，即天奇，意即星傲大地日夜長明；中間佈滿圓孔外壁的部份，便是地奇，意即地佈天羅密如星；最下面的進出口，即人奇，意即坐吞萬物、吸納八方之財！總之，意即天奇、地奇、人奇，單憑此結構建築，在賭博的運氣拚鬥中便已穩佔上風了！厲害！厲害！」

這話傳入賀英的耳中，他不由大笑道：「不錯！不錯！天奇、地奇、人奇！不過三奇之中最重要的是人奇，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啊！」

賀英這話傳到葉金龍那裏，葉金龍卻微哼一聲，道：「不錯！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知道就最好，所謂和氣生財啊！」

不過，盡管許多人在指點評說，帝京高層內部也並非眞的和氣一團，但帝京公司這兩大改革計劃，卻在賀英手上，幾乎已大功告成了。因爲不久之後，帝京娛樂公司的嶄新賭場，也正式落成了。

這的確是一座嶄新的賭場！外形的奇特、宏偉，這是外表，進入賭場裏面，更令人耳目一新。這裏不但是賭場，而且附設有酒店、商場、食肆，總之，客人在裏面足不出戶，也不愁衣、食、住，甚至令最風流的男士也不愁任何寂寞！

賭場裏面更新置了許多現代化的賭具，諸如輪盤、沙蟹、百家樂、廿一點等等的現代化賭具，無不式式俱備。

到帝京新賭場開幕這一天，賀英可以向外界自豪的宣示：帝京娛樂公司，與當世中外的大賭場相較，也毫不遜色了！

與此同時，帝京娛樂公司屬下的水翼船公司，也正式啓航了，從賭城到港城，不用二小時，比原來的大客輪航程時間縮短了一倍多，在許多人的眼中，港城、賭城變成咫尺之隔了。

來往方便，人客自然也漸漸增多，到新賭場落成開幕的半年後，賭場的人客已比往昔舊賭場增加了一倍多。人客之中，大客也漸漸被吸引而來，因此，賭場的生意與盈利更大幅增長幾達二倍！

所有這些，均令原來不太熱心甚至反對的帝京娛樂公司總經理葉金龍，面對那一連串嶄新的業績數字，不由目瞪口呆！

帝京公司業績的猛增，葉金龍作爲三大股東之一，他自然除了欣喜的表示外，根本不能再說甚麼；但在葉金龍的內心深處，他的憂慮焦燥反而更加深了。

因爲葉金龍知道，帝京有今日的成就，賀英居功至偉，他的名頭在賭場中，已隱隱蓋過他葉金龍了！

而且葉金龍更如自己的手指頭一般的清楚，賀英是一位絕不會原

地踏步的人，他拓展生意的幹勁，令人既奇且驚；就賀英這般的才幹，他會甘服於他葉金龍之下，葉金龍就殺了他也不會相信！

葉金龍呆在他的辦公室的時間越來越多了，因爲他的思緒越來越凌亂，他已感到一股强大的無形壓力正向他逼來；他已經意識到，假如在帝京內他是龍，那賀英便是虎，一場龍爭虎鬥已勢不可免了！

葉金龍想到此點，他不由暗歎口氣，在心中喃喃的低嚷了一句：「難道，難道十三年前與賭城之王的血鬥，又將要降臨在昔日的盟友身上了嗎？」

如果說葉金龍當年大破「職業賭徒」的「聽骰神功」尚存的話，那他的憂慮顯然就絕非杞人憂天了。

賭城梟雄　明爭暗鬥

那是帝京娛樂公司新賭場開幕十個月後的一天上午，這天上午是帝京董事局的例會。

雖然是例會，但一開始葉金龍便感到，他近年的預感立刻便會應驗了。

這次董事局會議，除了賀英、祈福、葉金龍等帝京的三大股東外，公司的一些要員亦列席了，這包括保安主任魯勇、副保安主任梁小昌，以及賀英和葉金龍雙方面的秘書，甚至還有一位大鬍子的西洋人，據賀英介紹說，他叫比羅度，是西洋督爺的一等秘書，專責處理有關當局的博彩事務。

葉金龍一聽便大感突然，他略帶不滿的問賀英道：「英少！怎麼邀請了外人出席會議，也不知會我一聲？」

賀英微微一笑，道：「金龍！這並非我賀英的意思，而是督爺主動提出的！你說我們可以拒絕嗎？」

這時，那督爺的一等秘書比羅度也用很準確的廣東話含笑說道：「是呵！MR賀，MR葉，各位先生！本人是奉督爺指令，列席帝京公司的董事局會議！本人的職責，是先聽聽各位的意見，然後提出一些建議。」

葉金龍一聽，登時無話可說，因爲他也知道，作爲負責博彩事務的督爺代表，帝京公司是無法拒絕的！他略一沉吟，便以董事局主持人的身份沉聲道：「那！董事會就開始吧！」

葉金龍稍一頓，便先發制人的搶先道：「有關這段時期，公司方面的業績報告，就由我的秘書向各位宣讀。」

接着，是代表公司總經理的秘書，宣讀一份早就擬好的公司業績報告。這份業績報告雖然是例行公事，但其中所透露的公司業績的進展，卻令人聳然動容！

例如公司的盈利在短短十個月內，竟增逾二倍！單是這一點，就足以令人意氣風發、神采飛揚了！

聽着葉金龍的秘書宣讀業績報告，這秘書讀着，似乎也興奮起來，聲音變得充滿感情的抑揚頓挫，賀英不禁微微一笑，他心中的腹稿因而更成熟了。

「各位董事、各位股東，本人謹代表董事局向大家欣然宣佈，帝京娛樂公司的業績一年來突飛猛進，說明葉總經理、賀副總經理的管理是成功的，富有成績的，今後將一如既往，爲各位董事、各位股東效力！」秘書最後以決然的口氣宣讀道。

在座的人，包括祈福、梁小昌、魯勇，以及那位督爺的代表比羅度，都鼓起掌來，事實上，公司這一年的業績是值得任何人鼓掌歡呼的。

葉金龍並沒有鼓掌，一方面這份公司業績報告，是他的秘書代表他宣讀的，作爲直接負責賭場業務的總經理，他不便鼓掌，否則豈非黃婆賣瓜，自讚自誇嗎？另一方面他知道此時決非鼓掌的時候，而僅是一場暗湧浪潮翻滾而來的一霎平靜！總之，自鄧阿强的事件後，葉金龍表面上因賀英的主動和解而隱忍不發，但他的內心深處卻變得非常敏感，任何風吹草動，他均會聯想到「賭場管理權」的爭奪火線上來，他決不會掉以輕心。

賀英也沒有鼓掌，但也沒有任何反感的表示，他臉上始終保持開始時那種微笑，這微笑的含義非常複雜，有人以爲這是欣然的笑意，有人認爲這是莫測高深。

葉金龍瞥一眼賀英的笑意，他的心便突突一跳，他此時已可決然的判斷，他擔心的一幕終於揭開了序幕！

果然稍後賀英的笑容忽然一斂，他的神態變得嚴肅起來，他掃了一眼在座中人，便決然非常直接的道出一句開場白：「各位！大家應該高興，經過大家一年的艱苦努力，公司的業績才有今日的成功！不過，大家也決不會健忘，還有三年，公司與當局的博彩合約便期滿了！這意味着甚麼？各位應該心中有數！如果說，這是帝京公司生死存亡的決定時刻，相信各位也不會反對！」

賀英忽然一頓，似乎這是他故意留下的一個缺口，讓有心突擊進來的人有一個表演的機會，然後他才決然的收緊包圍圈，把突擊進來的人狠狠的困住！

董事局會議室一陣沉寂，賀英的話，猶如晴天的一聲驚雷，預示

風光明媚的日子將要過去，暴風驟雨就要降臨了！

葉金龍的神色微微一變，他已意識到賀英這開場白的含意極不尋常了，但卻沒有立刻表示甚麼，葉金龍到底是葉金龍，他那千錘百煉的「鬼王」稱號可並非白叫的，他亦在等待最有利的時機，以便最大限度的維護他這一面的利益。

不知是原有的默契，還是其本身的衝動，帝京公司的保安主任魯勇先就沉不住氣，搶先問了一句道：「賀先生！所謂生死存亡，大概還不致於那麼嚴重吧？帝京公司正如日中天，誰敢覬覦這份博彩合約？賀先生的擔心，是否有點那個……那個……」魯勇忽然有點口吃了，也不知他是否懾於對方的名頭，還是出於對上司的尊敬？

賀英卻微微一笑，向魯勇點點頭，和顏悅色的道：「在座的都是自家人，魯主任有話隨便直說，不必隱瞞顧忌，你想說那個甚麼？是不是想說我賀英杞人憂天？」

魯勇的心事一下被說破了，他不由尷尬的一笑，無奈的點點頭，表示默認。

賀英也不等魯勇回答，隨即便朗聲道：「各位！這絕非杞人憂天！大家大概不會忘記，十年前的博彩稅是多少？一千二百萬嘛！這數字現在看來是不多，但在十年前卻是天文數字！足以令人望而止步！那麼，十三年後的博彩稅是多少？各位有一個準確的估計數字嗎？」

葉金龍此時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瞥了那位列席會議的督爺代表比羅度一眼，便試探虛實的發出一句道：「英少！督爺的代表不是大駕光臨了嗎？為甚麼不向他請教一下？」

賀英微笑不語，比羅度卻立刻呵呵一笑道：「葉先生！本人事先不是說明了嗎？我坐在貴公司這裏，只是先聽聽，然後再提幾點建議啊！所以，在貴公司未有正式決定前，本人不便表示任何意見。」

比羅度不愧是官場中人，在這種公開場合，任何的訊息均滴水不漏。他這麼肯定的表態，葉金龍也就不好再進一步問甚麼了。

賀英不動聲息的一笑，他很滿意比羅度的回答，他這樣表示，等於斷然排除了自己與他有任何的事前協議，也就杜絕了任何人反對他即將提出的一着棋的口實。

賀英對葉金龍剛才的發話，以及比羅度的回答只作不見，他稍一停頓，便又很快的亮出了自己的打算。「各位，這個數字自然是無法估計準確的，但這絕不等於就可以掉以輕心！例如當年是十倍博彩稅的增幅，三年後呢？到底是一倍？二倍？還是五倍？十倍？這其中的分別就非常重大，不得不加以極大的關注！這一點，相信在座各位都不會反對吧？」

在座中人，又一次陷入沉寂，因為賀英這話是無可辯駁的！誰都知道，按十年前的博彩合約是一千二百萬，若加一倍便是二千四百萬，加二倍便是四千八百萬！更何況是加五倍、加十倍！這可是一個觸目驚心的天文數字！就算是按現下帝京的盈利能力，若加五倍也是一個接近死亡的數字！而這種情形，對帝京來說，也絕非天方夜譚的虛妄事！

葉金龍是過來人，他當年就正在這數字變幻的拚鬥中，把「賭城之王」殺了個措手不及！難道，難道這可怕的場面，十年輪流轉，今時今日又將降臨在帝京身上了嗎？

葉金龍的事業，可以說是全部押在帝京身上了，涉及到帝京的整體利益，葉金龍不得不把個人的恩怨拋開，他很認眞的對賀英道：「不錯！英少！你所說的的確不能等閑視之！有甚麼應對之策？能說說嗎？英少！」葉金龍此時的口氣，便有點同仇敵愾的味道了。

賀英笑了，他這笑是由衷而發，一方面是證實了自己的判斷，葉金龍就算如何保守固執，但涉及與他有切身利害關係的公司利益，他也不得不必與自己站於同一陣線！另一方面，自己一整套循序漸進的改革大計，也就不難一一實施了！

賀英決然的斷定這一點，他便不再遲疑，毅然的就把自己第二步的改革大計亮出來了：「各位，賭業生意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萬萬停滯不得！年前的水翼船公司的創辦，新賭場──帝京酒店的興建，這兩大工程，給帝京公司帶來的好處，剛才葉總經理的業績報告，已說得很清楚，也不必我再重覆啦！關鍵是絕對不能躺在已有的成績基礎上睡大覺！而要不斷更新，不斷改革，破舊立新，不斷前進，才能長期保住帝京的地位！」

賀英此時忽然一頓，他的意氣激昂，就如已立下決心，向某種巨大的勢力宣戰似的。在座中人，除葉金龍外，不由均被賀英的意氣感染了，大多數人目灼灼的凝注在賀英的臉上。

葉金龍心中很不是滋味，因為當初這兩大工程項目，他是持反對意見的，賀英此時把其與公司的業績聯繫起來，實際上便是以此來狠狠的拍了他後腦勺一下！葉金龍在心中狠狠的罵了一句，但嘴裏卻不得不表示道：「不錯！英少！這兩大工程項目，的確給公司帶來很大的利益，當然這與帝京上下同仁的努力工作也有甚大干連囉！但過去的已經過去，重要的是現在和以後，作為副總經理，英少！你有甚麼見解，就坦率說出來嘛！」

賀英也不猶豫，立刻接口道：「不錯，金龍兄剛才所說，帝京上下同仁的努力，的確是成功的一大保證！但還遠遠不足夠，還須加以大力的整頓、改革！我指的是賭場方面的人事安排！」

葉金龍一聽，不由大為緊張了，他忙道：「英少對賭場方面的人事安排有甚麼高見？這方面不是運作得很好嗎？」

賀英從容鎮靜的道：「大致上不差，但還不足夠！例如，賭場方面的各級主管，從巡場到坐櫃，到籌碼房，到賬房會計，金龍兄不覺得，這方面的技術太落後，已大大趕不上賭業形勢了嗎？例如美國的拉斯維加斯賭場，人家的賬房會計就已全部電腦化了，但帝京方面卻仍靠那一把算盤，算盤撥得再快，也不及電腦的千分之一吧？這只是其中一個顯著的例子，還有就是賭場方面的人手，十幾年來基本沒有變動，大多已上了年紀，老化問題已非常嚴重，賭場業務講的是頭腦靈活，手急眼快，靠許多年紀老邁的人運作，豈能適應快速的要求！因此，為了帝京的發展，為了整體的利益，也為了帝京在未來的博彩地位，賭場的人事整頓，已是刻不容緩了！當然，這還只是目的之一……」

賀英說到此處，故意一頓，似乎還有更重要的沒有表達出來。

魯勇一聽，心中不由一陣急跳，他料不到賀英果然把矛頭對準葉系人馬來了！因為誰都知道，作為帝京的副總經理，賀英一向以來只管公司的外圍決策，公司的命脈賭場管理權，一向是由葉金龍負責的，因此賭場的主管級人馬，自然多半是葉金龍的手下了。賀英若要整頓賭場的主管級人物，那包括自己在內的一班舊兄弟，豈非面臨被淘汰的厄運？切身利益之下，魯勇這時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賀副總經理！魯勇以為，帝京的一班兄弟，不錯已年紀老邁，但幹賭場這門生意，薑是老的辣嘛！而且一班兄弟十幾年來為帝京出生入死，沒功也有勞，不能說撤換就撤換嘛！」

魯勇說着，不由向葉金龍投了一眼，他此時極希望葉金龍能拍案而起，斷然的打消賀英這個可怕的主意，但不知為甚麼，葉金龍此時竟悶聲不語，不知他在盤算甚麼，魯勇不由歎了口氣。

賀英見魯勇情急之態，不由微笑道：「魯主任稍安毋躁，聽我把話說完好麼？我剛才說的，是事情的重要一面，當然還有不少部門，工作還是勝任的，例如保安工作，這幾年便幹得很不錯嘛！類似這些部門，當然沒有必要加以整頓啦！」

魯勇一聽，這才暗地鬆了口氣，人在關鍵時刻，往往是自私的，當自己的利益沒被觸及時，他反抗的力量便自然減少一大半了。賀英似乎非常善於捕捉住人類的這種心理，所以魯勇暫時也不再說話了。

葉金龍這時才忽然插口道：「那賭場人事整頓的另一個目的是甚麼？英少！」葉金龍此時的口氣已很直接俐索，顯然他已判斷，目下已到短兵相接的時刻了！

對葉金龍這一尖銳問題，賀英卻毫不迴避，他胸有成竹的一笑道：「金龍兄，那請問賭城的政權，掌握在誰的手裏？」

葉金龍沖口而出道：「那自然是西洋人啊！英少！」

賀英迅速的續道：「不錯！這就非常明白了，帝京要永遠站穩腳根，就要照顧西洋人這方面的利益！關於這一點，比羅度先生會有很直接的說明，這也是比羅度先生代表當局列席會議的主要目的！」

賀英明顯的點出了令人迷惑的比羅度的來意。

果然比羅度不失時機的點點頭，道：「是！這的確是本人上帝京來的主要目的！本人謹代表有關方面向帝京董事局提出正式要求，在短期內，協助安排一批在賭城出生的西洋人士進入賭場工作，以減輕有關方面的財政壓力！當然，還有其他一個目的，例如本人可以坦白的告訴各位，其中不少是西洋政府執政黨的親屬，假如帝京方面照顧到他們的利益，賭城當局的工作會更順利！這其中的關係，各位都是賭城的精英，本人不說，也不言而喻吧！」

比羅度這一番表白，隱含的意思已明白不過了，就是說假如帝京能賣一個人情給當局，那日後的有關博彩稅合約談判，帝京就會處於一個有利的地位，否則，結果便不可預料了！還有其中的利害關係，的確是不言而喻了！

因此就連葉金龍，一時間也沉默不語了。

賀英此時卻從容的一笑，道：「這是比羅度向各位的開誠公佈，這也是他代表的有關方面的一番好意，當然也值得各位好好考慮！因此，我提議把此事與整頓賭場的人事方案合併研究，一切自然都是為了帝京的切身利益！」

葉金龍沉吟良久，此時忽然亦微微一笑道：「長江後浪推前浪，英少，是到年輕人登場的時候了！所以我也贊成你的賭場人事整頓提議！英少有初步的人事安排方案了

嗎？」葉金龍最後又特別加了一句。

葉金龍突然的轉變，從抗拒到熱衷此事，精明如賀英也不禁微微一怔。但這只是一霎的猶豫，賀英便決然的點點頭道：「好！既然金龍兄也無異議，整頓帝京賭場人事就決定了！」

賀英稍一頓，隨即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賭場方面的人事安排，這其中涉及了賭場的各部門的主管到普通職員，而且有二個特點，其一是方案中被解退的全部是一批上了年紀的高級職員，這一批人中自然多半是葉金龍一系的人馬了，但既然以年齡作爲準則，葉金龍也無話可說，而且一些關鍵性的部門，例如賭場的保安，魯勇根本沒被觸動。其二是方案中提出的新人，全部是年輕人物，其中佔了一半竟是在賭城出生的西洋籍人，這作爲賣有關方面的一個人情，爲日後的博彩稅合約談判舖路來說，葉金龍也作聲不得。

賀英最後神色從容的笑笑道：「方案如此，但各位如有不同意見，自然可以暢所欲言！」

此時卻就連最緊張的魯勇，眼見葉金龍也無話可說，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保安主任並沒有被觸碰，因而也只表情複雜的一笑，卻沒有任何表示。

祈福此時卻忽然插了一句道：「英少！怎不問問金龍兄的意見？假如你倆一致同意，我就放心了！」

祈福這突然的一句，連賀英也不由一怔眼，他心中不由一陣吃驚，暗道：祈老哥是甚麼意思？有關帝京賭場的整個改革大計，他老哥不是默認了嗎？怎的在此時爆出這明顯偏向金龍一面的話來！但祈福在帝京的地位超然，就連賀英也要禮讓他三分，更不必說他與祈福的私下深交了！因此賀英在片刻間，也眞的有點不知所措，沉吟不語。

葉金龍卻向祈福感激的含笑點頭，以此表示他由衷的謝意，因爲葉金龍知道，假如沒有祈福這一句話，那他準備毅然亮出的王牌，也未必可以壓住逼近身邊的烈焰！

葉金龍隨即緩緩的道：「既然賀副總經理提出的這個人事整頓方案，是爲帝京的利益，我葉金龍身爲股東及公司的總經理，自然也完全贊成！」

葉金龍此言一出，賀英才暗地鬆了口氣。

不料葉金龍僅一頓，隨即便把他久備的王牌亮出來了！「各位，我同時認爲，人事整頓方案既然也是爲了培養一批年輕新秀，我也提議，在公司的總經理職位之下，增設一個行政助理，以協助處理公司日漸繁重的行政工作！希望各位愼重考慮定奪！」

祈福微笑道：「金龍兄，你提議增設的董事局行政助理，可有合適的人選？」

葉金龍神色有點不自然道：「這個……這個大家醞釀醞釀一下嘛！」

會議室一時間靜了，在座的人誰都清楚，這是葉金龍同意人事改革方案的先決條件，要麼皆大歡喜，要麼就一拍兩散！這可是一種嚴峻的抉擇！

終於，魯勇發言了，他很急促的道：「我提議，這個行政助理的人選，就由葉宏先生出任吧！」

魯勇此言一出，在座的人便都明白，魯勇這話是代葉金龍說的，而葉金龍這一着，是爲了他的「總經理寶座承繼」舖後路！因爲葉宏便是葉金龍的大公子！

賀英居然微笑不語，梁小昌此時也忍不住了，他問了一句道：「阿勇！爲甚麼葉宏是合適的人選？他只有二十一歲嘛！」

魯勇道：「年紀不是問題，賀副總經理的人事改革方案不是提倡年輕化嗎？而且葉宏好歹也是大學程度，帝京要走向現代化，正好需要有現代知識的人協助行政工作嘛！」魯勇的話說得很急促，就如背誦事先擬好的腹稿似的。

會議室一時又陷於沉寂了。

好一會，祈福才打破沉悶道：「英少！你看如何？」

賀英沉吟不語，似在衡量此事正反兩面的後果，忽然，他的嘴角棱線飛速的一動，一絲笑意一閃而過，隨即很爽快的一口答應道：「好吧，既然是爲了公司的現代化改革，我同意葉宏先生出任董事局的行政助理！」

賀英這一表態，連梁小昌也大感意外，因爲在梁小昌印象中，葉宏這「花花公子」決非「行政助理」這種人材！「英少！你眞的完全贊同嗎？」梁小昌不由衝口而出道。

賀英向梁小昌點頭一笑，斷然道：「當然！一切爲了公司的利益嘛！」

祈福一聽，如釋重負的鬆了口氣，雖然他根本不知道這是否合適的人選，但既然如此一來可以皆大歡喜，從而「和氣生財」，他這位身處超然地位的股東，自然也就欣然同意了。

祈福不想再節外生枝，趁機便向葉金龍、賀英含笑點頭道：「這個人事改革方案，既然兩位股東同表贊同，那祈某人就算有異議也無用啦，乾脆也說一聲 very good 吧！」祈福欣然時的幽默便表現出來了，此時他湊趣的夾了一聲英文短句。

帝京娛樂公司總部的會議室，此時爆起一陣笑聲，雖然這笑聲背後的含意複雜，但畢竟是表示欣然的笑聲，因此片刻前會議室內的劍拔弩張氣氛暫時亦被衝淡了。

這次關鍵性的董事局會議，結果居然「皆大歡喜」，賀英提出的帝京賭場人事改革方案，葉金龍增設「行政助理」的補充建議，居然達致三比零一致贊成的最美妙結果。

不過，在這最美妙的結果發生後，達致這最美妙結果的兩位主角，卻各懷心事的離開。

魯勇特意坐上葉金龍的車子，葉金龍此時已急着返家，向兒子葉宏面授機宜，在車上，葉金龍神色閃爍不定，也不知他是憤怒還是欣喜。

魯勇到底忍不住了，他衝口而出的一句道：「老大！我就不明白，眼看着姓賀的向一班舊兄弟下手，你爲甚麼一聲不吭？這不是任由姓賀的坐大啊！」

葉金龍哼哼兩聲，然後才牙痛似的悶聲道：「哼哼！你不見祈老福早就傾向姓賀的了？姓賀的既然敢於提出這個驚人一着，憑他的精明，豈會不事先佈置好？祈老福這一面不必說，他甚至連督爺這一面也密斟好交易條件了！這情形下我就算反對，也必然被二對一否決了，反對有何用！哼哼，幸虧葉某早就料到姓賀的有此一着！他有張良計，我葉某人就沒過牆梯嗎！」

魯勇有點醒悟，低聲道：「那老大安排葉宏大少爺入帝京董事局，目的是爲了應付姓賀的絕招嗎？」

葉金龍嘿嘿一笑，咬牙狠狠的道：「姓賀的用滲沙子的手法，企圖從下而上攫取賭場大權，我就來個搬運大石，從上而下來個泰山壓頂！嘿嘿，且看誰是妙着吧！」

魯勇沉默了，當葉金龍如此充滿自信時，他知道自己已不便再說甚麼了。

與魯勇坐上葉金龍的車子的同一時間，梁小昌在董事局會議散會後，也沒有馬上返回賭場保安部，他忍不住向賀英的副總經理辦公室走去，因爲梁小昌心中被迷惑充塞住了，此時就算有人用槍指着他，他也非要進去解決心中的迷惑不可了。

梁小昌走進賀英的辦公室時，見祈福正與賀英說着甚麼，祈福抬頭見梁小昌走進來，便把原來的話題一轉，向賀英笑道：「英少！你看，昌哥也來了！他十不離九是來讚你處事的風度得體吧！總之和氣生財，我祈福就是這句話啦！英少！」

祈福說罷，就站起來，向梁小昌點頭含笑道：「好！昌哥！這個座位你來坐吧！有你在英少身邊，不但他放心，我祈老福也可以安心睡大覺去啦！」祈福說着，便走出去了。

「不送了！祈老哥。」賀英在祈福的背後笑着道，「記得代我掛電話去找我那妹妹啊！」

「送甚麼？坐你那水翼船返港，還怕誤了時間嗎？呵呵！」祈福呵呵一笑，便頭也不回的走了。

「坐吧！昌哥，你找我有事嗎？」賀英向梁小昌點頭微笑道。

梁小昌也沒坐下，他站在賀英的對面，微一沉吟，便坦率的問道：「英少，你那個賭場的人事改革方案，是爲了照顧那班西洋人的利益，還是不滿意賭場的整個管理制度呢？」

梁小昌這話問得非常直接乾脆，若換了任何其他人在賀英面前以這種口氣問這種話，賀英必定生氣，但梁小昌是唯一的例外。

賀英微笑道：「一而二，二而一，兼而有之。」

梁小昌一聽，便又直率的道：「破舊立新，提高賭場的效率，本來不失爲上策，但既然如此，行政助理一職，爲甚麼又同意讓葉宏出任，難道英少不清楚這位葉大少的爲人嗎？」

賀英微微一笑道：「噢？你說說看，他的爲人到底怎樣？」

梁小昌微一沉吟，便坦然道：「花花公子嘛！或許是尚未定性，年紀太小嘛！除了這一點，他倒沒甚麼大奸大惡的行爲。不過無論如何，他怎適合出任帝京行政助理這要職？」

賀英笑了，而且是因梁小昌的坦率直言而由衷的笑，稍停，賀英才很認眞的道：「昌哥！這事我不同意行嗎？你也知道那改革方案必然阻力甚大，單是葉金龍這一關便很難過了，他提出行政助理的事，目的是作爲交換條件，我若不同意，葉金龍亦必定頑抗到底！出現這種局面，結果會很麻煩！」

梁小昌道：「甚麼麻煩？既然是爲帝京的整體利益，這是大勢所趨嘛，金龍他難道不明白嗎？」由於帝京這一年來的成就，梁小昌對賀英的改革大計，已從原來的迷惑懷疑，轉爲堅決的全力投入了。

賀英又由衷的笑了，這笑有欣賞梁小昌忠厚的意味，亦有對他的坦率感到無奈的好笑，賀英忽然輕聲的道：「昌哥！假如你是金龍，會不會很樂意別人去動搖他的權力基礎？我指的是我的人事改革方案！」

梁小昌想了想，道：「我當然不樂意啦！但既然是爲公司的整體利益着想，無奈也只好按捺私人的愛惡，最終也會同意！」

賀英呵呵一笑道：「這只是你昌哥的一廂情願！但金龍他的性格我最清楚，無論如何，他也感到他的自尊心、權力慾被極大的傷害了！因此他必定會全力頑抗！而祈老哥的宗旨你也清楚，他堅持的就是『和氣生財』這四個字，假如他認為改革方案會鬧成僵局，甚至火併，他會同意嗎？他甚至會反而站到金龍他那一邊去！到這種地步，我賀英還能堅持下去嗎？」

賀英說着，聲音不由抬高了，顯然他在這事上亦很感無奈！梁小昌忽然明白了這一點，也就再無話可說了。

賀英沉默了，良久不說話，好一會，他才忽然伸手一拍辦公桌，神色決然的道：「不過你放心，昌哥！金龍他擲出的這一隻王牌，到底為誰所用，眼下尚言之過早！」

梁小昌微感吃驚道：「英少！難道你打算在葉大少身上做功夫？他可是人家的嫡親骨肉啊！」

賀英無聲的一笑：「賭場如戰場，瞬息萬變，任何高手皆有其弱點，例如他雖然可以聽得出骰子的滾動聲，但未必便可以窺探活人心靈的奧秘，這甚至包括世人自己的親生兒子！」

梁小昌迷惑的睜大了眼睛，他不明白賀英話裡的深意。賀英瞥了梁小昌一眼，忽然把話題一轉，很認眞的道：「先不說這些！是啦！昌哥，你和葉少爺相熟吧？」

梁小昌迷惑的點點頭道：「說不上很熟，但在魯勇家中見過幾次，他還是大娃兒脾性，對我當年的事跡很有點尊崇！但你問這個幹嘛？假如涉及他葉家的事，這葉少爺決不會聽我的啊！」

賀英呵呵一笑，輕聲道：「不是說這個，我是說，假如我托你介紹一位女孩子給葉少爺認識，你是否有這個把握？」

梁小昌一聽，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他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你這是投其所好，他怎會拒絕！但也得看這女孩子的本事，是否可以抓得他住！」

賀英大笑道：「不錯！不錯！這叫投其所好！既然如此，昌哥呵，你就先大膽試一試好麼？」

* * *

賭城海畔，潮漲潮退；海堤上的榕樹、桉樹的葉子，也由翠綠轉淡黃，又從淡綠代之而蒼翠，似乎以此向世人宣示，春夏秋冬，周而復始，循環往來。

這是春光明媚的一天上午，在賭城海畔的長堤上，有一對青春男女正在信步漫遊。

男的西裝領呔，打扮斯文，猶如一位喝過洋水返賭城的學者風度，可惜他擺出的老成，卻被他閃爍不定的頑皮眼神破壞了，因而也就與他的年齡外表不太協調。

女的卻是一位十足十的美人兒，在她的身上，匯集了中式、西洋、日本三大民族女性的最美妙的線條，因而構成一幅活生生的美人圖，假如要選賭城美女，只怕無論從任何角度看，都非她莫屬了。

「小婉！你看，連朝霞也不敢出來啦！」西裝青年口齒伶俐的忽然笑說了一句。

小婉笑容淺現，腮上跳出一個酒窩，這更增了她的嫵媚，那青年瞧着幾乎痴了，「為甚麼喲？葉宏啊！」小婉嬌嚷了一句。

葉宏笑了，賣弄的連忙道：「朝霞也因你的美麗而害羞，不敢出來啦！」

小婉輕輕的「啐」了一聲，但隨即忍不住笑了，女人都愛美，不愛美的便不是女人了，因此就連小婉也不會例外。她，就是賀英近年才團聚的失落在日本的胞妹賀小婉。

或許是血脈相連的原因吧，賀英待這位胞妹，簡直如掌上明珠，就算對自己的親生女兒，只怕也有過之而無不及，總之一切都令賀小婉這位中日西洋血統的少女，從失去父母親人的孤女，領略到人間親情，令她感動不已，可以說，這位苦盡甘來的少女，已從心裏敬愛她這位胞兄了。

也因此，當賀英托梁小昌介紹她認識葉金龍的兒子葉宏時，賀小婉沒有絲毫的抗拒感，因為她對她敬愛的胞兄深信不疑。

事實上葉宏算得上是許多少女心目中的白馬王子，且不說他顯赫的家世，令人矚目的帝京董事局行政助理的高位，風度翩翩的學者氣派，單是他那極善於討女孩子歡心的口才，便令衆多青春少女心儀傾慕了。

賀小婉所具有的氣質也非常獨特，她既有中國女性的溫柔，也有日本女性的柔順，更有西洋女性的熱情，再加上她集三大民族優點的美麗，她就如一塊最强力的磁石，從在一個舞會相識的一霎，就把葉宏從他那位女友蘇絲身邊猛地吸過來了。

在自然的環境，自然的氣候，自然的場合，葉宏與賀小婉這對並不認識的青春男女，便自然的聚到一起。

「阿宏，我問你，我大哥今晚請你去吃晚飯，你去嗎？」賀小婉忽然很認眞的對葉宏說，她甚麼都可以忘記，但賀英的吩咐是唯一的例外。

葉宏一聽便笑了，他的身體緊靠着賀小婉的柔軟的身子，似乎非此便不足以表示他對賀小婉的痴戀，「是賀先生邀請的，你說，你說

，我會不去嗎？」葉宏一疊連聲的低嚷道。

但隔了一會，葉宏又好奇的問賀小婉道：「賀先生……不，你哥哥，他不知有甚麼話對我說？他……他會喜歡我嗎？你說呀，小婉！」

賀小婉淺淺的嬌笑：「我哪裏知道？你見了我大哥，不就清楚了嗎？你呀，虧你和我大哥同坐在一個董事局裏，連他的心意也不明白啦！」

葉宏有點尷尬的苦笑道：「你阿哥……不，賀先生氣度不凡，令人敬畏，我見了他就不知說甚麼好了！而且，而且我阿爸對他有點成見，我，我就更不敢在他面前說甚麼啦！」

賀小婉想了想，含笑說：「我大哥表面上威嚴，但他的內裏其實很熱，只要他認為你忠於他，他就會向你推心置腹的！你多接近他，就會瞭解他了！」

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葉宏很快便有機會接近賀英了。

這一頓晚飯，賀英特意在自己的家中擺設，除葉宏外，客人只有梁小昌一個，葉宏很感動，因為他知道這宴會是賀英特意為他而設的，很有點隆情厚意的意味。

葉宏起初尚有點拘謹，但席間賀英談笑風生，根本沒有片言隻字涉及他的家事，葉宏這才漸漸放鬆了心情。

幾杯下肚後，梁小昌便大談起賀英當年的拚鬥事跡來了，葉宏越聽越入迷，也越聽越神往，他甚至隱隱覺得，他的阿爸葉金龍比起賀英的威風史也相顧失色了！

這時賀英呵呵一笑，向身邊的葉宏道：「MR.葉，喝酒吧，別老聽昌哥胡吹我賀英的過去了！這也算不了甚麼嘛！」

葉宏卻神迷意往的忽然站起來，親手替賀英斟滿了一杯X.O.又滿懷敬意的向他舉杯道：「不！賀先生！梁先生所說的，全都是眞實的，我很小就把你視作我的偶像啦！可惜我那時還小，不然我必定跟着賀先生你大幹一場啦！賀先生，你若是我的兄長就好啦！我眞希望有賀先生這樣一位親哥哥……我敬你一杯！」

葉宏激動的說着，他伶俐的口才竟也略顯不清了。

賀英與梁小昌相視會心的一笑，賀英忽然很認眞的問葉宏道：「MR.葉，恕我冒昧問一句，你覺得小婉她怎麼樣？」

葉宏臉紅了，也不知是酒喝多了，還是在賀英這偶像面前心神激動，他竟不知該說甚麼好，不自然的笑道：「甚麼怎麼樣呢？賀先生！」

賀英笑了，鼓勵似的向他點點頭道：「就是說，你覺得她好還是不好？喜歡她還是不喜歡她？坦率說吧，我這妹妹自小受盡劫難，我發誓以後不會讓她受苦，被任何人欺負了！所以我希望你坦率地表示一下。」賀英說着，神色忽然嚴厲起來了。

賀小婉瞥一眼葉宏，見他被弄得有點不知所措，心中不由又感激又害羞，帶笑帶嗔的瞪了賀英一眼，道：「哎呀！大哥，哪有這樣問人家的？我不依啦！」

梁小昌笑道：「小婉，這是你大哥愛護你怕你被人欺負嘛！對你這位妹妹，他呀，要小心保護着啊！」

葉宏一聽，急了，不由衝口而出道：「不！梁叔叔！我絕對沒有欺負小婉的意圖！我發誓，我和她是認眞的！因為……因為我眞的很喜歡她！」

賀英目灼灼的盯着葉宏，好一會才終於有所判斷的捧起桌上那杯X.O，呵呵一笑道：「好！那這一杯我就乾了！」

賀英說着，把杯中的X.O一飲而盡。葉宏一見，連忙亦把酒乾了。

也許是酒意上來了，賀英的話開始多了，也變得親切起來。他目灼灼的盯着葉宏，忽然鼓勵似的含笑道：「MR.葉，不，既然你對小婉是眞心的，那彼此就是自家人，我就稱一聲阿宏啦！阿宏，你剛才說想幹一番事業，那很好，是應該這樣想嘛！關鍵是養成自己的獨立處事能力，不能養成依賴別人的習慣！」

葉宏又驚又喜的連忙答了一句：「是，賀先生，不，我也稱一聲英哥啦！英哥，例如呢？怎樣才能獨立處事？如何才能不依賴別人？」

賀英自灼灼的凝注葉宏，微笑道：「這是你的家事，阿宏，我坦率說出來，不怪我多事嗎？」

葉宏已被賀英的形象、氣度征服了，何況聯繫着他們之間的，還有一位女神似的賀小婉？因此葉宏一聽便連忙道：「不！不！哪會怪你呢？英哥，你不是說我們是自家人嘛！」

賀英笑了，由衷的笑，因為他知道他已把葉宏的心攫住了！

「好！那我就大膽說一句！阿宏，時代不同了，過去搞企業家族式的經營現在行不通了！所以，一切都要順應潮流而變！搞賭場生意也是如此！所以我就堅決主張帝京公司企業化、現代化、國際化，破舊立新嘛！正是在這一點上，你阿爸金龍他和我有不同的見解，他堅持過去的那種家族式的經營手法，雙方

的矛盾就難免了！所以，要養成自己獨立處事的能力，養成不依賴別人的習慣，首要一條，就是要凡事獨立思考！不可人云亦云，甚至親爹老娘也不能動搖自己的意志！你明白我的意思嗎？阿宏！」

賀英忽然嘎然而止，因為他感到自己的意思已完全表露出來了，對方是否接納，那就要看對方如何判斷了！

葉宏當然完全明白賀英的意思，事實上，他自己也開始對老父那種「老太爺式」的家族統治反感了，此時他酒氣上湧，又面對他的偶像，他的膽子亦不由一壯，平日潛積的憤懣趁機發洩出來了！「我……我明白！我阿爸老當我仍然是三歲小孩！一切都只有他點頭的才算合格！就拿我當這個行政助理說吧，一切不就是我阿爸他的意思嗎？就連一句話也不是我自己說的！我……我早就不想幹了！」

賀英微微一笑，接口道：「不，阿宏，你幹下去嘛！」

葉宏原本以為賀英反對他出任行政助理這個職位，這時一聽賀英這麼說，便不由一怔道：「為甚麼？英哥！」

賀英微笑道：「我支持你！也相信你一定幹得很好！當然關鍵是凡事要獨立思考，有自己的主意宗旨囉！」

葉宏大為感佩了，他不由衝口而出道：「多謝英哥提點！你放心吧，英哥！我會按爭理不爭親原則處事！我還打算以英哥你作榜樣呢！」

賀英點頭微笑，也不再說這些公司事了。接而又談笑風生的扯起賭業中的一些逸事趣聞來了。葉宏感到，賀英原來是很好相處的，他心目中阿爸葉金龍與賀英的位置，似乎已隱隱的倒轉過來了。

很快，葉宏與賀小婉的戀情便公開化了。到葉金龍發覺時，兩人已到難捨難離的地步。葉金龍曾試圖以家族利益來壓葉宏，要他放棄賀小婉，但葉宏決絕的表示，他寧捨棄一切，也不願與賀小婉分離。

葉金龍氣得吹鬍子瞪眼睛，生了大半個月的悶氣，後來還是魯勇勸他說：「算了，大哥，兒大兒世界，子女的婚姻，現下做父母的是很難作主的了！況且葉宏到底是你的兒子，賀小婉將來到底是你葉家的媳婦，有這層關係，賀英不看僧面看佛面，或許不會做得太絕，總會留三分面子給妹妹的老爺吧！」

葉金龍仔細一想，心道：是呵，若趁機把賀英的妹妹收為自家人，那反過來豈非令賀英多了一重顧忌嗎？

葉金龍於是一反最初的拒絕，一轉而變為很熱心葉宏與賀小婉的婚事了。

不久，葉金龍主動約見賀英，他要談的，竟然是兒子與賀小婉的婚事，葉金龍以為賀英必定有一番唇舌，不料賀英卻出乎意料的爽快，一口便答應了葉宏與賀小婉的婚事。

賀英甚至主動提出，婚禮採「葉賀聯婚」的儀式，聯合大排宴席，說如此會高興熱鬧一點。葉金龍雖然不太樂意這種儀式，但賀英是賀小婉的胞兄，長兄為父，他的建議是不便拒絕的，因此無奈也只好答應了。

不久，葉賀兩家果然聯合舉行婚宴，大宴親朋，場面豪華熱鬧極了。

婚禮過後，賀英的妹妹賀小婉，從此便正式成為葉家的媳婦了。

一切都令葉金龍很滿意，唯一令他不快的是，婚後不久，賀英就把自己在賭城的住宅讓了出來，給妹妹居住，因此葉宏也搬出葉家，入住賀家，葉宏與賀英相處的時間，反而比葉金龍這位老父更多了。但無論從任何角度看，賀英這樣做均是對妹妹的一番好意，因此葉金龍就算不快，也決不便說三道四。

富豪斡旋　解決紛爭

平靜的歲月很快過去，今天又是帝京半年後的一次董事局例會了。

祈福因在港城有事，沒有出席這次例會，他托人捎話過來說，董事局的決定，只要葉、賀兩人一致同意，他也完全贊成。

董事局會議開得也很融洽，因為葉、賀兩家已是親戚的關係了。

末了賀英提議，讓賀小婉出任總經理執行秘書一職，這才令葉金龍稍感意外。

「為甚麼呢？英少！總經理室不是已有一位秘書了麼？」葉金龍不解的反問賀英道。

賀英神態從容的一笑道：「是的，金龍，是有一位秘書了，但小婉她精通英文、日文，你大概也缺了這麼一位得力助手吧？再說她是你葉家的媳婦，有甚麼事不是更容易及時處理嗎？」

葉金龍心道：不錯，賀小婉既然是葉家的媳婦，自己又的確缺了一位精通英文、日文的人材，他這做老爺的，總不能連自己的媳婦也不信任啊！

賀英的提議，葉金龍居然也同意了。

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葉金龍甚至暗暗感激賀英的提議，因為賀小婉不但精通英文、日文，替葉金龍解決了不少業務文字上的翻譯難題，而且她很快便熟悉了帝京公司的

大小業務，在處理上常常提出一些很得體的見解，甚至連自負為賭業高手的葉金龍，也大為歎服。

葉金龍的工作越來越輕鬆了，因為他的工作，大半被他的兒子葉宏、兒媳賀小婉分擔了。葉金龍在輕鬆之餘，對兒媳賀小婉不知不覺越來越倚重，因為他發覺，他的兒子自與賀小婉結婚後，他的「花花公子」性格竟截然改變了，變得越來越有自己的處事能力，也就是越來越能幹。葉金龍在欣慰之餘，也不禁又好氣又好笑，他私下間向魯勇說：「浪子回頭金不換，這話不錯！可惜令他回頭的不是我這作父親的，而是我的對手的妹妹！世事當眞奇妙之極！」

魯勇被近來發生的一切弄得眼花撩亂，根本便失去判斷能力，他不由呵呵一笑，道：「是，大哥！這令我想起一句老話來了！」

葉金龍奇道：「甚麼話？阿勇！」

魯勇笑道：「在商場上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就是這話啊！」

葉金龍沉吟道：「是對手還是朋友，眼下還言之過早！」

魯勇忙道：「為甚麼？」

葉金龍道：「不錯我眼下是樂得輕鬆了，但賭場中的舊兄弟，除了阿勇你之外，沒剩下幾個了，我總覺得，我這個總經理，變成了空心老倌似的！姓賀的假如還念點情面，我還可以幹下去，但若他有意排斥，眼下我可是沒多大力量反擊了！還有……」

魯勇吃了一驚道：「還有甚麼？」

葉金龍沉吟道：「還有英少把他名下的股權，分了一小部份給他的妹妹，小婉她，相形之下，阿宏這個行政助理在董事局的位置便矮了一截了！當然我也未能判斷英少的眞正用意！因為……小婉到底是我葉家的媳婦，我也不好說三道四！」

魯勇一聽便笑道：「原來是這個！那好辦嘛，大哥，你就把自己名下的股權，也過一部份到葉宏的名下，這樣不是可以令阿宏與阿嫂她併駕齊驅嗎？」

葉金龍若有所動道：「我也有這個意思，阿宏他也幹得不錯，只要他在董事局站得住腳，我就放心了。坦白說吧，阿勇，這已經是我葉某人最後一道防線，我絕不能再向後退縮了！」

魯勇沒再說話，因為他也有自己的想法，目下在賭場的「葉系人馬」，退休的退休，撤換的撤換，剩下的也只有無足輕重的三幾個，自己算是唯一可以保住高位的人了，而賭場中新換的主管級人馬，多半聽命於賀英，因此賀英實際上已掌握了賭場的部份權力，除了葉宏這個行政助理外，葉系人馬已七零八落，他魯勇不禁亦有落花流水春去也的不祥感覺！

不幸，魯勇的不祥之兆很快就應驗了！

那是帝京董事局的一項決定：保安部增設一位常務保安副主任，由一位賀英推舉的賭城出生的西洋人出任，負責保安部的日常事務，直接向董事局負責，連魯勇這位保安部主任亦無權置喙！顯然，魯勇這個保安部主任被架空了！

更令魯勇觸目驚心的是，在董事局這項決定議決中，竟然是一致贊成通過！換一句話說，就連他的老大葉金龍也沒有出面維護他魯勇！魯勇在吃驚之餘，不由亦大惑不解：葉老大這是打甚麼算盤？

帝京董事局發出這個人事整頓通告的當晚，魯勇本想約晤葉金龍，卻反而葉先行主動約會魯勇，地點也奇特的選在賭城的一間幽靜的餐廳。

立刻，魯勇便強烈的感到，他又好像返回二十多年前，他和葉金龍面臨生死抉擇前狂醉的那一晚了。

因為魯勇踏進那間幽靜的餐廳時，他發覺葉金龍已在餐廳的一角，他甚至連貼身的保鏢也沒帶，臉色陰沉如暴風雨前的烏雲。

「這裏！阿勇！坐下吧，天還沒有塌下來嘛！坐！」葉金龍見魯勇在他面前一怔，忽然便發聲招呼道。

魯勇坐下，呼地吐了口氣。「老大！我說……」他滿腔的憤懣便傾瀉而出了。

「阿勇，你不必說了！我知道你要說甚麼！還不是那決定嗎？」葉金龍沒好氣的搶先發洩了一句。

魯勇知葉金龍原來全明白他的憤懣怨氣了，也就省回一點唇舌，但接下的他決非問清楚不可！「是，老大！但我就不明白，姓賀的這一着，明明是再一次向葉系人馬下手嘛！你做老大的，怎不說句公道話！難道老大連兄弟們的生死也不管了嗎？我就想聽你的一句話！你說吧，老大！」

葉金龍的臉色更難看了，陰沉得猶如潑翻了墨汁，他咬了咬牙，忽然砰的一拍餐桌，餐桌上的X.O酒也晃了一下！幸而這是餐廳的一角，這時人客也不太多，大概誰也沒料得到，這兒有一位「賭業鬼王」降臨了，因此也沒惹人注意。

魯勇此時也知道了，葉金龍本人在這件事上也受了很大的委屈了，雖然他不知這「委屈」到底是因了甚麼，但葉金龍的憤怒卻絕非假裝的了。他連忙小聲的道：「算了！

老大，如果不方便說，便不必說了，一切放開吧，反正我魯勇年紀也大了，不過再幹幾年罷了！」

葉金龍咬牙切齒道：「放開？你叫我怎去放開？你試過被自己的親生兒子背叛的滋味嗎！哼哼哼！氣死我了！」

葉金龍呼嗤呼嗤的喘氣，竟說不下去了。魯勇知道，他碰到的那「委屈」，對他的刺激比他所想像還要嚴重得多了！

葉金龍喘了一會粗氣，忽然猛地把一杯X.O灌進肚子裏，酒氣也很快湧了上來，他的臉色也因而漲紅了，他呼呼的喘氣道：「阿勇！我這是家醜外揚嗎？阿宏那忤逆子，在保安部人事整頓那事上，竟和小婉、賀英他串通一氣，私下談妥，連我也不告知一聲，就以董事局的名義作出決定！」

魯勇一聽，也不由猛吃一驚，因爲他知道，這事非同小可了！「這！老大，阿宏他怎有這個膽量、權力？」

葉金龍嘿的一聲道：「他有賀英撐腰嘛！他有甚麼不敢？他在董事局與賀英聯合，單是佔股權數就已佔了優勢，再加上賀小婉的一票，我葉金龍便成了少數派，只好啞巴吃黃蓮！他媽的，有苦自己知！」葉金龍急怒攻心，連近來不常聽到的「三字經」也叫出來了。

魯勇也沒留意葉金龍的失態，事實上他也再沒任何興趣去理會這些，他從葉金龍透露的董事局議決內幕中知道，對葉金龍本人來說，面臨的前景也非常嚴峻了，至於帝京內倖存的「葉系人馬」，包括自己，那不過是附帶的犧牲品而已！

「老大！這麼說，假如阿宏和小婉他們眞的背叛你，那你在帝京便成了一位空心老倌了！因爲，因爲對董事局的決定，連你也沒有任何的選擇餘地了！」魯勇感到面臨的危機不由衝口而出道。

葉金龍咬牙切齒的哼了一聲，低沉而凄厲的嚷了一句：「嘿！阿宏這忤逆子與姓賀的同一條戰綫！誰教他名下有我的一部份股權？哎，我以爲他出任行政助理，日後便可繼承葉家的事業，不料卻成了姓賀手中的王牌！我這不是養虎爲患了嗎？這比殺了我更令我心痛！」

葉金龍怒氣攻心，倒抽一口氣，忽然臉色由紅轉黑，身子也再挺不直，軟軟的跌在椅子上面。

魯勇一見，嚇了一跳，連忙一手把他抱住，連聲叫道：「大哥！大哥！你靜一靜！莫氣壞了身子！」魯勇自己一陣怒火中燒，忽然狠狠的咬牙沉聲道：「姓賀的莫逼人太甚！我魯勇也不是好惹的！嘿嘿，大不了來個硬碰硬的火併。」

葉金龍一聽，猛地推開魯勇的抱持，連喘帶叫道：「甚麼話？阿勇！噓！時代不同了，動刀動槍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你有幾個屁股去坐牢？放屁！」

魯勇想起自己的一家大小，不由也洩了氣的跌坐在椅子上，喃喃的道：「那……難道就這樣坐着，等人家的脚踩到頭上嗎？老大！」

葉金龍喘息了一會，發洩過後，他已漸漸冷靜下來了，但眼神忽地變得年輕出道時一般的熾烈，他目光灼灼的盯着魯勇，就像他此刻要面對的强大的對手似的，他直到魯勇吃驚而又迷惑的眨了眨眼，這才忽然低沉的擠出了一句：「先沉住氣！阿勇！我明天便到港城去見客……哼哼，幕剛拉開罷了，好戲尚在後頭！」

葉金龍一頓，然後又低聲地與魯勇說了幾句甚麼。

魯勇瞥了神色決然的葉金龍一眼，他的臉色忽然因激動而漲紅了，他也堅決的相信，憑葉金龍的性子，他無論如何咽不下這口惡氣，他所稱的「好戲」，的確尚在後頭呢！

第二天，帝京總部的總經理室，便不見了葉金龍的踪影，誰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其實他的兒子葉宏也只知道，他的阿爸身體不適，已到一處秘密的地方休養去了。

正當葉金龍的兒子葉宏、兒媳賀小婉，千方百計的打探葉金龍的行踪時，葉金龍已神秘的，獨自在港城出現了。

葉金龍連隨身的保鑣也沒帶，他的打扮也有如一位上了年紀的普通老頭，一切都絕不惹人注目。

葉金龍就在港城碼頭掛了一個電話，然後他就坐「的士」直接趕去那接電話的主人的一處渡假別墅。

主人的這座神秘的短期渡假別墅，甚至連身爲老朋友的葉金龍，也僅是第一次踏足。

那是一座港城中數一數二的五星級酒店，這間酒店是主人名下的產業，而他又把酒店中的其中一間「總統套房」以自己的名字登記，作爲他短期的渡假別墅。

這間編號爲「一八〇〇」的總統套房的登記名字叫鄭谷雄。

葉金龍打電話來時，鄭谷雄恰好在他這間渡假套房中，他想也沒想，便邀葉金龍直接上他的總統套房見面。

不幸葉金龍是坐的士抵達酒店的，門衛眼見他衣飾如此寒酸，又是坐的士來的，私家車也沒有，幾乎把他擋駕不讓進內。

幸而鄭谷雄接葉金龍電話後，曾特別吩咐下面，假如有一位姓葉的客人駕臨，便直接帶他上總統套房來。

因此葉金龍被盤問幾句，他說出姓氏後，酒店便立刻有人恭迎他上去了。

那是一間佔地二千呎的巨大豪華套房，房間前面有一個花園平台，平台上面有一個按摩浴池，坐在按摩浴池中，一面可以享受按摩浴，一面可以居高臨下，欣賞維多利亞繁華的海景，說不定還會偶爾見到駛往賭城的先進水翼船。

套房中分爲客廳、飯廳、主人睡房、客人睡房，飯廳、客廳墻上懸掛水晶吊燈，絨呢傢俬旁邊有一個啡色雲石造的壁爐。主人房的浴室水龍頭全都是18K金造的，整間套房有電話十三部，電視機三部。總統套房一派法國式的情調，唯一特別的是，客廳的金色桌上，竟擺了一個中國式的茶壺，茶壺中是主人最喜歡的中國香片茶。

這間套房只是整座酒店的其中一個，整座酒店是主人擁有的其中一間，所有酒店合起來也不過是主人無數產業中的一部份，主人的財富到底有多少？這恐怕專業會計師也得苦算七七四十九個晚上。

這位顯赫的主人，葉金龍專程前來拜訪的老朋友，就是港城巨富鄭谷雄。

＊　＊　＊

「厲害！厲害！鄭谷雄，幾乎連葉某人也進不了你這帝皇宮了！」

葉金龍走進時，向站在門口迎接他的鄭谷雄，拱拱手開玩笑似的連聲道。

鄭谷雄不由呵呵一笑，他是一位年紀比葉金龍略小二、三歲的精矮黑實的漢子，但雙目烱烱的充滿神芒，他與葉金龍把臂同進，一面笑着道：「你呀！金龍，老是這副賭業鬼王的作風……硬是連西裝也不肯沾一沾邊！也難怪下面的人把你當作流浪漢啦，他們那裡想得到，駕臨的是賭道上赫赫有名的鬼王啊！呵呵……來，金龍，先喝一口香片茶！」

葉金龍不由笑道：「怎麼？谷雄，幾十年了，你愛喝這香片的習慣還沒變嗎？」

知道鄭谷雄喜歡這香片有幾十年歷史的人並不太多，葉金龍是其中的一個，那是在四十多年前，那時鄭谷雄還只是一位嗜賭的窮小子，一天他在賭城的「傳家賭場」被貴利王手下追斬時，葉金龍慨然以自己的薪金替鄭谷雄頂數，鄭谷雄因此撿回一條生命，葉金龍又把他送到港城，當了一名打金的學徒，後來，鄭谷雄便在金飾業中發展了，幾十年後，成了港城有數的金飾珠寶、地產業巨富。

所以鄭谷雄的總統套房並非人人可以進來，但葉金龍就算只穿了一條破褲，也是唯一的例外。

鄭谷雄親手斟了一杯香片茶給葉金龍，一面呵呵笑道：「誰叫你在電話中說，不要洩露你的行踪啊！不然，只要露一露你鬼王的名號，下面那些伙記，只怕不待鄭某人吩咐，便把你抬上來了！呵呵！」

葉金龍呷了一口香片茶，不知是不習慣這種茶味，還是別的，他皺了皺眉，忽然嘆了口氣，道：「葉某人老了，鬼王這名頭不管用了！哎！人家哪會再把我放在眼內。」

鄭谷雄微微一怔，隨即醒悟似的微微一笑道：「怎麼樣？金龍兄，有人欺負你這位賭城鬼王嗎？呵呵，你也不必瞞我，你打那電話來，神神秘秘的，我早就猜到，你上這兒來，絕不是來嘆氣這麼簡單吧！」

葉金龍的來意被鄭谷雄一眼便洞悉了，他不禁笑了笑，道：「果然不愧是金飾、地產之王，眼光厲害！厲害！」他一頓，立刻便把話題轉入正題來了。「那麼，谷雄，假如有一項重大投資，我邀請你來賭城參加，你會答應嗎？」

鄭谷雄目光灼灼的迎住葉金龍探索的眼神，很認眞的道：「這要看是甚麼樣的投資！金龍，我領導的是一家上市公司，可得向股東交代啊！」

葉金龍微一沉吟，便斷然的道：「賭業！具體一點來說，是賭城博彩的專利權合約！這個投資可是有百利而無一損的鐵算盤生意哩！」

鄭谷雄一聽，原本烱烱的眼神不由更亮了，這「賭業」兩字，似乎又把他年輕時那狂賭的熱情勾出來了！但這畢竟是四十年後的鄭谷雄，當年他賭的不過是那些小小的注碼，但他今天若眞要下注，可是數以億萬計的龐大數目！鄭谷雄微微一笑道：「這個……賭城博彩專利合約，不是你們葉、賀、祈鐵三角牢牢掌握的嗎？外面的人怎可以插一手進去？除非……」鄭谷雄洞察秋毫似的一笑，道：「除非……金龍是你打算拆散這鐵三角啦！」

葉金龍果然猛一點頭道：「不錯！我葉某人的確有這個想法，我今天來找你，談的就是這個。」

鄭谷雄不緊不慢的道：「爲甚麼？金龍？」

葉金龍咬咬牙，狠狠的道：「我剛才不是說了，有人嫌我老了，落伍了，要把我葉某一脚踢開了，這還不算，他還使用鬼域技倆，居然使葉某人父子反目，親生兒子掉轉槍頭狠刺親爹老子！好啦，人家早有預謀，如今董事局行政助理、總經理執行秘書都被他握在掌心

裏，葉某人這總經理成了空心老倌，隨時可以被人踢開……你說谷雄，這口氣我如何咽得下肚裡？」

鄭谷雄此時已明白葉金龍的心曲，他微微一笑道：「那麼，所以金龍兄打算跟帝京拆夥了？」

葉金龍恨恨的一拍茶几，道：「不！絕非拆夥！葉某人不會如此便宜那些人，我要他們知道，爭權奪利所要付出的沉痛後果！」

鄭谷雄卻絕不激動，緩緩的試探道：「那金龍兄有甚麼打算？」

葉金龍毅然決然的道：「走十三年前的老路！爭奪賭城的博彩合約！」

鄭谷雄微微一笑：「但金龍你仍然是帝京的股東，你怎可以和帝京爭奪？」

葉金龍毫不猶豫的道：「所以我才趕來港城，向谷雄兄你交底，由你出面與帝京爭奪！我表面上留在帝京，暗中與你配合，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嘿嘿，以前是葉、賀、祈鐵三角，現在是葉、鄭同心軸嘛！只要谷雄兄你點頭，這事就可以定下來啦！」

鄭谷雄的心亦被强烈的挑起來了，誰不知道賭城的賭場是一座金山銀礦，單是港城一地，每年便有近四、五百萬人次，勇赴賭城「進香朝貢」，就算每人「進貢」一百元計，也就是四、五億的天文數字，這比甚麼金飾珠寶、地產的生意更美妙十倍、百倍！

但鄭谷雄到底是鄭谷雄，他的心火雖被撩旺了，但神色卻絕不顯露，他微笑一下，再試探的道：「聽說當年的博彩合約年稅是一千二百萬，那麼十三年後的年稅去到那兒才算合理？這個金龍兄心中有數嗎？」

葉金龍想也沒想便一口答道：「按現下帝京的盈利能力，年稅去到當年的十倍，甚至二十倍，盈利的保證也綽綽有餘！」

鄭谷雄微一沉吟，點頭道：「嗯，那就是說，現下帝京的盈利能力，是博彩年稅的二十倍以上囉！換一句話說，博彩合約假如去到二十倍即二億多萬的數字，這賭場生意，仍可以幹下去嗎？」

葉金龍想了想，他的口氣不由也略顯遲疑。「這……當然可以幹下去，不過初期吃力一點吧了！」

鄭谷雄微微一思索，判斷葉金龍這話的準確程度，他又點點頭道：「那麼，底線是二十倍以下囉？」

葉金龍沉吟道：「十五倍是保險的出價底線，太高了就吃力不討好了！」

鄭谷雄點點頭，話鋒一轉，道：「好，這點明確了，那麼假如眞的結成這個葉、鄭同心軸，所需的資金是多少？我想知道一個比較準確的數字。」

葉金龍不假思索，道：「競投合約，加上賭場的重建費用，三到四億元的數目吧！」

鄭谷雄微微一笑，立刻便把話題轉到焦點上了。「嗯，那這個資金的分配方案，金龍兄有腹稿了嗎？」

葉金龍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士別三日，括目相看，谷雄兄的精明，足可與姓賀的併駕齊驅了，當然這是指做生意方面，也可以說，有谷雄兄的加盟，我們的勝算奇高！」葉金龍一頓，隨即便坦然道：「實話說吧，現金我拿不出多少，但我可以拿帝京的股權作抵押，那百分之二十的股權，大概也值三億這個數目字吧，現金谷雄兄先墊支出來，萬一不成功，那葉某在帝京的股權算你谷雄兄的名下！」

鄭谷雄眼神又一亮，他知道葉金龍脫離帝京的心意已非常決絕了，他提出的合作條件，對自己來說亦算相當優厚，自己拿出三、四億現金，最終有葉金龍在帝京的股權作抵押，按帝京目下的盈利能力，這筆投資無論如何也是百利而無一損的了。

終於，鄭谷雄呵呵一笑，然後就決然的點頭了。「那好吧！金龍，這事就決定了！」鄭谷雄一頓，立刻又加上了一句：「當然囉，這得要在律師樓簽妥一份文件，才可以作實！」

葉金龍長長的吐了口氣，欣然道：「葉某人江湖行走幾十年，一言既出，幾時反悔過？改天就上律師樓吧！」

鄭谷雄與葉金龍握手笑道：「不錯，不錯！金龍兄一言九鼎，重情重義，這點兄弟在幾十年前便銘記於心了！念在這一點上，我和你合作，也絕對放心！」

葉金龍豪氣的一笑，道：「幾十年前的事，提它幹嘛？我先告辭，回去準備一下必要的文件，明天就和你一道上律師樓。」

三天後，葉金龍才秘密返回賭城，在帝京總部的總經理室，又可以聽到葉金龍震耳的大笑聲了。

一切都很平靜，似乎誰也沒有察覺葉金龍的行踪和目的，這包括葉金龍的兒子葉宏、兒媳賀小婉。

不過賀英是所有人中的唯一例外。

賀英照顧賭城出生的西洋人入帝京這一着，令他平添了許多官方朋友表示感激和靠攏的心意。

因此在葉金龍秘密赴港城的一晚，賀英就接到一位西洋籍的海關官員的電話，他在電話中向賀英透露，有一位叫「葉金龍」的男子，在兩個小時前已離開賭城碼頭，登上開赴港城的水翼船。

賀英接了這個電話，沉吟了片刻，便把梁小昌緊急召來，要他立刻趕去港城，追踪葉金龍的行程目的地。

在葉金龍秘密返回賭城的半小時後，梁小昌也回來了，他立刻便進入賀英在帝京總部的辦公室，然後辦公室的門便在裏面嚴密的鎖住了。

「準確嗎？昌哥？」賀英緊盯着他面前的梁小昌，沉聲道。

梁小昌坐在賀英的面前，相距不及一尺，因此更輕微的話聲也點滴不會遺漏。梁小昌點點頭，異常肯定的道：「當然！這消息是從那酒店侍應口中證實的！他說有一位姓葉的男子，逕上他們的鄭老闆的總統套房，逗留了超過兩小時。」

賀英一聽，便肯定的猛一擊掌道：「不錯，這位姓葉的男士，必定是葉金龍無疑。」

梁小昌反問了一句道：「爲甚麼？英少！」

賀英沉吟道：「港城鄭谷雄的私人總統套房，並非人人可以進的，除非是鄭谷雄極信賴的人，我早就聽說，四十年前葉金龍曾救過鄭谷雄，念在這點情份上，鄭谷雄也不得不邀葉金龍直上他的總統套房，而換了其他任何姓葉的，也決沒有如此的禮遇，所以可以斷定，葉金龍去見的人，必定是港城鄭谷雄無疑。」

賀英一頓，又沉吟道：「關鍵是他們兩人會面的目的和內容是甚麼呢？」

梁小昌微一搖頭道：「這點還不太清楚，因爲鄭谷雄的地方，的確是閑人免進的，裏面更裝了隔音設備，因此就算在門外經過，也根本聽不到裏面有任何聲响。金龍他既然是去探訪老朋友，又何必如此神秘兮兮？」

賀英斷然道：「金龍此行，當然絕非探訪老朋友這麼簡單，鄭谷雄當年也是賭棍一名，與金龍他可謂志趣相投，他們所談的，也必定與一個『賭』字有關。」

梁小昌微吃一驚，道：「英少的意思，是指他們可能聯手對付帝京嗎？保安部人事整頓這事，是不是做得太絕了？」

賀英嘴角棱線一動，道：「不！要把帝京推向現代化、國際化、企業化，便決不能在人情面子上着眼！帝京的改革勢在必行！」

賀英見梁小昌悶聲不語，便又寬慰似的加了一句道：「看來事情還不致於那麼嚴重，畢竟葉金龍還是帝京的股東，利益攸關，他大概還不致愚蠢到拿自己金錢利益去硬碰。當然也不能粗心大意，葉金龍方面的動靜，必須密切留意。」

一切似乎如賀英所料，葉金龍從港城回來後整整一個月內，均毫無動靜，似乎他眞的還是以自己有股份的帝京大局爲重。

甚至葉金龍的兒子葉宏也沒有發覺，他的老父有任何不滿帝京的表示，對葉宏和賀小婉掉轉槍頭對付他的事，葉金龍似乎也處之泰然了。

這一點連賀小婉也覺得奇怪，但葉宏卻反而安慰妻子說：「別多心，阿爸大概也終於想通了，帝京按英哥的改革計劃，推向企業化、現代化、國際化，作爲帝京的股東，最終也是對他有益的嘛！」

賀小婉把葉宏這分析告訴賀英，賀英想了想，便向賀小婉含笑道：「阿宏畢竟是年輕人，接受過現代教育，他的頭腦就比他的父親靈活多了，他所分析很有道理，作爲帝京股東之一，帝京的成敗到底與他是息息相關的，這一點，我也很有信心。」

賀英相信自己的判斷，他料定葉金龍就算對他有甚麼不滿，也有一個限度，決不致於動搖帝京的大局，所以他對自己的整個改革大計充滿必勝的自信。

* * *

就在賀英對自己的改革大計充滿必勝自信的同一段時間內，葉金龍經過魯勇的一番活動，卻終於與西洋督爺的高級秘書比羅度，在一個山上的公園秘密會晤了。

葉金龍與比羅度均是一身運動服的打扮，乍眼看去，他們不過是晨運客偶然相遇吧了！事實上他們也的確併肩在慢步跑着，雖然他們移動得極慢，不時還停了下來，身前身後，也有三數名大漢在四周虎視眈眈。

「坦率說吧，有甚麼條件？說出來嘛！」葉金龍向身旁的比羅度秘書瞥了一眼，向前跑了幾步，一面道，他顯然已有點不耐煩了。

「呵呵！這個嘛，MR.葉，聽說十三年前是五個巴仙，現在大概也少不了這個數字嘛！」比羅度打個哈哈，終於亮出條件來了。

葉金龍微一沉吟，十三年前五個巴仙那是六十萬，但現下的五個巴仙，假如基數擴大十倍，那便是六百萬了！這鬼秘書的胃口不可謂不大！他忽地停了下來，目光灼灼的盯着比羅度，沉聲道：「不，任何好處也去不到這個數目，但可以折半，二點五個巴仙，這也是一個龐大的數目嘛，大概也足於抵償你一生的薪酬啦！」

葉金龍一頓，立刻又補充了一句：「當然，這事指事成之後的數字，在此之前，只能預付這個數字的十個巴仙！怎麼樣？你看，MR.比羅度！」葉金龍忽然也說了一句雅稱了。

比羅度眨了眨眼，他知道葉金龍提出這個條件的厲害，這等於把他綁到他所駕馬車上去了！但那個龐大的「數目字」又的確非常吸引，那可以在賭城買下整整一幢大厦了！他幹這個高級秘書的職位，不說一世，就算二世、三世也未必可以博夠這個數字。

這就如一個耀眼的金輪，在比羅度眼前旋轉，金光四射，令人目眩！終於他發昏似的點了點頭：「好！MR.葉，一言爲定囉！你等我的通知，我會盡快把督爺對博彩合約的想法，轉告給你……」

葉金龍微微一笑，立刻道：「這還不夠！往後還需要你的密切配合，所以我先給你那數字的十個巴仙，作爲你的活動費，當然，也可以說是訂金啦！」

比羅度此時已不再猶豫，決然的道：「當然我會密切配合囉，事成與否，與我自己的利益息息相關嘛！」

兩人說到此處，相視會心的一笑，然後就併着肩緩步跑向那山花爛漫的地方去了。

眨眼幾個月便過去了，帝京公司的命脈——博彩合約的年限，距約滿也只有幾個月的光陰了。

全力投入帝京的改革，把帝京公司推向企業化、現代化、國際化的賀英，距離圓滿的成功也只有一步之遙了。

不是麼？帝京現下的一切已上了現代化的軌道，但凡現代化賭場的一切措施，帝京已俱備了，現下帝京公司的規模，比起美國的賭城拉斯維加斯大概也毫不遜色。

帝京賭場的現代化，又吸引了不少中外的客人，其中大不乏一擲萬金的闊客，帝京因而盈利大增，國際化也已經成爲事實。

與此同時，從水翼船公司到大批酒店的落成，帝京公司也已一躍成爲賭城最大的企業集團，此時帝京就算打一個噴嚏，也足可令整個賭城震撼了。

賀英在賭城的名頭，實際上已超越了「鬼王」葉金龍，「賭王」的名號，已降臨在賀英的頭上，更妙的是「賭王」的前面還加了「現代化」三字，事實上「現代化賭王」這名號，賀英也的確當之無愧。

此消彼長，是世間萬物演變的定律，在人與人的關係變化中自然也脫離不了這個軌跡。因此隨着賀英「現代化賭王」的名頭越來越響亮，葉金龍的「鬼王」名號就越來越低沉，如果不是以後發生的大事，「鬼王」這個稱謂，也許就會在賭城中慢慢消失了。

「賀先生，比羅度先生到訪。」秘書小姐向賀英小聲道。

其實也不必秘書小姐引見，比羅度與賀英早就有過多次來往了。

「請坐，MR.比羅度，」賀英向比羅度含笑道，他不便怠慢了這位客人，因爲他頂着個督爺秘書的金漆招牌，而金漆招牌的背後是帝京的命脈——那份即將到期的博彩合約。

比羅度坐下，然後便意味深長的一笑，道：「你們華人有一句話，叫無事不登三寶殿，MR.賀，我今天上你這兒來，大概你也猜到了我的來意了吧！」

賀英呵呵一笑，道：「當然，MR.比羅度，如果連這個也不能判斷，怎好坐在帝京這裏運籌帷幄？十不離九，是有關賭博博彩合約的事吧！」

比羅度無聲的咧嘴一笑，表示賀英已猜中了他的來意。

賀英從容的一笑，隨即道：「怎麼樣？督爺的意思，續約條件是三倍？四倍？還是五倍的年稅？」賀英的口氣胸有成竹了。

比羅度不動聲色的一笑，輕聲道：「噢？MR.賀未卜先知嗎？我是指督爺的意思。」

賀英呵呵一笑道：「租約期滿，業主加租，天公地道嘛！我是指據原來的年稅的三、四或五倍而言。」

比羅度卻忽然收斂了笑容，很認眞的道：「不，MR.賀，你只猜中了一半，就是說我的確是因爲博彩合約，奉命而來的！但這個年稅的條件嘛，卻很可能出乎你們帝京的意外了，我也在考慮，現在說出來，是否合乎時機。」

賀英一聽，神色不由一凜，他立刻發覺從比羅度的身上，似乎有一股强大的衝擊力，正向他撲來了，但他的口氣依然非常鎭靜。

「好！你說好了！我看大不了就去到六倍這數字吧了！這對『業主』來說，已經是利潤豐厚極了。」

賀英這話不錯，因爲原來年稅的六倍，便是七千二百萬的進貢了。

不料比羅度卻決然的搖搖頭道：「不，不是這個，上面的意思，是原來賭權稅的十倍。」

賀英一聽，身子不由騰的挺直了。「甚麼？十倍？爲甚麼？這不是上面原來的意思嘛！」

比羅度道：「MR.賀，這是因爲有人願意以九倍的年稅，跟你們爭訂這份合約，上面的立場是出價高者得，所以，就算要優先考慮帝京的權利，也不得不把年稅增加到十倍！不然，上面也無法向九倍價方面交代吧！上面的苦衷，希望MR.賀加以體諒。」

賀英的面色驟地一變，他咬緊牙根，沉緩的道：「十倍！MR.比羅度，你知道這是一個甚麼數字？

是一億二千萬，這……這不是獅子開大口嗎？可不可以回去說說，就在六、七倍這幅度上考慮？」

比羅度卻決然的搖搖頭道：「說也沒用！因爲對方出的是九倍價錢，低於這個數字，上面根本就不會考慮。」

賀英的心一陣急跳，他猛地跌坐在椅子上，立刻又騰的挺起身子，臉色漲紅道：「那！這出九倍價的人是誰？MR.比羅度，能透露一下嗎？」

比羅度決然的搖頭道：「對不起！站在上面的立場，合約未簽妥之前，競投者是不能公開對方的資料的，不要說我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可能向任何一方面透露，這個請你原諒我的苦衷。」

比羅度擺出一個强硬的姿態，賀英自然知道，這並非賀英個人可能決定的事，眼下關鍵是有人從背後偷襲，企圖用重稅來爭奪帝京的賭場合約。

這突然而來的重重一擊，精明的賀英，腦中也不禁一陣嗡嗡的迴響，他自然明白「十倍賭稅」這壓力的沉重，因爲這幾乎已接近帝京眼下的盈利能力的七、八成了，稍爲不愼一點，便會白做，虧本的生意敎鬼來做！

但假如不答應這個要命的條件，那賭場合約很可能就會落入出「九倍」價的人手裏，而按照原來的合約規定，假如原來簽約公司放棄賭約，那簽約公司的一切企業設施均歸當局所有！那十多年來的投資和心血，豈非化作「落花流水春去也」！這後果的慘酷，簡直比殺了賀英更令他可惜！

漸漸地，所有的焦點都聚到一點上了，到底是誰在背後施這沉重的一擊？出「九倍」高價爭奪賭城博彩合約的人是誰？賀英感到，他現下的處境，與當年的「賭城之王」傅人傑大同小異了。

嘿嘿嘿！但那是狂妄無知的傅人傑！我是久經風浪的賀英，試圖一棍就把賀英揍死的人，必定是瞎了眼睛了！

賀英沉默了好一會，忽然雙手一擊，決然的對比羅度說：「好，MR.比羅度，你的來意我清楚了，回去請向上面轉告我賀英的意思，帝京會愼重考慮，很快就有明確的答覆，也請上面放心，只要是合情合理的加幅，帝京決不會放棄賭場的權利。」

比羅度客氣的點頭答應轉達，然後便告辭了。

賀英目光灼灼的盯着比羅度的背影，直到他消失不見，忽然便嘿嘿的一陣冷笑，隨手便抄起辦公室的電話，迅速而果斷的撥響了一個港城的電話號碼。

「祈老哥嗎？是我賀英……不錯，是有人眞刀眞槍的殺到了，請馬上過來，今天晚上召開帝京董事局緊急會議。」賀英的口氣堅決的道。

在獲得對方肯定的答覆後，賀英便把電話猛地擱下，立刻把秘書小姐召進來，極簡短的下令道：「晚上八時，董事局緊急會議，去通知吧，去！」

秘書小姐花容不由一變，因爲在她記憶中，賀英眼下這緊張的神色，簡直是破天荒的出現了！她嚇得連答應也沒有，便驚得像花蝴蝶似的撲飛出去了。

當晚八時，帝京娛樂公司頂樓的總部，在低垂的窗幔後面，透出室內的燈火通明。

與董事局會議有關的一切人，包括最重要的帝京三大巨頭葉金龍、祈福、賀英，以及董事兼行政助理葉宏，總經理辦公室執行秘書賀小婉，幾位受薪董事梁小昌等，高級職員魯勇等，也全部齊集在董事局會議室裏。

所有人的臉色都繃緊了，連不大抽煙的祈福，也特別點燃了一根，他正一口一口地抽着，盯看那冉冉上升的煙圈，似乎欲從那上面尋出一點謎樣的奧秘。

素來神色從容、處變不驚的賀英，這時卻臉色漲紅，顯然他已動了激情了，他以手掌猛地一拍會議桌，沉聲道：「眼下的局面大家都清楚了，現在的關鍵要怎樣應付？如何化解？大家如果承認是同坐一條船，就開誠布公！暢所欲言吧！」賀英這末了一句話，說時瞥了他對面的葉金龍一眼，顯然他開始懷疑，那在背後出擊的人，與他是否有某種聯繫？

葉金龍卻緊繃着臉皮，根本不露任何喜怒哀樂，但他的內心卻在欣然的一笑，嘿嘿！你姓賀的終於也明白葉某人的斤兩並非無足輕重吧！

梁小昌向葉賀兩人望了一眼，他開始擔心，葉賀兩人暗中的角力，是否已在動搖帝京的根基了，梁小昌忍不住，終於第一個發言道：「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決定，是否接納那十倍舊賭稅的新合約條件！這關節不解決，那一切都是白說白做的了。」

賀小婉深知她的哥哥賀英，一生的心血多半就花在帝京上了，他承受不了帝京有三長兩短的打擊！她心神激動，終於也忍不住發言道：「如果上面眞的堅持這個條件，我認爲接受是唯一的上策！」

正抽煙的祈福望了賀小婉一眼，見她俏臉漲紅一如乃兄，他不由笑了笑，在座人中，由於背景的特殊，地位超然的祈福，或許是最冷

靜的一位了，他向賀小婉微笑道：

「別緊張！小婉，天塌下來也不用怕，你說說你的上策，為甚麼？」

賀小婉受了祈福這位世叔伯級人物的鼓勵，雖然心神激蕩，但言辭卻很清晰的道：「因為據我所知舊賭約規定，假如原來的簽約公司放棄新合約的簽訂權，那舊公司的一切有關賭業的措施，將收歸官方暫管，直至有新簽約人承接為止，如此一來，假如帝京放棄簽約的優先權，那多年的投資及為此付出的心血努力，不就前功盡廢了嗎？所以，站在帝京的立場，無論簽約的條件多麼苛刻，這個合約還是非簽不可的！」

賀小婉這番話，明顯是站在帝京的整體利益立場而言，因此就連最不滿意的人，也不便正面反駁。

賀英見妹妹堅決的站在他所持的立場出發，慷慨陳言，作為一位加入帝京董事局僅兩年的女孩子而言，先聲奪人的效果便很強烈了，因為那些「成年人」，總不致於連「女娃兒」的見識也厥如吧？賀英心中因而一陣欣慰，深感在這艱難時刻，妹妹是堅決站在他這一邊，這就令賀英的自信心又增添數分了。

果然賀小婉發言後不久，賀英的妹夫葉宏也接而表態道：「是的，簽約是上策，這無論從任何角度看均是如此。」

這時葉金龍心中不由一陣窩火，嘿嘿！阿宏這忤逆子看來眞的鐵了心肝，站到他姓賀的一家子一邊去了！別人怎麼說葉金龍均可以容忍，但此時卻按捺不住的狠狠刺了一句：「阿宏，你知道十倍舊賭稅意味着甚麼？帝京簽此條約，盈利還剩下多少？心中無數，便胡說八道，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葉金龍的口氣，就如在家中訓斥兒子的口吻，葉宏大概不敢與他的老父正面衝突，臉色不由刷的漲紅，求助似的望了賀英一眼，顯然，在葉宏的心目中，賀英這位大舅兒的份量，猶重要過他的親爹老子幾分了。

賀英感觸到葉宏求助的目光，他先向他微一點頭，表示讚許，卻沒有說話，因為賀英在這關鍵時刻，不想與葉金龍有任何衝突，保住帝京，成了賀英當務之急，其餘的一切恩怨只能暫擱一邊去了。

* * *

帝京董事局當晚的緊急會議，勉強達成結果，大致接納博彩合約的「十倍賭稅」，但以此為最後底線，努力與有關方面週旋到底。

葉金龍在會上，除了訓斥兒子葉宏的那番話，便沒有再作任何的發言，直到最後，他也只是微一點頭，不置可否的便離開了。

葉金龍返回他的葉家大宅，立刻便一頭鑽入他的私人重地——書房中去。

在書房中，有一位黑實精幹的漢子正半坐半躺在葉金龍的太師椅上面。

「怎麼樣？金龍！」黑實精幹漢子見葉金龍走進來，他的身子立刻挺直了，連忙問一句，顯然他正急於知悉帝京這次董事局的緊急會議的結果。

葉金龍無聲的一笑，他在對面的椅上一靠，又長長的吐了口氣，黑實精幹的漢子一見，便知葉金龍此刻的心境是既喜又悲了。

「姓賀的陣脚開始亂了，嘿嘿，鐵三角的瓦解，帝京也就動搖了，」果然葉金龍神色自得的劈頭便道，但隨即又嘆了口氣：「哎！可恨我那忤逆子，竟徹底賣身投靠到他老婆大舅那一面去了！當他發覺自食惡果時，他才知道老子也不是好欺負的，但谷雄你放心，這一仗雖未定輸贏，對方的陣脚一亂，就是失敗的開始了。」

黑實精幹漢子——鄭谷雄微微一笑，他證實了自己的觀察力，這幾天他從港城秘密來賭城，便一直呆在葉家大宅中，連半步也沒出去，因此他的行踪非常秘密，因為這是一項涉及三、四億龐大數字的投資，鄭谷雄絕不會有絲毫的大意，他決定自己親自座鎮督戰不可了。

鄭谷雄灼灼的眼光落在葉金龍的臉上，緩緩的道：「他們……帝京方面敢承價嗎？我是指新訂的『十倍賭稅』而言。」

葉金龍得意的哼了一聲道：「他們敢不承價嗎？若不承價，帝京的一切便全歸當局所有，這是舊賭約的要命條款！他們拚了老命也要頂着，這下子可有他們的好看啦！」

葉金龍久濳的心火仍欲發洩下去，但鄭谷雄卻連忙把他截住了。「等一等，金龍，如果他們肯承價，他們又有同等條件的簽約優先權，那博彩合約便非他們莫屬，這又有甚麼好看的？」由於這是一筆龐大的投資，而且「投資」兩字前面還得加上兩個「冒險」字，鄭谷雄可半點不敢帶有個人的感情因素。

葉金龍發洩過後，心神也冷靜下來，他迎着鄭谷雄灼灼的眼光，呵呵一笑道：「你放心！谷雄，我葉某人自然有辦法教他們打退堂鼓。」

鄭谷雄忙道：「你的意思是……加大出價額嗎？」

葉金龍呵呵點頭道：「當然！我要比羅度向有關方面示意，我們出到十二倍的賭稅，我看看姓賀的還怎麼招架？」

鄭谷雄卻倒抽了一口冷氣道：「十二倍！這豈不是一億五千萬年

稅嗎？既然帝京連十倍也感到吃力了，那十二倍價就算奪到那份博彩合約，我……我們又有甚麼好處？」

葉金龍微笑道：「不但十二倍，如果有必要，我還打算出到十五倍！」

鄭谷雄的心卻突突的跳。「十五倍，你不是說笑吧？金龍，這可是一筆三、四億龐大的投資啊！」

葉金龍大笑，他終於把賀英逼上熱鍋，他但感心中一陣暢然，多年的抑鬱都一下被掃去了。「不必擔心，谷雄，這只是虛招，目的是逼姓賀不敢承接，到時合約在握，我們再來一個回馬槍，逼他們以平價讓出賭場設施，這樣一來，雖然年稅高了一點，但付出的代價可說是便宜極了！」

鄭谷雄卻皺眉了，沉吟道：「雖然，但以後呢？每年一、二億的賭稅，這壓力可不少啊！金龍！」

葉金龍一聽，唯怕鄭谷雄動搖似的連忙安慰道：「這個你放心，就算是十六倍的賭稅，我葉某人也有辦法應付的，谷雄兄！」

葉金龍的口氣充滿自信，但鄭谷雄的眉頭卻皺得更厲害，葉金龍的自信心，與鄭谷雄的擔心就像成正比例似的。

* * *

賀英把帝京董事局的決定，知會了比羅度先生，並向他表示：帝京願意在九倍舊賭稅的基礎上，談判博彩合約的續約事宜，但這是帝京最大的讓步了，超過這個界限，便不合理，亦表示有關方面缺乏誠意。

比羅度當時沒有表示甚麼，答應回去向上頭呈報帝京董事局的決定。

不久比羅度又約見賀英，比羅度先向賀英表示他個人的歉意，然後立刻就轉入正題，向賀英表示：由於競投合約者已願意以舊賭稅十二倍承接賭權，上面經過認眞考慮，亦鑒於帝京方面在相同條件下有優先簽約權，因此與帝京談判博彩合約，可以以十二倍賭稅為基準點，但若帝京的條件低於十二倍賭稅，按價高者得原則，帝京就失去談判博彩合約優先權了。

比羅度從容不迫的陳述上頭的決定，但賀英卻幾乎拍案而起！他拚命的抑制自己的憤怒，才勉强以低沉的聲調，把比羅度打發走了，然後賀英就陷入長時間的沉思。

一小時、兩小時，也不知多少時間了，直到梁小昌進來求見時，賀英才驀地抬起頭來，他的神情在短短兩小時中，竟彷彿變得蒼老了兩年。

梁小昌吃了一驚，急道：「怎麼了？英少你！發生甚麼事？」在梁小昌的記憶中，賀英就算當年遇上羣盜圍攻，也沒有此時的恨怒決絕的表情。

賀英霍地抬起頭來，劈頭一句便對梁小昌說：「昌哥！從現在開始，二十四小時派人嚴密監視葉金龍的動靜，絕對不能有任何的遺漏疏忽！知道嗎？」

賀英以這種嚴厲的口吻向梁小昌發令，在梁小昌的記憶中也是第一次！而且他提到的事，也的確非同小可！因此久經戰陣的梁小昌亦不由一陣發呆，好一會，他才喃喃的道：「怎的了？怎的又與金龍扯上了？」

賀英嘿嘿冷笑道：「有人出到十二倍賭稅，向帝京叫陣了！而且，在帝京高層，有人不顧大局，報私人恩怨，拆帝京的台來了！賀某人平生最恨的就是這類小人！」

梁小昌聽賀英發洩了一會，依然不得要領，連忙道：「英少懷疑金龍……他在背後搞鬼？這不可能吧！」

賀英冷笑道：「我原來也以為不可能！因為他的全部利益仍然交托在帝京嘛！但董事局會議剛定下十倍的最高底線，有人就出到十二倍，這不是出了內鬼洩密是甚麼？難道是我賀某人拆自己的台？祈老哥也絕不會！好，不是姓賀、姓祈的，還有誰有這個膽量？」

梁小昌一聽，不由也打了一個寒戰，他猛地想起十幾年前，也正是由於葉金龍的策劃，葉、賀、祈聯手，把「賭城之王」一舉擊敗了。十幾年後，當年這一幕，莫非又重演了嗎？梁小昌擔心葉、賀鬧翻，果然不幸發生了。

「英少，你打算如何應付？」梁小昌的心到底傾於賀英這一面，而且他自己的利益也以帝京為依據，有人動搖帝京的根基，這是梁小昌決不能容忍的事。

賀英一聽梁小昌的口氣，便知他也動感情了，在這患難時刻，他忽然更感患難兄弟情的珍重，他的心一熱，驀地站起來，道：「對手以為來這突然一棍，便可以把賀某人打倒，簡直是白日作夢！我賀英甚麼風浪沒有見過？會怕了這溝渠小浪嗎？你放心，昌哥！」

賀英一頓，立刻又沉聲道：「眼下除了密切監視姓葉的一舉一動，當務之急，是查出與姓葉的合伙人是誰！要動帝京的主意決非姓葉的個人能力所可以承擔，因此他的合伙人來頭必定很不簡單，你查出來，我賀英就有辦法對付！」

梁小昌道：「那如何應付對手提出的十二倍賭稅，對方分明是以此來逼帝京自動投降而已，不然，就算眞的被對手以十二倍賭稅奪得

合約，他們也未必撈到任何甜頭！」

賀英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十二倍賭稅等如自殺！帝京決不上這個毒當……哼哼，他們以為除此之外賀某人便毫無辦法，這就大錯特錯了！總之你按計劃去活動，昌哥，一切我賀英自會應付化解。」

梁小昌走出去，他的心中不由一陣發冷，他委實想像不出，賀英對目下這危局，到底還有甚麼良方妙策。

梁小昌雖然懷疑，但他的行動半點不敢怠慢，經過一番努力，梁小昌終於查明，與帝京出面爭奪博彩合約，是一位叫鄭谷雄港城巨富，而且鄭谷雄早已秘密來到賭城，他落脚的地點，就是葉金龍的葉家大宅。

賀英接梁小昌的報告，微一沉吟，便決然的道：「嘿嘿，這麼說，我的對手並非鄭谷雄，而是葉金龍！姓葉的不外欲借此出一口氣，而鄭谷雄是被姓葉的利用。」

梁小昌擔心道：「事情弄到勢成騎虎，如何對付？金龍他握着『鄭谷雄』這張王牌，他看來絕不會收手的了。」

賀英默然不語，似在思索甚麼，忽然伸手抄起桌上的電話，撥通了港城祈福住宅的電話號碼。

「祈老哥嗎？我賀英……你和港城鄭谷雄有交情嗎？噢！不但有交往，還有生意來往？好！這就好辦！」賀英胸有成竹的道。

祈福在那面不知答了一句甚麼，賀英立刻毫不猶豫的道：「祈老哥，那就痲煩你馬上過來一趟囉！不，我派昌哥馬上來接你！」

＊　＊　＊

梁小昌通過魯勇，終於把隱居在葉金龍家的鄭谷雄約出來見面，礙着祈福的面子，鄭谷雄也不能不答應，而且這也是葉金龍同意的，說是趁機試探一下對方的口風，而他自己此時尚不便出面。

賀英特別在帝京屬下的一間豪華酒店套房，安排這次會面，賀英還吩咐手下，在會面期間，謝絕所有客人的到訪。顯然，賀英對這次與鄭谷雄會面的重視。

賀英安排的這間套房，雖然比不上鄭谷雄在港城的總統套房，但在賭城中也算數一數二的設備了，最特別的是賀英特地吩咐在套房中擺了一盤茂盛的萬年青。

在套房中聚首的，就只有祈福、鄭谷雄、賀英三人，賀英與鄭谷雄雖然不大相熟，但也互聞各自的名頭，因此倒也沒有陌生的感覺。

客套幾句後，賀英便開門見山的直率的道：「據我掌握的情報，鄭先生對賭業很感興趣，是麼？」

鄭谷雄微一怔，心道據聞賀英

處事精明透頂，掛着一個「現代化賭王」的名號，就聽他說話的神氣，也足證他果然不愧為賭道上的佼佼者了，「呵呵，賀先生的消息果然靈通，連鄭某人四十年前的事也翻出來了！」

祈福一聽，連忙打個圓場。

「谷雄兄的名頭，很容易令人想起你的出道滄桑嘛，呵呵，也別怪英少他心直口直。」

鄭谷雄與祈福在港城的名頭不相伯仲，礙着祈福的顏面，鄭谷雄也不敢在賀英面前以老一輩自居，而且自見面的這短短的一刻，鄭谷雄忽然浮出這麼一個念頭：單在賭道而言，葉金龍與賀英比較，無論其氣勢、手腕、應變能力，賀英這位「現代化賭王」，顯然就比葉金龍這「鬼王」勝了一籌！

這第一眼的印象就如此重要，以至將決定這場賭權爭奪戰的關鍵轉捩點。

果然鄭谷雄終於向賀英含笑點點頭道：「其實不算甚麼，那是少年時的胡鬧吧了！」

賀英卻立刻抓住話題道：「呵呵，鄭先生，少年事往往是最深刻的，就拿賀英當年說吧，我對被人逼離賭城，就至今不會忘記，當年鄭先生在賭城大敗而逃，時至今日，難道不想在這『賭』字出一口氣嗎？」

鄭谷雄心中不由一凜，道：「誰不知道賀先生賭王的名頭？鄭某人豈敢與賀先生在賭桌上一較高下，呵呵！免了！」

賀英微笑：「不是指在賭桌而言吧，我是指這個賭的生意！」

鄭谷雄被賀英的連追帶打的逼急了，不由亦呵呵一笑道：「賭場的骰仔碌碌轉，財源滾滾以億算，這麼個金山銀礦，難怪賀先生寸土不讓了！」

祈福聽兩人的對答，不由微一皺眉，因為兩人直到此刻，不外在互相兜圈子捉迷藏罷了，這並非這次會面的目的啊！

祈福正欲把話題設法引入正題，但賀英似乎已明白他的心曲，隨即收起笑容，很認眞的對鄭谷雄道：「這當然囉！鄭先生，假如我賀英不讓一步，這對雙方均沒有任何好處，只能是兩敗俱傷的局面。」

賀英這話，分明是直接挑明，他已知悉鄭谷雄來賭城的目的，而約晤的目的，是尋求一個雙方都有利的解決辦法！鄭谷雄說實在也並無打倒帝京的雄心壯志，因為他此時已忽然明白，帝京就算在葉金龍手上，也未必可以達致今日的成就，而自己這外行人更不用說了！他心中不由一動，便也收起笑容，道：「這話不錯，出來闖蕩，無非是互助而已，爭甚麼一口氣？我倒想聽聽賀先生的高見。」

賀英與祈福交換一下眼神，但見祈福微一點頭，賀英便伸手輕輕一拍桌面，滿面肅然的道：「好！鄭先生，你這話既然是眞誠而發，我賀英就不妨把話說明了，賭城這份博彩合約，表面金碧輝煌，惹人垂涎，但其中所花的精神心血，實不足向人言！例如說，賭稅的十倍已經是續約的極限條件了，再超出這條最高底線，那就有如為人作嫁衣，自己根本拿不到甚麼的益處，若再加到十二倍、甚至十六倍，那無疑是自尋死路了！除非有人故意不顧一切的賭氣，或者是瘋了，才會提出這荒唐價錢，這是我賀英的肺腑之言。」

賀英朗朗而談，意態甚為眞誠，似乎他說話的對象並非潛在的對手，而是為謀求共同利益的生意伙伴。

鄭谷雄心中不由又再次一動，因為賀英的話恰恰切中了他的心事，他最擔心的是葉金龍為發洩一口惡氣，誘他拿花花綠綠的現金去作炮灰，這可是鄭谷雄最怕犯的做生意投資大忌！

鄭谷雄默默的沉吟了一會，終於點了點頭，正面的不再迴避似的說：「但比如說，擂台已擺開了，雙方有意各讓一步，又有甚麼化解恩怨的法子？」

賀英掃了鄭谷雄一眼，似在判斷他這話的誠意，終於賀英決然的採用了事前擬定的方案。「好！就憑鄭先生這句話，我賀英就開誠布公了！實話說吧，鄭先生今次前來賭城爭奪博彩合約，在商言商，原也無可厚非，我賀英堅奉的是公平競爭的原則，可惜鄭先生的合伙人卻帶了强烈的個人私怨色彩，這對商業利益而言是一劑可怕的毒藥，例如說吧，出價到原賭稅的十二倍，甚至十六倍，這不是賭氣便是瘋了！按這個代價就算投得合約！我敢大膽斷定，這是一項抛金錢下海的瘋狂遊戲。」

祈福含笑接口道：「谷雄，我知道你與金龍他有一段交情，我對金龍並沒有任何私人偏見，我投資帝京，也只是作為一種生意而已！既然是做生意，自然希望賺錢，虧本生意祈福是決不幹的！因此谷雄啊，賀英剛才說，倒很中肯，相信你也明白其中的關節。」

鄭谷雄沉吟道：「這當然啦！祈老哥，你說話一言九鼎，鄭某人沒有異議，不過既然事情已弄到這個地步，在情在理，我也必須留一個台階下去啊！」

賀英一聽，立刻微笑道：「好！快人快語，那不妨大膽請教鄭先生一句，你與金龍合作的條件是甚麼？能坦誠相告嗎？」

鄭谷雄有點猶豫道：「這……說出來有用嗎？」

賀英決然道：「有，我保證尋出一個雙方均可體面下台的解決辦法！」

鄭谷雄沉吟了一會，終於把他與葉金龍商定，他出現金，葉金龍以他在帝京的股權作抵押的合作要點說了出來，鄭谷雄末了道：「其實我一直擔心，金龍這一步是否帶了强烈的個人感情因素！」

賀英微笑道：「賀英身爲當事人的一面，不便說甚麼，鄭先生有疑問之處，祈老哥可以代答！」

祈福含笑的向鄭谷雄道：「這事涉及到帝京早段時間的改革事，英少做事或許太性急武斷了一些，但他的本意倒是眞正爲帝京整體利益着眼。可惜因此令金龍他產生極大的誤會，以致不顧大局，竟然使橫招動搖帝京的根基，這就不合情理了！不說別的，金龍他乃是帝京大股東之一嘛！帝京發展了，也決不會少了他一點利益啊！」

賀英接口道：「道理很簡單，就拿當年的合股來說，葉金龍付出的只不過是五萬元的股本代價，就佔了帝京三十個巴仙的股權，到今日，除去他分配到其子名下的十個巴仙股權，他手上握着的二十個巴仙股權，任他自己坦承，也值三億多吧，這不過是十幾年的光景，試問帝京有虧待他一絲一毫嗎？」

賀英這個實際數字，比說千句百句更有力，鄭谷雄的心因而傾向帝京這一面了，因爲帝京在賀英領導下的前景確實誘人之極。「不錯！不錯！站在生意的立場上，金龍他獲利豐厚，已大大超乎普通生意的利潤了！」鄭谷雄忽然一頓，似意猶未盡，但又不便明白說出來。

賀英一見鄭谷雄這副神態，不由呵呵一笑，他毫不猶豫，隨即便把他的解決方案端出來了。「好極！既然鄭先生也看得起帝京的發展前景，賀英便大膽提出一個雙方均可體面下台的方案！就是說，鄭先生把葉金龍名下的股權承接了！加盟帝京，今後全心合力把帝京搞好！這比互相拆台有利多了！還有，金龍他對我賀英的誤解，彼此的恩怨，我賀英不會放在心上，他既然已無心在帝京發展，那就開誠公布，好來好去嘛！我和祈老哥合議好，如果金龍他願意把名下的二十巴仙股權轉讓給你鄭先生，帝京保證他可以獲得除股權外的五千萬額外補償。」

賀英一頓，又毅然決然的道：「鄭先生可以向金龍他轉告，我賀英這是由衷之言！」

鄭谷雄眼神不由大亮，他不得不承認賀英提出的這個解決方案，對各方面的利益都照顧到了，簡直是完美無缺，對他鄭谷雄和葉金龍來說，也是無可抗拒的！

終於，鄭谷雄含笑點頭了，他伸出手來，分別與祈福、賀英相握，道：「好！賀先生不愧是『現代化賭王』，如果說世上眞有化解恩怨，令敵友皆大歡喜的法子，那賀先生便是其中一位最出色的統領大帥了！」

接着，三人又商妥了具體的股權轉讓手續安排，然後賀英與鄭谷雄緊緊的握手道：「古語有話一笑泯恩仇，我們這是一戰化仇怨，谷雄兄，我賀英竭誠歡迎你加入帝京董事局！假如金龍他肯接受上述的安排，那彼此還是朋友，過去的一切，我賀英絕對不會放在心上。」

鄭谷雄此時已可確認，賀英這一着安排權宜之計，確是從彼此利益出發，力求避免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釜底抽薪徹底解決辦法，這樣一來，不但化解了帝京面臨的危機，也令葉金龍獲得豐厚的補償，更令自己這方面投資賭業的心願達成，一箭三鵰，妙絕之極！

鄭谷雄由衷的笑了，他意態眞誠的對賀英道：「英少！日後彼此是自己人，一次生兩次熟，我也跟祈老哥的口吻稱呼你了！你放心吧，英少，金龍那方面，包在我身上，我保證他接受這個和解辦法便了！」

鄭谷雄說罷，便告辭走了，他要馬上趕去葉金龍家，向他轉達雙方的安排。

祈福目送鄭谷雄的背影離去，微笑不語。待斷定鄭谷雄已眞的逕返葉家大宅時，他才呵呵一笑，向賀英拱手道：「佩服！佩服！英少！這一招連消帶打，釜底抽薪，果然妙極！」

賀英微笑道：「帝京雖然額外支出五千萬，但比起十二倍賭稅，甚至失去博彩合約的損失來說，不外是小巫見大巫吧了！或許這就叫做吃小虧佔大便宜了！」

祈福興奮過後，卻又忽有點擔心道：「妙則妙了！但就怕金龍他的牛脾氣，不肯接受帝京這個好意！」

賀英胸有成竹的微笑道：「放心，祈老哥，我敢斷定，金龍他必定接受這個安排！」

祈福奇道：「你敢肯定？爲甚麼？」

賀英大笑道：「金龍他此番鬥氣，所仗恃的不外是鄭谷雄的雄厚實力吧了，如果單靠他一人之力，他吃了豹子膽，也不敢動整個帝京企業的主意！剩下金龍一個，無板無眼，他如何唱得下去？因此他眼前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接受帝京的安排，急流勇退，以得存他『鬼王』的幾分顏面！」

祈福想了想，也覺得賀英說的甚有道理，他不由猛力的一拍大腿，亦呵呵一笑道：「不錯！不錯！這便叫一戰泯恩仇吧！」

賀英的判斷非常準確，當鄭谷雄返回葉家大宅，直接進入葉金龍的書房，向他坦陳他與祈、賀兩人的會談結果時，葉金龍先是很有點憤怒和失落。

但當鄭谷雄最後轉述賀英提出的雙方利害關係，以及他那個令雙方可以體面下台的安排時，葉金龍的神態，便從憤怒緩緩轉爲平和了，因爲說到底，他也不得不佩服賀英這個安排的好極！

當然更要命的是鄭谷雄本人的意願，已多半傾向接受賀英的安排，葉金龍頓時失去這股雄厚實力的支持，他自然明白，憑他一人之力，又豈是祈、賀兩人的對手？不說別的，單是財力這一項，對方便已穩穩勝了！更何況他在這項安排中，不但可以奪回三億多的現金，而平白增添五千萬的利益！

同時，經此一役後，葉金龍也自感再難在帝京有立足之地，種種因素的綜合，葉金龍均只能得出一個結論，這就是急流勇退，然後另謀發展！

終於葉金龍向鄭谷雄嘆了口氣，苦笑道：「谷雄兄！既然你也認爲這是最佳的解決辦法，我葉某人無話可說，一切就由你安排處理有關事宜吧！」

一切都在悄悄地，愼密地進行幕後交易！

半個月後，葉金龍以帝京總經理的身份，忽然召開一個記者招待會。

奇怪的是，這個記者招待會的主角只有葉金龍單獨一個而已。

當好奇的記者在下面交頭接耳時，葉金龍卻已在上面轟然一笑，然後聲音宏亮的宣佈說：「各位，本人因健康理由，自今日起宣佈退出帝京娛樂有限公司董事局，同時亦辭去帝京娛樂有限公司總經理的職務！」

記者一聽，登時一片靜寂，這是驚奇之極的沉寂，因爲此刻葉金龍紅光滿面，聲音宏亮，怎會是健康有問題？他又怎會突然宣佈退出帝京的一切利益？帝京又是一座舉世聞名的金山銀礦啊！

霎間的沉寂立刻化作奔騰的海潮。

「請問葉先生，你的身體壯健如昔，健康怎會突然發生問題？」有記者問道。

葉金龍呵呵一笑道：「這是私人的秘密，請恕無可奉告！」

葉金龍話音剛落，這記者又立刻追問道：「葉先生既然退出帝京公司，那葉先生在帝京的股權，未知向誰轉讓了？」

這是一個惹人注目的問題，因爲帝京的一切，在這個商業化社會中，都很令人矚目，因此在場的記者都屏息靜氣等待一個明確的答案。

不料葉金龍依然是淡淡的一句道：「這是帝京內部的商業秘密，暫時無可奉告。」

在場的記者並不失望，立刻有人問道：「聽說葉先生與帝京的另一大股東賀先生有私人的過節，未知是否屬實，葉先生對此又有甚麼話要向社會公開？」

葉金龍此時濃眉一抖，似乎有話欲吐了，但他微一沉吟，便輕描淡寫的道：「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天下之勢尚且如此，何況區區一家商業機構啊，因此也不足爲奇。」

記者招待會至此，所知的已知，迷惑的也尋不出答案，似乎已接近尾聲了。

此時葉金龍卻忽然主動的呵呵一笑，道：「各位！爲甚麼不問一問本人日後的去向？」

衆記者一聽，不由哄的一笑了，「假如葉先生肯透露，那當然求之不得啦！」

葉金龍轟然大笑，他忽地伸手指向上一豎道：「各位，上面是甚麼？」

衆記者見葉金龍忽然反客爲主，倒像他來採訪似的，便笑聲四起道：「上面自然是天！」

葉金龍又伸手向窗外的海畔一指道：「那又是甚麼？」

衆記者有的探窗一望，大聲道：「那是大海！」

葉金龍手指一轉一沉，向下面一點道：「這又是甚麼？」

衆記者被逗得轟然大笑，道：「下面當然是大地啦！這與葉先生日後的去向有甚麼關係？」

葉金龍此時猛一抬頭，濃眉抖了一抖，目光凌厲的向全場一掃，這才聲音宏亮的大聲道：「不錯！滄海遊龍，地窮千里，我葉某人這條賭龍，自可萬里縱橫馳騁。」

但衆記者卻又驚又喜又奇，他們從葉金龍這條「賭龍」的昂首吞雲吐霧的神態中推測，憑葉金龍的脾性，他絕不會就此在賭道上退隱，當他時機握之時，必定還會堅決的反擊，屆時的龍爭虎鬥，勢將更精采、更激烈！更好看了！

（全文完）

再生緣之七

麗君認母（下）

任明・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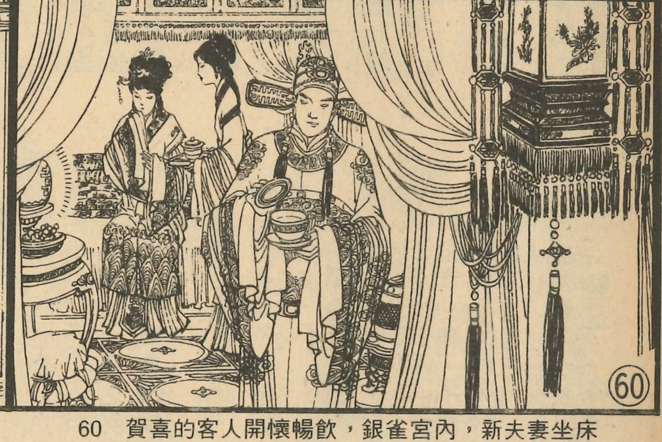
62 少華有些猶豫，說道：「我本不想成親，因爲妳節孝賢德，曾蒙妳救命之恩，聖上賜婚，才成今日花燭之禮。但我發過誓，爲孟麗君義守三年，望夫人能夠諒解，本藩三年後才能陪伴妳。」



59 孟麗君看着十分難過，又不能走開，祇得低下頭支撐下去。待到新郎新娘進了洞房，孟麗君無論如何不肯喝喜酒，推托頭暈，起身告辭回府。



63 劉燕玉聽了少華的話，不免有些淒然，但她還是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一來她早想削髮爲尼，誦眞經求佛寬恕劉家罪孽；二來她也希望少華不是一個薄情之人，他要爲孟麗君守義三年，自己應該成全。



60 賀喜的客人開懷暢飲，銀雀宮內，新夫妻坐床撒帳，挑方巾，一切都已齊備。少華暗自思忖：一定要跟劉燕玉講清楚，我是定要爲孟麗君義守三年的。皇帝御賜成親，我祇得應允，可決不能和她同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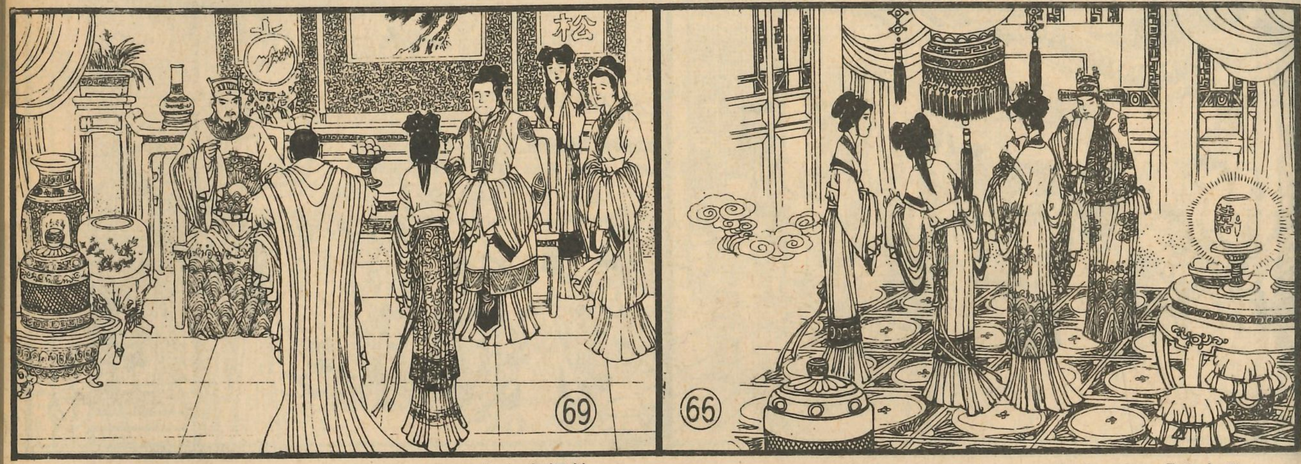


64 少華沒想到燕玉氣量這樣大，答應得這樣爽快，心裡很爲敬佩，不由站起來又是一拜：「眞是大賢大德的好夫人啊！」燕玉連忙起立還禮說：「王爺如此多情重義，我很敬佩，一切由王爺作主。」

61 少華想畢，搶步上前向劉燕玉行了個禮：「夫人，本藩有個難處，想與夫人商量，不知夫人能否依允周全？」劉燕玉見少華這樣客氣，不免奇怪，讓他快些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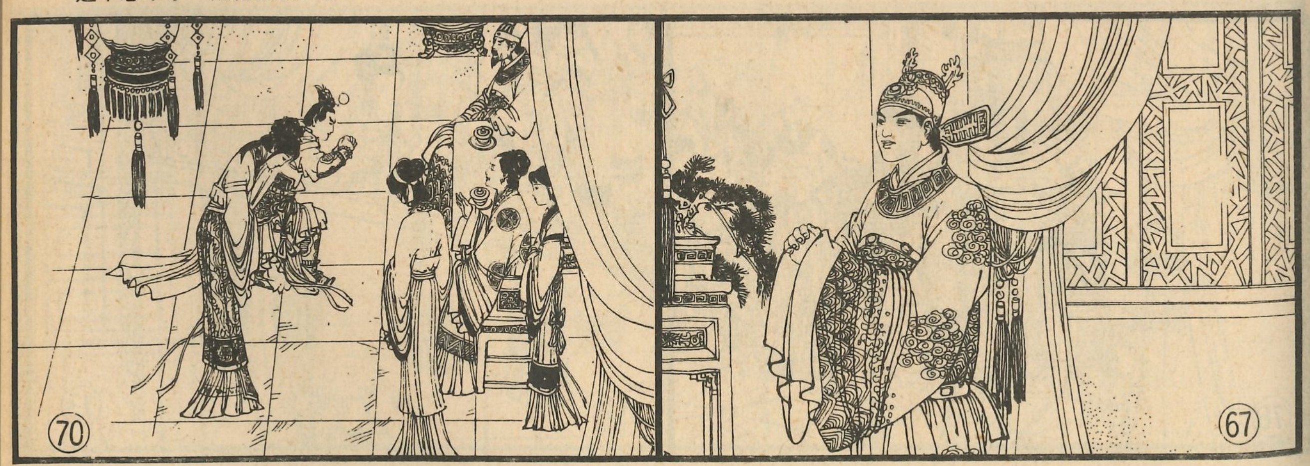
68 燕玉從此也在銀雀宮淡妝素食，點香誦經，十分安然。她悼念因生自己血崩而死的親生母親，也想爲綰死法場的哥哥劉奎璧贖罪。

65 少華更是感激，起身便要告辭。燕玉忙攔住他說：「王爺稍候片刻，不如在此把話都說了吧。如果孟小姐還在，我要削髮入庵，拜佛誦經，還請王爺原諒。」少華一聽又爲難起來。



69 江三嫂覺得劉燕玉太委屈了，便把小夫妻倆的事告訴了皇甫夫婦。老倆口聽了火冒三丈，叫丫環把小兩口叫來，老王爺指責兒子說：「你不進新房，旣對不住救你命的夫人，也不能盡傳宗接代的責任，眞是不忠不孝，無情無義。」

66 劉燕玉見少華猶豫不定，又堅決地說：「我主意已定，王爺不必多慮。」隨即對旁邊的丫頭說：「恭送王爺，明天見。」喜娘和丫頭都驚呆了，燕玉見狀，對少華說：「王爺祇管請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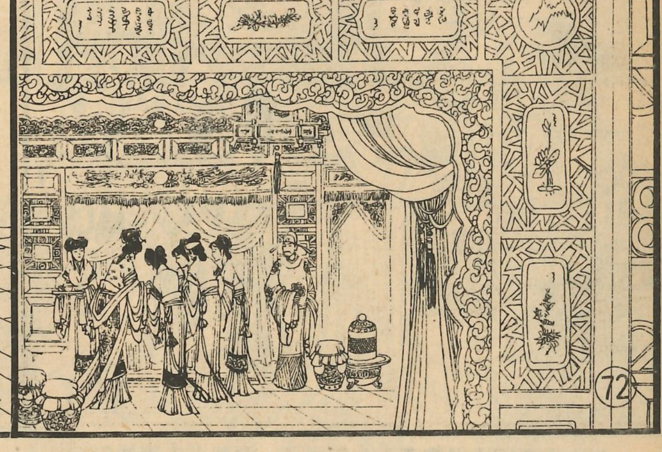


70 少華見雙親發怒，趕緊跪下解釋。老夫人却氣冲冲地說：「你還說，今晚不進新房，明日休來見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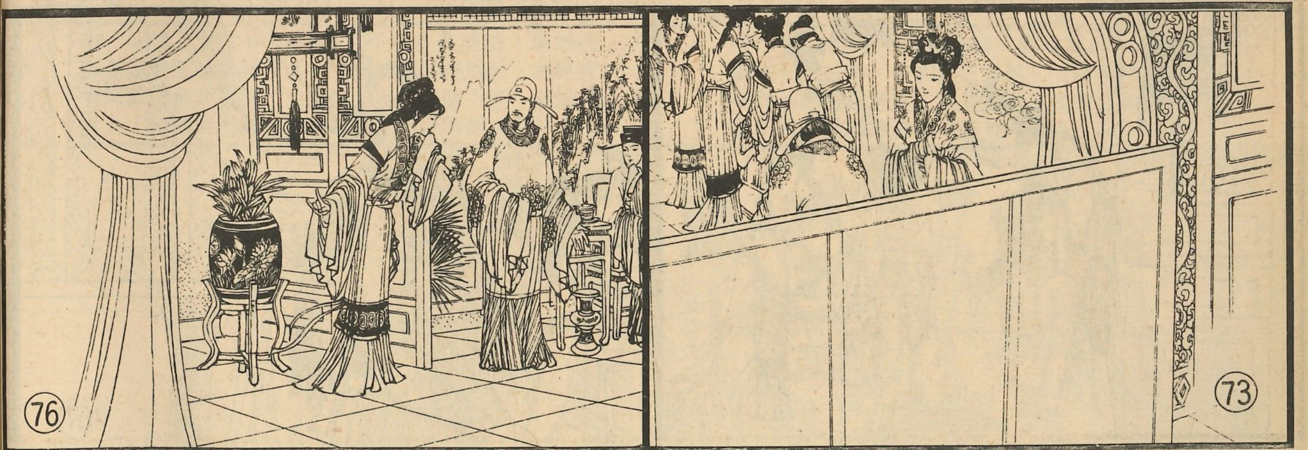
67 少華默默地拜別了新娘，來到自己居住的靈鳳宮。他面對麗君眞容說道：「我守義三年，言而有信，願妳早日回來！」從此他獨居靈鳳宮，再也沒去新房。



71　燕玉覺得不能讓少華一人受責，也跪下求道：「我們是兩相情願，這幾天我唸經，很覺舒適，懇求饒恕他吧！」老夫婦沒想到媳婦如此氣量寬宏，很受感動，祇得應允。



72　再說孟府的老夫人，自那日聽說少華奉旨與劉燕玉成親，一氣臥床不起。七天過去了，老夫人湯水不進，骨瘦如柴，神志不清，整天叫兒喊女，哭哭啼啼。



73　少夫人章飛鳳建議再請良醫，孟士元左思右想，忽然想起酈明堂醫道高明，治好過太后的重病，何不請他來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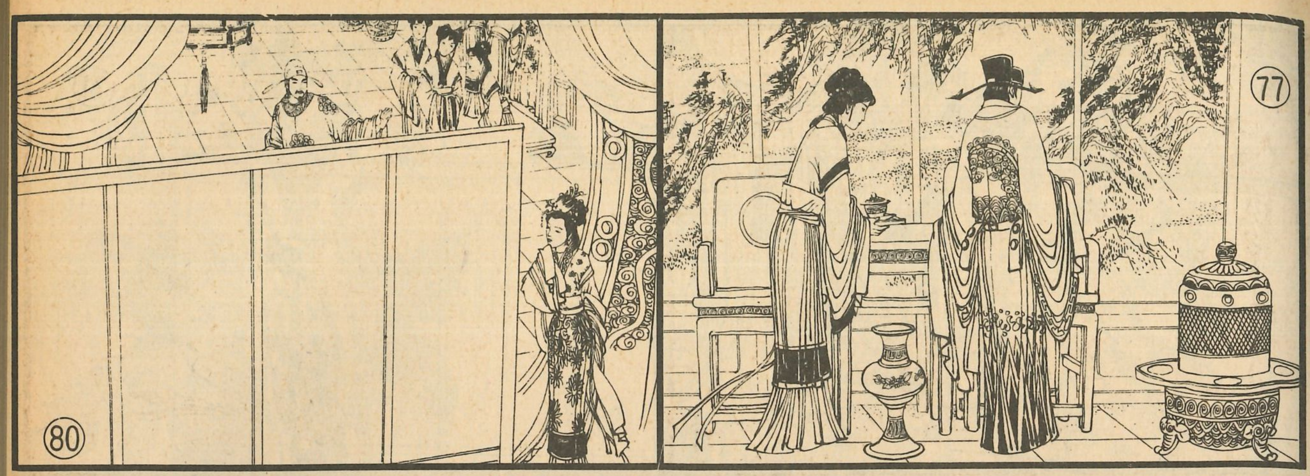


74　孟士元想起自己的女兒也是學過醫的，這個酈明堂又長得那麼像自己的女兒，莫不眞是同一個人？他決定親自拜請酈明堂爲夫人看病，若眞是孟麗君，看見母親病成這樣，一定會有反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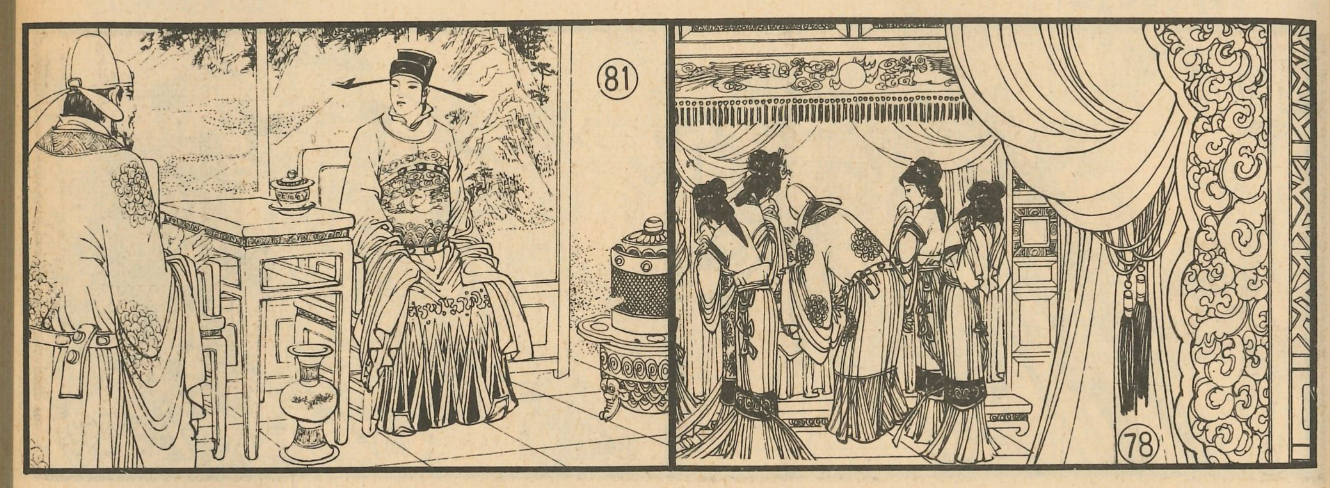


75　孟麗君聽說母親病重，心急如焚，立即隨父回家。她一路上思緒萬千，進了孟府，又怕被丫環們認出來，總是低着頭，離家三年，現在成了看病的郎中，不免感慨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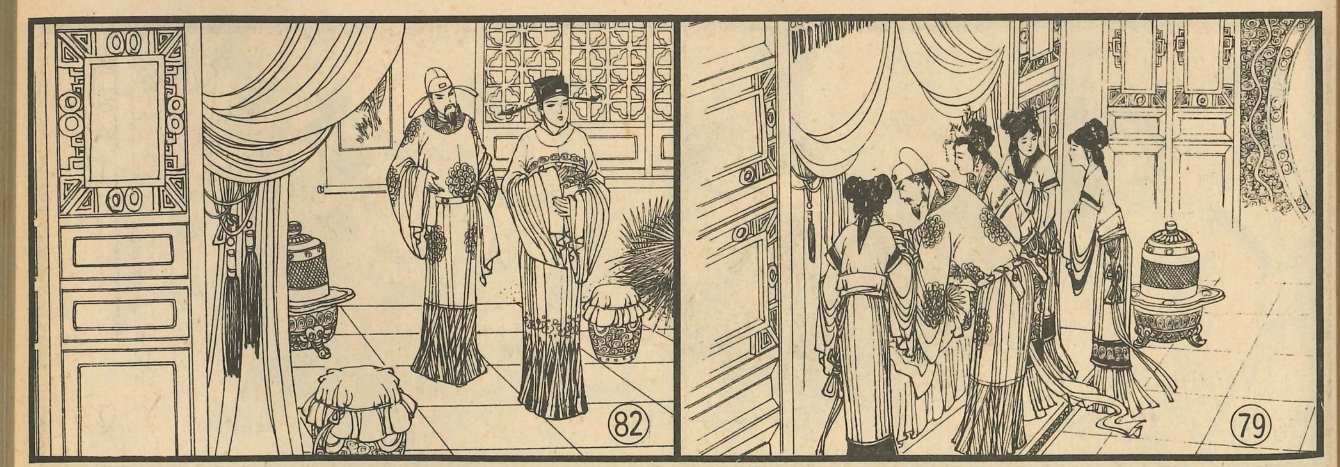
76　孟麗君心亂如麻，跟着孟士元來到前廳。正在這時，從內室跑來兩個丫頭，喊道：「老爺，夫人不好了，嘴唇冰凉，手脚綳硬，快去看看吧！」孟士元扔下酈明堂，往內室跑去。



77　麗君一聽，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老夫人的房間是不能隨便進去的，她祇得暗暗爲母親祝願。



78　孟士元快步走進內室，丫頭們正圍着老夫人大哭。孟士元急中生智，走到夫人身邊，在她耳旁輕輕呼喚：「夫人醒來，女兒回來了。」老夫人果然慢慢緩過一口氣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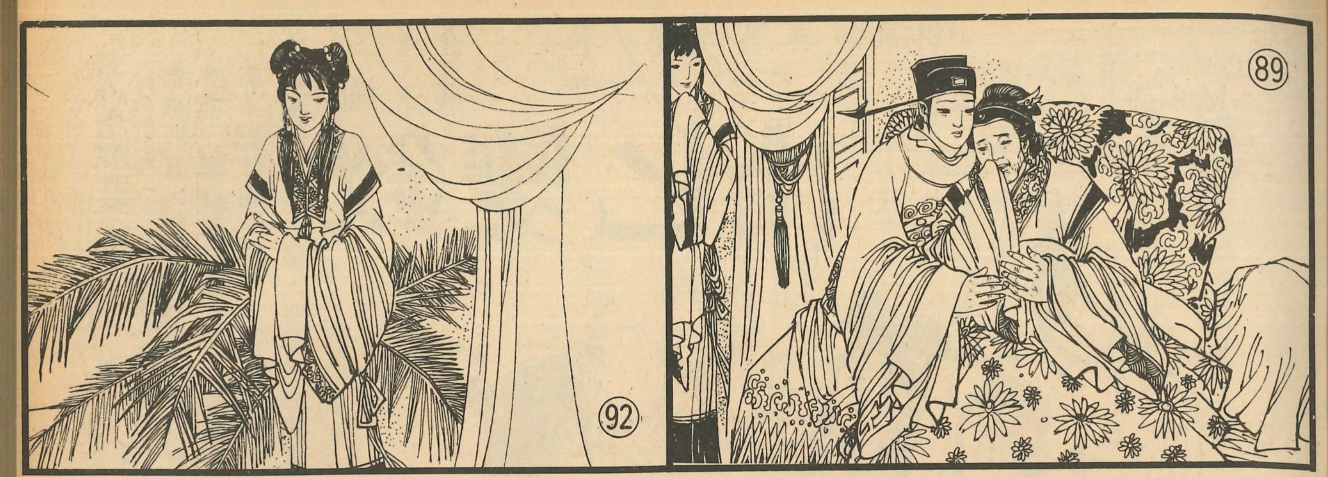


79　孟士元又輕輕對夫人說：「女兒的打扮不同以前了，要看仔細了。」少夫人在一旁提醒公公：「錯認當朝宰相，就是侮辱朝廷大臣，是要犯罪的。」孟士元却說：「不要緊，萬一認錯，就說夫人病勢沉重，看錯了人。」

80　少夫人聽了公公的妙計，認爲可行。孟士元讓媳婦先迴避一下，暗中仔細觀察。章飛鳳會意，退到屏風後面。孟士元又叮囑了丫環幾句，才去請酈明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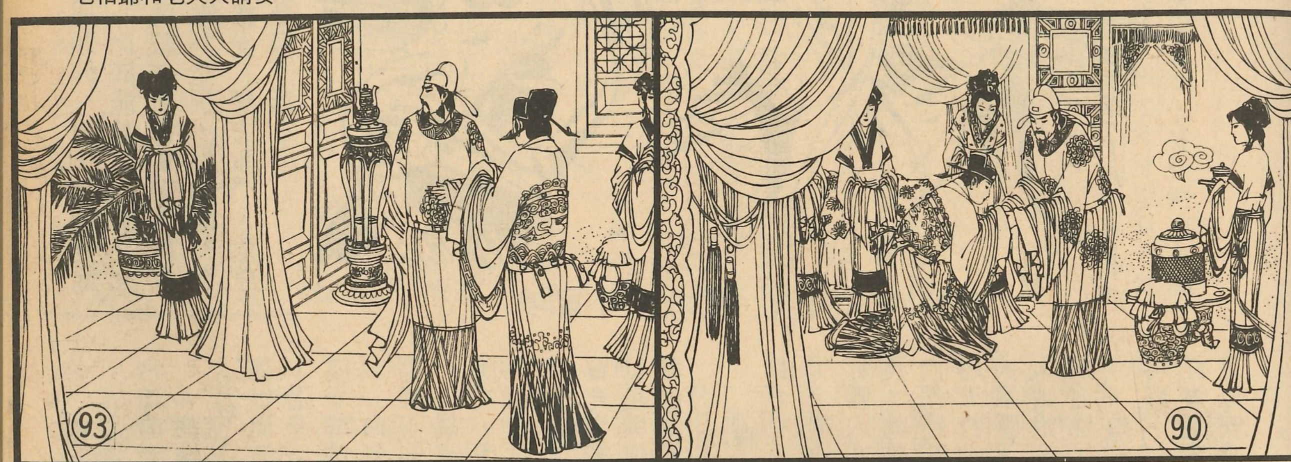
81　孟麗君在前廳不知母親死活，正在着急，見父親出來，臉上很平靜，這才稍稍放心一些。

82　孟士元說：「夫人雖已醒來，依然上氣不接下氣，恭請保和公進去診脈開方，救她一命。」麗君一時又有些猶豫，怕被母親看出眞情，引起麻煩。但她思母心切，決定不顧一切也要見母親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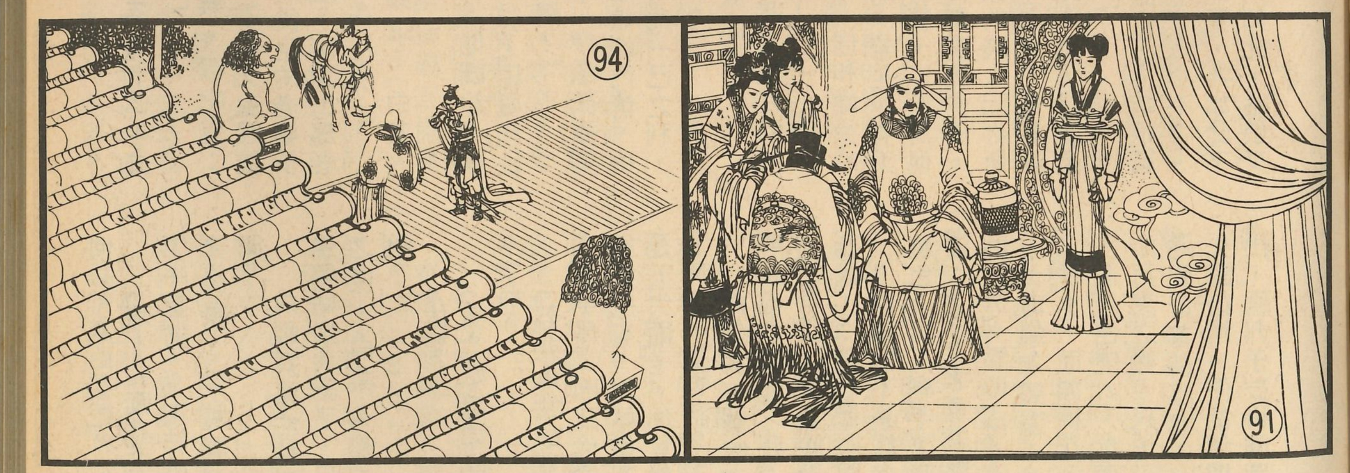
92　老夫人聽了女兒一番話，淚流滿臉，她抓着女兒的手說：「我女受苦了。我這病一半是想妳，一半是讓那皇甫少華氣出來的！」麗君忙說：「快別提了，我和他沒任何關係！」正說着，丫環來報，少華來向老相爺和老夫人請安。

89　麗君把母親抱在懷裡，一面揉着她的胸口呼喚她。老夫人漸漸有了氣色，微微睜開雙眼，看見眼前果眞是女兒，精神也爲之一振：「兒啊！妳，妳眞的回來了嗎？」麗君連忙答應。



93　孟士元怒氣冲天，拒絕與少華相見。麗君一擺手說：「請爹爹大開正門，親自出迎。」孟士元很爲詫異。麗君說：「讓他進來，向他討回眞容，把話說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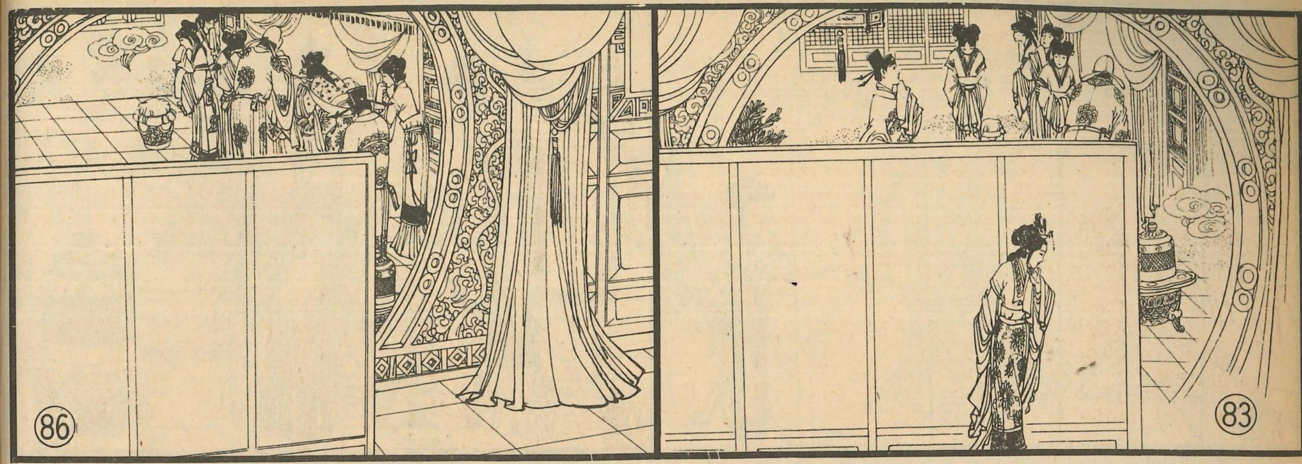
90　老夫人激動得淚如泉湧，顫聲說：「兒啊，娘想得妳好苦啊！這幾年妳是怎麼過的？爲什麼撇下我和妳爹杳無音訊？」麗君扶母親躺下，又親自給母親餵了幾口水，這才站起來向父親和嫂嫂行禮。



94　孟士元點點頭，吩咐僕人大開正門，親自出迎：「王爺光臨，未曾遠迎，望乞恕罪。」少華感到丈人有意譏諷，心裡很不好受，他上前請安：「何勞岳父遠迎，愧煞小婿。」欲知眞容是否討回，請看第八冊(三美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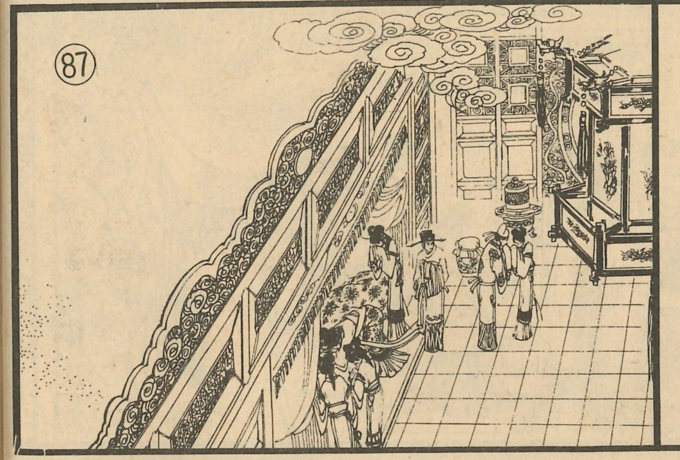
(本段完)

91　少夫人見婆婆活過來了，便含笑還禮。孟士元卻餘怒未息，指責女兒：「妳這不孝痴兒，顚倒陰陽，當了宰相，欺君枉上，與父母三年不通音信，妳可知罪？」麗君含淚把離家三載的情況，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



86　少夫人在後面將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她肯定這個少年宰相就是孟麗君，但竟這樣無情！她氣得衝到婆婆床前，抱着婆婆哭道：「婆婆呀，婆婆，您一生疼女兒愛女兒，到如今一場大病要斷殘生，都是那不孝的女兒所害啊！」

83　麗君跟着父親走進內室，見母親仰臥床上，披頭散髮，骨瘦如柴。心裡一陣難過，眞想撲上去叫一聲：「娘。」孟士元快步走到夫人身邊，輕聲說：「來了。」



87　孟士元聽出媳婦話裡有話，也在一旁哭道：「夫人，妳好苦啊！這不孝的女兒，我們把她當寶貝，她卻把爹娘當路人，活着還有何意思。夫人若不醒來，我也不活了！」



84　老夫人睜開眼睛，果然見女兒穿着宰相服站在床前，她不顧一切，撲上去叫了一聲：「我的兒呀！」麗君一驚，下意識朝後一讓，老夫人見女兒這樣沒良心，一下子趴在床沿，暈了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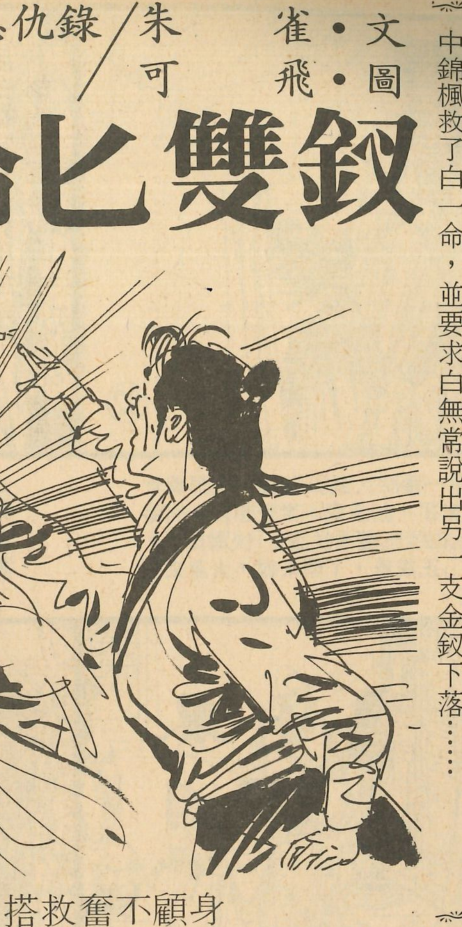
88　麗君看着這一切，再也忍不住了。祇要娘能活命，粉身碎骨也甘心。她不顧一切撲上去叫道：「娘，快些醒來，不孝女兒回來了。」聽她這麼一叫，滿屋的人都驚呆了。

85　孟士元一見眼前情景，便不顧一切衝上去呼喚夫人，丫環忙上前替夫人捶背、捏人中。老夫人卻一動不動，孟麗君嚇得目瞪口呆。

湖海詭異恩仇錄／朱雀・文　可飛・圖

冷匕雙釵

上文提要：「錦衣大盜」胡百豪死後遺下鳳頭釵一對，據說雙鳳合併，鳳翅上刻有藏寶地圖。徐成龍是胡生前之友，覬覦此寶，以女徐翎英冒充胡之長女錦桃，並假造遺言寶藏用於救貧濟世，騙錦楓去金陵向五鬼索取……白劍衣唯利是圖，以知徐父女內幕，要脅翎英合作，屆時要分一半，翎英不接受，雙方激鬥，危急中錦楓救了白一命，並要求白無常說出另一支金釵下落……



搭救奮不顧身　竊聽始知因由

「說說看。」

「據說那支金釵落在一個年逾六旬的老婆子手中。」

胡錦楓臉色一寒，沉叱道：「廢話，本姑娘也知道那支金釵被我娘周濟了一個乞討爲生的老婆子，這還用得着你說麼？快說出那老婆子的姓名，以及現在何處？」

白劍衣皺眉搖頭道：「白某人委實不知。」

胡錦楓冷笑道：「你既然一無所知，因何要插上一脚，硬要和姓徐的賤人共圖先父寶藏？」

「那是因爲白某人探悉徐翎英冒充令姊胡錦桃騙姑娘的內情，所以趁機作非份之想，爲一己之利，那也是無可厚非的事。」

「如此說來，你眞該死！」

「請姑娘說說白某人該死的理由。」

胡錦楓沉聲道：「你和姓徐的那夥人在訛騙本姑娘，若是稍有天良，就該向本姑娘告警，以便對他們預作防範，然而你却爲虎作倀，趁火打劫，如果姓徐的賤人因你所挾答應了你的要求，你豈不是算計本姑娘的一個，如此作爲，可說毫無血性，怎不該死？」

白劍衣連忙點頭道：「姑娘罵得好，如今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江湖道義早已盪然無存，非如此不足以安身立命，人人如此，姑娘又何必苛責白某呢？」

「哼！妄圖巧辯！」胡錦楓冷叱了一聲道：「本姑娘也是爲藏寶才來金陵，你可願意與本姑娘共圖？」

白劍衣連忙點頭道：「自然願意與姑娘共圖了，只是那寶藏到手之後，白某人是否也可以共享呢？」

「休想！」

「咦？姑娘如此作爲，太不公平了吧？」

「若非本姑娘及時趕到，你的小命早休，因此你的性命就該歸本姑娘所有，本姑娘不要你還命已經是天大面子，你竟然還想共享藏寶，那豈不是笑話？」

白劍衣不禁呵呵笑道：「姑娘所說都是横理，我『白無常』碰上了『母夜叉』，眞是陰溝裡翻了船，沒話說，白某悉聽吩咐。」

胡錦楓不禁露齒一笑，旋即又臉色一沉，雙手叉腰，怒冲冲地說道：「你方才是怎麼說的，看看本姑娘那一點似『母夜叉』？」

白劍衣笑道：「眉如蘭山，目如秋水，面如桃花，端的是嬌滴滴一個絕色美人，然而作風糾糾，吼如河東之獅，只怕母夜叉遇上姑娘還要俯首稱臣哩！」他這一番話是先讚後駡，使胡錦楓怒不得也笑不出，腮邦子鼓得圓圓，怔視白劍衣

艮久，最後還是「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別說笑了，」胡錦楓又神色正經起來地說道：「你果眞混在『鐵硯居』中作過文案？」

「一點兒也不假！」

「那麼，對『鐵硯居』裡面的情況路徑你應該很熟悉了？」

「熟悉其中十之八九。」

「可知大娘和錦桃被囚於『鐵硯居』何處呢？」

白劍衣搖搖頭道：「這個白某人就不太清楚了，不過，她娘兒倆尙活在世間是絕對不會錯的。」

胡錦楓沉吟了一陣，然後揚眉問道：「你是否願意幫本姑娘一件事麼？」

「白某人方才就說過了，悉聽姑娘吩咐。」

「我們夜探『鐵硯居』。」

白劍衣毫不思索地點頭道：「白某人樂意陪姑娘走一趟，但白某人這一身白衣不適夜行。」

「你不會換一身黑的麼？」

「白某人的外號叫做『白無常』，假若換上了黑衣……」

胡錦楓接口道：「換上了黑衣就變成了『黑無常』，方才你既然已經答應本姑娘的吩咐，你此刻就老老實實地換上了一件黑的吧！」

「不過，白某人的行囊中，除白衣之外，再無其他顏色的衣衫。」

胡錦楓指着地上昏死的金大海，道：「這傢伙和你身材相似，剝下他身上的黑衣穿上，袖管上濺了不少血漬，你就將就一點兒吧！」

白劍衣唉聲嘆氣，道：「我姓白的縱横黑、白道十幾年，想不到今天却栽在……」

胡錦楓接口道：「栽在一個母夜叉手裡你並不丟人，母夜叉連十殿閻君都可以管，何況你這無常小鬼……」

白劍衣不禁哈哈大笑，立刻就動手剝去金大海身上的黑衣衫，敎胡錦楓背過臉去，換穿在自己身上，他那白蒼蒼的面孔在黑衣衫襯托之下，顯得更加慘白了，眞箇就像一具沒有半點血色的乾屍。

白劍衣換妥衣衫之後，指着金大海問道：「這傢伙該如何處理？」

「點封他的『昏穴』，和『血海』，咱們給他止血，却沒工夫給他療傷，好歹看他自己的造化。」

白劍衣伸出右手兩指，在金大海身上點了兩下，然後吹熄了油燈，和胡錦楓相偕縱出房而去。

「鐵硯居」中巡邏不絕，火把處處，方才徐翎英狼狽而回，帶來極壞的消息，差一點氣炸了「花花太歲」徐成龍的肺腑，滿以爲自己的巧計天衣無縫，却想不到被一個愛管閑事的「白無常」給破壞了。

徐翎英累了半天，現在已回到她的香閨中去休息沐浴更衣，徐成龍一個人在花廳中喝着悶酒，儘管他那心愛的四個舞姬，一個個身穿蟬翼輕紗，宛如裸體袒裎，在他面前翩翩起舞，頻頻向他搔首弄姿，傳遞風情，却也一點引不起他興趣。

簾幕後面那班女子並不知道二爺心情異常惡劣，仍然很起勁地吹、彈、拉、打。然而悠揚的樂聲聽在徐成龍的耳中，却像是一個死了丈夫的小寡婦在哭喪，刺耳已極。

他砰然將手中的酒杯丟在地上，暴叱道：「停！停！」

花廳內立即一片死寂，女樂手都莫名其妙地停止了奏樂。

四個妖媚的舞姬互相一視後，蜂擁到徐成龍的身邊，一個個嬌聲媚氣地道：「二爺，當心氣壞了身子啊，侍妾等爲二爺消消氣吧！」

「滾！滾！」徐成龍活像一條瘋狗，疾聲呼道：「給我滾回房裡去！」

四個舞姬嚇得花容失色，那敢久留，紛紛抱頭鼠竄一起溜出了花廳。

整個花廳中，一點聲音也沒有，淸晰地傳來院中的更鼓聲。

過了好一陣子，才有一個青衣小童，顫巍巍地拿來一隻酒杯放在徐成龍的面前，又在杯內斟滿了酒。

徐成龍端起來一口喝乾了，沉聲道：「傳孟總管！」

小童應是退下，不接踵間，一個白髮蒼蒼年約六旬的老者出現在花廳門口，他躬身哈腰，低聲叫道：「下屬孟嘯風晋見！」

徐成龍冷聲喚道：「快進來！這時候還用得着來這些虛套？」

「是！」孟嘯風疾步走到徐成龍座前，雙手打拱，彎下身子道：「卑職方才已聽翎英姑娘說過了，只怪卑職該死，竟然失察錄用了喬裝的『白無常』作文案……」

徐成龍一擺手道：「得了，我還不是一樣受了那廝的蒙騙，孟總管坐下來吧！」

「告座！」孟嘯風年事雖高，然而他對年輕的主子却是必恭必敬，又是躬身一揖方在横頭的座位坐了下來。

徐成龍皺眉沉聲道：「孟總管，事情追悔無益，想個亡羊補牢之策，以你看來，目前的情勢……」他說到這裡，將話頓住，主要是等孟嘯風接下來。

「二爺！」孟嘯風不徐不疾地接口說下去道：「目下情勢端的是異常複雜，除我等之外，尙有三起意圖得到那宗寶藏。」

徐成龍突然雙眉一挑，凝聲問道：「是那三起呢？」

孟嘯風笑道：「那胡錦楓是一起，自然不在話下，在長街之上搶奪胡錦楓頭上金釵的老婆子是另一起。暗中跟着胡錦楓，見老婆子搶走金釵，立刻現身奮起直追的那一夥，顯然又是一起。」

「唔！」徐成龍點點頭，狀似沉吟，俄頃，忽又問道：「那老婆子是否就是當年在胡百豪妻子手中騙去金釵的女人？」

孟嘯風搖搖頭道：「卑職認為不是。」

「何以見得呢？」

「那老婆子如果是持有一支鳳頭釵，也就該知道另一支鳳頭釵必然在胡錦桃的手中，就不至於向胡錦楓下手了，何況不久之前，胡錦楓又拿着那根金釵向『和泰金銀舖』的老闆問長問短，可以想見，她那支金釵是贗品，據報那老婆子身手靈活，出手極快，也是一個武林中的頂尖高手，怎會輕易上當？由此可見，那老婆子必然不知鳳頭釵其一已失的內情，那麼，他就不是從胡百豪的侍妾手中訛騙鳳頭釵的那個女人了。」

「唔！」徐成龍頻頻點頭，顯然非常同意孟嘯風的看法，於是又問道：「這老婆子又是甚麼來路？」

孟嘯風搖搖頭，答道：「單來獨往，又未亮出兵刃，很難推斷對手甚麼來歷。」

「另一夥暗中窺伺胡錦楓的人，又是甚麼來路？」

「人多勢衆，在金陵也有一定駐足之處，卑職已派人查探這夥人的來龍去脈，必然可以查得出來。」

徐成龍自己斟了一杯酒，灌了下肚，然後攢眉苦思。

良久，方喃喃說道：「胡錦楓既已知道翎英假冒錦桃之事，必然也就明白了錦桃母女被囚的內情，她除了要積極救出她們母女二人之外，自然也想得到她父親生前埋藏的寶藏，這是咱們面臨第一個痲煩……」

孟嘯風也白眉緊皺，接口道：「的確是件痲煩事，那丫頭在靜月師太那兒學得『寒鐵冷匕』之功雖不足畏，然而加上一個善於弄奸使詭的『白無常』就很難以對付了。」

「他倆會聯手麼？」

「情勢所逼，理所當然。」

徐成龍點了點頭，又接着說道：「另外那老婆子，以及另一夥人，顯然也想圖得藏寶，更得小心應付。」

孟嘯風唯唯喏喏地說道：「卑職深有同感也。」

「而且，我們所面臨最大的難題是，如何將另一支金釵弄到手，否則，仍是白費心機，空忙一場，孟總管，你有何高見？」

孟嘯風並未立即作答，沉吟良久，方才說道：「首先要將那胡錦楓誘入陷阱之中……」

「如何誘法？」徐成龍禁不住插口問道。

「胡錦楓心地善良，滿懷赤子之心，但她對殺人一事却無甚顧忌，翎英姑娘唆使她殺『飛天鬼』閻怒濤，她就言聽計從毫不猶豫，可見此女胸無城府，性情易於衝動，世故不深，凡事粗枝大葉……」

徐成龍似乎不耐煩聽他咬文嚼字，插口道：「怎麼樣呢？」

「這就給予我們可乘之機，」孟嘯風壓低了聲音，滔滔不絕地道：「她固然想得到那宗藏寶，也必然想救出她的大娘和她那同父異母的姊姊，白劍衣在這兒蟄伏了甚久，府中路途熟悉，他一定會慫恿姓白的帶她到此一探……」

徐成龍振聲道：「對！設下埋伏，待他們來一舉成擒。」

孟嘯風連連搖頭，道：「二爺，如此不妥當，姓白的狡詐已極，有他同行，未必就會中伏，即使中伏，憑他二人的身手，仍有兔脫之虞也。」

「那該怎麼辦呢？」徐成龍不禁皺了眉頭道。

孟嘯風詭異地一笑道：「二爺，那母女二人囚禁之所，除你我以及翎英姑娘三人之外，再無第四者知悉，可說隱秘之極，此刻不妨傳諳下去，說明她母女二人禁囚之所。表面上是叮囑巡邏守更之人嚴加防守，這暗處嘛……」

他說到這裡，突然拖長了聲音，顯然是故弄玄虛。徐成龍急不及待問道：「暗處又怎麼樣呢？」

孟嘯風悄聲道：「白劍衣和胡錦楓二人一來，一定是隨便抓一個人審問一番，如果被抓的人不知，殺了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既然知道，在胡錦楓那把『寒鐵冷匕』的威脅之下，便一定會和盤托出。」

「那是故意讓他們知道了？」

孟嘯風點點頭道：「不錯，他們一旦探知她母女二人囚禁之所，必定立刻前往拯救，待他們四人相互見面之時，忽然燈火通明，埋伏盡出，錦桃母女二人神情狼狽，項間橫架利刃，那時，胡錦楓除了俯首就擒之外，就別無選擇餘地了。」

「嗯，好計，好計！不過，白劍衣却未必肯低頭就範。」

「二爺說得不錯，不過那時白劍衣已如折翼之雁，即使令其逃脫，也是無傷大局。」

徐成龍神色一舒，點點頭道：「好！胡錦楓成俘，以後呢？」

孟嘯風嘿嘿笑道：「那就好辦了，故意走漏掘寶消息，然後將胡家姊妹倆的『痲穴』和『啞穴』點封，

同放在一輛車上，車簾敞開，讓路人可以清楚看見她二人的眞面目，浩浩蕩蕩地朝某山進發。」

「某山？這是甚麼意思？」

「誰也不知道寶藏在何處，由我們胡扯別人也不知眞假，我們就不妨假設紫金山望日峯為藏寶之地。」

「目的何在呢？」

「引誘那個騙去另一支鳳頭釵的老婦人出面。」

「她會來麼？」

「二爺！」孟嘯風神色詭異地說道：「據說二釵合併，在金釵翼之中可以得藏寶所在，那老婦人持有二釵之一，照說我們就無法得悉藏寶位於何處，可是我們竟然煞有介事地往紫金山望日峯而去，那老婦人就可能懷疑她手上那支金釵是假的了，謀圖藏寶的念頭孕育多年，她能夠沉得住氣而不跟去看看麼？」

徐成龍點點頭道：「她一定會跟去看看，不過，她也許只在暗中，她對我們的行動瞭若指掌，而我們却無法發現她，紫金山望日峯根本就沒有甚麼寶藏，我們即使裝模作樣地鳴工挖地，也挖不出甚麼來，那時她就知道我們在故弄玄虛了，往後想得到她手裡那支金釵，也就難上加難了。」

「二爺！」孟嘯風面有得色地笑道：「這點卑職早就想到了，找幾口銹漬斑爛的鐵箱，塡滿石塊，加上大鎖，預先神不知鬼不覺地埋在地下，到時候鐵箱一露面，那老婆子必然忍不住。」

「她敢公然出面，就必然是頂尖兒高手，我們能拿她怎麼樣？」

「咱們人多勢衆，她就算是頂尖高手，也會心存顧忌，她不能一口氣將咱們殺光，殺光了咱們，她一個人也搬不去那麼多鐵箱子啊！」

「孟總管，你越說越使我糊塗了。」

「二爺，」孟嘯風壓低了聲音道：「那老婆子如果眞對那宗藏寶動了貪念，必然是智取而不是力奪，二爺你可故意給她機會，當鐵箱出土時，你一個人故意單人背林而立，如果是卑職，就會潛在二爺身後，或用刀劍，或用拳頭，逼住二爺的『命門』，到時你還敢妄動麼？」

「說得是啊！」

「二爺！你忘了翎英姑娘的『流星袖箭』麼。她可以先一步藏匿於樹梢之間，居高臨下，一目了然，那老婆子全神貫注地想貼到你身後，却想不到袖箭從頭上飛來，這就叫做『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呀！」

徐成龍微一思索，就點點頭道：「就這麼辦吧！」

孟嘯風站起來說道：「那麼，卑職就去洩漏錦桃母女二人囚禁之所了，不管護院武師，樂師歌妓舞姬，僕婦丫頭，必定得每一個人都知道才行。」

* * *

徐府的聲色犬馬的糜爛生活，此刻雖然已是交亥光景，依然四處燈火光明，人影幢幢。

東跨院有一排廂房，建立在一片針葉紅的林間，幽雅別緻，原來這裡是女樂師們住宿的閨房，為了有幽靜的環境練習曲牌，以供取樂，徐成龍特別將這排建在林間廂房撥給她們居住。

廂房一共有一十二間，十二個女樂手一人一間，還撥調了一個老嫗，兩個丫鬟供她們使喚。

女樂手的「大妞兒」是一個年近三十，芳華漸逝的絕色美人，名叫銀虹，當初也曾使徐成龍迷過一陣子，如今雖然芳華漸老，依然是姿色不減，然而徐府粉黛三千，個個嬌媚，徐成龍又是個喜新厭舊之徒，現在自然要失寵了。

平日不到子丑之交，休想回房歇息，今晚徐二爺心情不好，竟然將樂手、舞姬一個個地趕回了她們各自的香閨。

銀虹彈得一手好琵琶，平日回房以後，不管多累，也得撥弄一曲半闋，今晚的心情似乎也受了主子的影响，回房關上房門，悶悶地放下琵琶，就靠上了床榻。

她剛剛躺下，錦帳忽然一動，床後彷彿有人。

「誰？」她一驚坐起，低聲喝問。

「我！」隨聲自帳後走出一個男人來，黑衣、白面，一根指頭豎在唇間，這個男人竟是白劍衣。

「是你，」銀虹不禁花容失色，跳下床去仔細地察看房門是否門妥，然後才回過身來，悄聲說道：「你的膽也太大了，怎麼還敢來？」

「想你嘛！」白劍衣涎着臉道。聽他的口氣，似乎往日他在徐府中作文案的時候已經和銀虹勾搭上了。

「眞想假想？」

「當然是眞的呀！」

「那你就帶我走，不然你就乾脆別來，免得我又是擔心，又是煩心。」

「那是早晚的事，」白劍衣親熱地將她摟着道：「可聽得徐二爺談論我甚麼沒有？」

「嗯！」銀虹不禁沉下臉：「原來你不是專誠來看我的。」

「銀虹！」白劍衣神色正經的說道：「我姓白的對娘們忘得最快，也從來無第二次交情，而你呢？你想想吧，徐二爺賞我那麼多，我都不愛理，偏要冒着險和你偷情，這還不夠明白麼？」

不管白劍衣說的是眞是假，這話總教銀虹聽了舒服，而且在她身心兩方面最需要男人的時候，聽了這番話之後，不禁回嗔爲喜地說道：「唉，眞是冤家……」

「別說這些了，」白劍衣插口說道：「你聽到一些甚麼有關我的話嗎？」

「先是翎英那個小浪貨將你大罵一頓，然後徐二爺召來了孟總管，二人嘰嘰咕咕了老半天，八成是在算計你，我說你也太不自量力了，何必和徐二爺鬥，鬥得過他麼？到頭來還是吃虧！」

「銀虹！別說這些了！」白劍衣岔開話題：「今晚防衞應該說是嚴密才對，却意外鬆懈得很，這是不是其中有詐？」

銀虹雙眉一挑，道：「你還說防衞鬆懈，緊得很哩，方才還傳下話來，說甚麼後院百花亭附近絕不許任何人走近，那裡已經設下了埋伏，因爲百花亭的石桌之下有間密室，裡面關着有人……」

「嗯！」白劍衣不禁心頭一動，疾聲道：「有這回事？」

「你還不信嗎？」銀虹以懇切的目光望着他：「快走吧！我知道你武功不錯，可是他們人多勢衆，快走吧！想好了長遠之計再來接我。」

「嗯！」白劍衣放開她，站了起來說道：「我這就回去，滿以爲冒險來和你叙叙舊，現在想必你也不會有那份興緻。」

「唉！別圖一時之快，得看長遠一點，」銀虹倒是一往情深，她說到這裡，站起來悄聲道：「讓我先開門看看甬道上有沒有人。」

她打開門，左右一望，甬道果然無人聲，於是回頭向白劍衣打了一個手勢。

白劍衣一縱而出，越過長廊，穿入松樹之中。

松樹的盡頭，是一道六尺高的粉墻，白劍衣輕巧地一躍而過，來到了中院。

中院遍置假山盆栽，白劍衣落地之後，撮唇學着蟋蟀的叫聲，在一座假山之後，立刻傳來了回聲，白劍衣立即彎着身子疾步走了過去。

白劍衣爲了要向銀虹打探消息，所以叮囑胡錦楓在這兒等候。

白劍衣一來到假山之後，就聽見暗中的胡錦楓喜孜孜地道：「你走了之後，我到西廂轉了一趟。」

「嗯！我告訴過你不能隨便走動的呀！」

「有甚麼大驚小怪的，不但沒有出岔子，反而被我探來了意外的消息。」

「甚麼消息？」

「我抓着一個侍候徐翎英小賤人的丫鬟，問出了錦桃姊和大娘囚禁的地方。」

「我也知道。」

胡錦楓逞强地說：「我不相信。」

「在後院百花亭下的一座密室中，對是不對？」

「你眞知道？」

「只怕其中有詐，」白劍衣的語氣異常凝重：「她母女二人的囚禁之所，可說機密已極，我在徐府爲時不短，而且又是徐成龍親信，却從來沒有聽說過，而今晚將這個秘密遍告下人，像是存心要讓我們知道，咱們可不能上當。」

胡錦楓不禁楞住了，半晌之後，才試探地問道：「以你說呢？」

「夜探行動到此爲止，我們立刻原路回去再說吧！」

「那怎行？入寶山豈可空手而回？」

「胡姑娘！」白劍衣語氣懇切地說：「江湖之中詭計特多，你入世未深，懂得太少，你還是聽我的話，絕對沒錯的。」

胡錦楓連連搖頭道：「大娘和錦桃想必已被囚禁多年了，我若不知她們下落那沒話可說，既然知道，雖冒萬死，也得救她們出來呀！」

「胡姑娘，你的話不錯，可是，萬一有詐，你救不了她們，自己反而落進了陷阱，那樣豈不是情況更糟，倒不如等待時機。」

胡錦楓突然冷冷地說道：「本姑娘沒有理由要你和我同冒危險，你可以就此離去。」

「胡姑娘，你完全誤會了我的意思。」

「我只問你，去還是留？」

「我帶你進來，怎可一人獨回？」

「那麼你是決定留此了，」胡錦楓此刻充分流露了那倔强的性格：「我再問你一句，你方才在『臨江別館』所說『悉聽吩咐』那句話，算不算數？」

「別看我是個小人，說出的話自然算數。」

「那麼，你就聽我的，」胡錦楓說到這裡，突然一擺手：「走，我們到百花亭去看看。」

「必有埋伏。」

胡錦楓冷哼道：「就算有埋伏，合你我之力，也奈何不了我們，金大海可是『鐵硯居』的佼佼者，一招之下就教他斷腕，其他的何足畏！」

白劍衣急在心頭，苦口婆心地說道：「姑娘且稍安勿躁，徐翎英的『流星袖箭』防不勝防！『花花太歲』徐成龍，以及那個老總管孟嘯風，武功都深不可測，你我聯手，也不必畏懼，如救出錦桃母女，那

就休想逃走，此時，依然是功敗垂成的啊！」

胡錦楓心念一決，更難更改，沉聲說道：「不必多說了，帶我去百花亭吧！」

白劍衣知道多說無效，沉嘆一聲，道：「姑娘心意既然已決，白某人自然不便力阻，不過，姑娘却要考慮白某人一個要求。」

「談不上要求，有甚麼話大家可以商量。」

「到了後院之後，姑娘選隱蔽之所藏匿，由白某人隻身到百花亭內去察看。」

胡錦楓不禁一楞，半晌乃皺眉問道：「倘若我不同意呢？」

「白某人寧願負失信之名，也絕不引領姑娘前往百花亭。」

「怪了！」胡錦楓語音喃喃：「拯救大娘和錦桃姊，是我理所當然的事，雖冒萬死之險，也沒有話說，你又憑甚麼要冒這個險呢？」

白劍衣語氣低沉地道：「白某人一向弄奸使詐，唯利是圖，還沒有做過一件有義氣的事，今天也許是姑娘那種大無畏精神所感召吧！」

胡錦楓喃喃說道：「我拗不過你，就照你的話去做吧！」

「話先說好，萬一我不幸中了埋伏，你絕不能趕上來助我。」

「你要我怎麼樣？」

「立刻循原路而回，走得越快越好。」

「那怎麼行，同伴陷危不救，天大之大不義，莫過如此，何況你又是爲了我的事情。」

白劍衣語氣平靜地說道：「姑娘，徐某人說明個中內情你就會明白了，倘若白某人一旦中了伏，你來拯救也同一樣命運，而你安然在外，尚可伺機救白某，這個道理不是很簡單嗎？」

胡錦楓不禁一時語塞，默然地搖搖頭道：「原來你還如此能言善辯，我說不過你，現在是本姑娘一切悉聽尊駕吩咐了。」

「記住！一諾千金，隨我來吧！」白劍衣說罷，領先帶路。

他捨棄花徑不走，却專走假山涵洞，兩人毫不露行藏地來到了一座石墻的墻脚邊，白劍衣打了個手勢，示意距他約莫五丈的胡錦楓暫時停下。

胡錦楓和白劍衣可是初次相識，過去雖曾耳聞其名，却都是對他不利的惡名聲，然而在胡錦楓的印象中，白劍衣固然是唯利是圖，却並不見利忘義，還算得上是個性情中人，因此，在不知不覺中，就流露出了信賴之心，而且聽他的指示了。

白劍衣示意暫停，她立即就蹲伏原地不動，以等待對方進一步的指示。

白劍衣橫臥墻脚處，只見他腰腹一挺，像捲簾似的昇上了墻頭，身法輕盈之極，不禁令胡錦楓目瞪口呆，暗自稱奇不已。

白劍衣昇上墻頭之後，見無動靜，伸手一招，人已先行落下。

胡錦楓有意賣弄，就在蹲伏處猛的身一彈，輕巧地越過墻頭，正好落在白劍衣的身旁。

白劍衣低聲讚道：「姑娘輕功不弱啊！」

「別客氣！」胡錦楓低聲回答道：「比你好像還差一點，你方才昇上墻頭的身法好輕，那叫做甚麼名堂？」

「那叫做『簾捲西風』。」

「倒看不出你還有滿肚的詩詞。」

「姑娘說錯了，白某人肚裡裝的是一日三餐之菜飯，別無其他。」

胡錦楓有些忍俊不住，不過她却忍住了，神色一正，目光向眼前偌大的庭園一掃，悄聲問道：「這是何處？」

「這就是後園，」白劍衣悄聲回答：「正中間那座凉亭就是百花亭。」

「那還不快點過去？」

白劍衣語氣凝重地說道：「姑娘！如果你聽白某人一句勸告，還是趁早離開此地爲妙。」

「那怎麼行？」胡錦楓力持己見：「已經到了這裡，怎能半途而廢？」

「姑娘，你不覺得此處靜得出奇麼？」

「半夜三更，自然是最寂靜無聲了。」

「如果百花亭下眞是囚禁錦桃母女之所在，徐成龍焉能不加重兵守護？」

胡錦楓不加思索地說道：「別再東推西敲了，那一支鳳頭釵既然已在徐成龍處，錦桃姊和大娘已無作用，也許徐成龍根本不予重視，就算有重重埋伏，憑你我之力也不必畏懼，去！咱們去看看！」

「且慢！」白劍衣一手攔住了蠢蠢欲動的胡錦楓：「由我一人前去，請姑娘謹遵諾言，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得亂動。」

胡錦楓不耐煩的揮揮手說道：「好啦！快去吧！」

白劍衣却不厭其煩地叮囑道：「萬一白某不幸中伏，姑娘可從此矮墻向北疾遁，院墻之外有一寬達丈二的塹壕，憑姑娘身手當可一躍而過，尾隨追踪之人未必都能躍得過，姑娘就可以平安脫險，切記！切記！」

胡錦楓連連點頭，而心中却在暗笑，哼！本姑娘豈是亡命逃竄之

鼠輩，姓白的眞是小看人了。

白劍衣叮囑完畢，隨撿一石子扔出。

石子落地有聲，但是却絲毫未引起反應，白劍衣又凝神靜聽了一番，這才長身而起。

白劍衣幾落幾縱，已然進了百花亭，他才一落脚，忽然後園門外響起了一陣宏亮的笑聲，接着四週火把通明，約莫估計，總有五十支以上。

百花亭中石桌自動轉開，一老一少兩個蓬頭垢面的女人，身披鎖鍊，由兩個彪形大漢押着，在亭子中央出現，那兩個大漢各持利劍，緊抵在那兩個女人的後心處，只要稍用一點勁，就必然穿心而過。

當亭中石桌轉動之際，白劍衣業已飛身而退，匐伏於一簇牡丹叢中，蓄勢應變。

蹲於矮墻之下胡錦楓心中也難免一駭，不過她並未妄動，因爲她一時還認不出那兩個女人是否就是她大娘和那同父異母的錦桃姊。

此刻，只聽拱門處有一人朗朗發語道：「胡錦楓姑娘，這兩個女人就是你的大娘和錦桃姑娘，你該不會眼見她們被利劍穿心吧！你出面和二爺談談，姓徐的不會虧待你，要不然，嘿嘿……」

聽他的口氣，說話之人敢情就是「花花太歲」徐成龍。

分別多年，胡錦楓很難肯定這兩個女人，究竟是不是她要找尋的親人？然而，徐成龍指名叫姓，却使她芳心大怒，何況她又沒有將那些層層包圍看在眼下，於是暗中運勁，就要彈身而起……

突然，却有一隻堅强有力的手掌將她的右腕抓住了，胡錦楓心頭不禁狂駭。

那把「寒鐵冷匕」是藏在右手袖管之內，平時均是右手使用，然而右手被握住情況緊急之下，左手依然能發揮七成功力。

在情急之下，她連察看對方是誰的時間都沒有，「寒鐵冷匕」閃電自袖中從右脅穿過，直向對方刺去。

「叭」左腕又敎對方硬給格住了，胡錦楓「肩井」大穴頓時一陣疼痳，可見對方的內力比自己已高出了很多。

同時，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沉叱道：「姑娘休要魯莽。」

聲音好熟，胡錦楓側頭望去，赫然是方才在大街上奪她頭上的金釵老婆子。

「又是你？」胡錦楓冷冷的說道：「請放手，不然……」

那老婆子接口道：「姑娘可別不識好歹，你打算現身送死麼？」

胡錦楓冷聲道：「想必你是老眼昏花了，看看四週吧，已被圍得水洩不通，退此一步，即死無葬身之地，拚命一搏，制住了『花花太歲』還可有些活路。」

那老婆子冷笑道：「就是銅墻鐵壁也休想困住我這個老太婆，起……」

她一聲暴叱，身形立即縱起，胡錦楓竟然毫不費力地連帶跟她縱起，落脚處已是兩丈之外。

只聽有人在大吼道：「趕快放射弩箭，休要給她逃去！」吼聲一落，箭矢已如驟雨般的飛射而來。

然而那老婆子的去勢較之疾矢還要快，在驟雨的矢箭臨身之前，她已經提着胡錦楓縱出了高墻。

胡錦楓此時已身不由主，隨着那老婆子一陣狂奔疾走，待遠離「鐵硯居」之後，才在一處較僻靜的後街停了下來。

那老婆子鬆開了胡錦楓，從頭上拔了那根只值紋銀五十兩的鳳頭釵，往她面前一遞，冷聲道：「還給你！」

胡錦楓楞楞地接過，良久，才語氣遲疑地問道：「請問……老人家高姓大名？」

「不必多問！」那老婆子語氣冷漠地說。

「請問老人家，你方才出手奪去這支金釵的用意又何在呢？」

「不必多問！」仍是那句老話。

胡錦楓傲氣盪然無存，倒不是因爲對方的功力比她高，而是她發覺那老婆子儘管神色怪戾，語氣冷漠，然而却隱隱透出了慈祥和藹之情，於是，斂袵深深一福，恭聲說道：「晚輩務求你老人家指點迷津，大娘和胞姊被囚多年，如陷地獄，晚輩如何解救她們呢？」

那老婆子一揮手低聲道：「不必多問！」

「晚輩總不能置親情於不顧呀！」

「未到時候，」那老婆子的答話稍有改變，然而其意義却和先前的答話如出一轍。

「結伴而去，隻身獨回，陷同伴於危境之中，晚輩怎能心安？」

「那姓白的如同狡狐，他死不了！」

「那麼，晚輩該……」

那老婆子冷冷地接口道：「姑娘身爲裙釵，夜靜更深流連戶外似乎不妥，趕快回去旅店睡覺。」

若是換了別人說出此話，胡錦楓必定會大笑三聲。然而此話出諸那老婆子之口，份量就大大不同，雖是輕描淡寫，內中必然大有文章，因而胡錦楓也就溫馴地一點頭，道：「晚輩遵命，只是……晚輩和你老人家還有後會之期麼？」

「姑娘問得太多了，」那老婆子一聲沉叱，拂袖一揮，就在那一揮之下，那老婆子竟似浮雲般輕輕飄

出三丈。

胡錦楓看得目瞪口呆，連眼皮都沒有眨一下，那老婆子就已走得無影無踪了。

胡錦楓一向心高氣傲，自以爲以「寒鐵冷匕」的快招，加上那「移星換月」的靈巧輕功，足以傲嘯江湖，但是和那老婆子的功力一比，眞個是別於天壤，其間相去太遠了。

胡錦楓在靜寂的街頭木立了一陣，然後疾步向她下榻駐脚的「會賓客棧」奔去。

此時雖已到深夜，「會賓客棧」，寬敞的店堂內仍有不少客人在小飲大嚼，胡錦楓也不理會，低首疾走而過。

但是，她低頭看路的眼睛却看到有八隻脚一齊擋住了她的去路，抬頭一看，只見四個樣貌猙獰的人站在她面前，八道目光正盯在她的臉上。

胡錦楓猜測這四個人想必是平日慣於調戲良家婦女的浮浪子弟，心中暗暗冷笑，嘴上沉叱道：「好狗不當路，閃開！」

四人當中，有一個身軀特別高大的，猥瑣的漢子在胡錦楓身上溜了一圈，嘿嘿地笑了一聲，語調陰陽怪氣地說道：「長得倒蠻標緻，若不是急着要替五弟報仇，還可以塡塡我『色中餓鬼』的牙縫！」

胡錦楓心中一動，冷聲道：「口出穢言，趕快報名受死！」

「嘿嘿，口氣眞不小，你背後出手，閻五弟上了你的當，我『色中餓鬼』陶大牛可不是那麼好對付。丫頭，你說要怎麼死法吧！若是肯給咱們兄弟四個風流風流，就賞你一個全屍，要不然，我就將你大卸八塊，還要剖出你的心肝五臟，祭奠五弟亡魂。」

這種不乾不淨的話，幾乎使胡錦楓氣得裂胸炸肺，怒聲道：「狂徒找死！」

她正待抖出右臂袖管中的「寒鐵冷匕」，突然有一個低沉而清晰的聲音在耳邊說道：「胡姑娘，這四鬼目下還殺不得！」

胡錦楓不禁神情一楞，原來這是白劍衣用「傳音術」向她說話，難怪那老婆子說他如同狡狐，徐成龍的羅網竟然沒有陷住他，那麼他目下又身在何處？

就在胡錦楓暗自發楞之際，那五鬼之首「色中餓鬼」陶大牛也是神情大變。接着揮袖一甩，四鬼兩邊分開，讓出一條走路，那陶大牛冷聲道：「姑娘請回，稍待再來拜訪。」

胡錦楓知必是白劍衣也以「傳音術」向對方打了交道，四鬼爲何如此對他言聽計從，胡錦楓已無暇思索，疾向西廂房走去。

來到她居住的「玄」字號上房門口，正待推門而入，白劍衣却像幽靈般出現在她身邊，嘿嘿笑道：「想不到白某人倒比姑娘先到一步，回到了客棧。」

「哼！徐成龍的重重埋伏竟然沒有困住你，可眞不簡單！」

「嘿嘿！還不是你姑娘幫忙，若不是徐成龍下令對姑娘全力追擊，白某人那能安然逃脫？」說到此處，白劍衣壓了聲音道：「那個與姑娘同時越墻而去的人是誰？據白某人觀看，姑娘是藉她卓越輕功才能安然脫困哩！」

胡錦楓點點頭道：「不錯，若不是她，本姑娘也許不能如此順利地離開『鐵硯居』。」

「那人是誰？」

「就是傍晚在大街上奪去我的金釵那個老婆子……」接着，胡錦楓略述經過，說完之後，她又問道：「爲何不讓我殺那四鬼？」

白劍衣臉上掠過一絲詭異神色，低聲說道：「五鬼就是當年劫持錦桃母女的人，曾參與徐成龍的掘寶之議，也許可以在他們口中挖出一點蛛絲馬跡。」

「哼！他們會對你說眞話？」

「姑娘，常言道得好，小鬼怕無常，若非白某人以『傳音術』向他打了個招呼，他怎肯放姑娘回房。」

白劍衣說到這裡，一擺手道：「姑娘且先回房略事梳洗，待白某人備下酒菜，請來四鬼再來奉請姑娘。」

「噢！你也住在這裡？」

「就在隔壁『地』字號上房。」

「哼！原來你的行動還詭秘得很，告訴四鬼，等下在姑娘面前說話時嘴巴得乾淨點，否則，我匕首就不會對他們客氣了。」

「嘿嘿，有白某人在，他們不敢放肆！」

胡錦楓回到房中，不用召喚，侍候的老傭婦就送上了熱水，身上滿是塵埃倒眞該好好的洗滌一番。淨了手面，換上一套乾淨的衣服，又閉目小歇了片刻，約莫耗了半個時辰。

突然，聽那白劍衣聲音在耳邊說道：「胡姑娘，酒菜齊備，四鬼已到，請進來吧！」

胡錦楓從榻上躍起，出房來到隔壁，只見一張八仙桌擺滿了酒菜，四鬼分別打橫，白劍衣敬陪末座，却空出了上首座位。

胡錦楓心頭不禁一怔，只因她覺得白劍衣是性情中人，必然不拘小節，因此在他面前逞兒女之氣，說說傲話倒還無可厚非，此刻如果托大在首位坐下，就顯得太不懂禮了，所以秀目向白劍衣一瞟，道：「上座首位，本姑娘如何能坐？」

白劍衣抬手一擺，連聲道：「坐，坐，白某人素來隨便，座位根本不分上下，姑娘不必謙讓了。」

胡錦楓也就不再推讓，在上座坐了下來。

白劍衣目望陶大牛，手指胡錦楓說道：「這位是『錦衣大盜』胡百豪之二千金胡錦楓姑娘……」

「久仰了！」陶大牛接口接得很快，那句客套話也是在虛應故事。目光盯着白劍衣冷冷說道：「俗語說，小鬼怕無常，咱們幾個假鬼却未必怕你這個假無常，話說回來，你『白無常』管閑事管得出了名，却不曾管到咱們五鬼身上，總算給了咱們兄弟的面子。因此，咱們兄弟也就有了幾分敬畏之心，今天你『白無常』既然插手過問這件事，就望你管到底，而且還要管得公道，那才能教咱們兄弟，口服心服！」

「哈哈！」白劍衣大笑了一聲，然後端起面前的杯子，語氣爽朗地說道：「陶老大眞是太看得起我姓白的了，姓白的愛管閑事却管得有分寸，何況此事攸關人命，總得還你個公道。來，先乾了這杯酒再說話。」

他說完之後，一仰脖子先乾了杯中之酒，四鬼也紛紛乾杯，胡錦楓也自然不甘落後，豪放地舉起杯子，誰料尚未沾唇，指間酒杯竟然憑空滑落，砰然一聲，酒傾杯碎。

胡錦楓心頭暗凜，彷彿有一股暗勁擊落了她手中的酒杯，莫非……

她一念未已，白劍衣已遞過了一隻空杯，爲她斟滿了，輕笑道：「胡姑娘，我們五個人都已乾杯，就等你了。」

胡錦楓不動聲色地搖了搖頭，道：「本姑娘一向酒不沾唇，方才原想飲一口，聊表心意，想是冥冥之中神靈不許本姑娘破戒，那就免了吧！」

白劍衣輕笑道：「那就不敢相强，來！來！請用菜，各位別辜負白某人這個作主人的一番心意！」

胡錦楓不禁暗暗納罕，難道這酒中有毒麼，白劍衣並未力勸她飲酒，即使有毒顯然也不是他所下的，那麼，是不是該向他暗示告警？

在沉思中，衆人已紛紛擧箸動菜，胡錦楓也不在意地拿起了面前的竹筷，當她夾起一筷菜餚方待進口時，又是突來一股暗勁便連筷帶菜脫手而飛！

胡錦楓心頭大駭，四鬼也是神色駭然，白劍衣更是神情大變，沉叱道：「隔空擊物！功力不弱。如此高手，又何必藏頭縮尾，形同宵小，桌上酒菜豐盛，現身共飮一杯如何？」

四鬼根本就沒有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而胡錦楓却心頭有數，不禁暗暗佩服白劍衣的眼力，竟然看出有人暗中使勁擊落手中的杯筷。

白劍衣話聲一落後，室內室外不聞一絲動靜，寂靜異常。

忽然，傳來一聲陰沉的冷哼，同時見那兩扇紙窗一開一關，誰也沒有看清有人越窗而進，但是却有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子神情冷漠地站在屋內。

胡錦楓祇是猜想酒菜內可能有毒，是否尚難確定，假使有毒，也不能斷然認爲是白劍衣所下的，因此，她不動聲色，暗觀動靜，而老婆子突然現身，也並未使她吃驚，這已是她意料中的事。

白劍衣在老婆子一現身之際，臉上頗有驚色，然而他面部的表情却轉變極快，很快堆滿了笑容，離座而起，向那老婆子深深一揖，肅聲道：「老人家請坐！」

說完之後又搬過一把椅子擺在胡錦楓的身旁，彎腰擺手，謙恭已極。

老婆子一現身之際，兩道目光如冷電般射在白劍衣臉上，此刻見白劍衣態度謙恭，神色稍見緩和，又冷哼一聲向白劍衣爲她擺設座位處走過去。

那知道她剛走到桌邊，白劍衣出手如電，曲指如鈎抓向老婆子的腰際「會池」大穴，招式怪異已極，且又快得使人目不暇給。

胡錦楓一聲驚呼尚未出口，只聽「砰」一聲，老婆子的身軀竟然摔飛數尺，結結實實地落在地上，四肢直伸，兩眼翻白。

那老婆子的功力在胡錦楓心目中已是深不可測，竟然被白劍衣一招擊破，實在令她驚駭不已，不禁脫口呼道：「白無常……」

她意在喝阻白劍衣不可造次胡爲，然她甫一張口，白劍衣已閃電般縱至那老婆子的身邊，探手向她當胸抓下。

胡錦楓心頭狂震不已，白劍衣這一招，必然抓出那老婆子的心肝五臟。

殊不知結果竟然出乎她的意料，當白劍衣的如鈎五指將要臨身之際，四平八穩躺在地上的老婆子突然騰身而起，白劍衣的右腕竟然被她枯瘦的手抓住了。

那老婆子沉聲道：「白無常，你慣於弄奸使詐，今天可喝了你老奶奶的洗脚水了！」

白劍衣雖已是心頭狂震，神色大變，而口中却未示弱，依然沉聲說道：「老婆子，你已中了白某人的『斷魂抓』，休想活過一個時辰了。」

「白無常，你奶奶若是中了你的『斷魂抓』，也就站不起來了，」說到這裡，聲音一沉，道：「你老奶奶到此不過是向你報個訊兒，因何不問青紅皂白，突下狠手？」

白劍衣雙目一翻，冷聲問道：「報甚麼訊？」

「你派去跟在老奶奶身後踩脚印的三脚貓，目下均已陳屍荒郊，你得趕快去收屍。」

白劍衣神情又是一變，氣咻咻地說道：「倒看不出你這個樣子，慈祥和藹的老婆子竟然如此心狠手辣，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跑不了！」

老婆子左手向座間一指，道：「那麼，得先償還他們的命。」

胡錦楓一直在留神的聽二人說話，此刻那老婆子抬手一指，她不禁回過頭去。

這一回頭，立刻驚得她離座而起，原來四鬼一個個面色鐵青，雙眼暴出，口噴鮮血，雖然還直挺挺地坐着不動，但是胡錦楓一眼就看出他們早已喪命氣絕了，酒菜之內果然有毒。

* * *

胡錦楓暗道慶幸之餘，不禁怒火昇騰，厲叱道：「姓白的，想不到你竟然口蜜腹劍，暗中下毒，四鬼只是殉葬，目標自然是本姑娘，幸而這位老人家暗中示警，不然本姑娘已落得和四鬼同樣下場，像你這種人面獸心之輩，留在世上何用……」

話聲未落，「寒鐵冷匕」已自袖管中抖了出來。

白劍衣振聲狂笑道：「姑娘且看看這老婆子的右手，再動不遲！」

胡錦楓按捺未動，放眼望去，只見那老婆子扣住白劍衣的那隻右手已然變成黑紫色。

老婆子低頭一看，也是大吃一驚。

「老太婆！」白劍衣冷笑道：「你作夢也想不到白某人肌膚之上淬過劇毒吧！趕快鬆手，白某人網開一面，爲你袪毒治傷，否則，嘿嘿……」

那老婆子左掌掄起如刀，突然向自己的右臂處切去，她似乎已料定劇毒難袪，立下了「壯士斷臂」的決心。

白劍衣冷笑一聲，左手飛快格出，將那老婆子的左掌格住，使對方無法切斷自己的右臂，老婆子唯恐左手再沾劇毒，難免心存顧忌，只得卸勁將左手收回，不敢與白劍衣的左掌接觸。

胡錦楓恨得幾乎咬碎了銀牙，匕首一揚，就向白劍衣的背心窩處扎去。

突聽那老婆子疾聲叫道：「姑娘住手，此人殺不得！」

胡錦楓原想爲老婆子解圍，對方既然喝阻，她只得半途收手。

白劍衣冷笑道：「嘿嘿，老婆子倒有自知之明，此劇毒已入血脈，直竄心肺，還有五個時辰可活，除白某人之外，普天之下，再無第二個人能爲她解毒活命。」

言畢，右臂一抖，老婆子跟蹌後退，坐在地上，渾身發抖，可見白劍衣的話並非虛聲恫嚇。

胡錦楓沉聲道：「白無常，限你立刻爲她老人家袪毒療傷，否則，本姑娘立刻要你性命。看你右腕血痕數道，想必你此刻絕對難架本姑娘三招。」

白劍衣點點頭道：「姑娘說對了，白某人被老婆子全力一握，耗掉了七成功力，一時尚難回復，不

過姑娘却未必膽敢殺死白某人哩。」

「白無常，你最好也別存僥倖之心。」

「哼！白某人有絕對把握。」

「果眞麽？」

「殺了白某人，這老婆子也活不成了！」

「她與本姑娘漠不相關，本姑娘拚着捨棄她的性命，也要殺你爲武林除害。」

白劍衣冷笑道：「姑娘，你少放狂言，你若置她的生死不顧，你就犯下忤逆不孝的罪名。」

胡錦楓驚道：「你說甚麽？」

「這老婆子就是你的大娘，雖非親生，名份却在，你怎麽能置她的生死不顧？」

「胡扯！」胡錦楓自然不會相信白劍衣的話，振聲怒叱道：「本姑娘的的大娘年不滿四十，這老人家少說也有六十出頭，你休想騙我！」

白劍衣哈哈大笑一陣，然後抓住那老婆子的蒼蒼白髮猛力一扯，不但將其頭髮扯落，而且還撕下了那老婆子戴着的人皮面具。

胡錦楓定神一看，只見那老婆子突然變成了一個風韻猶存的中年婦人，滿頭青絲挽了一個垂髻，上面插着一支黃澄澄的金釵。

胡錦楓口氣疑惑地向對方問道：「你……你眞是我的大娘麽？」

「唉！」那中年婦人嘆了口氣說道：「我正是你的大娘……黃玉春啊！」

胡錦楓不禁楞住了，道：「大娘和錦桃姊不是囚禁在『鐵硯居』後園百花亭下面那間密室麽？」

白劍衣彎腰拔下了黃玉春髮髻上那支金釵，拿在手中晃着說道：「胡姑娘，她的話也許還不足以爲信，而這根金釵卻可爲憑證，這就是暗刻藏寶地形圖的鳳頭對釵之一，哈哈，我姓白的終於如願以償了。」

（未完・二）

花鼓歌

湖海俠情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嶙峋岩下水中居　神來袖箭波上屍

上文提要：柳青青已明白陸游之出身來歷，也就放心了，竟打起瞌睡來，陸游見她疲累不敢打擾她，不知不覺自己竟眞睡着了。待他醒來時不見了柳青青，外面風雨瀟瀟，客棧樓空人寂，可是屍體遍地，血水滲着雨水流着！原來，豹子頭焦天雄叫人殺到客棧來了……

尙未見人，他的手腕已被人扣住了，當然是柳青青，難道這不也是肌膚之親？

啊呀！他怎可以……怎能……該死，他怎可以想到肌膚之親，不，是感到，難道被她握着手腕，又不眞是……確確實實，是肌膚之親。

不用柳青青用力，他身子已酥軟了，柳青青不過一帶而已，他的身子已往後便倒，陸游倒着了慌，柳青青在他身後，豈不倒入人家懷裡。

那知，啊呀，屁股上已重重着了一掌，他的身子，却不是飛起來，而是往下跌，敢情是被她一掌劈落在亂石堆中，跌得他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顧不得身上疼痛，而是嚇壞了，嚇得忘了渾身疼痛。

人家雖扣着他的手腕，手上却未着力，他怎會渾身酥軟了，莫不是已被她發覺，他心生綺思？

皇天在上，他敢發誓，綺思發乎自然，絕不是邪念。

「你好大膽子，瞧你還敢不敢……」

「不敢了。」

是嚇得臉色也白了？還是因爲渾身疼痛？總之，陸游嚇得臉上少了血色，若他眞有所怕，怕的只是柳青青誤會他是登徒浪子，不再理他了。

咧着嘴的陸游，閉上了眼兒，長長地，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因爲，站在他面前，臉兒繃得緊緊的柳青青，又在說了，而且氣得跺了一下脚兒，說道：「瞧你還敢不敢跟着我？」

那麽，不是惱他心生綺思，甚至沒發覺他渾身酥軟？不是惱他是登徒浪子了？

謝天謝地，也忙不迭正心、誠意，原來是這麽回事，雖然仍痛得他咧嘴，仍忙道：「誰教妳一聲不吭，就走了呀！」

究竟是痛得咧嘴，還是委屈得噘嘴，說：「強煞妳也是孤身一人，我怎能眼看妳以寡敵衆，孤身涉險？」

那關切之情，又豈僅溢於言表，何況又眞是苦追尋，追尋了那麽大半日。

柳青青沒言語了，凝視着他，雖然面冷，目光也冷，但顏色緩和了，他情眞意也眞，柳青青豈有看不出來的，天啦，她竟向他走來，而且俯下身，扶起他來。他又嗅到那醉人的異香了，其實不強烈，不知爲何，竟令他不但心醉，而且蕩悠悠，那靈魂兒又像要飛上九天雲外，慌忙閉上了眼睛，要鎭定心神，非咬緊牙兒不可。

那柳青青竟以爲他眞跌痛，痛

極了，天啦，那話聲竟溫柔起來，像是無限憐惜，說道：「跌痛了你麼？」

但怎麼，怎麼她又啐了一口，說：「眞是個，啐，眞是個銀樣的蠟槍頭，虧你還是雲嶺梅莊燕山客的弟子。」

那自是說，先前被她一扔，他竟不能應變了，若是燕山客的弟子，便該能化解的。

但他沒有，而且跌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陸游心說：「誰敎妳這麼美呀！」

她那會知道，尤其是她面上凍解，唇邊眼中，稍現笑意，眞是美極了，尤其是，那令他心醉的異香一入鼻，渾身登時酥軟了，休道他不過是燕山客的弟子，便是有通神的武功，也是施展不出來了。

他眞不明白，她繃緊的臉兒冷如冰，目光冷得也令人心寒，抿緊了的嘴兒，甚至令人有冷酷的感覺，但只要那眼中唇邊笑意乍現，便美得令人不敢逼視，尤其是，那醉人的異香。

現在，那醉人的異香又入鼻了，那還敢睜開眼來，因爲她俯下身，和他面對了面。

她必是自幼在山中長大，與世隔絕了，那九華神尼必不曾對她說過男女有別，眞是一點兒也不知道避諱，竟替他渾身搓揉起來，雖然她手到之處，本就是不十分疼痛的，如何不立即痛楚消除了。

不，人家如此單純天眞，更對他關心愛護，他豈可再欺騙人家，忙坐了起來，也忙不迭說道：「我皮粗肉厚，姑娘放心，我不痛了。」

呔！她怎麼在他臉兒上擰了一下，說：「當眞，肉厚皮粗，只不過比起姑娘來，還要嫩得多。」

差點兒抑制不住那陡然而生的衝動，也想擰她的臉一下，雖然不敢，心下卻喜極，那麼，可見她本性極是純眞。

忙不迭挪開遠些，忙道：「還有，豈僅躭心你孤身涉險，而且急於要告訴妳，妳被焦天龍那賊子騙了。」

「被……騙了？」柳青青睜大了眼睛。

「是，」陸游道：「好一個狡猾的賊，敢情他騙了所有的人，甚至他身邊的爪牙。」

陸游敢面對着她了，滔滔不絕把遇到那先生之事說了，道：「原來那先生是朝廷派來的官員，暗訪明查，其實昨日亦在那蓮花樓頭。」

「是麼？」柳青青說。卻搖了搖頭，也皺了一下眉兒，道：「必是那個看來斯文的雅士了，端的好功夫。」

「是。」陸游道：「慚愧，我連兩人是何時，怎生離去也不知道，那麼，並沒瞞過你了，這先生……應該說，這大人，果然有一身功夫，說不定是一個武職的將軍，若無一身功夫，豈敢深入賊寇巢穴，好敎姑娘得知，若不是蒙他指點，我也不能在此尋訪到姑娘。」

陸游喜孜孜，竟忘了形，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柳青青的臉兒卻越拉越長了，嘴角兒不是向上彎，而是向下，霍地一伸手，他那會防到，而且，他又爲甚要防，竟被柳青青扣住了手腕，噯唷，好痛，痛得陸游咧了嘴兒。

說時遲，柳青青一帶，一翻腕，已把陸游擲了出去，重重地撞在嶙峋的亂石上，不但眼冒金星，而且切齒咬牙，不是恨，不過是忍痛又驚駭。

「妳妳……爲甚麼……」

「痛不痛啊？」

如何會不痛，先前一半眞，一半兒假，這番才眞是跌得他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痛得他咧了嘴。

「哼！」柳青青冷冷地，哼了一聲，說：「我就惱人家騙我。」

「我沒有呀！」是眞痛得額上也見了汗，說：「我說的句句是眞。」

只道柳青青是指那先生傳的話兒。柳青青卻又哼了一聲，道：「那麼，眞跌痛你啦，痛得你手舞足蹈……」

敢情是這麼回事，必以爲他先前裝假了，他那敢說其實眞痛的，不過得她一陣搓揉，可把痛楚也忘了，那果然一半是假，若不裝假，她又怎會不避嫌疑，替他搓揉。

但柳青青的眼兒卻睜大了，一怔之下，向他走了過來，嚇得陸游退無可退，連縮身也不能，只道柳青青仍然惱她氣他，慌忙一抬臂，只道又要磨折他了，那知，噯喲！臂上一陣劇痛，那臂只抬了一半，卻已被柳青青抓住了。

不！是托着，說：「瞧你還敢不敢裝假騙人？」

眞不明白，她的冷目竟會柔和了，托着他的手臂，竟會那麼溫柔，陸游才大大鬆了一口氣。

是呀！眞不明白，她怎會忽冷忽溫柔，竟挽着他坐下來，竟又……竟又啐了一口，說道：「眞不明白……」

嘿！她倒也說眞不明白了，倒令陸游迷惑起來，只聽柳青青說：「燕山客一代大俠，竟會收了你這個……這麼個窩囊的徒兒，這麼一跌，就傷了，眞是好眉好貌，竟是個銀樣蠟槍頭。」

啊呀！他感到嘴裡甜甜的，還道是痛得額上流下來的汗，原來是血，而且流到他嘴裡來了。

那麼，他必是跌破了額頭，是了，怪石嶙峋，必是擦傷了，先前不覺，這時才覺得疼痛起來。

當眞，他不過萬萬想不到柳青青會忽然出手，又心喜得手舞足蹈之時，這才着了道兒，但柳青青身法快，出手快，快逾電閃，却也不由他不心駭然。

哎喲，不過皮毛之傷而已，他却裝成十分，既然見了血，柳青青如何會不信以爲眞，儘管仍撇着嘴兒，仍把他拉了過去，竟……啊呀，竟把他摟在懷裡。

不過是替他止血而已，不過是皮毛之傷，其實不用止，那血已自然止了。

眞後悔，爲何不傷重些，血流得多些。

「還痛不痛啊？」

她說甚麼啊？閉上了眼兒，陶醉在溫暖的懷抱裡，享受那軟玉溫香……

「啊呀！你爲什麼打我。」

柳青青不但括了他一巴子，而且把他驀可裡一推，又推到亂石堆上。

啐了一口，那麼，她不是眞惱，柳青青已站了起來，是痛楚，還是陶醉，人家豈有瞧不出來的，陸游想再裝假，已是不能了，倒直了眼兒，因爲一抹紅暈，出現在她臉上，這可是從未出現過的。

一個冰美人，面凝寒霜，面冷，目光也冷如冰，已令他心醉，不敢逼視了，何況面現紅暈，那直了的眼兒，直勾勾的目光，如何還收得回來，瞧得他眞是如醉如痴。

面上紅暈，從未出現過的紅暈，爲何會出現在她的臉上？那是無限惱羞，自是本能的覺醒，即使意念，眼中無男女，本能、本性，却有別，情發乎心，那是與生俱來的。

他如醉如痴，因爲同時也記起那先生的話來，那麼，她眞是一見生情，只不過先前連她自己也不自知而已，現在，紅暈出現，本能覺醒了。

可不是麼，只有羞，不再惱了，紅着臉兒，轉過身去，竟抿起被風吹亂了的秀髮來，這又是從未見過的，竟露出嬌羞之態來。

但仍然跺了一下脚兒，說道：「還不站起來，這亂石堆有如迷宮，又近着賊子的巢穴。」

陸游忙不迭收斂了心情，敵衆我寡，已近在敵人巢穴，那敢大意，忙站了起來，雖然仍有些痛楚，倒也無大碍，道：「這麼說，姑娘妳仍未找到巢穴所在了？」

柳青青回頭瞪了他一眼，紅暈消失了，說道：「我追踪那夥賊子，來到這裡，却突然失了踪跡，可知巢穴必在這左近了。」

陸游吃了一驚，說：「豈不是已找了大半日？」

柳青青搖搖頭，又抿起髮兒，只不過不再面對他了，說了，恨恨地：「城裡城外，都被我尋遍了，那城中的巢穴，已是人去樓空，連半個人影也沒有。」

「會不會，被你殺盡了？」

想到那客棧屋前房後的死屍，不由他又心寒起來。

「胡說，」柳青青顯然在耳目併用，頭兒在轉來轉去，却不瞧他，說：「我追趕來此，竟盡失賊子的踪跡，難道會是陰魂不成，何況焦天龍那賊子，化了灰，我也認得，我未趕盡殺絕，便因尚未找出那賊子的巢穴來，想想只有此地最可疑。」

「故爾你又回頭尋來？」

慚愧，可見人家姑娘比他更高明了，一眼便可看盡的惡水窮山，堆堆亂石，杳無人跡，若不是得那先生指點，他豈會尋來，人家姑娘却生疑了，可知心細。

背對着他的柳青青點了點頭兒，先前只有他不敢逼視，現在，却是柳青青在廻避他的目光了，說着，又跺了一下脚兒！

「昨日若不是你打草驚蛇，我原可一網打盡的，那知，你又跑了來，而且，你好大膽，不隱着身形，倒在石堆上跑來跑去，倒像生怕賊子們發現不了你似的。」

「我……不見妳，心急呀，找得我好苦……」

小心翼翼，見柳青青惱而不怒，才敢大着膽，往下說道：「何況，妳不也說了，人在石堆下，如在迷宮之中，那先生說，在這裡必可尋到妳，我……以爲妳在這裡，果然妳在這裡，我還怕什麼，別說是毛賊了，即使天塌下來，我也是不怕的。」

柳青青回過身來了，眼睛又睜大了，說：「那先生說……那先生……豈不是對我的一舉一動，都瞭如指掌！」

陸游道：「說來可眞怪了，我也覺得驚奇，那先生不僅對你，對我也瞭如指掌，現在想來，山前那廟中，不是巧遇，好像未卜先知，先在廟中等候我一樣。」

柳青青面又凝霜，眼中又現冷芒，哼了一聲，竟然又哼了一聲，說道：「且不理他是友是敵，焦天龍那賊子的巢穴，必在這左近無疑了！眼下唯見疏林亂石，可知必有洞穴，也必然隱蔽之極。」

陸游不自覺搔起頭來，那先生明是友，怎會疑心是敵，眞令他不解了。

柳青青不再理他了，道：「咱們在明，賊子在暗，靠近些才不怕

賊子暗算你，沒法兒了，跟我來。」

陸游巴不得一聲，忙亦步亦趨，緊緊跟踪。

柳青青雖已知他的出身來歷，竟眞以爲他是銀樣蠟槍頭，雖然是好心，好意，但總是不把他放在眼裡，但既然把他放在心上，也就樂在他心中，豈僅無損他的尊嚴，反倒以爲樂了。

樂在心中，可不敢笑在臉上，嘿！到時候，自敎她刮目相看。

想到有朝一日，她自會投入他懷抱中來，可樂了，但得小心，只能樂在心中。

啪的一聲響！跟着一串連珠的響聲，分明是小石子打在身後的石上滾落的聲響，隨聽咚的一聲。

陸游反應快極了，點地倒掠，柳青青才回過頭來，陸游已在兩丈外了，像是本來就在原地，不會動禪。

咧着嘴，傻傻地，又尷尬地一笑，像是說：一不小心，踢落了顆石子，落入水中了。

大塊小塊的亂石成堆，嶙峋堆積，人在亂石堆中，高可沒頂，那有甚麼路往，不過在石堆中鑽行，自然也行走在碎石上。

柳青青瞪了他一眼，那眉兒皺了一下。

「眞沒用。」那眉兒分明在說，只不過不會啐他一口。

敵人的巢穴左近，竟如此不小心，何況敵暗我明。

柳青青又回頭，往前走了，陸游在一掠之下，却已看得明白，五七丈內，分明無人，那石子自是遠處打來的了，心中一動，不是暗襲，破空無聲，小石子可知不動，分明有人在對他暗示甚麼。

昨日蓮花樓頭，那兩個儒雅的雅士，敢情大有來頭，才眞是眞人不露相，等候在那荒郊野廟，竟知他必去，若不是跟踪在他身後，又怎知他的去向，而且對柳青青的一舉一動，也都瞭如指掌，這豈是偶然，豈是無因？

柳青青得知了，爲何毫不動聲色？也不多問一句？

他一路跟隨，不由他不越想越疑，那麼，這鳳陽城，必是藏龍臥虎了。

那先生既指示他這條明路，眞找到了柳青青，那麼，這石子，會不會是在指示甚麼，便是那先生打出的？那先生，他必也隱身在後了。

既然對他，對柳青青的一舉一動，都瞭如指掌，他們，竟連柳青青，竟一直不知有人跟踪在後，可知高明，會眞是個朝廷命官麼？

更可疑的是，既然是友，爲何不現身與柳青青相見，不明助，而用暗示，却又分明是友。

眞令陸游越想越糊塗，也越想越是疑惑。

正疑惑間，自然首先就想到那先生，也只有他才明白，打出來的石子，竟無破空的聲，若不是內家功力極深厚的人，是不能夠的。

不容他多想，瞄見柳青青已轉過一堆亂石，忙不迭運掌，貼着石崖，向下滑行，因爲水邊已不是亂石堆積，而是壁立的懸崖了，可不能着脚。

由於確信那石子是在對他暗示甚麼，是以毫不遲疑，而且，不願被柳青青見到，見到，那他就不再是銀樣蠟槍頭了。運掌，貼壁，不僅能支持身軀的重量，而且還能滑行，向下滑行，那何等功夫，若被柳青青見到，自是原形畢露，再也瞞不過她，不再保護他，捨他而去不說，也必會惱他欺騙她，從此再也不理睬他了。

快，必要在柳青青發覺之前，查看清楚。

那水邊的懸崖，其實高不過三數丈，啊喲！下面竟是懸空的，由上下望，如何能見。

陸游既驚，且喜，就知下面便是巢穴的入口所在了。

却又如何不驚，不僅是輕功高絕，而且內功也必精湛的人，也才能來去，不信焦天龍，連他的爪牙，也能去來自如？

就在瞬間，忽見水面無風起浪，一層漣漪，由懸崖下處蕩漾而出，跟着人影出現了，竟像是踏波而行。

陸游倒吸了一口涼氣，一者那崖空，二來絕想不到崖壁上有人，有人竟能貼身在崖上。

懸崖下，水面上，踏波而行的，敢情還不是一人，而是一個又一個出現了，乍然一見，可眞令他駭然了，踏波而行，豈能如此緩慢。

啊！他明白了，好狡獪的賊子，敢情水中有暗樁，那暗樁幾乎與水面齊平，別說水中的暗樁了，便有人來去，崖上亦是不能見的。

端的隱蔽之極，不怪尋遍了這一片山林，明知應在此山中，竟遍尋不獲了。

只聽後面的一人道：「你兩人可要多加小心，若不見主公，留下一人在皇覺寺等候，一人前往汴梁，必要尋到主公，否則，咱們這多年的基業，就要毀在那妞兒手中了。」

那前行的兩人，在水面上，原地轉過身來，脚下又漾出一圈圈漣漪，陸游看得明白，水面上的人，足背亦沒入水中，那麼，那水中的暗樁，在水下兩三寸深了。別說崖上，便近着水面，亦發現不出水中有暗樁。

「大哥，」那回過身來的漢子道：「你放心，看來咱們若不惹她，那妞兒也不會出手的，還是焦大哥你有先見之明，修建出這個秘密的處所來。」

陸游在崖上，可楞住了，主公，這是怎麼回事？難道這賊子身後，眞有個甚麼主公在發號施令？

敢情那最後出來的一人，正是豹子頭焦天龍，那麼，焦天龍這賊子竟未欺騙天下人，豈不是那先生所說不眞了？

只聽那轉過身來的另一個漢子道：「現在我才明白了，爲甚麼大哥要建這一個處所了，眞是丟人現眼，咱們這麼多人，竟不敵一個小妞，竟死了這麼多兄弟，甚至連那小妞的面亦沒見到，便已喪命了。」

「豈僅一般兄弟，姚廣與洪濤，在江湖中行走了這麼多年，可不曾遇到過敵手，不也是連那小妞的面也沒見到，便已喪了性命。」

那焦天龍是嘆了一聲，道：「現在你們明白了，爲何我要建這個除了咱們十兄弟，沒人知道的這一個秘密的處所了，那是你們不知九華神尼的功夫天下無敵，簡直是已達到了通神的境界，別說咱們了，便是主公親來，即使不怕這妞兒，也不是九華神尼的敵手。

「自從知道走漏了那妞兒，且是被九華神尼救走後，我就一直在吊膽提心，也是當年這主公太狠辣了些，殺那柳桐也罷了，還要誅全家，再碎屍曝屍，那妞兒豈能……」

陸游即使下望，也能清楚見到焦天龍面白得無人色。

只聽一個漢子道：「當眞驚駭人，那小妞有多大年紀，那柳葉飛刀竟那麼厲害，無聲亦無形，寒光乍現，便已沒命了……」

「最厲害的是，防不能防，豈僅是不見其面，連人影也沒見到，那妞兒像長了隔墻眼！」

那漢子可不是打了個寒顫，豹子頭焦天龍倒有見識，說道：「那是聽聲發刀，禪功空靈，心情也空明，這就是於無聲處聽驚雷的功夫，若不是聽主公言及……」

又是主公，陸游可更驚疑了，難道眞有甚麼主公？

只聽那焦天龍先嘆了口氣，繼續說道：「我竟不知世間有這樣一門功夫，相隔數丈遠，甚至蟲蟻的爬行，她只要靜中生明，聽來也如驚雷，一般人甚至眼見也拿捏不得這麼準……」

陸游看不見，但聽聲，就知這豹子頭焦天龍抖顫了，想來也一定更面白如紙了，只見那可以看得到的兩個，分明也不寒而慄。

那焦天龍已在繼續說道：「這就是我昨日在蓮花樓頭，一見她彈指便已閃穴道，便知道她了，知她早晚必來，不料來得這麼快，是以……」

這番陸游可看見了，那焦天龍搖搖頭，即使從高處下望，也能見到他皺了眉頭，說道：「主公若在，倒也不怕她的彈指神通，强煞她也不過是小妞。」

「眞不明白」對面水中的一個漢子道：「主公比大哥更先一步從汴梁回來，怎會……」

那麼，眞有這個主公了，這個甚至連這賊子的爪牙也不知的藏身之所，知道柳青青必早晚尋來，而特地建造的，這兩個漢子，當然就是焦天龍所說的十兄弟了，也就是焦天龍身邊僅僅餘下的兩個最得力的兄弟，豈會瞞騙兩人的，何況等待主公前來救命。

那麼，那是先生騙他了，這却又是爲何，那先生端的又是甚麼人？

迷惑，陸游可更迷惑了，那知這麼一分神，驀見寒光閃得兩閃，跟着兩聲水响，浪花飛濺，已失去了兩個漢子的身影。

陸游才是一驚！柳青青！莫非是柳青青！

只聽焦天龍一聲驚呼，叫道：「主公……你你……」

又見浪花飛濺，這番濺得更高了，陸游驚得目瞪口呆，崖下的水面，已是一片鮮紅，隨見血水一湧浮出三具屍骸來，正是焦天龍和那兩個漢子。

說時遲，崖脚轉出一人來，正是柳青青。

陸游心下眞是寒透，寒光一閃，吭也沒吭一聲，便已屍浮水上，而且連殺三人，除了柳青青，誰能夠。

竟仍然……人已死了，竟仍然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俯身查看了一下，只不過查看的只是焦天龍，對另外那兩具浮屍，竟連眼角兒也沒掃一下。

因爲，柳青青抬起頭來了，只見她的眼也血一樣紅，話聲冷極了，說道：「下來！」

不僅冷，更厲。

陸游窺定適才那漢子站立的水面，飄身落下，那水已成了血水，別說在高處了，即使在近看，也發現不出水下有暗樁的。

他已運掌貼在崖上，少說已有兩盞茶的工夫，也眞支持不住了。

哼！柳青青冷哼一聲，不但眼中射寒芒，而且那寒芒落在地面上，冷如劍。

「我可眞走眼了，原來眞人不露相，好精純的內功眞力。」

那自是指適才他運掌貼崖，內功眞力，若不精純豈能支持得了，

何況長達兩盞茶工夫，只道她是說他又欺騙了她，原來不是銀樣蠟槍頭。

下面的三人，沒抬頭，有人也想不到崖上會貼着人，不知他在崖上，這柳青青必是回頭不見了他，尋了來，早已見到了，只因同時也發現了下面水上的三人，是以不動聲色。

陸游忙不迭把眞氣散了，把呼吸調勻，柳青青鐵青着臉，竟然……竟然厲聲喝道：「敢情你也殺人不眨一下眼兒！」

「你！說什麼？」陸游是可忍孰不可忍了，也把臉兒綳緊了說。

柳青青竟然怒不可遏，怒道：「誰教你殺了這賊子？」

「甚麼？」陸游的眼睛睜大了，別說他貼在崖上，挪不出手來了，說眞的，他便挪得出手來，可也沒這個本事。

哼！陸游也哼了一聲，分明人是她殺的，也只有她，才能連殺三人，被殺的人才吭也不會吭得一聲，怎倒賴他了。

柳青青察其言，觀其色，眼睛睜大了，道：「那麼，眞不是你？」

陸游沒好氣，又哼了一聲，說道：「昨晚在蓮花樓，在客棧的房外，你雖殺得人多了，但那是自衞，先下手爲强，還有可說，這三人……」

「那麼，眞不是你了！」

陸游惱得把牙咬得緊了，心想：「必是不願我眼見她出手如此狠辣，嘿！只道她一片純眞，敢情也會惺惺作態……」

却見柳青青又再俯下身去，把水面上的三具屍首，拉近身邊，逐個兒查看，隨見從那兩個漢子的喉頭，取下兩隻長不逾三寸的袖箭來。

陸游可登時怔住了！

竟然不是飛刀！

他親眼目睹，柳青青兩臂上，各有一十二把柳葉飛刀，飛刀豈不比這袖箭更厲害，而且，何來袖箭？

那麼，眞不是她殺的，自然也不是他所殺，那麼，這袖箭何來，這三人是何人所殺？

陸游把頭一揚，正色道：「我燕山門下，從不用暗箭傷人，姑娘既然知道我的來歷，自該也知道。不過我不是說妳暗箭傷人，妳以寡敵衆，仇似海樣深，不得不用飛刀……」

只見柳青青拿着袖箭，也怔住了，說：「那麼，眞不是你了。」

「當然不是我，」陸游道：「我在崖壁上，便有袖箭，也挪不出手來。」

柳青青霍地騰身，在崖壁上一點，好美妙的身法，那懸崖壁立，只能翻落水面的，不料柳青青那麼一接力，身子在空中，一個鯉魚打挺，竟是劃了個半弧，直衝雲霄，翻落崖上，晃身已不知去向。

陸游那敢怠慢，他可沒這個本事，騰身，用背貼著崖壁，施展壁虎功，遊行而上，還得借兩掌之力，才能翻落崖頭。

忙看時，已不見柳青青人影，忙不迭竄到高處，可看見了，乍現還隱，兔起鶻落，只見柳青青把一片山崖，和那堆堆亂石，都已搜查一遍。

她自是搜查殺這三人的人了，了不得，陸游能不心下駭然，除了柳青青，竟有人亦能舉手之間，連殺三人，被殺的人連吭也未能吭得一聲！

啊呀！心下正駭然間，眼前一暗，如何會不嚇得他跳了起來，跳到另一堆石上。

却見他適才立身的石堆上，俏生生站着一人，原來是柳青青。

「走吧。」柳青青說。

那去啊？陸游尚未開口，柳青青鐵青着臉，道：「帶我去那荒郊野廟。」

不錯，陸游其實也想到那先生了，除了指點他來此尋到柳青青的先生，再無他人了。殺人的既不是他，也不是柳青青，自然也就想到那先生，道：「便在山後，除了那廟，一望之地，別無人家。」

竟等不及陸游帶路，柳青青只一矮身，如飛去了，陸游慌忙追趕，只不過前後脚而已，待到騰身到了山頭，已不見了柳青青。

他倒不急了，因爲，那廟已在眼底，而且已有火烟昇起來。

不錯，他離去時，那先生仍在廟中，火也仍然燒得旺。此時離去時已有好一陣工夫了，沒一個時辰，半個時辰也有多了，奇怪，若殺人的是那先生，怎會仍然有火烟？

前後脚而已，柳青青如何能在眨眼間生得起火來，可知那火必沒熄滅。

到得廟中一看，只見柳青青繞着殿堂，自是在尋找馬跡蛛絲了，當然聽見他的脚步聲了，頭也不回，柳青青說：「這火，就是那先生燒的？」

「是。」陸游說：「眞不明白，那先生燒起火來，好像知道我會來，也像……」

「像甚麼？」

「像妳一樣，知道是我，頭也不抬，那先生，却也是頭也不回，就知是我了，說眞的，當時不以爲異，現在越想，越覺得奇怪來。」

柳青青已從火堆邊，拾起一根斷木來，仔細查看了一陣，隨拋入火中，說道：「好深厚的功力，斷處有若刀砍斧斷一般，你說，他是

朝廷派來的官兒？」

「是，」陸游說，現在連他自己，也不禁懷疑起來：「雖然我不過猜想而已，但他亦沒否認，現在想來，連我也是生疑了，既是來查案的，你可是苦主了，爲何不現身相見，理當和你相見才是，而且，若不是得他指點，我還眞尋不到你，可知不但早知焦天龍那賊子的巢穴在後山，而且，對你的行踪，也瞭如指掌。」

柳青青已在火堆邊坐了下來，竟又……又當着他面前，脫下了外衣。

別說一個上午，那雨未停過了，而且適才在水中，逐個查着翻弄那三具浮屍，衣衫如何不濕透。

他倒尷尬起來，那柳青青可眞洒脫豪邁，竟像沒事人兒一樣，把脫下的衣衫在燒旺了的火上烤起來。

沒有言語，目光也像那火煙明亮，又迷茫，鐵青的臉兒，被火一烤，也映着那火光，竟也現出一抹紅暈，又像……又像初放的嬌花。

該死，這是甚麼時候，他怎麼又心下怦然而動。

誰教她眞美，美得像嬌花呀，陸游那敢再望她，忙不迭轉頭去，知道她想得入神，可也不敢打岔。

那是暮春時節，江南春早，柳青青江南來，衣衫如何不單薄，脫去外衣，便已裸臂袒裎，而且把繫在前臂的飛刀刀囊也解了下來，放在火上烘烤。

若不是眼角兒仍瞄着人家姑娘，轉過頭去的陸游，又怎知人家姑娘解下了刀囊，此時，倒想起藏在懷中的柳葉飛刀來，共是七把，是今日晨早醒來，從那七具屍身上取下的，當下取了出來，背着身子後退了一步，遞了過去，說：「賊子衆多，你以寡敵衆，你能有多少飛刀，若不取回，用一把，豈不少了一把，何況你這飛刀非巧匠精工，不能打造。」

她接過去了，一聲噗嗤。

爲何又笑了，只聽柳青青說道：「那麼，你不責怪我出手狠辣了。」

「那敢。」

「諒你也不敢。」

陸游忍不住，仍嘆了口氣，道：「你雖出手太狠辣了，但我明白……我是說，我已明白了，若不是那般賊子去暗算你，你也不會出手的，既然出於自衞，你不殺人，人家就會殺你，我那會責怪你。」

怎麼又噗嗤一聲，她笑起來，只要眼中唇邊，一露笑，眞美極了，但他那敢回過頭來，否則，又會意亂情迷。

但她又爲何笑啊？

「那麼，」柳青青說了，「那麼，你相信那三個賊子，不是我殺的了，眞好笑，你可知道，原來你惱怒起來，還是眞……眞像個男兒漢了。」

那麼，她的原意，不是說他像男兒漢了，眞不明白，爲何惱怒，竟會令她覺得好笑？

但又令他好不心喜，寒冰竟然解凍，冰美人已令他意亂情迷，更何況笑意出現在她眼中，笑靨現紅暈，更是活色生香。

想到活色生香，即使背着身子，也忙不迭閉上眼睛，長長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鎮定一下心神。

那柳青青又喂了一聲，說：「幹嗎你不轉過身來，難道我會吃了你？」

若然她知男女有別，若然她的本能醒覺了，已知害臊，怎會當着他面前，又半裸袒裎？

陸游心上忽然感到一陣痛楚，可憐的柳青青，他明白了，眼看着全家被殺，而且被分屍曝屍，這些年，必然是在仇恨中長大起來，心中除了仇恨，海樣深的仇恨外，甚麼也沒有了，何況與世隔絕，除了她師傅九華神尼之外，再沒見過人了，有的祇是禽與獸。

何況從朝到暮，日以繼夜，一心一意，沒有寒暑，沒有月下花前，春天的花，秋天的月，對她來說，都是無分別的，祇知練功夫，爲報仇雪恨，苦練功夫，霜葉紅似二月花，花紅似血，祇會令她想起被殺的全家，勾引起血海深仇，祇有咬緊牙關，加倍苦練功夫。

這說明了兩點：小小年紀，短短時日，武功才會達到這個境界。

她的臉兒怎會綳得那麼緊，冷如冰，目光簡直會令人不寒而慄。

必然，自從和他相遇，這一日夜的相處，是覺醒了，但覺醒的祇是本能、本性，她自己其實是不覺無知的，臉上的紅暈，眼中的笑意，却不過是潛在的，本能的覺醒而已。

怎不令陸游可悲可憐，甚至因而心上感到痛楚，而他，竟以爲美色可餐，心動怦然，即使是發乎情，能不感到羞愧！

這麼一來，他倒眞能眼中有色，而心中無色了，回過了身。

那半裸袒裎的柳青青，瞟了他一眼，竟又噗嗤一聲，忍俊不住，說道：「過來啦，來，坐在我身邊來，你怕啦，是不是？」

什麼話，他陸游，燕山客的弟子，怕過誰，若怕，怕的就是她了。

但怕的不是她殺人不眨眼兒，既然不會殺他，倒關心、保護他，那麼，他怕什麼？

「倒眞小看你了，敢情眞不是

銀樣蠟槍頭！」

哼！陸游一挑眉兒，不用說，她已見到他貼身在那不僅光滑，而且濕滑的懸崖上了，當然知道他的功力有多深厚。

「但也不是鐵打的身子，料峭春寒，怎可穿着濕透的衣衫，來，趁早兒烤乾了，你不見天色晚了？」

可不是，暮靄生，陰雲又四合，眼看已近晚了。

「別怕，我不會扔下你就是。」

柳青青又瞟了他一眼，映着火光，但非映着火光之故，她的目光再沒那麼冷了，祇不過令他雖然祇是那麼一瞥，也看得更清楚了。

陸游的眉頭不僅是挑，而且揚了起來，因為他是眞怕，祇不過怕的是她的半裸袒裎，怕他自己會意亂情又迷。

哼！當然仍是在心裡，又哼了一聲，她的武功果然了得，但若認眞對敵起來，不信眞會輸於她，若然不敵，不敵的不是她的武功，而是……

陸游揚了眉兒，却忙不迭低下頭兒，眞怕身邊有色，心中便不能無色了，忙道：「不敢……」

不料寒光陡閃，却見柳青青揚了眉兒，說道：「你若敢再騙我，瞧我敢不敢……」

「不不！」

陸游不料在柳青青面前，雖不是縛手縛脚，竟會木訥起來，口齒也不伶俐了，其實是想說：你毫不在乎，不避男女之嫌，我可不敢在妳面前脫下衣衫。

「過來！」

柳青青喝道，不僅冷，而且厲，還以為她大仇已報，心中恨已消，故爾不再那麼冷，因是話也多起來了，不料話聲又再這麼冷厲。

眞怕她又惱了，本來想在她對面坐下的，便不敢坐下了，轉了過去。

「坐下來！」

她把刀囊取來放在另一邊，那自是示意他挨着她坐下了，面對着那又繃緊了的臉兒，倒也不怕會生出遐想綺思，倒為她的行動奇怪起來。

啊呀！陸游心下一陣劇跳，靈魂兒又飛上了半天，她，柳青青不待他坐穩身子，已把他拉倒下去，躺在她懷裡了。

慚愧，竟沒見到柳青青早已把藥取在手中，說道：「師傅雲遊天下，濟世救人，總隨身携帶着救傷聖藥。」

原來是這麼回事，又像日間把他擲在亂石堆上，擦破了額頭一樣，匆匆替他止血，那時不也如此，也把他拉過去躺在懷中。

難道她，這麼大個姑娘了，眞不知男女有別？那麼，難道她的本能、本性，也以為覺醒了，其實沒有。

啊呀！即使他閉着眼兒，亦感到寒氣砭膚，不由他不睜開眼來。

睜開眼來，可嚇得呆了，火光映着柳葉飛刀的森森寒光，乍然一見，更如寒濤。

渾身涼透了，不再是靈魂兒飛上了半天，而是魄已散，魂已亡，因為，那柳葉刀，懸在他頭上，祇不過數寸之差，祇要一落，不是見血封喉，而是未見血，喉已斷了，若不是睜開眼來，連怎死的也將不知道。

豈僅不敢跳起來，簡直不敢動彈，因為飛刀懸在他頭上，祇要一動彈，簡直就是往刀上湊，簡直就是送命！

「不準動！」

柳青青大吼一聲，他不過是抖顫，是身不由己，在哆嗦呀！

「你你……為什麼要殺我？」

柳葉飛刀並未往下落，陸游倒是一怔，啊呀，她那嘴兒怎麼彎了起來，竟又……竟又一聲噗嗤，竟又笑了。

笑了的柳青青，忽然啐了一口，說：「敢情你不但膽小如鼠，而且奇蠢無比，殺你？倒把你拉到懷裡來，不怕血腥噁心，不怕血汚了我的衣衫？」

當眞，他眞蠢，眞奇蠢無比，說：「但你為何……」

「要命的，就不許動。」柳青青說：「趕快，你不該妄動眞力的，你這額的傷口，不但又迸裂了，而且入了泥汚，嘿，還有苔蘚，不趕快清理了，不破傷風，好了也會留下疤痕，而且還是青青黑黑的。」

啊呀！寒氣不是砭膚，柳葉飛刀平着在他臉上拍了一下，嚇得他心頭一緊，也寒透了，她倒笑，說：「眞沒見過，虧你是個男兒漢，臉兒竟又白又嫩，若然留下了青青黑黑的一塊疤痕，豈不破了相，本來挺討人喜歡的，好一張俊俏的小白臉兒，那時，豈不成了醜八怪。」

呔！一個大姑娘，怎可說出這樣的話來，好一張俊俏的小白臉兒，豈不是黃花大閨女向俏郎君調情了？豈不是承認討她喜歡了！

那麼，昨日在蓮花樓頭，她一見就喜歡他了，雖是本能，自然，一片純眞，天啦，一個大姑娘了，這話怎可說出口，眞是天眞又純眞，竟毫不避諱。

但他可明白，不過是發乎自然，天眞純眞而已，換另一世俗的人，怕不以為她是一個淫娃了。

當然不是，她已在用鋒利無比的柳葉飛刀，在替他刮除清理傷口上的汚泥和苔蘚，先前運掌緊貼崖壁，憑兩掌貼壁之力，豈能長久支持得了身軀的體重，自是連身子也緊貼在崖壁上，更何況怕被下面的人發覺，尤其是他側頭下望，忘了額上有傷，竟把額頭也緊靠在崖壁上，那時，幾乎要連呼吸也要屏住了，大氣也不敢出，即使有些痛楚，也感覺不出來。

陸游忙不迭閉緊了眼兒，而且咬緊了牙兒，鋒利無比的柳葉飛刀，在又迸裂的傷口上刮除汚泥和苔蘚，如何不疼痛，何況寒氣已砭膚，且貼在他眼上晃動。

還有那令他陶醉的異香，挨近些，也從他鼻孔裡鑽，更何況身躺在她的懷裡，那軟玉溫香的懷裡，簡直像身在雲端，蕩悠悠。

要鎮定心神，要忍痛，不閉眼睛，不咬緊牙兒，怎行！

柳青青聲調不僅柔和了，而且一開口，那如蘭的吐氣，就噴到他臉上了，她的臉兒，分明就近在他的臉上，挨得那麼近，但那話聲，聽來却遙遠了，像……眞像是夢一樣的聲音，說：「我下山時，幸好師傅不由分說，把這瓶藥塞在我懷中，我說：多累贅，不帶，哼……」

她這是怎麼了，又哼，又笑出聲來，不過，都像在夢裡，連哼聲、笑聲，也都是夢一樣的聲音，又說了，道：「你猜，師傅為什麼哼了一聲，因為，我在九華山上，整整五年，每年沒十次，也有八次，不是跌破了頭兒，就是跌傷了腿兒、臂兒，尤其是師傅帶我上九華山的那最初兩年，三天兩日，就要勞動師傅替我包紮傷口，信不信……」

陸游咬緊了牙兒，怎能搭腔，而且柳葉飛刀在他額頭的傷口上挑刮，那敢動，連輕輕點一下頭兒，也是不敢的。

其實，柳青青那是在問他，不過是喃喃的，自言自語而已，祇聽她繼續說道：「有兩次，也許三次，連我自己也記不清了，差點跌斷了腿兒，我這左臂，可眞跌斷了一次，但你瞧，不是運動自如麼？」

「師傅這藥，眞是救傷聖藥，那次我跌斷了臂，不過十天就接合痊癒了。」

「現在，你明白了嗎，師傅為何哼了一聲，那意思，自是說：我練功夫，也會傷，簡直……五年中，頭上、腿上、臂上，簡直身上沒有甚麼地方沒傷過的，更何況這是前來報仇雪恨，以寡敵衆，何況賊子如此衆多。

「其實，我記得，初上九華山時，我不過才十二歲多些……」

格格作響，聽得出，是柳青青把牙兒咬得格格作響，這番他倒眞明白了，她初上九華山，那自是全家被殺，血腥的記憶猶新，必是那分屍的慘狀，又浮現在她眼前了。

可不是，那夢樣的話聲帶恨了，半晌，方又繼續說下去，道：「我身負血海深仇，恨不得即刻練成功夫，前來報仇雪恨，是以，日以繼夜，不分寒暑，不分日夜，不論早晚，也不管是晴天還是雨天，也不論戶內戶外，眞是廢寢忘餐，苦練功夫，內外兼修……」

「可憐的柳青青。」陸游心想，飛刀繼續在傷口上挑刮，任她如何輕又輕，怎麼不痛，陸游不是在聽她叙說，簡直像眼見一樣，見一個十二歲多一些的小姑娘，在九華山上，滿山跳躍奔跑，逐行雲，追野獸，怒火仇焰在眼中燃燒，牙兒也快要咬碎了，最初兩年中，那自是苦練基本功夫，日以繼夜，不論晴雨，苦練功夫，眞是可憐的生涯。

聽着，想着，痛的就不是他自己的額上，而是他心兒也痛楚起來。

可憐的柳青青，倒令他明白了，為何短短五年而已，已練到這般境界，日以繼夜，廢寢忘餐，五年如一日，自勝過人家十數年苦練之功了。

「就是如此，」柳青青又在說了，聲音仍然像在夢裡，說道：「沒有一天，我回到庵堂，不是跌破了頭兒，就是傷了腿兒、臂兒，有時甚至遍體是傷，不是崖上樹上跌下傷了，也被崖上荊棘擦傷、割傷，但我總是咬緊了牙兒，連哼也不曾哼過一聲。

「師傅總是搖頭，嘆息，皺着眉頭，說甚麼欲速不達，我啊，偏就是不信……」

陸游雖然閉着眼，却想像得到，柳青青却在揚了眉兒，那柳眉兒一定揚得高高的，因為，有志者，事竟成，她不是短短五年時日，便已勝過他人十數年苦練之功，那麼，誰說是欲速不達！

「現在，你明白啦……」

嘿！他又不是她肚裡的蛔蟲，她要說什麼，也還不曾說出來，他怎會明白？

眞是冷熱無常，乍暖又還寒，柳青青的話聲，竟又帶笑意，說：「師傅為何哼了一聲，不由分說，把這瓶藥放在我懷裡，強迫我帶在身邊了，必是想到我初上九華山，那最初兩三年，若是有一朝，我回轉庵堂，若是身上無傷……」

她笑什麼？竟然格的一聲，笑道：「你猜，師傅怎說啊，師傅說：你要是不帶點傷回來，這一天，太陽兒必是從西邊出來了，但我是練功夫，不是玩啊，我知道，師傅是疼我，並非責備我。」

眞是天眞未鑿，宛若渾金璞玉，眞令人憂煞，但絕不是情愛之愛，甚至，躺在她懷，再也不覺得那

是軟玉溫香，若然陸游竟仍生出綺思遐想來，必連自己也不饒恕了。

論武功，不由他不承認，人家姑娘比他高了不祇一籌，眞慚愧，少說他也苦練過近十年功夫了，竟不比人家苦練五年之功，何況天眞無邪，比他年幼，令他如何不慚愧。

眞是令他又敬，更佩服極了，論功夫之深、之高不可測，遠遠超過了她的年齡，但天眞未鑿，渾金璞玉，却也遠遠小過她的年齡，簡直仍是個甚至連男女也不分的小女孩。

肅然生敬，甚至不再發乎情了，倒心中有了强烈的羞慚之感。

「好了。」柳青青說。

原來不但已替他清理了傷口，而且已替他敷上了藥。

「不，」柳青青却按着他胸前，說：「仍不許動彈，雖然祇要敷上藥就行了，不用包紮，其實本來祇不過皮外傷，止了血，就無礙的，你偏不小心，以致傷口又迸裂了不說，而且汚染了，現在，好了，保管不會留下疤痕來，不信，你瞧我，我臉上、身上，不是一點兒疤痕也沒有嗎？」

陸游已睜開眼來了，映着火光，她那被火烤得紅紅的臉，眞是一點兒疤痕也沒有，半裸的兩臂，更如凝脂。

現在，他敢正眼瞧她了，心中祇有無比敬意，祇有感激，再不生遐想綺思了，否則，他眞該死了。

柳青青已把柳葉飛刀還入刀囊，說道：「還是你想得週到，替我把飛刀拾回來，我也才……我就是用你替我拾回來的飛刀，替你清理傷口，說眞的，你若不是把飛刀還給我，我還是眞想不起來，師傅就是，常常是，用飛刀替我清理傷口，既然總是跌傷的，那傷口如何不會汚染，這就是所謂……不，不是久病，應該說是久傷成醫，或者是多傷成醫了。」

陸游的目光隨着她的忙碌的兩手在轉動，柳青青不但把飛刀都還入了刀囊，那濕透了的刀囊，也早已烤得乾了，是以她也將來繫回兩臂上。

又在說了，道：「師傅就是這樣替我療傷的，我就問啦，爲什麼要躺在懷裡啊？師傅說：若是傷在頭上，就得把頭抬高不可，否則，就不易止血了，你瞧，我可不是多傷成醫了。」

啊，敢情是這麼回事，原來是有樣學樣，陸游可要强忍住，才不會笑出來，她竟不知那是她師傅才把她摟在懷裡呀，而他不過是，雖然已不陌生，却是個男兒漢，而她，是個大姑娘呀！

當然，他怎會說出來，甚至也不敢露出笑意。

柳青青已繫好刀囊了，又在說了，和初時、昨日相見的柳青青，活脫成了兩人，雖然她不說，也不笑時，那臉兒仍然繃得緊緊，仍有冷如冰的感覺，但話兒却多了起來，說開了，竟然滔滔不絕，說個不休。

又在說了，雖然他躺在她懷中，却祇顧忙她的，並不瞧他一眼。

他多希望她會掃他一眼啊，因爲那就是說，若是廻避他的目光，也才會瞄他，用眼角兒掃他。倒令他感到好生失望，因爲柳青青……當眞，相識以來，就不曾見她有用眼角兒瞧人的時候。

她又有甚麼要廻避的，甚至拉他躺在懷裡，都那麼坦然自然。

「就是這樣，這樣不斷說着話兒。」

「你說甚麼呀！」

沒頭沒腦，柳青青又說了這麼一句，簡直令陸游摸不着頭腦。

「師傅呀。」柳青青說：「師傅就是這麼替我療傷的，一面替我敷藥療傷，一面不停地說着話兒。」

柳青青繫好了兩臂上的刀囊，現在，把烤乾了的外衣，披在她的身上了，雖然他躺在她的懷裡，雖然她坐着，但把衣衫披在身上，那自是無礙的。

自然就不再是半裸袒裎了，他不知是失望，還是慶幸，因爲那瑩肌賽雪，滑膩如脂的裸臂，在他眼前晃來晃去，撩得他心兒蕩悠悠的。

「師傅是難得開口說話兒的，爲何說得不休啊？後來我才明白，原來是要引得我分神，因爲，我不是跌傷，就是碰傷、擦傷，那傷口也就像你這額上的傷一樣，傷口若不是滲入了泥沙、苔蘚也被汚染了，若不挑出來，傷好了，也會留下疤痕，甚至洗也洗不脫的，祇有用薄薄的柳葉飛刀挑出來，任師傅的手法多輕，多高明，也難免痛極了……」

原來是這麼回事，原來柳青青不過有樣學樣，學足了她師傅替她治療一樣，躺在懷裡，手兒輕輕柔柔，嘴兒裡，前一搭，後一搭的，不停說着話兒。

原來是這麼回事，若以爲人家姑娘對他有情，可眞是自作多情了，祇不過，却令他明白了，雖然不是一見鍾情，至少，並不討厭他，也許還有些喜歡。

昨日初相遇，爲何把他留下在她身邊，因爲他爲她冒險犯難，本來他早就擦傷了額頭，爲何先前又不替他敷藥啊？必是他替她拾回飛刀，當然也無不在爲她着想，因而又再感動了她。

那麼，可憐的柳青青，臉冷其

實心熱的，武功高到竟已達到了不可測的境界，但有時，却又似一個沒長大的天眞的小女孩。

不不，人家豈僅不蠢，而且絕頂聰明，甚至有時令人覺得她深藏不露，有如那先生，竟多一句也不問，祇聽他說，但顯然不信他所說的，自己對那先生却絲毫不疑，確信那先生是友非敵，但柳青青若是相信他所說的，豈有多一句也不問的。

「起來啦。」

柳青青突然說，倒又令他心頭一震，倒像他戀着軟玉溫香，賴在人家姑娘懷裡，好在她的話聲並不冷峻。

柳青青又道：「現在，藥已滲入你傷口，血也止了，可以起來了，起來，我有話問你。」

陸游慌忙坐起身來，柳青青把披在身上的衣裳繫好了，活脫又成了另一個人一樣，那臉兒又繃緊了，唯一有別的是，在火堆旁邊久了，臉兒被火映得紅艷艷，眞是嬌艷極了，祇不過不再看他一眼。

她心上一定在想着什麼，又撥弄起火堆來，總是如此，又突然說了句：「你說，他就坐在這裡。」

「誰啊？」

他怎會不明白柳青青說的是誰，祇不過沒頭沒腦，突然這麼問，令人摸不着頭腦而已，好像人家是她肚裡的蛔蟲，知道她在想什麼一樣。

柳青青祇顧撥弄那火堆，應該增添柴火了，雖然不十分冷，但天色已黑下來了，火已不是全爲了取暖，而是爲了照明。

那雨已止了，但天上仍陰雲密佈，無月，連星星也沒有，那火若熄了，必然伸手不見五指。

陸游遞了根斷木過去，必是那先生從殿中甚麼地方拆下來的木塊，火堆旁邊，還堆着不少，他見柳青青不言，也不抬頭，道：「那先生端的好功夫，你瞧，這斷處像刀劈斧砍一般，我來時，他已生起火來了，分明是剛剛生起大火，可知是前一脚來到，喏！就坐在這裡背對着殿門口……」

說着，也瞄着柳青青，但人家姑娘即使接過木塊去了，也不望他一眼。

「眞嚇了我一跳，啊，其實不是嚇，祇是愣住了，那先生豈僅沒回身，亦沒見他回頭，知道我來了，還可說是聽到了我的脚步聲，但分明知道我是誰，甚至知道我找遍了鳳陽城，找的是你……」

滔滔不絕，陸游在偸眼瞧她，柳青青仍在撥弄着火，撥來撥去，仍然不抬頭，也不瞧他，那麼，難道他猜錯，柳青青心中思忖的，並不是那先生？

原來他故意滔滔不絕，不過是引出柳青青的話來，說出心中的思忖來。

不料她仍不抬頭，仍凝視那吞吐的火焰，却開口了，說：「說啊，怎不說下去，之後……」

陸游才知他沒有猜錯，柳青青果然對他所說的先生，不，不是好奇，一定生疑了。忙道：「之後，啊，我還忘了告訴你，其實你已見過了。」

「我……見到過了？」

「在蓮花樓，」陸游說：「昨日你上得樓去，甚至比我也更早，那先生已先在那樓中了，你記不記得，臨窗坐着兩個衣冠楚楚的雅士，祇不過這先生背對着我們，不曾見到他的眞面目而已。」

柳青青也啊了一聲，抬起頭來了，但却又緩緩地搖起頭來，那雙眼睜大了，敢情睜大了眼兒，目中不現冷芒，還是眞美，祇不過鳳眼兒仍然含威。

「那麼，你說的這先生，那隨後上得樓去的豹子頭焦天龍，也是見到的了。」

「當然見到，」陸游說：「我們不曾見過這先生的眞面目，但雖然隔着幾張桌子，却和那焦天龍斜對着面，說來慚愧，當時我忽略了，後來才越想越奇，後來樓中一亂，那兩個雅士竟踪跡不見，竟不知何時，怎生去的，直到我在這裡遇到那先生，知他便是蓮花樓中的雅士之一，才覺出奇來。」

柳青青又低下頭去了，又撥弄起火來，道：「你說，他對你的一舉一動都很清楚，分明是搶先一步，到這廟來生起火來等你？」

「不，」陸游說：「現在，我可明白了，不單是對我，那先生對姑娘你的一舉一動，顯然都瞭如指掌，祇不過我和你一道兒，這才知道罷了，他和我毫無淵源，無關又不相識，爲什麼要跟踪我……」

陸游搔起頭來了，把本來雨濕又乾，乾了又濕的亂髮，不用說，必然沾了不少泥沙和苔蘚，搔得更亂了。

忽聽噗嗤一聲，柳青青竟又笑出聲來了，祇把陸游笑得尷尬得咧起嘴來。

原來他心下不禁疑惑，竟也望着那吞吐的火焰出起神來，竟不知柳青青已抬起頭，直勾勾的望着他，那眼中，竟又出現了笑意。

若不是他搔頭，眞還不知髮上沾了泥沙和苔蘚，他看不見自己，想來自己的模樣兒，一定滑稽又狼狽，也許，像個淘氣的頑童，不用說，臉上多少還有些血汚。

眞是一個變幻無常的姑娘，突然之間，怎又溫柔起來了，說道：

「過來啦，來！」（未完‧四）

上文提要：展玉翅迷糊中，先後換了三個人押送他，但他均聞到有一種香味，令他陶醉。當他知道三人均是西方仙子所扮時，怒恨滿腔。西方仙子却告訴他，扐他迷他均爲他好，並以嚴詞激勵他。教他要自行運功衝破任、督兩脈，再衝破「天地橋」，把體內「百日酥」之毒逼聚一處，再將之逼出體外，既可解毒，功力更可得昇華……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西門丁・文
可　飛・圖

丐幫少爺

丐帮少爺施絕技　親刃惡人報家仇

羅賓鴻也要出去，却讓手下喚住：「老大，外面都是他的人，由上面出去。」

羅賓鴻先躍上床，雙脚用力一頓，欲先躍上橫樑，再破板而上，可是那床板適才遭數個人踩過，已呈裂縫，那經得住他雙脚再用力一頓？一聲「嘩啦啦」聲响，登時斷裂，他人也跌了下去。

展玉翅正好把百日酥毒氣全迫在手指頭，散了功，拉出長劍，割破指頭，說時遲，那時快，羅賓鴻正好跌了下來，他下意識地伸出指頭，氣隨之而生，一股黑血倏然向羅賓鴻臉上射去。

羅賓鴻虞不及此，被射個正着，他舉袖拭面，一瞥之下，已看出有人在此，大喝一聲，順勢揮刀向展玉翅砍去。

展玉翅雙脚被木板壓着，羅賓鴻又躍在上面，急切之間，沒法閃避，手中乃抄起一塊斷板一掄，「篤」地一聲，鋼刀砍入木板，一時之間，抽拔不出。

展玉翅右手已拾起劍來，猛向其雙脚揮去，羅賓鴻想也不想，一躍而起，展玉翅連忙滾出床去，暗呼一聲好險。

羅賓鴻的手下不知發生什麼事，呆了一下，展玉翅已直起身來，羅賓鴻坐在床架上，欲向展玉翅撲去，他手下忙道：「老大，何必跟這小子計較，快走！」

羅賓鴻冷哼一聲，身子拔起，左掌向上一托，撞開木板，右手鋼刀用力一剁，借力縱身上去。

展玉翅雙脚被踩得疼痛，稍一猶豫，已失去其影踪，他略一運功，未見有異，乃再發一掌，窗櫺「嘩啦啦」地飛出老遠。

展玉翅呆了一呆，看看自己雙掌，想不到自己竟有此功力，不由大喜，穿窗出去，呼道：「羅賓鴻，你別跑，少爺要殺你。」

不料，他話未說畢，兩柄單刀已分左右砍到，展玉翅不辨敵我，厲聲呼道：「殺不了點子，殺殺你們，也能出口氣。」他夷然不懼，長劍一撩，兩柄單刀已被撞開，展玉翅標前一步，上身一直，已將一人挑倒於地。

可是，獅王的手下，爲了圍堵羅賓鴻的人，散佈四周，此時又以爲展玉翅是其同黨，見同伴受傷，乃圍了上來，展玉翅甫打通天地橋，又吃了好些天的憋，此刻全部傾瀉出來，揮劍衝入人叢中，如穿花蝴蝶般，見人刺人，見刀抵擋，以寡敵衆，竟然大佔上風。

獅王在旁見了，忙道：「這小子十分厲害，須小心！」

展玉翅心頭一動，急問：「你們是什麼人？」

一條大漢惡狠狠地道：「咱們

都是十八地獄的拘魂使者。」

展玉翅道：「少爺是四海丐幫的副總堂主展玉翅，我與羅賓鴻有殺父滅家之仇，與他不共戴天。」

獅王怒道：「既然如此，你爲何殺我手下？何況老子與丐幫毫無怨隙。」

一條大漢接口道：「江北的叫化子，誰不沾我大哥的恩惠？」

展玉翅忙分辯：「是你們先襲擊少爺的，爲了自保，只好回擊，你們既然非是我要找的人，請停手以免誤傷，並影响你我雙方之感情。」

獅王冷笑道：「說得好聽，老子的人豈能白死？」

「你待怎地？再打下去，貴方起碼得再死十個八個。」

「小子，你好狂！」

「少爺實話實說。」展玉翅大發神威，手腕抖處，兩個大漢腕脈中劍，兵刃都跌落地上，他雙脚一頓，一式「白鶴沖天」，居然飛上三丈多高，只看得衆漢子張大了嘴巴，連展玉翅自己也大感意外，想不到自己輕輕一躍，竟有此功。

他凌空吸氣，恍如一頭大鵬般，盤旋了一下才落地，但瞬即又被圍上。展玉翅道：「不要不知好歹！」他一揚掌，一股氣流蜂湧而出，但見客棧的火焰倏地如一根柱子般冒起，蔚爲奇觀，只看得衆人口呆目瞪，不由自主地讓開一條路來。

展玉翅急飛而起，聲音却遠遠傳來：「今日若有所得罪，少爺另日將登門道歉。」言未畢人已渺。

* * *

第三天，「雪裡獅王」剛吃過包子，正在喝茶，忽見有人持一張大紅拜帖進來，「大爺，外面有個後生小子，自稱是四海丐幫副總堂主的特來拜訪您。」

獅王看了拜帖一眼，長身道：「快準備上好的貢茶，把老二及老周召來。」

話剛落，一位穿文士裝的中年漢子已走了進來，獅王忙道：「老周，過來！」他跟那廝耳語了一陣，又對手下道：「打開大門迎接。」

俄頃，一位長相慓悍，四十左右年紀的漢子匆匆而來，他便是雪裡獅王的副手「鐵手無情」。原來這漢子的左前臂年輕時被仇家斬斷，他索性安上一根鐵鈎，與人相鬥時，刀鈎齊施，威力倍增。

當下獅王及「鐵手無情」錢仲衡聯袂出大門迎接展玉翅，展玉翅拱手道：「在下末學後進，怎敢勞動兩位親自迎接，眞教人汗顏無地！」

獅王仰首笑道：「能得四海丐帮副總堂主大駕光臨，眞乃蓬蓽生輝，某家怎敢不出迎！」展玉翅聽出他語氣不善，但只裝作聽不懂，寒暄兩句，便隨他倆進內。

甫坐定，下人便送上香茗：「副總堂主，此乃武夷山之貢茶，大紅袍，只能在皇家出現，某家偶得一斤，視同拱璧，平日都不捨得喝，希望您能喝得下！」

「獅王說那裡的話！這不是明損在下麼？」展玉翅擧杯道：「得獅王如此厚待，在下與敝帮上下，均深感大德！請恕在下失態，須先喝一杯了！」他只喝了一口，便覺一股清潤之氣，自喉管直透深處，脅下生風，喉底回甘生津，不由連讚好茶。

雪裡獅王也喝了一杯，停杯長長噓了一口氣，怡然自得，展玉翅道：「尚未請教兩位高姓大名。」

獅王道：「某姓師名沛然，這位是俺拜把兄弟，人喚『鐵手無情』錢仲衡。」

錢仲衡接問道：「少俠是次到訪，未知有何指教？」

「指教實不敢當！在下是次上門造訪，一是爲了上次之魯莽，誤傷貴府兄弟而來道歉；二是有一事相求！」

師沛然面色一動，問道：「第一點咱們不放在心上，既是誤會，雙方都有錯，不怪少俠！只是少俠貴爲四海丐帮副總堂主，甚麼事辦不了？還要……哦哦，莫非少俠缺少盤川？這倒好辦！來人！」

「且慢！」展玉翅忙道：「獅王誤會了，在下不爲錢而來的，而是想問你一件事，可知羅賓鴻之下落否？因在下與他有不共戴天之仇，非殺他不可。」

師沛然暗中噓了一口氣，道：「咱們也在到處找他！不過那廝帶了不少人，少俠單槍匹馬可未必能奈何得了他！」

「這個不勞獅王擔心，在下自有分寸！」展玉翅稍頓又問：「不知獅王跟他又有何怨隙？」

「這廝十分狡猾，哼，他黑吃黑！嘿嘿，動別人的私鹽還好說，大爺的東西他也敢打主意……」

「願聞其詳！」

獅王大概猶氣忿難平，一甩頭道：「老二，你告訴他，放明白說！」

錢仲衡乾咳一聲：「少俠大概也知道咱們是靠甚麼吃飯的。」他見展玉翅點點頭，方續道：「兩個月前，咱們有一批私鹽，在九江附近江面被人劫走，這是近年來，從未發生過的，也是咱們一時大意方着了道兒！船上有一位舟子，在湯裡面放了蒙汗藥……」

展玉翅插腔道：「船上有否插你們的旗子？」

錢仲衡傲然道：「當然插了！咱們老大的旗號，大江兩岸到處都

有人賣交情，當然不會棄易行難！」

他喝了一口茶：「船上的弟兄過了一炷香工夫，都紛紛暈倒。未幾，斜刺裡駛出一艘船，跳上二十多條大漢，舟子告訴他們全都倒了，為首那漢子說將他們都拋下江去餵魚！又聽那舟子喚他趙老大……」

展玉翅道：「請容在下再插腔問一句，這些事你們怎會知道？莫非有人未被蒙汗藥迷倒？」

獅王大笑：「少俠果然聰明，正是如此！老二，你繼續說，說不定憑少俠之聰明，還可以助咱們瞧出些破綻來！」

「當時有位弟兄因拉肚子，那湯太油膩，他不敢喝，後來在其他人紛紛迷倒時，他又上了甲板馬桶，舟子下艙，一眼看去全倒下了，便以為沒有漏網之魚。

「舟子上甲板打旗號，這弟兄叫典瑛，十分機巧，悄悄溜下艙裡一看，知道不好，便又由船尾以索子爬下尾舵，因此後來那些事，他都聽在耳裡。不久，那些傢伙便將咱們那些弟兄拋落大江，又將鹽搬到他們的船上去。典瑛游回岸上，立即找『九頭鳥』仇信元，這是咱大哥之好友，以前幾次受過老大之恩惠，他聽到這消息後，一方面派人來報告，一方面派人跟踪。

「賊船順水而下，停泊在武昌湖那裡，此處靠近安慶，安慶也有咱之好友：『松柏二友』，結果九頭鳥會同他們，將趙陵活擄了，九頭鳥有心計，故意跟踪那些賊人，最後發現他們將鹽賣給羅賓鴻！」

展玉翅笑道：「這還不能証明羅賓鴻是黑吃黑。」

師沛然道：「當然，少俠耐心聽下去，還有下文！」

錢仲衡清一清喉嚨，續道：「後來松柏二友發現羅賓鴻跟他們交易，手續十分簡單，也不緊張，便着『鹽賊』將鹽改裝，以船運去成都販賣，待他們下了水，咱們也得到消息，派了不少好手，在江中把失去的鹽反劫回來，並順利成交。

「羅賓鴻知道失了鹽，便來找咱們理論，可惜前兩天趙陵已招供了，承認他是羅賓鴻之秘密心腹，收了羅賓鴻一筆銀子，劫老大的私鹽，最後他會出面交易，但那張銀票是不能兌換的，這不正好証明，這是一個黑吃黑的假局？」

展玉翅想了一下，問道：「趙陵會否屈打成招？」

師沛然道：「咱們的確對他動了刑，但細想一下，其中沒有破綻，可信性極高……」

錢仲衡接口道：「相信咱們沒有看走眼！」

「你們是否知道他這次帶了多少人來？」

師沛然冷笑道：「事先咱們已知道他大約只帶了五個人來，不料昨夜竟有這許多人一齊出現，看來應該有二三十個，而且身手都不弱！」

展玉翅再問：「敢問老大是否有把握取勝？」

師沛然沉吟道：「如今尚不知其動向，他若乖乖滾回合肥，咱們既然沒有損失，暫時也不想跟他計較，但假如他不自量力，大爺也不會客氣！」他聲音突然變得森寒起來：「對付破壞咱們利益的人，大爺一向不會手軟。」

展玉翅心頭一寒，又聞錢仲衡接口道：「少俠也許不知道，揚州城內，販私鹽的好漢，少說也有千把個，大都聽命於老大，單只咱們之嫡系已有三百多人，他二三十個人，還不放在咱們眼中。」

「既然貴方有這許多人，為何查不出其去向？」展玉翅見他倆默然，又道：「以在下看，那斯野心勃勃，不會就此罷手！」

「這個少俠放心，咱們早有所準備，他敢妄動，無疑自投羅網！」師沛然忽爾一笑，問道：「未知少俠尚有甚麼需要某家協助的？」

「貴方若有羅賓鴻之消息，請派人到興隆客棧報個訊，在下想親手報仇！」展玉翅誠懇地道：「希望老大玉成！」

有人肯挑最危險之任務，師沛然樂得做個順水人情，便含笑道：「某家極望與貴帮結盟，最低限度，也做個朋友，既然少俠有此要求，某家願意玉成！但那斯既然不好惹，少俠可得小心！」

錢仲衡舉杯道：「咱們以茶代酒，希望以後多多合作。」

師沛然道：「少俠何必住客棧？若不嫌棄者，便請在寒舍屈就幾天！」

展玉翅道：「多謝老大盛情，不過貴府上的都是富貴中人，在下乃街頭吹簫之輩，恐怕住不慣！且在下若在府上，又恐羅賓鴻那斯不敢現身！」

「主隨客便！不過無論如何，今午少俠一定要在此吃頓便飯。」

展玉翅不欲拒人於千里之外，欣然答應。說是吃便飯，其實這一頓比在大酒樓吃，還要豐盛。飯後，又喝了兩盅茶，閑聊了一下，展玉翅方告辭。他離開師府，並不直接回客棧，而是到處閑逛。

揚州的瘦西湖乃遊人必至之處，展玉翅久已聞名，今日既然有此良機，自然不會放過。瘦西湖顧名思義，細細長長，不如杭州西湖之方圓，但景色另具風韻，九曲橋上覽勝，只見湖影中，橋中有橋，橋

洞中還有橋洞，蔚為奇觀。

最具特式者乃是座亭子，建在一條石橋上，成為瘦西湖之標誌，清風吹來，花樹弄影，波光粼粼，使人煩囂盡滌。

午後遊客依然不少，展玉翅信步而行，顧盼美景，恬然自得，倏地，一張熟悉的面孔映入眼簾，定睛一望，那人雖然經過喬裝，仍依稀認得是羅賓鴻之親信，布北辭！

布北辭既然在此，則大仇人料亦仍躲在揚州城內，展玉翅精神大振，遂悄悄跟在他背後。

布北辭走了幾步之後，便借故轉頭望後，展玉翅不敢跟得太近，遠望他爬上一道小山坡，隱在花樹之後，他恐失去其踪影，提氣急追，兩個起落，已至花樹之前，忽然眼前一閃，一團人影襲來，他知不妙，忙不迭後退。

偷襲的正是布北辭，見對方身手靈活，反應敏銳，微微一怔，沉聲問道：「閣下何事跟踪大爺？」

展玉翅指指自己的鼻子，反問：「你在跟少爺說話？笑話！這瘦西湖天下人都來得，我便急欲到樹後解決，不料老兄早我一步，如此而已，豈有他意！」

布北辭兩道目光像刀刃一般鋒利，冷冷地笑道：「你莫以為老子是三歲小孩，你已跟大爺很久了，快老實招出，否則大爺可就不客氣了！」

「此處尚有官府管轄，你不客氣便能怎地？」

「放屁！大爺要殺你易如反掌，你可得放明白！」

展玉翅就算是泥人做的，也有火氣！何況此時他既打通任督兩脈，尚打開天地橋，正想拿人試一試！是以冷笑一聲：「還是讓少爺教你吧！」話未說畢，人已如箭標出，右掌提足七成的眞力，隔空印出。

一股暗流隨掌而出，沒有隆隆之罡風聲，此乃爐火純青之現象，是以布北辭根本不將其放在眼內，直至掌風臨身，方覺不妙，極力閃避已來不及，胸膛中了一記，即如斷線風箏般，向後倒翻。

待他艱辛地站了起來，便見那年輕人，笑吟吟地站在他的身前。「大爺怎地如此不堪一擊？快起來，咱們玩幾招！」

布北辭又驚又怒，色厲內荏地喝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展玉翅有意尋他開心。「我乃丐帮少爺，諒你這等無名小卒也不認得！」

「丐帮少爺？」布北辭呆了一呆，又問：「那一個丐帮的……」

「四海丐帮副總堂主，」展玉翅雙臂環抱於胸，「閣下是不是不敢動手，否則為何光說不動？」忽然語氣一寒：「如果害怕的便自殘一肢，給少爺滾！」

布北辭臉色一陣白一陣青，又聞展玉翅道：「若等少爺動手，你便屍骨難存了！」

對方一掌便將自己震傷，雖說是出其不意，但這份功力即使自己在受傷前，也非敵手，何況如今內傷不淺，布北辭實在左右為難，驚怒之極，又見展玉翅一步步走過來，帶來一股令人窒息的殺氣，他心底發毛，不由自主地退了幾步。

展玉翅寸步不讓，「你平日不是悍不畏死麼？」

布北辭怔了一怔，「你認識某？」

展玉翅心頭一動，道：「久聞惡名而已，今日你該惡貫滿盈了！」他話未說畢，布北辭已大呼一聲，雙手握拳標前一點，揮拳急打。

「困獸猶鬥，還有點意思！」展玉翅雖未學過深奧的招式，但得白袍客之悉心指點，已非昔日吳下阿蒙，是以見招破招，隨機而動，對方快他更快，對方慢他亦慢，任布北辭攻得如何猛烈，他寸步不退。

布北辭越鬥越驚，不由拚盡全力施為，他內腑受傷本就不淺，何堪如此急風驟雨式之猛攻？突見他張開嘴巴，「哇」地一聲，噴出一股血箭。

展玉翅一時閃避不開，被鮮血沾滿了衣襟，不由怒道：「再不自殘一肢，待少爺一反攻，便悔之不及。」

布北辭也夠狠，道：「好，我答應你！」他踉跟後退：「請借長劍一用。」

展玉翅抽出長劍，不屑地拋給他。「如今少爺要你一條右臂！」布北辭接過長劍，咬一咬牙，以左手揚劍，用力一揮，右臂已顫巍巍的跌在草地上。

展玉翅又道：「把劍拭乾淨送過來。」

布北辭臉如金紙，拭乾淨長劍遞了上去，問道：「請問壯士貴姓大名？」

「丐帮少爺。」展玉翅插好劍，一眨眼已不見踪影，布北辭咬咬牙，撕下衣袖，用力裹住斷臂傷口，邁着搖晃的步子離開。

* * *

展玉翅一至無人處，便倏地轉身，躍上一棵大樹遠眺，只見布北辭到了五鳳亭上，不知在何處找到一塊大石頭，往橋下拋去。

「卜通！」一聲，湖水激起一條巨柱，高達兩丈，但布北辭看也不看一眼，便出園而去，展玉翅剛躍下大樹，正想跟踪布北辭，忽然心頭一動，又隱藏起來，剛才布北辭拋石，這一定是一個暗號！他在暗

中通知羅賓鴻？是以羅賓鴻遲早會出現，則自己根本不需要跟踪布北辭。

布北辭走得很堅決，一次也不回頭，而周圍亦沒有任何動靜，展玉翅忽然心頭一跳，忖道：「不好，莫非他在擺空城計，而擺脫了自己？」

想至此，展玉翅急步出園，可是路上不見一人，那還有布北辭之踪影？展玉翅展開輕功追了兩條街，仍不見布北辭，却見到一條大漢，在悄悄向自己打眼色，他放慢脚步走上前。

那漢子道：「俺是獅王的手下，少俠不用急，咱們已派了人暗中釘住他了，請少俠先回客棧，不要打草驚蛇！」

展玉翅沉聲道：「若有羅賓鴻的下落……」

那漢子快口道：「一定立即通知您！」

展玉翅恐中計，又加上一句：「若不通知少爺的，可要找你們頭兒算賬！」他躲在暗中監視了好一陣，見那廝沒有異狀，然後返回客棧。

他躺在床上，一想起剛才那一戰，雖然不激烈，也未能盡展所長，但戰果輝煌，令他又熬不住，重新坐起來運功。眞氣一出丹田，便洶湧澎湃地湧向全身之經絡穴道，眞氣流經之處，無一不舒暢貼服，只運行了三個周天，已經精神飽滿，渾身是勁。

剛散了功，展玉翅便聽到外面傳來兩個輕微之步履聲，他剛走下床，便聞外面有人問道：「裡面住的可是丐帮少爺？」

展玉翅將門打開，只見外面站着兩條漢子，一個是錢仲衡，一位便是剛才在街角傳話的大漢。錢仲衡含笑道：「副總堂主，承你之好運，咱們找到羅賓鴻那廝之巢穴了！」

展玉翅眉頭一掀，問道：「那廝如今在何處？」

「少俠放心，他們已在咱們嚴密監視之下，插翅也飛不掉！獅王着在下來請你到府裡一叙。」

展玉翅微微一怔：「這當兒還叙甚麼？」

錢仲衡道：「在下再一次請少俠放心，羅賓鴻那廝已是煮熟的鴨子，跑不了的！萬一讓他溜掉，獅王說，以後揚州城的一千名好漢，全聽少爺號令！」

「不敢當！請錢二哥帶路！」路上展玉翅又問：「獅王請在下有事指教？」

「不，只想請少爺吃喝一頓，待弟兄們佈置好一切，晚上咱們便去踹營，殺它個片甲不留！」

展玉翅這才放心跟隨他倆到師

府，只見內廳裡已擺上酒席，師沛然親自在門口迎接。

展玉翅連忙拱手：「不敢當！」

師沛然大笑：「甚麼不敢當的，不過一頓飯罷了！今夜要去殺敵，先與知己謀一醉，乃人生一大快事！」

展玉翅也笑道：「醉了還能殺敵麼？」

師沛然道：「三斤下肚，倍增氣力，就不知少俠是否海量？老二，吩咐他們上菜。」

陪客的除了錢仲衡之外，還有周鳴，斯斯文文的，似是謀士，另外一位叫衞青的，一位叫楊明，都是師沛然之心腹愛將。主客六人，依次坐下，丫頭們逐次送上佳餚美酒。

師沛然舉杯道：「這是二十年之女兒紅，以此歡迎少俠尚未夠份量，但一時之間找不到更好的！」

展玉翅截口道：「師大哥說錯了！今夜喝酒，志在慶祝咱們有了殺敵之機，不在乎酒之好劣！」

「說得是，乾！祝咱們今夜痛殺仇家，更預祝少俠報却滅家之恨！」

酒醇餚佳，賓主盡歡，由黃昏吃至起更，撤下酒席，換上香茗，忽有人進來報告：「老大，咱們的人已把周圍幾條街的出口全部封死，附近宅子的老少亦都悄悄避開了！」

「唔，那廝有何警覺麼？」

那漢子猶疑了一下，道：「表面上看不出來，自從布北辭進門之後，便不見有人出來過。」

展玉翅跳了起來：「那可拿不準，說不定他們屋子裡另有通道，則前功盡廢，還是趕緊去看看！」

師沛然也吃起驚來，道：「快去準備！老周，官府那裡打過招呼否？」

「屬下已孝敬了三百兩銀子了，事後他們才會出來，只是府台吩咐咱們速戰速決，不可傷及無辜。」

「老周！」師沛然毅然道：「咱們都去！」當下六個人走出大廳，只見那裡已有二十多名大漢，提着兵刃在等候了，於是一行人浩浩蕩蕩出門而去。

羅賓鴻在揚州的老巢，離師沛然府第不遠，穿過兩條街道便到了。一轉到那附近，便見到許多漢子向師沛然行禮。「有甚麼動靜？」

「沒有動靜。」

師沛然一揮手，道：「殺進去，不必留情！」

展玉翅急道：「且慢，先帶我去看看！」一位大漢便引他進一條小巷，師沛然一甩頭，背後跟上一批人。一進小巷才感受到大戰前夕之氣氛，屋頂上下有人探頭探腦，兩旁平房門窗也有閃爍的眼睛在窺視。

這許多人匿在小巷內，居然靜悄悄的，不聞一點異响，由此可見師沛然紀律森嚴，手下訓練有素，他有今日之地位，實非僥倖。

那大漢指一指一棟灰磚子大屋，表示羅賓鴻在裡面，展玉翅仔細端詳一下：門窗緊閉，房子頗大，前門在這條巷子，後門通另一條小巷，屋頂上有人匿伏，料是師沛然的手下。

師沛然排衆而出，道：「殺進去！」

展玉翅舉手止住他，低聲道：「慢來，先探探虛實，你們散開，待我去敲門。」

師沛然道：「這個只消派個人去幹就行，不必勞動少俠，否則萬一有甚麼閃失，某家很難向丐帮交代。」

展玉翅微微一笑：「獅王應該相信在下之能耐及應變能力！」師沛然略一沉吟，便着手下分匿兩旁，展玉翅這才上前敲門。

過了一陣，裡面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找誰呀？」

「請開門，在下是羅賓鴻的朋友，有急事找他！」

大門呀地一聲打開，開門的却是位老婦，一派衰老孱弱之模樣。

「請問羅賓鴻在家麼？」老婦只瞪着他不答，展玉翅又道：「在下是合肥人，曾得羅賓鴻之恩惠，今偶自江湖朋友中得知雪裡獅王，調集人馬要來圍攻，因此特來通知他！」

老婦一聲不吭，要關門，却讓展玉翅以手抵住：「羅恩人到底在不在？」

「你要說的便是這句話？這裡根本沒有甚麼羅賓鴻的，你去別處查一查吧！」

「哪有沒有一個叫布北辭的人？他是羅恩人之心腹！」

「也沒有！」老婦用力關門，就在大門將近關上時，展玉翅突然發現她眼神有異，心頭一急，雙掌倏又伸出，「蓬」一聲輕响，門被撞開，老婦退了幾步，嘶聲呼道：「來人哪，有强盜！」

展玉翅一步跨了進去，伸手便向老婦抓去！

那老婦呱呱大叫，踉蹌後退，恰好避過展玉翅那一爪，玄妙之極。展玉翅若非適才自其偶爾露出來之眼神，看出她是個不露眞相的高人，當眞要給她瞞過。「好身手，再吃我一掌！」

展玉翅上身暴長，又一掌印向其胸脯！老婦突然一挺胸反迎了上去。「你打死我吧！老身孤苦零仃，反正已活得不耐煩了！」

展玉翅一呆，手掌不由自主地縮了回去，不料那老婦一翻掌，五

指如鈎，反向展玉翅之腕脈扣去！這一記變化神速，展玉翅虞不及此，來不及應變，忙不迭後退。不料師沛然見他獨自一人入屋，恐他有失，派人進來接應，展玉翅後退，正好撞着進來的第一位大漢的懷內！

那老婦見機不可失，猛地撲出，十指箕張，向展玉翅抓去！

展玉翅忙提氣發功，兩股暗流洶湧而出，老婦知道厲害，不敢硬碰，翻身閃開，手臂一甩，五根指套，脫手向展玉翅前身射去！

此刻，展玉翅已緩過氣來，展袖一拂，便將那五個指套捲飛。

「大家小心，這老虔婆不好惹！」

那老婦尖嘯一聲，屋子裡湧出一批大漢來，氣勢洶洶，展玉翅跨步上前攔截。「這些人不好惹！」

外面傳來哨子聲，哨子聲此起彼落，屋頂上「咚咚！」地響着，灰塵與瓦屑紛紛飛下來，展玉翅被兩個大漢和那老虔婆纏住，脫身不得。

那老虔婆武功十分狠毒，功力又深，展玉翅正在揣測其身份，不料她反而先問：「臭小子，你到底是甚麼人，快報上名來！」

「丐幫少爺是也！你又是甚麼人？」

老婦嗤地一聲響，倏地伸手往頭上一抓，露出滿頭白絲，展玉翅恍然道：「原來你便是白髮婆婆？」

白髮婆婆桀桀怪笑。「如假包換！嘿嘿，算你還有點眼光，老身便賜你一個全屍吧！」

展玉翅大笑：「羅賓鴻到底給你多少錢？你竟然替他賣命？」他自從隨白袍客學藝之後，從未試過以寡敵衆，因此一開始有點手忙脚亂，好幾次還差點中招。

那兩個大漢不知就裡，心裡却忖道：「這小子也不過爾爾！」

俄頃，屋頂已被鑿破好幾個洞，又聞師沛然的聲音傳來：「動手！」一陣嗤嗤聲響，隨着幾道慘叫聲，師沛然哈哈大笑：「羅賓鴻，你若還想當縮頭烏龜，老子便改射火箭，把你迫出來！」

展玉翅等人在前廳惡鬥，獅王的手下雖然較多，但對方全是精銳之人，是故倒地的全是獅王之手下，幸好屋頂上之神箭手及時出現，射傷了一個敵人，使他們分神應付，形勢才扭轉！

展玉翅喘了一口氣，振作精神應戰，白髮婆婆招式狠毒，展玉翅對她避重就輕，全力對付那兩個大漢，值此艮機，突然翻掌抓住對方單刀的刀背，左腿獨立，右腿飛起，踹在那廝的脅下，只聞那大漢慘叫一聲，鬆刀而退；展玉翅抓住刀背，趁其勢撞向白髮婆婆！這一招無招無式，信手拈來，無跡可尋，把白髮婆婆嚇了一跳，忙不迭退後！展玉翅右掌挾風印出，迫退另一名大漢！

他一口氣連襲三人，並重創了一個，精神大振，一收臂，將單刀挑向一名大漢！

白髮婆婆尖叫道：「快閃！」單刀去勢疾逾流星，她閃字餘音未了，刀鋒已射進那大漢的後背，透胸而出，展玉翅手臂再一振，掌中已多了一把長劍！

這幾招乾淨俐落，令人目不暇及，更兼每招均平凡之至，而又神妙至極，是故一下子便把兩個敵人震懾住！

與此同時，從外面湧來的私鹽販子越來越多，展玉翅恐人多反而礙事，連忙道：「大家不要急，慢慢來！」同時長劍一圈，將另一個大漢緊緊裹住。

白髮婆婆見勢色不妙，後退一步，甩手射出五個指套，兩個私鹽販子虞不及此，被射個正着，眨眼間便臉上變色，毒氣攻心而亡！

如此一來，私鹽販子們也不敢妄動，展玉翅一急之下，左掌挾風推出！這一記用了六七成眞力，那漢子顧得了長劍，顧不了掌風，被擊個正着！水牛般大的軀體，倏地倒飛撞在柱子上，脊骨全斷，血湧如注，頹然倒地！

錢仲衡帶人衝了進來，道：「少俠，正點子尚未現身，此處且交給在下料理！」

「小心那白髮婆婆的指套！」展玉翅言畢便飛身射進內堂。

私鹽販子不斷由天井跳下來，與內堂之敵人混戰。展玉翅如穿花蝴蝶般，在人羣中穿插，劍到之處，左掌隨之而至，眨眼之間，被他收拾了三名惡梟，他嘶聲大叫：「羅賓鴻，你有種的便出來跟少爺單打獨鬥，盡遣手下出來送死，自己龜縮起來，你還是不是人？」

話未說畢，長劍送進一名大漢的胸膛，一道刺耳之慘叫聲劃破了黑夜之寂靜，「你不敢出來，少爺便先殺光你的嘍囉！」

楊明高聲問道：「你們頭兒在何處，速速招供，對你們有好處，免得死無葬身之地！」

衞青接口道：「羅賓鴻不顧你們死活，諸位又何必替他賣命！划得來麼？今日咱們以一千個人，把周圍幾條街道包圍，如同鐵桶般，任你們插翅也飛不掉！」

展玉翅劍挑掌打，專找空子，他若長劍不能奏效，便索性以眞力發掌，只打得那些惡梟們紛紛走避，呼爹喚娘！可是在羅賓鴻之淫威下，却無人敢招供！

衞青大怒：「這些匹夫既不知好歹，全殺光了，再放一把火，不信老匹夫不出洞！」

「且慢！是誰要見老子！」但見房內走出三個人來，爲首那個正是羅賓鴻！

所謂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展玉翅雙眼似要噴出火來，怒聲道：「是你家大少爺要來殺你！」

羅賓鴻定睛一望，依稀認得眼前這小子在客棧中與己糾纏過，但接觸到其充滿仇恨之目光，不由又怔住了，吶吶地問道：「小子，你到底是甚麼人？」

「你聽清楚！少爺是展雲鶴的小兒子展玉翅！」

羅賓鴻哈哈一笑：「原來是展鶴壽之子，漏網之魚，居然敢送上門來，眞是天從人願！」他實不相信滿院的屍體，便是這個後生小子之傑作，不由放了一半心。

展玉翅此刻反而冷靜下來，道：「廢話少說，少爺今夜來報仇的，少爺不願倚多爲勝，你站出來吧！」

羅賓鴻哈哈大笑，對付這個後生小子，他實在不屑出手，嘴巴向左一呶，道：「老莫，你替老夫收拾他！」

他左首那位老頭姓莫名振魯，是山東道上有名之凶人，當下提着一對判官筆走了出來。「小子，且讓老夫先掂掂你之份量！」

展玉翅不欲多說廢話，長劍向其一挑，莫振魯一枝判官筆立即纏上來。展玉翅展開白袍客所授之秘訣，以對方之招，誘發自己即時創製招式對付之。是以表面上看來，其招式未引人注目，但落在行家眼中，份量大不相同，尤其是莫振魯，處處受到對方制肘，有苦自己知。

展玉翅先採取守勢，引對方狂攻。莫振魯在衆目睽睽之下，久戰無功，爭勝之心一起，攻勢逐步加速，六十招過後，其攻勢已進入瘋狂狀態，眼看展玉翅步步後退，羅賓鴻暗噓一口氣：「到底是乳臭未乾，即使自娘胎開始練武，又有多大能耐？天天打架又有多少經驗？」

心念未了，却聞莫振魯一聲慘叫，定睛一望，劍筆已停，展玉翅神態悠然，退後一步，莫振魯却挺立如同石像！由於他背對着羅賓鴻，是故看不到底細，忍不住問道：「老莫，你沒事吧？」

話剛說畢，莫振魯已「砰」地一聲，仰頭跌倒於地，但見他左胸上中了一劍，衣襟上血並不多，但那位置正好在心房上！好毒的一劍！

羅賓鴻緩緩抬起頭來，展玉翅兩道凌厲如同刀鋒之目光正瞪着自己，他心頭沒來由地往下一沉。

展玉翅淡淡地道：「輪到你了！反正今夜你逃不了，何不索性英雄一點？」

羅賓鴻再不下場，老臉也實在不知擱到那裡去，是以跨出兩步，擺手叫手下退開。展玉翅也同樣着衞青他們讓開。剛才那一劍，衞青和楊明同樣看不清楚來龍去脈，但那一劍之準之狠，已足以証明展玉翅之武技造詣，已是武林一流高手，是故他們都放心退開。

羅賓鴻腰上懸着一柄長劍，却不拿出來，展玉翅不敢大意，長劍一晃，喝道：「納命來！」首先展開攻勢。

羅賓鴻此刻已不敢托大，不求有功，只求無過，是以雙臂注滿了眞力應戰。他練的是玄冰落英掌，這也是武林絕學之一，但見掌影層層，覆蓋範圍又廣，幾乎沒有空洞，展玉翅一時亦找不到下手之處。

鬥了一陣，旁邊觀戰的人都覺得有點寒冷，都不由自主地往後退，展玉翅全身運勁，加上他如今內力極是深厚，雖在近處，反而不覺。

兩人鬥了五六十招，形勢依然不變。此時，由於雙方實力懸殊，勝負漸分，羅賓鴻手下倒了幾個人之後，更加一面倒，連白髮婆婆看看勢色不對，也脚底抹油了，於是錢仲衡代替師沛然總指揮之職，師沛然便得以抽身進內觀戰。

空氣越來越寒冷，連師沛然都覺得陣陣冰涼，但展玉翅猶如不覺，長劍揮洒自如，對於白袍客那一套：以對方之招爲我創新招之基礎，尚未爐火純青，因此往往出現一種反常之情況，遇强愈强，遇弱則弱；對方攻勢越猛，反擊之力越强，對方稀鬆平常，己方威勢亦隨之減弱。

羅賓鴻先以守爲攻，正好對着展玉翅之弱處，雖然他不明究竟，但展玉翅此時給人之印象，便大不如前。

兩人又鬥了五六十招，羅賓鴻的手下死傷泰半，部分人還投了降，是以觀戰之人越來越多，幾乎把院子塞滿。展玉翅恐人多礙手礙脚，也易爲對方所乘，是以高聲呼道：「請諸位退開一點！」

羅賓鴻覺得對方不過爾爾，信心大增，倏地加强攻勢，左手拔出腰間之短劍，俗語有云：一寸短一分險，羅賓鴻使短劍，招式毒辣，再加上是左手持劍，更增幾分詭異，形勢立變。

不過展玉翅很快又扳回劣勢，蓋對方攻得凶，他反擊力亦更强，是以十招過後，戰情便激烈起來，甚是凶險！又由於展玉翅反擊力大，使羅賓鴻只有變本加厲，加强進攻之份兒，不能走回舊路。

雙方越鬥越快，劍光身影，忽現忽斂，倏進倏退，使人目爲之眩，武功稍差的，根本看不清是如何

出招的。

羅賓鴻久戰不下，心中忖道：「想不到這小子這般棘手，今日要想逃離此處，只怕不易！也罷，殺一個夠本，殺一雙有賺！」

既抱必死之心，情勢又有所不同，展玉翅不願與對方玉石俱焚，便顯得有點縛手縛脚。羅賓鴻乘勢把眞力提至八九成，狂飈陡生，掌劍齊施，一派悍不畏死之氣勢。

展玉翅也同時增添了眞力，他練的是武當派的玄門正宗純陽內功，罡氣和暖，與對方太相逕庭，是以旁觀之人，時而覺得寒冷如冬，時又覺得如沐春風。

兩人眨眼又鬥了二百五六十招，展玉翅已佔上風，但仍未能取得壓倒優勢，不過羅賓鴻之掌法及劍法，已全在其掌握之中，是故放膽狂攻。羅賓鴻能與對方鬥個平手，已是使盡吃奶之力，如今展玉翅施全力，他形勢立即陷於險境。

在旁邊觀戰之獅王手下，都放下心頭大石，楊明道：「少俠，這狗賊死有餘辜，你殺了他既爲自己報了仇，也給咱們出口氣！不過對付這種人，根本不必講究甚麼武林規矩，不如讓咱們一齊動手報仇吧！」

展玉翅忙道：「不必，這廝技只此矣，三五十招之內，某便能取其狗命！」

羅賓鴻一聽，不由勃然大怒，心想：「你這小子就算在娘胎內便練武，內功有多深？」須知常人練武，招式上，可憑資質而速成，內功却無捷徑可走，是以他暗自打了如意算盤：「老子今日便與你拚內力，就算今夜死在此處，也得教你落個殘廢！」

眼看展玉翅一掌拍來，他急提一口氣，把眞力全運於臂上，迅速迎上去，不料展玉翅此刻之內功，已至隨心所欲之地步，一見勢色不對，也連忙加重了兩分內力。「蓬」地一聲巨響在天井中炸響，狂飈陡生，把地上之沙石全都刮上天去。

但見兩人均是退了一步，但同時又揉身再進，再度舉掌！

這次羅賓鴻拚盡全身之力應戰，剛才展玉翅倉猝應變，只及七成，此刻用了九成眞力。再一度巨響炸開，羅賓鴻如喝醉酒般，不斷後退，終於一跤摔在地上，再也站不起來。

展玉翅只退了一步，便慢慢走上前，沉聲道：「納命來！」羅賓鴻知道無力再戰，長嘆一聲，緩緩閉上雙眼。展玉翅長劍戟指其咽喉。

羅賓鴻忽又睜開雙眼，厲聲道：「姓展的，老子就算死了，做鬼也不會放過你！」

展玉翅猛喝一聲，手臂暴長，白光過處，羅賓鴻首級已應聲飛起七尺，再滾落地上！

由於形勢急轉直下，羣豪直至此刻方爆出一陣喝采聲，展玉翅却跪在地上，輕輕禱告，安慰父母家人在天之靈。

待得展玉翅站起來，師沛然等人便上前向他道賀。展玉翅雖然淚流滿面，但眉宇間輕鬆之色，人人均看得出來，他連聲道謝，問道：「師兄，這些人如何解決？」

師沛然拍拍其肩膊，道：「放心，這種事，咱們會解決！老二，你速速善後，咱們先走！」他拉着展玉翅的手，返回師府。

＊　＊　＊

展玉翅在路上想起自家變以來，所發生的一切，頗多感慨，但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到底自己已學成了絕藝，亦報却了大仇，乃唯一值得安慰之事。

師沛然早已備了慶功宴，既爲自己也爲展玉翅祝賀。「老弟，請恕我託大……嗯，你有何打算？」

展玉翅噓了一口氣，道：「大仇既報，今後自己便可一心爲敝幫做點事了！」

師沛然搖頭道：「這個當然！但有一點，你別忘記了，羅賓鴻那廝霸佔了府上之財產，加上近來之攢營，一定有不少收穫，你必須馬上趕回合肥接收，否則死訊一傳出去，其留守在合肥的手下，還不搶個一空！」

展玉翅跳了起來：「多謝老大提醒！如今小弟再也坐不下去啦！」

師沛然哈哈大笑：「你且放心，師某早已派人去準備快馬啦，還給你十二個人當助手，十三個人，二十六匹快馬，一定能趕在前頭！」他舉杯道：「老弟，老哥哥先預祝你成功啦！不過日後可別忘記了我！」

展玉翅連忙抱拳：「老大這樣說，就太見外了，日後有需要或用得着小弟的，請派人到敝幫留一個字條！」其實師沛然要的就是他這句話！

展玉翅匆匆吃飽飯，便與十二位健兒上馬，直奔合肥。展玉翅在路上突然想起白髮婆婆，她在大戰未畢之前便已離開，說不定會趕回合肥，則自己必須趕在她之前到達，但奇怪的是，儘管如此，這時候，腦海內却不斷泛上西方仙子之倩影來。「她不是說要去找百草老君麼？爲何後來毫無消息？」想至此，又擔心其安危了。

快馬風馳電掣，幾日間，合肥城已經在望，展玉翅重返故鄉，又有一股滋味在心頭，但大戰在即，只得抖擻精神催馬進城。

（未了之事請看續集「丐帮帮主」）

上文提要：： 程小蝶面臨强敵計無所出之際，田長青突然出現在眼前，她悲喜交集，回憶當初破九龍珮一案時得田大哥出力不少，不由心酸投其懷飲泣，並要兌現當年獻身給他的諾言，田長青却一本正經地一改昔日的風流作風，誠懇拒絕，表示將視程小蝶爲自己妹子，關懷備至地爲小蝶分析局勢，授以策略……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主婢三人回小築　狠爪襲擊傷主人

程小蝶點點頭，道：「我明白田大哥的策略了，但要四大名捕各帶一至兩位最得力的屬下，豈不是天下捕快的精銳總動員了？」

「是的，小蝶，」田長青道：「天下最厲害的殺手全出動了，不動員天下的精銳捕快，如何能夠應付？但也不是要他們出手逮人，是要他們帮妳佈餌，所以，精密的佈……」突然住口，道：「什麼人？」

程小蝶也警覺到了，心中非常的忿怒，暗道：這算什麼刁斗森嚴吶！田大哥的武功，是江湖中少有的高人，摸進來，還可說，怎麼任何人都能接近我的會議雅室，非予嚴懲，不足以振紀綱了，心中火起，人也站起，右手握住劍把，左手取出了兩枚蝴蝶鏢，準備一見敵踪，就下殺手。

「姑娘，婢子回來了。」

程小蝶吁口氣，緩緩坐下，小文、小雅牽着手走了進來。

兩個人臉上帶着笑，似是這一天一夜頗有收穫。

先對程小蝶欠身作禮，再轉身奔到田長青的身側，雙雙跪了下去，道：「田公子救命之恩，一直銘感於心，不知該如何報答……」

「變得俗氣了，」田長青一手一個挽起了小文、小雅，接道：「我只是帮妳們推一下穴道，順水順手的人情，可不是救命大恩。」

「就是那一推呀！把我和小文推上了武林高手之林。」小雅偎入田長青的懷中，道：「田公子，苗蘭、花芳兩位姐姐來了沒有？」

田長青風流成性，名滿江湖，小文、小雅感激他療救傷穴，心中感恩情深重，連姑娘也不避忌了。

「小蝶說，妳們的武功大進，」田長青左、右打量了二女一陣，接道：「看來是果然不錯，吳前輩教導有方，兩位也是練武的天才，小蝶的福氣，才得遇上兩位這樣的輔佐。」

風流成性的田長青，忽然變得正經了，不但婉拒了程小蝶獻身情意，推翻約言，對小文、小雅兩個丫頭，也變得十分尊重，輕輕扶正了兩人身子，道：「說一說妳們今天遇上了甚麼事情？我天亮之前要離開，時間不是太多。」

小文、小雅兩對大眼睛團團亂轉，屋左屋右四下看。

程小蝶嗤的一笑，道：「不要看了，花芳、苗蘭都沒來，只不過，田大哥變了，風流大俠，變成了莊重君子。」

「是婢子無福消受田大哥的俠骨柔情，」小雅道：「但也替苗蘭、花芳兩位姐姐慶幸，她們情愛堅貞，數年如一日，深入中原，千里尋夫，終使田公子棄絕了一向紅花繁似錦的風流生活。」

小文掩着小嘴笑，心中却暗暗忖道：「苗蘭、花芳兩位小苗女，美是美了，只是一身毒物，田公子和她們並枕而卧，同榻共眠，不知道有沒有擔心過，被毒物咬上一口，還眞能睡得安心麼？」

「天下的殺手，都進了北京城，」程小蝶神情嚴肅的說：「如非田大哥易容混入了殺手羣中，妙語解危，今夜恐怕我就見不到你們了。」

「眞有那樣嚴重麼？」小雅技藝大進，心中有點不太服氣。

「小雅，是眞的十分嚴重，」程小蝶簡明的說了經過，接道：「就算田大哥帶來了苗蘭、花芳，也不能和人硬拚，所以，我已決定再召集中、南、西、北四大捕頭入京，分頭偵察敵情，再集中全力攻敵。」

小文、小雅也聽出事非尋常，神情也變得凝重起來。

「我們追踪素喜，」小文道：「鬼丫頭果然是個厲害人物，已經和五狠人搭上了線，但五狠人却突然化整爲零的失踪了，我和小雅都覺得非常奇怪，現在想起來，倒是有些明白了，他們要隱入暗處，準備出手了，只是無法偵知，他們先要對付什麼人。」

「看樣子，用不着妳們太用心機佈餌，殺手對決，似乎是已經開始行動了。」田長青微微一笑，道：「小蝶，妳只要居中推動就行，不過，大意不得，集中天下第一流殺手的行動，可是未曾有過的事，那些人冷酷、機警，稍有風聲，他們就會突然醒悟，轉過刀子對付刑部，那就非常可怕了，包括我在內，也應付不了。」

「我明白事情的可怖、嚴重，所以，我要放任要他們自相殘殺。」程小蝶道：「現在，我們只能推斷出，殺手分成兩幫，一幫可能是重金禮聘的江湖高手，組成了殺手羣；一幫可能是處心積慮，培養出的殺手新秀，這非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不行，看似偶然因一件案子引起，實在是精密策劃有年了。」

「小蝶，妳的論事分析，連我也不得不佩服了，」田長青道：「能不能推想這兩幫殺手的幕後人物是誰？」

「上林畫苑，充滿着神秘。」程小蝶沉吟了一陣，道：「難道會和九王爺扯上了關係？」

「素喜和上林畫苑無關，那就肯定她是另一幫人了。」小雅道：「小婢懷疑她和……」

「素喜是培養出來的殺人新秀，」程小蝶道：「這一點應該不會錯，能找出她的出身來歷，整個事件，就可以理出一個輪廓了。」

「姑娘，小婢只是懷疑，可是全無把握。」小雅道：「我只是匆匆一眼，看得不很清楚，想要小文看時，那人已消失不見，那份快速，驚人極了。」

「妳是說，那人發覺了我們？」小文雙目轉注在小雅的臉上，接道：「我們隱蔽得那麼好，行動得那麼小心，還是被人發覺啦？」

「我相信，他沒有發覺我們，如發覺了，反應定然更爲激烈。」小雅道：「那只是他的一種感覺，好像有人在監視他，我不知道武功要高到什麼程度，才會有這種感覺。」

田長青點點頭，道：「不錯，內功精進到某一個境界裏，能聽到十丈外樹葉落地的聲音，能夠意行四外，感受到一些異徵，不是發覺，是感覺。」

「所以，他很快的隱去了，」小雅道：「我不能肯定，他是走了，還是隱藏了起來，我拉住小文躲了很久，才悄然離開那裏。」

「要不是藏了那麼久，也騙不過素喜那個丫頭，」小文道：「她也在一邊藏着，等了足足有一頓飯工夫之久……」

「慢來！慢來！」程小蝶打斷了小文的話，接道：「小雅先說，那個人是誰呀？」

「小姐呀，我可早已說過沒看得很清楚，妳聽了只能作參考，當不得眞，他好像是萬寶齋的大掌櫃萬復古。」

程小蝶長長吁了一口氣，道：「這就有點接上頭了，素喜是萬寶齋的人，新秀殺手，也是他們訓練的，再找出什麼人能以驚人的大手筆聘請殺手，整個事件就可以出現眉目了，小文，接着說下去，要說得詳細一些。」

「是！素喜和一個青衫男人擦身而過，似乎接了一包東西，」小文道：「我全神貫注在素喜身上，忽略了那個男人。」

「那個男人就是萬復古，像鬼一樣，一眨眼就不見了。」小雅道：「到現在，我還想不通他是怎麼走的，是否一頭鑽入地下了。」

「素喜躲入了一株大樹後面，耐心的等候了很久，大概是確定了附近無人，才現身出來。」小文接道：「小雅拉我一把，我還認爲是要我耐心一些，事實上素喜一直沒有脫離我的監視，她隱在樹後，不停向四下探看，却忽略樹上，我和小雅分別在兩個方位上，所以，我沒有看見萬復古，只見到一個男人背影，但素喜的一擧一動，全落入了我的眼中，我看到她拏十張銀票交給了青狠，五狠人雖只有青狠出面，但他們全來了，四個人埋伏在附近，如果素喜欺騙了他們，眞的可能立刻翻臉，聯手殺人。」

「聽到他們說要殺什麼人沒有？」

「沒有，」小文道：「婢子能夠確定的是，他們是立刻行動，五狠人拏到銀票後，就四散逸去，現在，應該正要發生兇殺的事件，只是素喜和青狠交談的聲音很低，聽不到說的是什麼。」

「這就變化多端了。」程小蝶道：「我們的推想中，五狠人是上林畫苑僱請的殺手，素喜把他們挖過來，要他們殺的是什麼人呢？」

「應該不會是上林畫苑中人，」小雅道：「五狠人再沒江湖道義，也不至如此快速的反口回噬僱請他們的主人。」

「會不會是鏢局中人？」小文道：「我聽素喜發過一句牢騷說：『保鏢作生意，不務本業，非得受些教訓不可。』」

「大通鏢局。」程小蝶道：「譚文遠總鏢頭和手下四大鏢師幫了我們不少忙，這件事我們不能坐視，走！快去看看！」

「看看也好，不過，我有一點不同的看法。」田長青道：「鏢局高手常駐在北京城中，要殺鏢頭、鏢師，也用不着這麼個急法。」

程小蝶已經站起了身子，重又坐了下來，道：「對，如果攻擊大通鏢局，現在，也該有消息傳過來了。」

「所以，我覺得五狠人急急如律令的狙殺，是行客，不是坐客。」田長青沉吟了一陣，道：「江北四老走在一起，殺他們要等他們分房入睡，才易下手；鐵面神丐關杰可能性最大，但他江湖閱歷豐富，警覺性高，武功又好，也不是容易下手的人，他們也只在今天中午現身。」

田長青的目光，突然凝注在程小蝶的臉上，接道：「那時候素喜和五狠人，還不知道關杰和江北四老已入京城，小蝶，會不會是要殺妳呢？」

「我！」程小蝶呆了一呆，道：「不會吧！再說殺我也不能那麼急呀？」

「小姐，防人之心不可無啊！」小文道：「妳是主查言侍郎一案的頭頭，妳被殺了，就不會有人追查這件案子了，這一點，素喜很清楚。」

杯弓蛇影了，小文一番話，小雅也緊張起來，道：「小文說得對，素喜這個丫頭，很瞭解小文的武功，向上一推想，小姐當然會比丫頭强，就別說妳早已名動朝野了，東廠已散，刑部却如日初升，上上下下，全仗妳一個人，素喜坐在牢中，看出了這些苗頭，姑娘，這就不會放過妳了，乾脆，咱們先下手，誘殺五狠人！」

「對！先下手爲强，五狠人未必能殺了姑娘，」小文道：「但他們陰魂不散的纏着妳，可也是討厭得很，我和小雅看法一樣，先殺五狠人。」

程小蝶淡淡一笑，道：「田大哥的看法呢？」

「五狠人很可能是狙殺妳，」田長青道：「但我不同意小文、小雅的作法……」

「爲什麼呢？田公子，」小雅道：「五狠人是殺手，他們已收了素喜的銀子，追殺目標，不死不休，除了殺了他們之外，沒有別的辦法讓他們停下手來。」

「妳可以誘他們到妳的地方去，」田長青道：「使他們身不由己。」

「還是很危險吶！田公子，」小文道：「五個人，日夜不息的追踪姑娘，殺殺殺，他們可以輪流着監視休息，姑娘一個人，不眠不休，如何撐得住啊？」

「傻丫頭啊！田大哥講得很清楚了。」程小蝶道：「他的意思，包括妳們兩位在內，小文、小雅穿上一樣的衣服，不就變成三個程小蝶了？」

小雅嗤的一笑，道：「說得是啊！田公子轉彎抹角，把小文都聽糊塗了。」

「兩位姑娘一向聰明啊，」程小蝶笑道：「怎會一見田大哥就變糊塗了？」

「姑娘不用拿話擠我們，田公子是我們的救命恩人，」一向溫柔內向的小文，一旦反擊說出話來，可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她看着田長青道：「沒有田公子那回春一指，也沒有今天的小文、小雅，只要姑娘同意，田公子不嫌棄我們是殘花敗柳，我和小雅都會陪田公子上床，露水姻緣，緣盡則散，田公子離開京城，就事如春夢了無痕，我們不會去南荒，也不會告訴苗蘭、花芳……」

「最難消受美人恩，田大哥心領了，我看待兩位和小蝶一樣，都是田大哥好妹子。」

「可眞是六月天氣變得快呀？風流倜儻、拈花惹草的田公子，一年多不見，變成柳下惠了，」小雅笑道：「大有坐懷不亂的氣勢。」

「田大哥總要交幾個眞正的朋友吧，妳們三位都是我誠心眞意結交的紅粉知己，所以，田大哥及時給妳們帶了一份禮物。」緩緩由懷中摸出一把金鞘耀目，柄上滿鑲寶石的短刀，遞向程小蝶道：「是苗蘭送妳的禮物，我是借花獻佛，我查過了，這把刀名叫『辟邪』，雖然短了一些，却是切金斷玉的上品，也正適合妳總捕頭的身份。」

「不能收，這是苗蘭的鎭山之

寶，是一族領袖的象徵，我怎能收爲已用，」程小蝶道：「田大哥，代我謝謝苗蘭，小妹心領了。」

「苗蘭早知道妳會拒絕，所以，她交代我幾句話。」田長青道：「待我說出來，妳再作決定不遲。」

「小蝶洗耳恭聽，不過，我相信很難讓我改變心意。」

田長青微微一笑，道：「苗蘭、花芳求妳代她們請道聖諭，指令雲南沐王府五年內不對苗族分化用兵，由她們負責，五年內統一全苗峒主、土司，此後，年年進貢，歲歲朝拜，五年的平安，讓她們有一個仿效天朝的機會，除了狩獵之外，學習男耕女織，這把刀是酬情報恩！」

「不是酬情是賄賂，所以小蝶不能收。請道聖諭，要求沐王府五年內不對苗族動兵，是好事，小妹會全力辦到。」

「好！第二個理由是，劍在匣中易生銹，」田長青道：「土掩明珠不放光，『辟邪』寶刀，久佇南荒，就和草木同朽了，再說，這種短兵刄，只適合江湖人用，兩軍對陣，就要長戟大刀，寶刄雖利，却無用武之地。」

「田大哥可以用啊，」程小蝶道：「你身受束縛已解，也算是江湖中人。」

「田大哥要留在南荒，帮苗蘭、花芳統合六峒、八族、十二土司，全交給兩個小苗女，我也不放心吶！何況，苗蘭說過，妳不要也沒關係，算她借給妳，妳這刑部總捕頭，任滿退休了，再還給她，這可是合情合理呀！」

程小蝶搖搖頭，道：「我已經欠了苗蘭很多，不能再欠她了，田大哥，代我謝絕了吧！」

「小蝶，就算田大哥求妳吧，這把刀短小易藏，迎風斷草，無堅不摧，妳此刻身負大任，怎能不自珍，妳說，要田大哥如何求妳，妳才肯接受？」

「衝着田大哥這份深情厚愛，」程小蝶流下眼淚，道：「小妹生受了。」接過寶刀，緩緩跪了下去。

田長青扶起程小蝶，笑道：「還有兩個活寶送給妳，兩個追隨我的武士，阿橫、阿保，都隨我進了京城，他們都已成自由之身，不能跟着我常留南荒，希望妳把他們帶入刑部，替他們謀個一官半職的前程……」

「包在小妹身上，此時此刻，有這樣兩位好助手，田大哥，小蝶千恩萬謝也難表心中的感激了！」

「我讓他們暗中接應妳們，三位小妹捨身誘敵，引使殺手對決，」田長青道：「難免有疏失之處，由阿橫、阿保暗中保護，小兄就放心多了，此案了結之後，再引他們正式進入刑部。」

「田大哥，千難萬艱的事，只要你一參與就……」

「小蝶，別說感激的話，再說就見外了，妳們也該坐息一下，恢復體能，再研商誘敵之策，小兄也該走了。」田長青說走就走，身子一閃，穿門而出，消失不見。

「浪子回頭金不換！」小雅望着田長青消失的夜色，道：「可是，有幾個浪子能眞正回頭呢？田公子，你是極少數的眞正回頭的浪子之一。」

「小雅，妳誤會田大哥了，」程小蝶道：「他根本就不是浪子，却身負了他絕對不願擔負的責任，他要天下太平，人間充滿着幸福、歡樂，但他肩上的任務，却是奪取江山，策謀兵機，他洞徹事機，瞭然天下大事，就算扶起新皇帝，未必就比舊的好，但一場殺戮，却又難免，誅連所及，恐怕要百萬人頭落地，他借酒消愁，縱情女色，只是要痲醉自己。」

「姑娘說得對，看田公子今夜的表現，完全換了個人，是眞正的君子，」小文道：「浪子回頭，不會有這麼個快法，只是心結已解，放手去作他喜歡的事，我相信他會帮苗蘭、花芳，創出一個新的局面，其成就之高，恐不讓諸葛武侯專美於前了。」

小雅吁一口氣，道：「他已替我們點出了一條明路，也安排暗中保護的力量，下一步要我們自己行動了。」

「先準備三套完全相同的衣服，」程小蝶道：「要郭副總捕頭，傳出密令，召請四大捕頭入京，預定切口、連絡暗號，統一協調，個別行動，希望這一次能有豐收，讓殺手這一行絕跡江湖，至少也要讓他們大受挫折，十年內不能囂張，現在，我們先行坐息，恢復體能，等夕陽西下時，展開行動，幹殺手的人不是喜歡黑夜行動麼？」

* * *

小雅悄然易容，在刑部四週觀察了很久，沒有發覺五狠人，也沒有發覺阿橫、阿保，心中暗暗忖道：「他們要行刺總捕頭，一定會埋伏在刑部附近，我如此仔細的搜覓觀察，竟然找不出一點踪跡，是我們判斷錯誤了，五狠人不是對付總捕頭？還是作殺手的，有一套避人耳目的埋伏方法，外人無法瞭解？」

小文和小雅有着同樣的打算，想在程小蝶出現之前，先找五狠人埋伏的地方，便於應付。

所以，小雅發現了小文，快步迎了上去，道：「不用費心了，找不到的，我已經找了快半個時辰。」

「奇怪呀！方圓不過百丈，大小樹木六十棵，」小文道：「怎麼會找不到呢？」

「會不會藏入了刑部中，」小雅道：「咱們在外面找得心煩氣燥，他們却藏在裏面笑呢？」

「不可能，郭副總捕頭那份細心、謹愼，別說是人了，就連一隻痲雀也藏不住，」小文道：「午飯之後，三百多個新舊捕快，全部動員，配合着獄卒、獄官、各級差役，一室不漏的清理，連賓館也找得巨細無遺，然後鎖的鎖，拴的拴，都有監視看管，十二個訓練已成的新手也派上用場，不斷在圍牆之內巡邏。」

「這方面郭副總捕頭思慮週詳，安排得盡善盡美，帮了姑娘不少的忙，」小雅道：「聽說幾百年來，天下改朝換代了，但刑部却沒有這麼一個整頓法，刑部中文、武官員近千人，郭副總捕頭都能認得出來，那一個官署增加一個人，他能立刻知道，連暫時寄押人犯幾個，他都知道。」

「所以，刑部之內，藏不住五狠人，很可能我們的研判有錯，」小文道：「五狠殺手要殺的，不是總捕頭。」

「但要殺誰呢？早該有消息傳過來了，」小雅道：「我聽郭副總捕頭說，府、縣捕快和各處線民，都動員了，整個京城中的活動，都在監視之下，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很快的報入刑部。」

「該不是素喜那個鬼丫頭耍了我們一招，」小文道：「故作緊張狀，却讓五狠人潛伏不動，讓我們疑神疑鬼。」

「如果肯定我們的行踪沒有洩漏，素喜這些做作，又給什麼人看呢？」小雅道：「他們一定藏在這裏，只不過，我們沒有辦法發覺，殺手有殺手之路數，我們缺少了這方面的經驗。」

「那是說，只有讓姑娘引誘他們現身了？」小文道：「我們打算為她清除敵人的計劃，無法實現了？」

「事實上，也用不着我們這麼費心，」小雅道：「姑娘的智慧、武功都强過我們很多，我們只是在盡一份心，但閱歷不夠，摸不清殺手潛隱之術，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了。」

「這一次面對的敵人，是江湖上最難纏的人物，我不懂，一件命案，怎麼會牽連到如此衆多的殺手出面，」小文道：「如果沒有言侍郎之死，江湖上會不會有這場驚天動地的風波呢？」

「我想也會有，」小雅移動脚步，走向一片空地中間，已確定兩人的交談，不會讓別人聽到。

小文四顧了一眼，緊隨小雅身後，道：「怎麼說呢？」

「言侍郎死於懷璧其罪，」小雅道：「玉中三奇，青苗為最，青苗玉貴重處是玉中之液，它有什麼用，我們不知道，他一定寶貴無比，言侍郎就為那塊青苗玉死的。」

「素喜好像知道什麼人取走了青苗玉，」小文道：「看諸般情形，鬼丫頭沒有說出來，這件事，我已經跟姑娘說過了。」

「姑娘怎麼說呢？」

小文回顧小雅，道：「很奇怪，姑娘未置可否，只對我笑一笑。」

「那是她不完全同意妳的看法，」小雅道：「但姑娘也無法找出新的論點說服妳，只好笑笑了。」

「妳的看法呢？」小文道：「我們可是一條線上拴的兩個螞蚱，生死同命，小雅，說出妳心裏的話吧。」

「也許是素喜的一時疏忽，讓兇手取寶殺人，也可能是人家早有算計，素喜中了圈套。」小雅道：「總之是留了那麼一個殺人空隙，素喜如果知道兇手，早去找那人拚命了，充起量，素喜只能猜想，而且，兇嫌在兩個人以上，所以，苦在心中不能說，她可以不對我們招供，但却不能對主人說謊，也不能回答得模稜兩可，就只好代罪立功，用盡各種手段追查了。」

「但她應該明白，從我們身上追查不出什麼，」小文道：「我們不可能是取寶殺人的兇手啊！」

「這一點，鬼丫頭打的什麼算盤，我也弄不清楚，」小雅道：「但她一定有計劃，引起一場血流成河的大屠殺，會不會是為暫時疏解主人對她的壓力呢？」

「回去吧，」小文點點頭，道：「我們既然無法找出殺手，只好讓小姐出馬了。」

兩人剛進入刑部大門，程小蝶已快步迎了上來，笑道：「找不出來，是嗎？」

小雅呆了一呆，道：「姑娘早知道了？」

「唉！妳們太愛護我了，怕我受到傷害，」程小蝶十分感動的說：「我知道，沒有阻止，不過，我已經要陳同、張重各帶了十二名捕快，全是用匣弩的高手監視，五狠人既非江湖好漢，也不是正派人物，不用花太多氣力和他們鏖戰。郭副總捕頭找巧手工匠修改了製造匣弩的技術，不但可達三丈以上的射程，而且力道强大，鏃頭尖利，一匣連發十二支，三五張集中使用，高手也難抗拒，看來刑部的匣弩，行將成為江湖上一霸了。」

「對！我贊成以毒攻毒，」小雅道：「對付江洋大盜，不用講仁義道德。」

小文抬頭看看天色，道：「已是近黃昏了，我和小雅去換衣服……」

「不行，同時出現三個程小蝶，一下子就被人揭穿了把戲，我們要用在誘敵上，只能個別出現，我已着人去秘製衣服了，現在，妳們要以本來的面目陪我，保持相當的距離，給他們下手的機會，妳們兩個都找不出來，足見他們隱藏得相當好，只有讓他們出來攻我，自暴行藏了。」

「姑娘，太危險呀？」小文道：「回去換衣服，我們對調身份。」

「小文，如果他們一擊之下能夠把我殺死，」程小蝶道：「妳能夠抗拒他們的一擊麼？」

「不能，姑娘武功，强過小文甚多。」

「就算武功在伯、仲之間，我有『辟邪』寶刀防身，也多些應變的手段！」程小蝶道：「小文，妳走前面甬道，小雅在後，我在中間，三個人，各保持五尺的距離，留下應變的空間，我們向前走，直向家中去，好好的洗個澡，吃頓飯。」

「小文，留心一些，看看那幾個惡狠，會從那裏竄出來？」小雅道：「他們走的是殺手之路，發覺他們的行踪來處，就對我們帮助大了。」

「有多大帮助呢？」小文道：「別賣關子了，說出來，也讓我心裏有個譜啊。」

「只要看到他們出現的方法，出現的地形，」小雅道：「咱們就可以舉一反三……」

小文點點頭，道：「明白了。」舉步向前走去。

小文姑娘柳腰擺動，走得嫋嫋娜娜，但却暗運功力，轉動秋波，目如鷹隼，監視了前面十丈方圓的距離。

小雅也凝聚了全神，耳、目並用，但小雅姑娘會做作，表面上看不出她有所戒備。

程小蝶走得最蕭洒，雖已捨身誘敵，但對五狠人刺殺她的事，却是心存懷疑，素喜是年輕一代的殺手，是多年培育出來的高級殺手，和另一帮僱請的江湖高手，似處在敵對狀態，為什麼會搶先對我下手，難道萬寶齋要除去的第一個對象，會是我程小蝶……似是有些不太合乎情理呀？他們應該先對付敵人聘僱的殺手，或是幕後人物才是。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最美麗的景色，也總是最短促。

夜幕已垂，程小蝶等正走在一條熱鬧的大街上，這時，正是街旁商店紛紛掛出灯籠的時刻，是一日將盡，夜色銜接的辰光，大街兩側都是人。

這樣一個環境，是不適宜出現刺客的地方。

小文暗暗吁一口氣，盤算着回家這條路上，那裏最適合刺客藏身，應該小心一些。

只顧想下一步的事，却忽略了眼前。

但聞衣袂飄動之聲，左、右兩側，飛射出四片寒芒，撲罩向程小蝶。

他們隱身在大街兩側，混充掛灯的工人，選擇最好的出手時機，小文剛剛走過，小雅還在後面七八尺外，四道攻勢，全部招呼向程小蝶。

程小蝶吃了一驚，忖道：「眞的是殺我呀，為什麼呢？」

驚急中一式「高掛斜陽」，嬌軀斜向一側升起，但聞嗤嗤兩聲，衣衫竟被劃了兩條裂口，右腿上也被割了一道長逾三寸的傷口，鮮血破口而出。

程小蝶心中奇道：甚麼兵刃，一擊之下，竟籠罩了如此大一片地方？臨陣對敵，實在是大意不得。

是狠人的獨門兵刃狠爪，四個人，四十根手指，套上了尖利的爪套，攻擊的威勢，籠罩了八尺方圓以上，程小蝶能避開四狠人預謀的合擊，算是相當的僥倖了。

四狠人合力一擊不中，似有些大出意外，不禁一呆。

就這一呆之間，小文、小雅兩支長劍，已風捲殘雲一般，殺了過來。

兩個丫頭，已看到姑娘腿上冒血，心中愧恨交集，兩支劍全力施為，分取四狠人的要害。

程姑娘回首看傷勢，雖然不重，但白玉般的大腿上，留下一條疤痕，恐怕是難免了？

破壞了程小蝶傲人的嬌軀之美，也激起程小蝶心中的殺機。

伸手握住了懷中「辟邪」刀柄。

寶刀即將出鞘時，程姑娘突然停下，身為總捕頭不能以喜怒從事，要仔細的想一想，該如何對付這四個狠人。

殺他們似非上策，決定不殺了，就不能使他們身受傷殘。

心中念轉，正想招呼小文、小雅手下留情，放他們離去。但一看場中搏殺，竟是半斤八兩之局，二女已全力出手，但四狠人，以二對一，竟然封住了二女攻勢。

用不着招呼了，就算二女想下殺手，一時間，恐也無法得逞。

大街上如此惡戰，早已招惹行人圍觀，刀劍無眼，看的人雖然不敢接近，但兩街廊沿下，却已站滿了人。一時間程小蝶不知該如何處理這個場面，不能讓小文、小雅敗退，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四狠人知機退走。

（未完・十二）

神劍金釵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可飛・圖

上文提要： 梅三公子主僕來到五峯寨，在店伙的指點下，循山道而行，發現一條隧道，僵立着一具具屍體，全是江湖上具有聲名的高手。出了隧道，從潭面反映出裸男裸女的跳舞形象，還有音樂聲傳來，循聲搜尋，梅三公子突遭一眇目老頭襲擊，將老頭打倒，繼而又來一山羊鬍子的老頭，自稱是歌樂山莊之主，不久又來了個在酒樓見過的老叫化……



小獮猴引路救人　老叫化協助截擊

梅三公子可聽不懂什麼叫做「橫擋」？唔！「橫擋」敢情是想分贓的意思。

却聽老叫化子又是一陣哈哈大笑。「老毒物所說，正合我老要飯的心意，不是嗎？你老毒物仗着一根青竹蛇杖，要和人家公子哥兒動手，人家公子哥兒，可不屑和你動手呢！他會嫌你老毒物殘廢了一條臂膀子，勝之不武。我老要飯的却缺了一條腿，也是個殘廢，一個缺手，一個缺脚，咱們兩人，倒正好扯直，這才巴巴的趕來，湊個熱鬧。還有，你是耍蛇的，我是捉蛇的，咱們不是冤家不聚頭。」

梅三公子這才聽清那老叫化子原來也衝着歌樂山莊而來，聽他出口滑稽，不禁微微一笑。

那知老叫化子突然回過頭來，一雙精光烱烱的大環眼向自己一瞪，嘴皮微動，祇聽耳旁有個細微的聲音說道：「要救人，還不快進去？這個老毒物，老要飯會對付他的。」

這是「傳音入密」的功夫，老叫化子分明對自己而說。

進去！救人！可是自己連歌樂山莊在那裏都不知道。

却聽山羊鬍子老頭冷哼一聲道：「拐子，你別在老夫面前鬼鬼祟祟的，我正奇怪這年輕人吃了豹子膽，敢來歌樂山莊賣狂，原來有你拐子撐着腰，這就難怪！哼！你別以為你拐子普天之下，少有敵手，今天就先要你嘗嘗老夫青竹蛇杖的厲害，回頭再找那小子算賬！」

「好說，好說！我老要飯的幾時自吹過？不過，老毒物，你別在我老要飯跟前冒大氣，前幾天，你們教主爺，還恭恭敬敬的請我老要飯大吃大喝了一頓哩！如果不是你們大小姐跟前的丫頭引路，我眞還找不到這山眼裏來呢！」

山羊鬍子老頭意似不耐，冷冷的道：「拐子那來這許多廢話？既然來了，還不動手？」

老叫化子大笑道：「得，得，老毒物，今天咱們不分出生死來，可就不許罷手！」

山羊鬍子老頭接口道：「這個自然，拐子，你遠來是客，老夫就讓你先動手吧！」

「哈哈！我老要飯的又佔先了一籌，接招！」

老叫化子說打就打，「篤」的一聲，單腿一躍，身形如風，掄起鐵拐，一招「挾山超海」，直劈過去！

山羊鬍子老頭右臂一抖，口中哼了聲。「來得好！」

青竹蛇杖一伸，突然如刀，迎着鐵拐擊出。

這一硬拚，祇聽「噹」的一聲大震，兩人各退出一步。

「瞧不出你老毒物還有點臂力

，再接我這招試試！」

老叫化子話聲未落，手中鐵拐，「直叩天門」，「橫掃千軍」，兩招同發！霎時間拐影點點，急如驟雨！

山羊鬍子老頭，乃是久經大敵之人，微退半步，青竹蛇杖一緊，立還顏色，青光杖影，疾如奔雷，跟着出手。

高手過招，講究「靜如處子，動如脫兔」，兩人這一交上手，倏忽之間，相互搶攻了四五招。

但見拐影杖風，漫天流動，那裏還分得出敵我人影？

梅三公子見他們功力似在伯仲之間，一時極難分出勝負，自己不如依着老叫化子所說，先去救人要緊。

* * *

想到這裏，方要轉身，突然聽到一陣細微的聲音，又在耳朵邊說道：「怎麼？我的公子爺，你還不走？唔！你若不得其門而入，我叫小六子陪你去就是。」

聲方入耳，忽覺有人在暗中扯着自己衣角。

這是誰？回頭一瞧，一個人影也沒有。

這回衣角被扯着不放了，再低頭看去，祇見原來蹲在老叫化子肩頭的那隻金絲小獮猴，不知何時，已跑近自己身邊，伸着一隻毛茸茸小手，緊扯自己衣角，另一隻小毛手，却向前不停的指點比劃，閃閃發光的火眼金睛，骨碌碌的瞧着自己，意思好像要自己跟着牠去。

這小畜牲，敢情就叫「小六子」！瞧牠機警的樣子，着實夠精靈，不由輕輕的點了點頭。

金絲獮猴小六子，善解人意，雙脚一頓，連蹦帶跳的躍了出去。

梅三公子忙和琴兒、劍兒打了個暗號，就跟着小獮猴縱起。

驀聽幾聲怒喝，和一陣兵刃出鞘之聲，十來個黑衣大漢，早已蜂湧過來，攔住去路。

十餘柄明晃晃的單刀，同時攻到。

梅三公子一聲輕笑，手中翠骨紈扇，輕輕一拂，立時隨扇捲出一股潛力，把刺來的兵刃，一齊逼住。

接着手指輕彈，快如飄風，瞬息之間，十來個大漢，全被點了穴道。

小獮猴蹲在一邊，瞪着兩隻小眼睛，牠瞧到梅三公子把衆人制住，早已高興得亂蹦亂跳起來。

口中「吱」的一聲歡呼，身若箭射，直向一處山岩中落去！

梅三公子帶着兩小，一連幾個起落，晃眼工夫，到了谷底。

這不過是條乾壑，到處亂石兀突，高低不平，三人落身之處，正是乾壑盡頭，前面似乎無路可通，四面一瞧，那隻金絲小獮猴，却早已沒了蹤影。

正在打量，祇聽離身前不遠之處，「吱」的一聲輕叫，梅三公子依聲望去，祇見離石壁三丈來高的一塊巨石之下，古樹盤根，藤蔓如簾，覆蓋着一個數尺來高的山洞。

如不細看，藤蔓遮擋住了，決瞧不出來，那金絲小獮猴一個毛茸茸的猢猻頭，正咧着嘴，伸出藤蔓之外，在扮着鬼臉，裝出十分淘氣的樣子。

歌樂山莊，當眞隱蔽已極，如果不是這小畜生帶路，誰也想不到蔓草亂石之中，會是魔窟的大門！

梅三公子因不知洞中虛實，帶着兩小進去，反會礙事，當下就囑咐琴、劍兩人，守在洞口，不可離開，自己就略一提氣，穿洞而入。

金絲小獮猴等梅三公子入洞之後，轉身往前就奔，一人一獸，隨着曲折通幽的洞徑，走了一會。

祇聽得「咚咚」的鼓鼙之聲，夾雜着絲竹絃管的樂音，從遠處清晰傳來。

這正是方才在潭邊上聽到的音樂，一點沒錯。

樂聲隨着自己的前進，越來越近，這就證明魔窟已在眼前。

梅三公子雖然藝高膽大，但心中却也感覺有些緊張起來，不知這歌樂山莊究竟有多大？上官小妹被關在那裏？如果還有許多被擄來的婦女，又如何辦呢？

嘎！可能這裏面還有機關埋伏，自己雖然不怕，可也得小心。

他一路思潮起伏，想着許多問題，急驟的鼓聲，悠揚的音樂，把他從沉思中驚醒。

突覺眼前一亮，豁然開朗，自己已到了一個圓形的月洞門口，洞外白雲如絮，山風徐來，不由精神一振。

原來這個洞外是一處三面峭壁，右臨絕澗，上仄下寬的一個天然幽谷。

捨了這個山洞出口之外，即使有人從峭壁上望下來，也祇當是百丈深淵，極難發現！眞說得上古洞藏幽，別有洞天。

幽谷是一塊狹長的平地，正中矗立着一座大理石的牌坊，正好把這塊狹長地形，分為兩半。

牌坊正面，鐫着什麼，因自己立身的洞口，是在牌坊側面，自然瞧不清楚，但推想可能是「歌樂山莊」四字。

牌坊前面是一塊二十來丈見方的空地，正好面對着臨澗高峯山腰上奔騰直瀉的大瀑布。

空地上全是用白玉似的大理石所砌成，平整光滑，光可鑑人。

這時正有三十六名半赤裸男女

，隨着急驟鼓聲，和奇形樂器邊吹邊打的聲音，婆娑起舞，作出起伏膜拜之狀，看來煞是認眞。

那正是和自己在山前潭水中所看到的一般無二。在這羣人的前面，還站着一個身背長劍的勁裝少女，正在指手劃脚的指揮着他們的行動。

梅三公子略一打量，再往右邊瞧去，白石牌坊裏面，是一座八角形的花圃，繁花如錦，入目芳菲！中間放着一座青銅大香爐，香煙繚繞，裊裊不絕。

正面石壁之下，鑿着一排十來間石室，兩邊石壁下依山勢開鑿了無數石室，看來這歌樂山莊，果然是一個邪教的秘密巢穴。

他心念方動，却見金絲小獮猴輕輕拉了一下自己衣角，躡手躡脚的向洞右奔去。

梅三公子知道機不可失，也趕緊一擰腰凌空飛起，像一縷淡煙般疾隨下去。

金絲小獮猴放着好好的路徑不走，却遮遮掩掩，沿着山脚，繞出八角花圃，向右邊一排石室奔去。

石室中燈光通明，一陣妙曼輕音樂，隱約傳來。

這眞是名副其實的「歌樂山莊」，到處都在輕歌曼舞！

一人一獸，一前一後，剛走近第一間石室，那金絲小獮猴突然止步，毛茸茸的小身軀，一下蹲了下去。

梅三公子心頭一楞，他知道這金絲小獮猴十分靈巧，敢情前面發現敵人？怎麼自己却沒有發覺呢？

不由提高警覺，全神戒備！

一陣美妙輕盈的靡靡之音，不停的從石室中傳出，使人在心靈上有無限溫馨之感，漸漸的引人入勝。

過了一會，看看四外並無人跡，不由再向小獮猴瞧去，牠，縮着脖子，兩隻小毛手緊緊的掩住眼睛，一動不動。

梅三公子一陣疑慮，莫非小獮猴中了人家暗算？連忙上前一步，用手輕輕的在牠頭上拍了二下。

小獮猴略一回頭，一雙骨碌碌的小眼睛眨了幾眨，毛臉上似乎略帶忸怩，用手遙指着石室，趕緊又把雙手幪住眼睛。

這怪模樣，引得梅三公子十分納罕，難道這石室中有什麼厲害人物？使小獮猴這般害怕！

心念一動，便閃身貼近石室，向內瞧去。

這一瞧不打緊，直把個風流瀟洒的梅三公子也看得臉紅耳赤！

原來這間石室，裏面極爲寬大，這時燈光通明，正有十六個面目姣好的妙齡少女，手捧樂器，翩翩起舞。

好像十六尊羊脂白玉琢成的胴體，竟然寸縷不掛，光緻緻，滑膩膩，隨着旖旎音樂，款擺纖腰，微扭臀波，一雙雙雪藕似的皓腕，青葱微翹，香肩不停地搖動，顫巍巍的玉球跟着亂晃。

艷舞正在如火如荼的演出，媚態橫生，活色生香！

梅三公子幾曾見過這種陣仗？祇覺目迷神馳，心旌搖晃，不由心中陡然一驚，暗叫一聲：「厲害！」

這分明是在練習一種蝕骨銷魂的陣法，瞧她們步履手法，無不在勾魂攝魄之中，暗含高深武學。

一念及此，不由恍然大悟，他們歌樂山莊所以要選擄資質較佳的少女，其目的就是爲了訓練這種陣法，準備將來擴展勢力，獨霸江湖。

照如此看來，這個秘密邪教，確實十分厲害，如果讓他們訓練成功，倒眞是不可收拾啊！

唔！上官小妹被他們擄來，準是強迫着她學習這種陣法，看她們已是相當純熟，上官小妹乍到初來，決不會在這裏。

他順着走廊，一連找了七八間石室，全是淫樂艷舞，依然沒有上官燕下落。

這排石室，已到了盡頭，前面還迂迴着一條人工鑿成的尺許寬山道，曲折而下，通往崖下。

梅三公子雙脚一點，便往崖下窄小得幾乎成縫的山洞中竄了進去，身方入內，祇聽一陣機輪轉動的轆轤之聲，軋軋不絕。

這又是什麼花樣？他循着聲音，向洞裏找去，入洞漸深，轆轤之聲却漸走漸小了。

再走了一段，却被一陣起自洞底的悠揚音樂，掩蓋過去。

轆轤之聲也好，悠揚音樂也好，反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走了百十來級石階，地勢逐漸平坦，前面是一條甬道，甬道盡頭，緊閉着兩扇漆黑大門。

那靡靡音樂，正是從門內傳出。

這回看來非得硬闖不可了，心念一動，方待揚手劈出，那知脚下才一舉步，猛聽一陣清脆的鈴聲，郎郎連響，起自身後。

接着又是一聲「砰」然巨震，洞中塵灰被震得紛紛落下。

梅三公子心中一驚，回頭瞧去，祇見身後甬道，已被一塊大鐵板截斷了去路！

這洞中原來還設有埋伏，但區區鐵板，焉能困得住我梅君璧？

他傲然冷哼一聲，噫！悠揚音樂，似乎比方才響亮得多了，他再次回頭，不由又驚異得目瞪口呆！

原來方才緊閉着的兩扇漆黑大門，這時竟徐徐的自行向兩邊石壁

中縮去，眼前陡然一亮。

大門之內，是一間廣達十丈，通體渾成，無門無戶的大石室，燈燭輝煌，照耀着石壁上裸體美女的五彩壁畫，舞姿美妙，栩栩如生！

室中正有二十幾個一絲不掛的少女，赤裸着全身，也隨着音樂，像穿花蝴蝶般進退盤旋，婆娑起舞。

梅三公子已經看了不少，這時已是司空見慣，毫不稀奇。

倒是那室中少女，一眼瞧到門外卓然而立的梅三公子，不由都脹紅着臉，羞赧難當。

但她們却依然舉手投足，並不因爲有外人闖入而停止舞步。

遠望過去，她們的身軀，似乎特別臃腫，一舉一動，都顯得十分生硬，極爲勉强，而有不得不舞的痛苦，但行動却又整齊有規律，不像初學。

噫！她們哭啦！不是嗎？有人臉上，一行行的珠淚，從粉頰上直淌下來，但沒有人用手去擦一擦，還是隨着韻律，款擺輕扭。

那不是崔姑娘嗎？她怎麼也在這裏？

噫！她痛苦的望了自己一眼，依然旋過身去。

他們追蹤武老英雄，不是比自己先動身嗎？敢情是追上歌樂山莊來，被擒住的，那麼崔兄呢？難道已遭了毒手？

梅三公子心中一陣憤慨，連忙一個箭步竄進大廳，口中喊道：「崔姑娘！」

可是崔慧並沒理他，早已集在衆女之中，旋轉過去。

「崔姑娘！」梅三公子又叫。

在這同時，自己祇覺得一陣天旋地轉，身不由己，不由大吃一驚，趕緊向地上瞧去，原來這間石室的地板，整塊在不停的旋轉。

正當微一低頭之際，驀覺自己身子忽然旋入了衆女隊，左右前後，呈在眼前的，竟是一條條美麗的胴體，把自己圍了起來。

不祇如此，她們儘管淚痕點點，還隨着蝕骨柔音，手撩足撥，乳峯輕顫，腰肢款擺的迎着自己而來。

「小妹子！」

他瞥見上官燕也在其中，又叫了一聲。

祇是二十幾個人，妳去我來，人影迷離，樂聲高揚，難道她們兩人都沒有聽到？

方要縱身過去，突覺靡靡音樂，越來越快，地板的轉動，也隨着加速。

少女們的身法舞步，突然改變，一雙雙白玉似的皓腕輕舒，翹着尖尖纖指，上下亂舞，像穿花蝴蝶般向自己拂來，姿勢柔軟，手法輕盈。

什麼？在這銷魂艷舞中所使手法，竟然全是蘭花拂穴手？不是嗎？她們纖指、皓腕、手肘、香肩，一摩一拂，一伸一縮，所取部位，分明全是周身大穴，取穴之準，手法之妙，滲雜得天衣無縫，好像純出自然，如非拂穴老手，曷克臻此？

但點拂到自己身上，却一點勁也沒有。

梅三公子定眼細細一瞧，原來這二十幾個少女，手足腰肢，都被緊縛在一個半邊人形的木偶之上，是以遠望過來，身軀就特別顯得臃腫。

木偶裏面，敢情裝着消息，祇要一經開動，地板旋轉，木偶的頭、手、腰、脚，就會帶着人自動伸屈起舞。

果然是被强迫着學舞，難怪學止行動，十分生硬。

自己該先把崔姑娘和上官小妹放下來再說，心念一動，趕緊向人叢中找去。

正好崔慧又輕挪款擺，裊裊而來，梅三公子連忙閃近她身邊，還沒開口，崔慧的嬌軀，又向左邊旋去。

這回梅三公子跟着旋進，使出輕功，如影隨形，緊貼着木偶邊上，在她耳邊輕聲說道：「崔姑娘，妳且忍耐一下，此時救人要緊，祇好從權了。」

崔慧自從發現梅三公子在門外現身，她是又羞又急，又驚又喜！

羞急的是自己這樣出乖露醜，今後如何做人？

驚喜的是自己被擒之後，知道這魔窟中人，武功精湛，非像梅三公子這等武功的人，才能把自己救出，是以一直就盼望着他，現在終於來了。

她脹紅着粉臉，緊閉着眼睛，一直不敢再張開，這時聽梅三公子在自己耳邊低聲的說話，心頭小鹿一陣亂撞。

立時從長長的睫毛中，滾出一顆晶瑩淚珠，沿着粉頰直流下來。

梅三公子爲了爭取時間，無暇多說，就低頭向她身上瞧去。

他原意是想找出縛住她的繩索，那知這近身一瞧，祇覺一個晶瑩如玉，豐盈勝雪的胴體，凹凸峯巒，悉呈眼底。

祇看得他周身血脈沸騰，心頭小鹿怦然狂跳，也驟然熱烘烘的紅上了脖子。

任你武功多高，定力多强，但這是天性，一個年近弱冠，情竇已開的少年，那能受得住這上帝傑作的誘惑？

梅三公子驀覺心中一蕩，趕緊收攝心神，强自鎭定，仔細一瞧，

原來崔慧的嬌軀，有一半合在半邊人形的木偶之上，手足腰肢，每一環節之間，都緊縛着一道牛筋軟索，深陷肉內。

看來不能用劍去割，祇好以內功把所有軟索一道道掐斷，才能把人放下。

但是困難的是她人還在隨着音樂，搖擺遊移，並沒靜止，要一下掐斷軟索，可也煞非易事。

他功運右腕，勁集指頭，戰戰兢兢，從她圓潤膩得像雪藕似的皓腕開始，一節節往上移去，把環束着的三道軟索一齊掐斷。

光是左右兩條玉臂已使梅三公子汗流浹背。

他輕輕的吁了口氣，再往她身上一瞧，這回可有點作難，三道牛筋軟索，第一道是橫縛在高聳的雙峯之上，膈肢之下。

第二道是在乳下胸口，第三道却緊扣纖纖腰肢，時間一久，軟索慢慢的陷入了豐腴肉體。

這……這……他心中正在遲疑，忽聽崔慧口中，輕「唔」了一聲。

聲音是那麼不自然，敢情她口中還被塞着東西，這批賊人，眞是無惡不作，他心中一動，就低聲問道：「崔姑娘，妳口中被他們塞着東西？」

崔慧微微的點了點頭，梅三公子連忙一手輕輕托起她的香腮，用手指從櫻唇中掏出一大團棉花來。

她吸了口氣，嬌喘着幽幽的道：「梅……梅公子，你不用顧慮，快替我扭斷了罷，我，我……」

她滿臉淚痕，再說不出話來，涼冰冰的淚珠像斷線似的，滴到梅三公子手背之上。

「崔姑娘……」

梅三公子敢情是被她淚珠滴亂了心，祇叫了聲「崔姑娘」，他要想安慰她幾句，一時間却找不出適當的話來。

心中一急，趕緊別過頭去，壯着膽子，伸手就掐。

眼睛雖然不敢瞧她，但雙手摸索着的，却是光滑如玉，柔膩如脂的豐滿胸脯。

直羞得崔慧粉臉低垂，心房亂跳，祇覺他微微帶着顫抖的手指，探進自己深凹的乳溝。

全身不由自主，一陣機伶伶的顫抖，呼吸緊促得快要窒息了。

「繃！」胸前一鬆，牛筋軟索隨手而斷。

梅三公子強攝着心神，雙手立即下移，第二道軟索還沒摸到，手指却無意碰上了渾圓酥膩富有彈性的玉球上那顆堅挺的蓓蕾上面。

崔姑娘身如觸電，嬌軀猛的一震。

這一震，可把梅三公子震得更是緊張，一顆心要從咽喉中直竄出來似的。

强自收攝的心神，隨着心弦的跳動，更加飄蕩，血脈簡直快要爆炸了！

偏偏崔姑娘披散的秀髮，一絲絲在耳邊輕拂，鼻孔中也似乎聞到一縷縷淡淡的幽香。

這是少女身上特有的醉人氣息，任誰聞了，都會沉醉，顚倒！

突然，似乎有人用拂穴手法，襲向自己「鳳眼」、「精促」、「笑腰」三處大穴，心頭一驚，猛的睜開眼來，原來是被縛在木偶上盤旋舞蹈的幾名少女偶然碰上。

方才這種情形，遇上了很多，自己並不在意，這回敢情自己「心神入邪」，才會感到突如其來。

不由暗暗叫了聲「慚愧」！趕緊運指如飛，「繃！」「繃！」一連又扣斷了兩道牛筋。

偷偷向她瞧去，她緊闔着又長又黑的睫毛，玉頰脹得比胭脂還要紅，嬌息微喘，嬌艷欲滴。

眞是我見猶憐，禁不住心中又是一陣蕩漾！

這會祇賸了腿上幾道軟索，該是輕而易舉，他定了定神，俯下身去！

映入眼簾的是緊緊的小腹，和修長的大腿，隱約桃源，纖毫畢露！

那道牛筋軟索，正好緊縛在大腿和小腹間的三角地帶。

糟糕！這神聖不可侵犯之處，自己豈能用手掐得？這可比方才還要尷尬，那敢貿然動手？

崔慧被牛筋軟索縛得太久了，氣血受阻，渾身痲木，這時上半個身子軟索一去，那裏還支持得住，嬌軀綿軟無力，猛的向前傾撲出來。

梅三公子睹狀大驚，連忙左手一伸，把她攬住，軟玉溫香抱滿懷，反倒使他增强勇氣。

這時再也顧不得什麼，右手往下疾探，迅速地掐斷了環在腿膝脚踝的幾道軟索，把她整個嬌軀，輕輕抱起。

崔慧人雖痠痲得嬌慵乏力，但心頭可清楚得很，這時被他緊緊摟住，一顆頭埋在他的胸前，聽到他心臟强而有力的跳動，似乎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

這種感覺，又產生了一種無法形容的慰藉，從心底深處，透上一絲甜意。

「梅……梅哥哥，你替我推宮過穴，活活血好不？還有上官妹子，你也得快去救她呀！」

她在他的胸前，微微抬起頭來，細聲兒說着。

聲音雖細，鑽進梅三公子的耳朵，可眞有力量，尤其這聲「梅哥哥」，聽得最是清晰。

他心中一蕩，不知是興奮？還是喜悅？環抱着她的臂膀，突然一緊。

閃出人羣，在大石室的角落上，放下嬌軀，立時運起般若神功，把一口眞氣貫注雙掌，一連拍了她幾處大穴，然後再循周身經絡，一陣按摩，掌心所及，熱流滾滾！

崔慧祇覺全身血脈，加速循環，片刻之間，精神陡增，心中一喜，猛的坐了起來，口中笑道：「好啦！梅哥哥，眞謝謝你咯！」

她話才出口，鳳眼一睜，哎喲！自己還光着身體，不由又是一陣臉上羞赧，慌不迭的側轉身子，羞急的道：「梅哥哥，你快去把上官妹子放下來啊！我……我去穿衣服啦！」

她急急忙忙翻身而起，如飛的往左邊牆角上奔去，原來那邊地上，果然放着一大堆衣裙。

梅三公子並不停留，再次閃入人羣，把上官燕周身軟索，一齊掐斷，抱了出來。

崔慧早已把衣裙穿好，俏生生，羞答答的走了過來，一面說道：「梅哥哥，這裏還有二十幾個人呢，都是被魔頭擄來的良家婦女，你也得救救她們呀！」

梅三公子一手替上官燕推宮過穴，臉上不禁微露難色，心想這許多人，如果一個個都像方才那樣，自己可實在吃不消呢！

崔慧站在一邊，見他沉吟不語，不由嗤的笑道：「誰要你一個個去解？這間鬼屋的機鈕，就在洞口那根絞索上，聽說那絞索一直通到大瀑布下面，利用水力，推動絞盤，使絞索轉動，地板才會旋轉，地板旋轉木偶就舞起來，我們祇要把絞索切斷，木偶一停下來，縛着的軟索就會自動鬆開。」

梅三公子笑道：「難怪我一進洞門，就聽到轆轆之聲，原來就是絞索在轉動。」

上官燕小姑娘家自然特別怕羞，自己身體光緻緻的被一個男人家救了下來，還在全身上下不停的推摩，她又羞又怕，動都不敢稍動。

這時聽到崔姐姐在身邊說話的聲音，她猛的一個虎跳，就向崔慧懷中撲去，口中却嗚咽得說不出話來。

崔慧把她抱住，笑道：「燕妹妹，快別哭啦，妳趕緊去穿好衣服，我們還有許多事要做啊！」

說着就拉着上官燕纖手，匆匆走去。

不一會，上官燕低着頭，跟崔慧走了過來，小姑娘紅馥馥的蛋臉，那敢向梅三公子望上一眼。

却聽崔慧笑道：「梅哥哥，我們快去切斷絞索，才能把這批人救出去呢！快！」

她一手拉着上官燕，方要轉身出去，那兩扇大門，不知何時，早已悄沒聲息的關了起來！

「兩位妹子，妳們且讓開！」

梅三公子話聲才落，右手業已揮出。

但聽一聲蓬然大震，接着嘩啦啦連響，兩扇鐵門連同一座人工開鑿的洞壁，那裏經得起他「般若神功」的無比潛力，早已全部震坍。

崔慧眼看心上人輕輕一揮，竟有這般威勢，心中一喜，就拉着上官燕首先向門外縱去。

「咦！這怎麼辦？石洞通路，給堵死啦！」

上官燕一眼瞧到甬道被一塊大鐵板截斷了去路，早就驚叫起來。

崔慧還沒開口，却聽身後梅三公子接着笑道：「小妹子，這區區鐵閘，那能困得住我們？」

他一邊說話，一邊右手嗆的製出長劍，但見眼前精光一閃，晶瑩透明的昆吾劍，隨着梅三公子一揮之勢，「嗤」的沒入鐵板之中，好像毫不費力，劃了四尺來長一個大洞。

梅三公子左手掌心，輕貼鐵板，喝了聲「起！」，那四尺來長一塊鐵板，緊貼着掌心，輕輕放到邊上，大鐵板立時開了一道小門。

上官燕早就喜得跳了起來，說道：「梅……梅大哥，你這寶劍眞好！」

她似乎十分羨慕地瞧着他手中亮晶晶的長劍。

梅三公子還劍入鞘，笑道：「這叫昆吾劍，十洲記上有一段記載：『流洲在西海中，多積石，名爲昆吾，冶其石，爲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晶狀！』所指大概就是此劍了。」

上官燕聽得十分神往，輕輕的道：「唉！我們幾時也去煉一把才好！」

崔慧噗嗤笑了一聲道：「流洲在那裏呢？這不知是幾千年以前的事啦！現在還找得到嗎？」

「唔！小妹子，我們快走！」

她語聲未落，纖手一拉，就從鐵板洞中竄了出去。

上官燕也跟着跳出，身子還沒停，陡聽崔慧一聲清叱，右手中食兩指平伸，捏着一個劍訣，業已向前劈出。

「呼」的一聲，劈空劍訣的尖銳勁風，掃中石壁，直打得石屑紛飛。

祇見一條小黑影比箭還快，閃向自己身後，「吱吱」的響起一連串急叫。

上官燕急忙一個旋身，崔慧也早已身若飄風，追了過來，左手劍訣，方要再次劈出。

「崔妹子快停手。」（未完・七）

上文提要： 苗飛找小高比試武功，苗用「骷髏絕命功」將小高打至重傷，突來兩幪面人偷襲苗飛，苗自知難倖免，想觸動毀山滅洞的機關同歸於盡，兩幪面人忙走避，小高和陳水水幸得黑衣人救走，並告訴他們有關寶籙的事，希望他們到南荒的廣雲宮找尋答案。二人來到南荒，遇到一個自稱鬼見愁的人，不准他們探查廣雲宮……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可飛・圖

劍嘯江湖



寶籙求証有答案　宮主收徒出難題

「這還能試？」小高道。

鬼見愁哈哈大笑道：「當然能，我們就試試過，通常第一次都膽小，來！我幫你，包你滿意！」

他伸出雙手，就要去捏小高的脖子。

小高嚇得冷汗直冒，急急說道：「改天好不好？我還有心願未了……」

「甚麼心願？本鬼替你完成？」鬼見愁一副很有義氣的樣子。

小高感傷道：「我還有個失散的兒子，我想見見他最後一面……」

「這容易，我馬上把他找來。」

小高道：「你……他在千里之外，甚至更遠，你能立刻找他回來……」

「鬼是無所不能的！」鬼見愁狂笑兩聲，道：「馬上你就知道了。」

鬼見愁又笑道：「就算招不了人，招他的魂來給你瞧瞧也行。」

「我……我……」小高有口難言。

小高眼看無法下台，只好隨便唸出一個以應付他們。

鬼見愁還是有模有樣的將生辰八字劃寫在柴枝上，然後丟入火堆燃燒。

「光看這八字陰年陰月陰日陰時，就知道他不是甚麼好人。」

「不，我兒子是好人，很孝順。」

「孝順？會把你丟在這裏砍柴？」鬼見愁冷笑道：「這種兒子不要也罷，我把他招來，看他如何交代？閉上眼睛，認眞唸你兒子名字。」

由於他的強迫，小高不得不照辦。

接下來鬼見愁開始作法，鬼又愁在一旁掠陣，小高根本無路可逃。

「三魂七魄歸我管，九路兄弟盡傳到，遊魂野鬼請讓路，阿淸靈魂請出竅，帶到啦……急急如律令……」

鬼見愁有模有樣地比劃着，雙掌不停地往火上打去，小高覺得臉紅耳熱十分難受，因爲火燒得十分旺。

好不容易鬼見愁說道：「帶來了，你可以跟你兒子說話了。」

小高張開眼睛，除了一團火，兩個鬼，哪來的兒子？不禁問道：「在哪裏……」

鬼又愁此時又捧着盛水的凹石慢慢走來，道：「在裏頭，自己看！」

看他們如此認眞，小高也半信半疑，自己哪來的兒子呢？大概是前生的吧？

小高啼笑皆非地凑向水面，閃閃波影中，竟然出現了一個少年，

他驚訝萬分：「眞的有？」

鬼見愁冷冷地道：「不然你以爲我的法術是騙人的？」

小高看得更仔細些，不禁道：「倒有幾分像……簡直就像是我嘛……」

兩鬼哈哈笑道：「他不像你要像誰？」

「太像了，我幾乎分不出……」

小高驚喜中，突然想到甚麼，立即再凑向水面，張牙咧嘴，水中人也跟着張牙咧嘴。

他驚駭萬分：「是影子？」

摸摸自己的臉，不知何時，粧已燒個精光，他急急叫不好，登時往洞口衝去。

鬼見愁兄弟猛地撲向前，一人抓一脚，很快將小高拖了回來，還點了他的穴道，小高苦笑不已。

這次更是連一招都省了，就栽在兩人手裏。

鬼見愁嘿嘿冷笑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你找死！」

小高乾笑道：「前輩，有話好說……」

鬼見愁道：「好話在上次已經說完了，這次準把你烤來吃！」

鬼又愁扯下小高背後的布團，道：「雕虫小技也想騙鬼？方圓數十里沒有住家，由得你這糟老頭來砍柴！」

小高這才知道破綻竟然出在這裏，實在冤枉。

「前輩誤會了，我不是想找廣雲宮，我只是想在此隱居，不問江湖事！」

「胡扯！乳臭未乾的小子想隱居，未免把我們當傻鬼了！」

鬼見愁狠狠地給小高一個響頭，打得他不敢再鬼叫。

小高道：「前輩請見諒，小的是誤闖，小的並不想找廣雲宮。」

「不想？還易容摸來？」

「我是逃避其他人的追殺，我的仇人很多。」

「說完沒有？闖入禁區只有死！」

鬼見愁找來一根樹枝，運足功力往岩石打去，樹枝竟然插入岩石之內，然後兩鬼又把小高綁在樹枝上。

小高急了，道：「前輩高抬貴手放我一馬，就算要殺我，就放我出去，讓外邊仇家殺我如何？」

鬼見愁冷笑道：「太慢了，你現在連選擇死法的權利也沒有。」

說著一掌打向火堆，呼呼熊熊的火烤得小高哇哇痛叫。

「不公平，有膽放我下來，你我決一死戰。」

「憑你的功夫？」

「這兩天，我又學了另一套絕學。」

「這麼厲害？」鬼見愁冷笑道：「沒興趣，等你變成了鬼之時，再來找我們決鬥吧！」

鬼見愁已搬來大批木柴，全往火裏堆，他鬼笑道：「你祈禱它們燃不起來吧，否則你只有一刻鐘好掙扎的了！」

烈火熊熊，火星已不斷飛起，使得小高不停痛叫，他不斷掙扎求饒，兩鬼却笑得更瘋狂。

「放開我，否則我作鬼也不會放過你們的。」

「那就等你變成鬼再說吧！」

兩鬼又是一陣笑，比哭還難聽的狂笑。

眼看小高是非死於非命不可了，只有等作鬼再來報仇了。

* * *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

突然外頭刷的一響，一根樹枝竟然裂倒落地。

「有人？」

兩鬼立時警覺，隨即飛射出去。

洞內獨留小高，眼看火勢熊熊燃燒了起來，已燒向他的衣角。

「救命啊……」

小高沒命尖叫，他瘋狂地掙扎，希望掙脫樹枝，就算壓向火堆，也比現在來得幸運多了。

但是，衣衫已經起火了……

「救命啊！」他已失去理智。

就在烈火燒上身之際，一道白影忽地掠來，一掌掃向火堆，一手已把小高扶下，急忙掠向洞外。

待到洞外的雨絲淋身，小高才自半昏迷中驚醒過來。

知道得救之後，第一個念頭是向那人道謝，那人却先開口道：「不要說話，妖鬼靈得很！」

「水水？」

小高這才看清趕來救他的人竟是去而復返的陳水水，他無限歡欣，想振作却乏力，只好讓陳水水半拖半拉地跑著。

陳水水似早已有計劃，專挑隱蔽路線逃走。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她發現小高竟然在她懷中睡著了，豈能讓他佔便宜，她立即將他丟在地上。

小高忽然掉在地上，痛得他驚叫起來。

陳水水看著好笑，道：「有什麼好叫的？沒死就算你幸運了。」

小高窘道：「不管如何，還是要感謝妳救命之恩。」

陳水水瞪眼道：「要不是我算準你一定會被逮，我才懶得理你呢！」

「這麼說，妳是關心我了？」

陳水水臉一紅，道：「誰關心你？這是還你上次救我的恩情，現在扯平了，誰也不欠誰。」

「可是，我很想再欠妳。」

「什麼？你還想再去招惹那兩個老怪物？」陳水水斥道：「不欠！」

小高窘道：「那倒在其次，是我的……我的……屁股……的褲子被火燒了個大洞……」

小高自跌落地面，再也不敢爬起，原來是爲了此事。

陳水水聞言，眼淚都快笑出來了。

「活該！怎麼不燒個精光，讓你更輕鬆些。」

小高乾笑道：「別開玩笑了，眞要如此，我早沒命了，而且你敢看我一眼嗎？」

陳水水登時紅了臉，斥道：「燒死算了，狗嘴裏長不出象牙。」

「不管如何，先弄條褲子給我吧！」

「荒山野外，哪來住家？剝個樹皮給你還差不多！」

沒辦法，小高覺得好笑，道：「我這樣子，很可笑吧？」

陳水水懶得理他，冷冷地道：「叫你回中原去，你偏不聽，現在嘗到苦頭了吧！可以死了這條心了嗎？我的少爺！」

一提起那兩個老鬼，小高越想越氣憤，他恨恨地道：「這兩個惡鬼實在欺人太甚了，我非想個辦法收拾他們不可。」

陳水水驚道：「什麼！你還想玩命？」

「不出這口氣，我不服氣。」

陳水水怒道：「枉費我冒險救你，早知道你亡命無知，竟是個不識時務的人，我死也不會回頭，你要去就去吧！你我從此一刀兩斷。」

說完，氣沖沖地舉步離去。

小高急急追上：「水水別走，有話好說嘛！」

「對亡命之徒，我沒什麼好說的。」

「我哪玩命？」

「差點死了，不是玩命是什麼？」

「那是意外……」

「你最好別再出意外。」陳水水甩開小高，走得更快。

小高穴道並未完全解開，屁股又受傷，一時也追不到，急急叫道：「我不敢再去找他們了。」

這話終於把陳水水喊住了，她驚喜轉身，道：「你想通了？」

「嗯！火燒屁股，讓我刻骨銘心……」

還好，只是燒一點點，要是烤熟了，連刻骨銘心的機會都沒了。

陳水水含笑迎了過來，前嫌盡釋，她拿出靈葯，交給小高，道：「敷點吧！」

那部份不好辦，她只好羞道：「自己敷。」

小高也只好自己來了，擦上葯，感覺好多了。

陳水水笑道：「就非得要搞成這樣，你才甘心，眞是玩命傢伙！」

小高乾笑道：「意外……」

「算啦！先找個地方休息，明天就回中原，省得受苦受難。」

「沒那麼容易！」

「你……」

陳水水一看小高滿臉報復的神情，她又擔心了。「你還想找他們算帳嗎？」

「對！」

陳水水斥道：「騙子！你剛才明明說不去找他們了，現在又反悔，我恨你！」

陳水水甩頭就想走。

小高急忙叫住她道：「沒騙你啊！我差點被燒死，怎有膽子再去找他們？其實，不找他們，也照樣能算這筆帳！」

只要聽到不與他們碰頭，陳水水已安心了不少，道：「你想用妖法整他們？」

「對！」小高恨恨地道：「非得整死他們不可！」

「哦！這麼厲害，我倒想聽聽甚麼法子？」

小高道：「我要把消息傳出去，說三清寶籙在天雨峯，然後引來大批江湖人物，看看這兩個惡鬼如何收拾？」

陳水水道：「你……好端端的，幹嘛整人？」

小高道：「不但要整，還要整死他們！我還要多添幾樣寶物，像七彩還魂丹啦，張三丰的秘笈也可以，不把整個天雨峯翻過來，我不甘心！」

「簡直無理取鬧！」陳水水斥道。

小高一楞，道：「妳好像很反對我做這事？」

陳水水道：「本來就反對，要是引來這麼多人，你還不是一樣身陷重圍，要是他們知道三清寶籙在你身上，豈不是反過來追殺你！」

小高道：「放心！到時候，我已不知躲到哪裏去了！」

「我還是反對！」

「妳忍心看我受人欺負而悶不作聲？」

「總比你被燒死的好。」

「哼哼！妳忍心，我可不忍心！」小高冷笑道：「這仇是非報不可的！」

陳水水一臉不高興。

小高一時也不願她太過擔心，含笑道：「這樣好了，我們回到中原之後，再傳出消息，妳看如何？」

陳水水雖仍不滿意，但再要拒絕，實在有點說不過去，於是勉强

點頭，道：「隨你，別再引鬼上身就成了！」

「我還怕他們躲起來不敢見人呢！」

於是兩人默默地走出山區，找到一間破廟。

小高早就累壞了，提議休息。陳水水也沒意見，二人遂走了進去，小高找了門板當牀，趴著就睡著了。

而陳水水卻坐著發呆。

待小高醒來時，陳水水已替他準備了一條新褲子，還有早餐。

「妳去了小鎭？」小高問道。

陳水水瞪眼道：「難不成看你光著屁股回去嗎？」

她的心情似乎好多了。

小高乾笑，找個角落，將褲子換了。

碰到痛處，仍是疼得很，他又恨恨道：「哪天非得收拾他們不可！」

陳水水道：「以後再說吧！穿好了，吃飽了，該準備上路了！」

陳水水就是不願他多逗留在苗疆一時半刻，乾脆催著他邊走邊用餐，小高也樂得邊走邊吃。

接近傍晚，大約走了半里路，經過一處雜草荒地時，小高突然覺得心神不寧起來。

陳水水感覺到了，她焦急地問：「有甚麼不對？」

「有人跟蹤。」

「你是說……」

陳水水想到鬼見愁，驚訝得說不出來。

小高道：「大概不會吧！他要求我回中原，我已經照辦了，還有甚麼不滿？」

「那會是誰？」

「也許是路過的，也許是誤會……」

小高決定先找個地方休息，看看對方反應再說。

於是兩人往一株大樹下，樹的根部有一個洞，正好可以暫時容身，小高還爬上樹梢，準備逮住跟蹤者。

然而他們一休息下來，那跟蹤的感覺也消失了，一直等到黑夜都沒反應，小高不禁納悶了，道：「難道判斷錯誤，走了眼？」

「沒錯，完全正確！」

竟然有人回話！

小高驚愕地往發音處看去，有個怪影在空中飄蕩。

「鬼見愁？」

小高看得兩顆眼珠都快掉下來了，揉揉眼睛，那殭屍般的臉仍在。

小高快暈了，一時立身不穩，從樹上掉往地面。

「小高？」陳水水也駭著了。

小高還來不及感到疼痛，爬起來即奔跑起來，道：「快逃！惡鬼又找上門了！」

他拉著陳水水，跑得比甚麼都快。

然而逃不了二十丈，迎面鬼又愁已擋住去路，正陰森森地鬼笑著，笑得小高頭皮生寒，道：「眞是陰魂不散啊……」

他轉身想另尋出路，後面鬼見愁已逼了過去。

眼看兩面受阻，小高突然厲喝一聲，倒撲鬼見愁，看樣子只有先下手爲强了，希望能殺出一條生路。

鬼見愁沒料到小高會反擊，一時也被罩住，迫得他後退三步。

「嘿嘿！你還差一截……」

小高一擊得逞，以爲突襲有望，而且他不敢施展三清神功，似乎也是突擊成功的原因吧。

那鬼見愁被逼退三步，氣得哇哇大叫，雙掌揮來，勁風若狂濤捲掃而來。

小高改用金蛇指的巧勁對付，左偏右閃，趁機欺向鬼見愁左側，手指狠狠地點向他的肩頭。

鬼見愁更是憤怒，突地運功護身，雙手合十，故意讓出肩頭讓小高去點，然後想以雙掌再傷對方。

小高眼看鬼見愁不動，心中一喜，他哪是點，只不過輕輕一點，那鬼見愁立即兩掌翻高，擊向小高前胸。

「哈哈，你上當了！」

小高立即甩掌下按，接封對方掌勁，借著力道翻衝天空，往算準的枝幹點去，立即掠逃十數丈遠，準備逃跑了。

「給我回來！」

這聲音竟然出自陳水水？

小高一楞，才想起還有個陳水水，這時鬼見愁的聲音也响起道：「你難道不顧她的性命了嗎？」

小高不得已，只好掠了回來。

他疾快地衝向陳水水，鬼見愁見狀，高舉起陳水水，擋住小高，擺明了要逼人收招。

陳水水尖聲大叫，小高一時左右爲難，如果收了招，一切都完了，他突然狠下心，不但不收招，而且更猛劈過來。

小高試着用三清神功裏的一招——隔物打物，透過陳水水的身子，碰然一聲，陳水水身後的鬼見愁果然被打得倒飛數丈。

在這同時，小高也接住了陳水水。

正準備逃走的同時，鬼見愁又飄來前面擋住了去路。

小高一楞，可是又能如何？

他苦笑道：「兩位前輩請別誤會，在下已經遵照指示要回中原了，您可以放心地放我們走了吧？」

鬼見愁冷冷地道：「極不放

心！」

小高道：「可是，我們已經在回程的路上了，這總可以表示我們回家的決心。」

「你還會再來！」

「沒那回事！就算再來，也會照會兩位才敢再來。」

「廢話少說！」

小高哭喪着臉，道：「前輩再給我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吧！」

兩鬼邪笑不已。

小高又道：「我屁股都快烤熟了，怎敢再冒犯前輩？」

鬼見愁冷冷地道：「要我們原諒你，可以，跟我走！」

「要……要去哪裡？」

「你不是要去廣雲宮，我帶你去！」

「我不想去了！」

在小高心中，此時的廣雲宮，無異就是閻王殿，他怎還敢隨便亂去。

「要你去，你敢不去？」

鬼見愁的醜臉又拉了下來。

小高猛點頭，道：「去去去……可是，有可以不去的方法嗎？」

「有。」

「我願意……」

「馬上自殺！」

小高的希望完全破滅，此時雙鬼一前一後押着二人往天雨峯的方向行去。

小高心中忖道：爲什麼世上的事總是事與願違呢？

陳水水此時反而泰然多了，道：「去去也好，這不正如你所願嗎？」

小高噓了一聲，低聲道：「他們準沒安好心，一定是想騙我們到某地方，然後……」

「要殺你何必選地方！」鬼見愁冷冷地斥道：「若不是宮主看你年幼無知，膽子又不小，死在我們手中太可惜了，想引你到廣雲宮瞧瞧，你還會有命嗎？」

「眞的？」小高半信半疑。

鬼見愁又冷冷地道：「憑你一個小鬼，還需要我們兄弟出馬宰你嗎？」

「這麼說，我是因禍得福了？」

鬼見愁冷冷地道：「你最好知福享福，再出差錯，馬上變成大禍臨頭了。」

「不會，不會，我會特別小心的。」小高欣喜若狂，轉向陳水水道：「千萬別出狀況，我的命全在妳手中了。」

陳水水瞪眼道：「你才別出狀況呢！跟你在一起，遲早會被你害死！還敢說我……」

小高笑道：「過了今夜，我想情況會有所改善，請多多原諒。」

陳水水也只好暗罵幾句了事。

此時雙鬼已施展輕功，速度加快了不少，小高還能應付，陳水水則已顯吃力，小高只好拉着她，一同往天雨峯掠去。

及至三更，天雨峯已至。

仍是烏雲罩頂，陰雨綿綿，但穿過半山腰的烏雲之後，天空竟然清亮如鏡，寒星晶閃，哪來雨天情景？

小高不禁感到造物神奇，此峯取名天雨，自然其來有自。

在山峯某處，已見着一座半掛懸崖的古廟般建築物，它浮在雲層之中，倒有幾分神仙意境。

「那就是廣雲宮？」小高好奇地問。

鬼見愁冷冷地道：「見到宮主，給我小心些，說錯了話，砍你腦袋。」

欣喜之中，小高頻頻點頭。

沒想到雙鬼當眞遵照宮主指示，帶自己前去，果眞因禍得福了。

然而，宮主到底是誰？長得如何模樣？也跟雙鬼一樣，喜怒無形嗎？會不會一不高興，就宰了自己？

想到這裡，小高再也不敢高興得太早。

這次眞的是深入虎穴，要是一個不留神，恐怕就回不了中原了。

看看陳水水依然一副安然自若的樣子，他只好扯扯她的衣角，讓她多了解此時的危機，誰知竟遭她白眼，小高也只好苦笑了。

雖然廣雲宮高在半天際，但是以他們的身手，不到盞茶光景，已掠上地頭了。

小高放眼望去，不禁有些失望。

此宮和一般廟宇並無兩樣，甚至更破舊。若非門上還掛着那塊剝落不堪的「廣雲宮」的牌子，小高絕猜不出它就是自己要找的地方。

鬼見愁冷冷地道：「廣雲宮荒廢百年，現由本門接掌，進去時，最好別冒犯了宮主。」

小高雖失意，却也不敢稍大意，立即點頭，他還知會陳水水別出差錯。

「我……可以不進去嗎？」

陳水水混身不舒服，只好做此表示。

小高立即接口道：「不去也好，免得她出差錯。」

鬼見愁冷冷地道：「不去，留在外面，少給我亂動。」

「不會……」陳水水有如身在鬼界之中，怎敢亂來。

兩鬼這才引帶小高進了廣雲宮。

裏面破舊不堪，鬼氣橫溢，更有一股腐味，逼得小高暈頭昏腦。

方踏進大門，兩鬼已經拱手，同聲說道：「稟宮主，人已帶到。」

「很好……」

聲如百歲老翁沉吟，讓人感覺似乎是發自某種怪物的口中。

小高也拱手，却看不見人在何處。

正想抬目找去，一張吊在內側屋樑，背向門口的太師椅，竟左右晃蕩了起來，還發出吱吱呀呀的聲音。

只見宮主一頭及腰的白髮隨風飄來飄去，直如幽魂般陰森恐怖。

小高但覺鬼氣上身，全身寒抽起來，如果再有機會選擇，打死他，他也不會再到這裏來了。

「你到廣雲宮……有何目的……」

小高還楞在那裏。

鬼見想一掌打向他腦袋，斥道：「宮主問話，不會回答嗎？」

小高這才被打醒，怔怔地道：「什麼？什麼？」

鬼見愁道：「宮主問你，一直想到這裏來，目的何在？」

「呃……是這樣的……」小高考慮著是否要說實話。「聽說以前武當祖師張三丰曾經住在這裏？」

「不錯！」宮主回答：「你來找他？」

「不不不……他已仙逝多年了……」小高道：「我是聽說他留下一本三清寶籙……」

鬼見愁冷冷地道：「你本身都練了，還那麼多毛病？」

小高道：「在下是練了，但總是出問題，所以想來此求証，是否練錯了武功？」

宮主道：「三清寶籙本身就有破綻，你還是別練的好，連張三丰本人都解不了，天下可能無人能解。」

「可是在下已經練了……」

「那就別用……」

「我已經練出一點心得了！」

「哦？」

「你說說看？」宮主道。

連鬼見愁都感到稀奇。

「我發現三清神功能化成三道不同勁流，只要能運用妥當，一定可以解除突然失去功力的毛病。」

宮主沉吟了一陣，道：「三清寶籙是三百年前武林三位僧道魔三位高人合力編成，自有其三家之長，或許三高人只是把此神功編出來，而實際上卻沒有練過，留傳到後世，才會出現不協調的毛病。」

「敢問那三位高人是誰？」

宮主道：「歸月和尚、清水眞人、烈火魔君。」

小高道：「後來想必是從清水眞人手中將三清寶籙留傳到張三丰手中的吧？」

「有此可能。」

小高已有所了解。「原來是融合了僧道魔三大家，難怪這麼難搞。」

宮主道：「自有三清武學以來，練過的人皆遭到走火入魔的命運，你還是別練的好。」

小高眉頭直皺，誠如方振遠所說，只要練上一回便會愛上它而愛不釋手，現在要他別練，已難割捨。

小高又問道：「經過張三丰的批註也不行嗎？」

宮主道：「他就是因爲發現了此武功怪異非常，才將之帶在身邊，看樣子，到後來，他也沒找出毛病來。」

小高不禁失望了，連武當祖師都找不到毛病所在，他又有何天大的本領去解決他所遭遇到的難題呢？

想及此，不禁洩氣了。

此時鬼見愁冷冷地道：「你的問題已解，以後少來這裡，否則照樣把你抓起來烤。」

小高茫然地點頭，目光觸及鬼見愁，他突然又有了希望，道：「前輩說過三清武學根本不是您的對手，您想必對此武功甚是了解了？」

鬼見愁道：「那是我的事！問完了就快滾！」

小高突然跪了下來，道：「請宮主收在下爲徒，在下想學至高武功！」

他這一跪，三人同時一楞。

鬼見愁忽然斥笑道：「本門不收小鬼，快滾！」

「在下很快就會老的。」

「快滾！聽到沒有？」

鬼見愁已伸手扯小高。

小高拚命抵抗。「宮主，您通融一次吧！在下是誠心誠意的。」

「除非你跟我們一樣，一副鬼貌。」

鬼見愁抓住小高的衣領，提著他往外走，小高硬是不肯走，喊道：「記名弟子也行，先傳點基本的，等我變老變醜再傳眞功夫。」

「你簡直飢不擇食！」

鬼見愁一用力，將小高拖出了門外，小高又爬了進去，鬼見愁掠身上前。

「放開他。」宮主淡淡說道。

鬼見愁依言放人，小高但覺授功有望，跪得更尊敬，道：「宮主答應收在下爲徒了？」

太師椅突然轉了過來！

那宮主哪算是人？

一張臉枯陷如骷髏，兩道白眉飛尺長，眼眶見不了眼珠，凹洞處各有一條紅血般的蟲在蠕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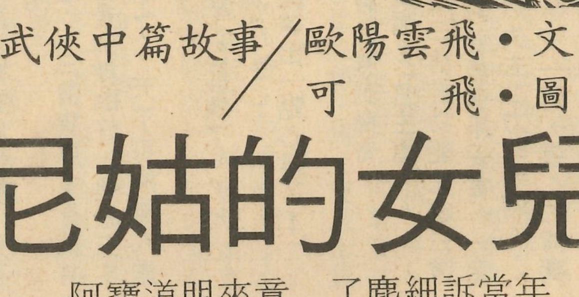
小高看得差點吐了出來。

宮主伸出乾枯爪手，挖出右眼血蠕蟲，淡淡說道：「只要你能讓此蟲游走全身三天三夜，本宮就破例收你爲徒。」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大哥大和小弟小挑了大風莊，又來找玄武觀的假道士算帳，主要目的找假觀主皇甫嵩，他是黑衣教的一名堂主，經過激鬥，被他走脫。二人又按三怪的指示，往四川峨嵋山找尋情僧無垢的女兒和她的娘，來到山上，見黑衣教的青龍壇壇主柳一刀率衆圍攻峨嵋派了塵師太等人。峨嵋派不敵，阿寶用玄玄神功使教徒自相殘殺，衆尼轉敗爲勝……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尼姑的女兒

阿寶道明來意　了塵細訴當年

黑衣教的堂主掀起頭套，亮了一下眞面目，朗聲道：「以前的玄武觀主，現在的黑衣教堂主皇甫嵩。」

賴皮道：「一個敗軍之將，一條夾着尾巴逃走的狗，好厚的臉皮啊，還敢在此耀武揚威，既是相識，就把你的狐兄狗弟介紹一下吧。」

皇甫嵩惡狠狠的瞪了賴皮師徒一眼，立將鬼見愁柳一刀、堂主于成等人的姓名、身份報了出來，最後大言不慚的道：「我們柳壇主乃黑衣教外三壇的首席壇主，一把鬼頭刀殺遍大江南北，一雙鐵砂掌不知毀了多少英雄好漢，神功蓋世，一身是膽，你們兩個兔崽子來得正好，玄武觀的那一筆血債今天就要清償。」

阿寶冷然一哂，道：「皇甫嵩，咱家的話你傳到沒有？」

皇甫嵩故意裝糊塗。「甚麼狗屁話？」

「解散黑衣教。」

「哼！」

「叫黑衣教主引頸自刎。」

「做夢！」

「皇甫嵩，昨夜你可曾夢到今日會死蹺蹺？」

「哼，鬼話連篇，就憑你……」

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阿寶猝然豎掌如刀，電也似的騰身而起，皇甫嵩話說一半，頭却已滾落塵埃。

沒有人看清他是如何出手殺人。

沒有人看清他的身法如何詭異。

大家聽到看到的是，來如風，似煙似霧，慘叫聲，人頭落地，大哥大又站回原處，好像不會發生任何事故似的。

一招絕技，震駭全場，所有的拚鬥全部停止，千百隻眼睛皆投注在阿寶一人身上，峨嵋派的人額手稱慶，黑衣教的人則心膽俱寒。

黑衣教青龍壇主鬼見愁柳一刀心神稍定，往小祖宗面前一站，道：「娃兒身手不凡，從那裡學來的？」

阿寶冷言傲語道：「當然是師授。」

「聽說令師是狂道杜非？」

「應該再加兩位。」

「那兩位？」

「情僧無垢與獨行俠古來稀。」

武林三怪，個個名重江湖，只要學得其中一怪的絕活便可縱橫天下，稱霸一方，而大哥大得天獨厚，竟集三怪絕學於一身，聽聞之人莫不爲之瞠目結舌。

柳一刀臉色一變再變道：「噢，『情僧無垢一身垢，狂道杜非滿肩非，天不怕來地不怕，獨行俠客古來稀』，這三個老傢伙都是娃兒的師父？」

阿寶昂首道：「你沒有聽錯。」

「這三個老怪還沒有死？」

「媽的，少咒人，還活得好好的。」

「現在何處？」

「在一個好地方，過神仙生活。」

「娃兒似乎出道未久？」

「是啊，還不到三個月。」

「可是，在這三個月之內已殺了不少本教弟兄。」

「此乃咱家中原之行的主要任務。」

柳一刀臉一沉，道：「小子，你想幹甚麼？」

小祖宗正經八百的宣示道：「消滅黑衣教，重整武林新秩序。」

賴皮隨聲附和道：「說得更明白些，我們師徒要替天行道，把你們這一羣喪盡天良，壞事做絕的魔鬼統統幹掉，將黑衣教這株毒草連根拔起，野火燒光，春風吹不生。」

堂主于成虎吼一聲，道：「你們跟本教有仇？」

阿寶吐出來一個字：「有！」

「仇從何而來？」

「從黑衣教毀了玄武觀，挑了丐帮而來。」

「娃兒跟丐帮也有淵源？」

「丐仙洪四海是咱家的老哥哥。」

「哼，娃兒倒挺會拉關係，一入江湖便和姓洪的搭上線。」

賴皮接口道：「黑衣教跟峨嵋派有仇？」

柳一刀道：「沒有。」

「有恨？」

「也沒有。」

「無仇無恨爲何濫殺峨嵋比丘尼？」

「柳某是在執行我家教主的命令。」

「甚麼狗屁命令？」

鬼見愁柳一刀朗聲道：「黑衣教要峨嵋派歸順本教，被了塵掌門斷然拒絕，也不肯接受本教的命令，自廢武功，退出武林，本壇主別無選擇，只好訴諸武力，摧毀峨嵋。」

大哥大怒沖沖地道：「常聽前輩言講，萬流歸一宗，武林本一家，黑衣教有甚麼資格强人所難，號令江湖，要峨嵋派接受你們的條件？」

柳一刀聲若焦雷般道：「我家教主高瞻遠矚，雄才大略，立志要統一江湖，稱尊武林，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是不肯與本教携手合作者均視爲異類，必須徹底消滅，逐出武林。」

小弟小趾高氣揚的道：「現在，我們師徒來啦，柳朋友該改變主意了吧？」

鬼見愁雙眉一挑，道：「哼，蚍蜉難撼大樹，兩個雛兒還奈何不了本教壇主。」

阿寶冷笑道：「你的意思是說，屠殺還要繼續下去？」

「勢在必行。」

「假如咱家阻止呢？」

「連你也一塊幹掉。」

「柳一刀，少吹牛，能夠殺咱家的人尚未出生。」

「狂小子，本壇主不信邪，今天就送你上西天。」

「好啊，上吧，你家小祖宗願敬陪末座。」

「看刀！」

「看掌！」

二人話不投機，立即動上了手。

這一來，彷彿吹響衝鋒號，下達攻擊令，一人動，百人動，一人進，百人進，峨嵋派與黑衣教隨即又大打特打起來。

小祖宗與柳一刀之戰，最叫人膽顫心驚，雙方都施出渾身解數，雙方都採取快速猛打，刀，一刀比一刀快，掌，一掌比一掌急，雙方心意相同，欲在極短時間之內取得優勢，將對手放倒。

事實却大謬不然，硬碰硬的拚了十餘個回合，彼此皆大失所望。

誰也沒有取得優勢。

誰也不會放倒對方。

棋逢敵手，打了個秋色平分。

柳一刀自視甚高，心中大爲不快，吼道：「好小子，能在老夫刀下走十餘招而不敗的人，在武林中找不出幾個來，本壇主低估了你。」

阿寶同樣覺得很惱火，疾言厲色道：「低估了敵人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柳壇主不服氣可以再拚再幹。」

「拚就拚！」

「幹就幹！」

「不死不散！」

「不死不休！」

一樣的性烈如火，一樣的行動似電，打得更快，拚得更兇，一霎間又鬥了十來個回合。

猛可間，噹！一聲清脆的金鐵交鳴之聲傳處，爆出一團火花，柳一刀的鬼頭刀被大哥大的寒鐵刀削去三寸多長的一截，人也一觸即分，各退五步。

勝負已分，强弱已明，柳一刀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心頭直冒寒氣。

寒鐵刀只是一把小巧玲瓏的匕首，以小搏大，阿寶頗感欣慰，眉宇之間充滿勝利的笑意。

賴皮冷嘲熱諷道：「柳一刀，現在服氣了吧？這只是小吃，大菜尚未端出來，今天保証叫你酒足飯

飽，吃不了兜着走。」

于成勃然大怒道：「娃兒休口出狂言，有種就接本堂主的三掌試試。」

說幹就幹，毫不遲疑，呼！呼！呼！連攻三掌，以雷霆萬鈞之勢猛攻賴文龍。

此刻的賴皮已非涼州小混混，自從服下「三怪再造丸」後，功力大進，這一路之上，在大哥大的調教下，對玄玄神功亦頗有心得，睹狀不退反進，疾迎而上，跟于成鬥在一起。

第一掌雙方半斤八兩。

第二掌賴皮屈居下風。

第三掌在小祖宗的暗助下大發虎威，將于成震退五步，差點仰面倒下去。

哥倆好，寶一對，師徒二人齊奏凱歌，正欲乘勝追殺，黑衣教徒已如潮水般湧至，打起羣架來。

這一來，正好給了阿寶一個施展絕技的機會。

時而自尋煩惱。

時而穿針引線。

有時單打獨鬥。

有時以一敵十。

小祖宗神勇異常，八面威風，一陣猛攻下來，已將黑衣教的陣勢打散打亂，峨嵋派的比丘尼抓住機會，全力反撲，黑衣教兵敗如山倒，傷亡慘重，柳一刀萬般無奈，只好下令撤走。

急急如喪家之犬。

惶惶似漏網之魚。

阿寶、了塵等人苦追一程，卒被柳一刀率殘衆逃之夭夭。

重返原處，面對遍地死屍，了塵掌門熱淚盈眶，悲不自勝的道：「黑衣教君臨武林，手段殘酷，視各大門派如俎上之肉，今日如非兩位小施主拔刀相助，後果實在不堪設想，大恩不敢言謝，請受貧尼一拜。」

了塵一臉虔誠，眞的要拜下去，大哥大急忙阻止道：「師太快別這樣，些許小事，何足掛齒，忝爲武林同道，理當挺身而出刀。」

賴皮幫腔道：「是嘛，師太別這樣，否則就顯得見外了，黑衣教已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人人得而誅之，我們師徒只不過略盡棉薄而已，不敢當掌門人大禮拜謝。」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了塵師太雙掌合十，莊嚴肅穆的宣了一聲佛號，一本正經的道：「但願能有回報的機會，日後兩位施主如有需峨嵋之處，只要一語相召，峨嵋弟子雖萬死而不辭。」

賴皮扮了一個鬼臉，笑道：「說巧眞巧，掌門人現在就可以幫我們師徒一個忙。」

了塵一怔神，道：「小施主有話但請直言，只要貧尼力所能及，一定不會叫兩位失望的。」

阿寶正容道：「區區今日此來，主要目的是想向掌門人打聽一個人。」

了塵追問道：「不知是那一位？」

大哥大望了衆尼一眼，壓低了聲音，故示神秘道：「此非談話之所，可否借一步說話？」

了塵意識到事情非比尋常，將現場清理善後的事交給師妹負責，領着二小來至一間靜室，早有小尼獻上香茗，道：「現在可以說了吧？」

賴皮道：「不行，事關重大，必須清場。」

了塵神色一緊，命小尼離開靜室，並道：「傳令下去，沒有本掌門的令諭，任何人皆不得擅入。」

「是！是！」

小尼躬身而退，賴皮關好門窗，阿寶道：「在下要打聽的人是一位姑娘。」

了塵道：「這位姑娘多大年紀？」

「大約十六七。」

「十六七？」

「姓甚名誰？」

「不清楚。」

「是否出家峨嵋？」

「有可能，但無法肯定。」

「既然如此，施主怎想到來峨嵋找人？」

大哥大道：「因爲這位姑娘的生身母親是貴派的一位比丘尼。」

小弟小補充道：「姑娘的生身父親來頭更大，是武林三怪之一的情僧無垢。」

這話彷若晴天霹靂，驚得了塵師太臉色大變，情緒顯得十分激動而又複雜，久久之後才稍稍平復一些，顫聲道：「出家之人四大皆空，早已斷絕塵緣，不可能與人私通生女，兩位施主這番話等於是在侮辱峨嵋。」

阿寶急忙解釋道：「師太請勿誤會，區區絕無羞辱峨嵋之意，無垢師父言之鑿鑿，孩子的娘確是峨嵋女尼無疑。」

尼姑生孩子，成何體統，了塵强作鎮靜道：「是誰？」

「冷寒梅。」

「這是俗家的名字呀。」

「對。」

「在峨嵋怎麼稱呼？」

「也是了字輩。」

「了甚麼？」

「無垢師父沒有說。」

「既然叫施主千里尋女，爲何不交代清楚？」

「可能是怕給孩子的娘帶來困擾，難以自處。」

賴皮插嘴道：「師父之言極是，寡婦生兒子還會遭街談巷議，尼

姑生女兒那還得了，怕不鬧翻天才怪，情僧沒挑明純粹是爲老婆女兒着想，老和尚雖生性風流，到處留情，却也是個有心人哩！」

了塵師太的情緒已大致恢復平靜，臉上則仍籠着一層令人無法理解的陰霾，道：「這樣看來，想尋獲此女恐非易事。」

阿寶道：「應該不會太難吧，只要查明了字輩中誰的俗家名字叫冷寒梅，就可迎刃而解。」

了塵師太道：「話是不錯，實則又不然，身在佛門，大家均以師姐妹相稱，從來不提俗家名姓，沒人知曉誰叫冷寒梅。」

賴皮信心十足的道：「這事不難辦，把了字輩的尼姑全叫來，一個一個的問，很快就可以查出來。」

此計甚善，簡單易行，了塵掌門却不同意，道：「貧尼反對這樣做，佛門戒律森嚴，色戒列爲首律，一旦違反，按律要逐出門牆，就算冷寒梅確在峨嵋，也不會有人坦白承認，而且，這對衆位師妹來說是莫大的羞辱。」

小祖宗道：「在貴派中，難道無一人知曉了字輩女尼的俗家姓名？」

「有。」

「那一位？」

「是家師。」

「可否請老師太出來一談？」

「很不幸，先師早在十年前便已圓寂。」

阿寶甚覺沮喪，賴皮不死心，道：「老師太仙逝後，由誰接掌門戶？」

了塵道：「正是貧尼。」

「前任掌門人雖死，應該有資料留給後任掌門人吧？」

「峨嵋規矩，關於俗家的資料一向闕如。」

「這是爲何？」

「爲使出家人斷絕塵緣。」

也斷了大哥大、小弟小的希望，斷了情僧無垢千里尋女的線索，師徒兩人神情懊喪，面帶愁容，起身告辭而出。

那知，甫至門前，被了塵叫住了。「且慢，貧尼想起一個人來，兩位施主可以去問問她。」

阿寶迫不及待的道：「問誰？」

「了緣師妹。」

「了緣？也是了字輩的，她此刻何在？」

「在苗疆。」

「去苗疆作甚麼？」

「因爲了緣師妹俗家的父母住在那裡。」

「掌門人一再强調出家人要斷絕塵緣，莫非了緣已還俗？」

「也可能另投別處，繼續修行。」

「她爲何要離開峨嵋？」

了塵師太遲疑許久，始道：「原因是她收養了別人的一個孩子。」

賴皮道：「這是好事啊，行善積德，沒有離開峨嵋的必要嘛。」

了塵掌門發出一聲喟歎，道：「然而，不明就裡的人想法却不同，蜚短流長，人言可畏，有人說了緣師妹犯了色戒，與人私通，爲了維護峨嵋的聲譽，這才不得已毅然步下峨嵋山。」

阿寶道：「事實究竟如何？」

「確係別人的孩子。」

「是男？是女？」

「是個女娃兒。」

「多大？」

「十六、七歲。」

「跟情僧的女兒差不多嘛！」

「嗯！」

「了緣師太幾時離開峨嵋？」

「那時候孩子仍在襁褓之中。」

賴皮接口道：「換句話說，師太尚未接掌門戶？」

了塵頷首道：「沒錯，貧尼是先師的首座弟子，早已內定爲繼任人。」

「這事她老人家知道嗎？」

「是事後才得知的。」

「反應如何？」

「人已去，未予深究。」

阿寶道：「依師太高見，這個女娃兒會不會就是情僧之女？」

了塵道：「茲事體大，恕貧尼不敢妄加猜測。」

「有沒有可能？」

「也許。」

「可知了緣師太在苗疆的詳細居處？」

「了緣師妹走時曾將住址留下。」

「可否告知在下？」

「貧尼義不容辭。」

問明了住址，牢記心頭，師徒二人不願久留，當即推門行出。

了塵師太追了出來，無限關懷的道：「到了苗疆之後，說峨嵋的大門永遠敞開，歡迎她們隨時回來。」

阿寶道：「沒問題，掌門人的話區區一定帶到，但不知了緣師太的雙親是漢人？還是苗族？」

「是漢人。」

「做何營生？」

「大概是做藥材買賣的。」

「是漢人就好，語言相通，買賣人找起來更方便。」

「掌門人請留步，咱們後會有期。」

「再見！」

「再見！」

* * *

所謂苗疆，係指蜀東、湘西一帶苗族聚居的地區而言。苗族又有

生苗、熟苗之分，大體而言，熟苗比較開化，多在平川居住，生苗比較原始，多住在高山或蠻荒之地。

了緣師太的雙親就住在生苗聚居的十里溝。

顧名思義，便知是一條綿延十來里的狹長山谷，兩旁高山對峙，峯巒險峻，一條小河從旁緩緩流下，灌溉了不少苗田，也灌富了不少苗人。

這日，大哥大、小弟小師徒二人已達十里溝。

了緣師太的雙親由於是漢人，與衆不同，一經打聽，很順利的便找到了。

房子不算大，也不能說小，一排五間房，談不上華麗，倒也整潔雅緻，院子裡東一堆，西一堆，都是從山上採來的藥材。

可就是沒有人。

叫了幾次也無人應。

這時才注意到，門已下鎖，經向鄰人打聽，原來了緣家的人已離家數日，上山採藥去了，至於何時返轉，則皆不得而知。

二人無奈，只好轉身退出，漫步街頭，眼看已是薄暮時分，信步走進唯一的一家小飯館，決定先塞飽肚皮，再作計較。

荒山野地，當然不會有佳餚珍饈，但山珍野味倒也可口，飯畢付帳臨去時，阿寶望着店東道：「這裡可有旅店？」

店東搖頭道：「十里溝是個山村，外地來的人少之又少，以前曾有人開過一家小客棧，沒多久便倒閉了。」

「如此，外鄉人怎住？」

「多數皆露宿荒郊。」

賴皮一聽說要露宿荒郊，可急了，暗道：「了緣師太，你們這一家人無論如何今夜一定要趕回來，不然我們師徒倆就慘啦，萬一被吃人的生苗吃掉，豈不寃哉枉也。」

心念間，二人步出小館，沿街而行。

霍地，遠處傳來一陣喝叱打鬥之聲，師徒倆心頭一震，當下毫不考慮，立即循聲如飛而去。

十里溝的右側山下，一片空曠之處，果然有三個人正打得難分難解。

一方是兩名黑衣教徒。

另一方則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婆。

老太婆的武功路子很奇特，雙掌軟綿綿的輕推慢拍，似是柔弱無力，威力却大得驚人，一掌拍出，砂飛石走，呼嘯如雷，兩名黑衣教徒處於絕對劣勢，只有招架的工夫，沒有還手的力氣。

「慈悲婆婆！」

「慈悲婆婆！」

大哥大、小弟小從武功路子一眼就認出了老太婆的身份。

然而，慈悲婆婆一點也不慈悲，一眨眼的工夫，便將一名黑衣教徒斃在掌下。

另一人見苗頭不對，拔腿就跑，慈悲婆婆叱一聲：「把命留下來！」右掌疾吐，猛撞黑衣教徒的後背。

「掌下留人！」

發話同時，阿寶人已縱起，斜刺裡拍出一掌。

晚了，黑衣教徒已被慈悲婆婆的掌風擊中，俯面倒下了。

幸好後繼的掌力，被小祖宗震歪，一息尚存。

慈悲婆婆睹狀大怒，瞪着阿寶師徒道：「你們是一夥的？」

賴皮忙將自己師徒簡略的介紹一下，道：「不不不！婆婆千萬別弄錯，黑衣教乃過街老鼠，人人得而誅之，我們師徒跟婆婆站一邊。」

慈悲婆婆疑雲滿面的道：「既非同路人，為何要婆婆掌下留人？」

阿寶道：「有關黑衣教的一切、至今仍情況不明，在下是想留一個活口逼問詳情。」

賴皮大吹大擂道：「一旦查明黑衣教主的身份，弄清楚他們巢穴的所住，就直搗魔教老窩，鬧個翻天覆地，殺個痛快淋漓，為死難的武林同道報仇雪恨，為天下蒼生除害造福。」

慈悲婆婆驚「哦」一聲，沒再開口，心中則在自責：「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我老太婆也應該想到這一點才是，反不如兩個初出道的小毛頭，慚愧啊慚愧！」

阿寶沒再多一言，將那黑衣教徒的身體翻轉來一看，魔徒滿口是血，已咬舌自盡。

氣得賴皮牙癢癢地，跺脚道：「媽的，本想給你一個活命的機會，你偏要尋死，看來八成又是一個犯下滔天大罪的死囚。」

大哥大道：「慈悲婆婆一向慈悲為懷，今日為何大開殺戒？」

慈悲婆婆白眉微皺道：「黑衣教肆虐天下，無惡不作，對魔徒豈能濫用慈悲，長久以來，凡是犯在我老人家手裡的魔徒無一生還。」

「剛才，婆婆是如何跟他們遭遇的？」

「純粹是不期而遇。」

「就他們兩個？」

「好像沒有了。」

「可知魔徒此行的目的？」

「魔教人數衆多，耳目遍佈，到處都有魔徒的踪影，老身懷疑他們是來跟火龍堡勾搭的。」

賴皮道：「火龍堡是怎樣的一個組織？」

慈悲婆婆道：「火龍堡是苗人的一個武林幫派，最近幾年才崛起江湖，大堡主火龍王天雷，二堡主殺人王天電、三堡主吃人王天風、四堡主血娘子王天霜，雷、電、風、霜四兄妹武藝高强，生性剛烈，不僅稱霸苗疆，方圓五百里以內都是火龍堡的勢力範圍，是江湖道上一股新興的勢力。」

阿寶還是第一次聽說火龍堡之名，心中暗自吃驚不已，道：「苗疆是個狗不拉屎，鳥不生蛋的蠻荒之地，前輩來此何為？」

「我老人家是來採藥的。」

「噢，前輩還精通醫道，採甚麼藥？」

「毒藥。」

「採毒藥幹甚麼？」

「打算對付黑衣教。」

賴皮自作聰明道：「這是個好主意，一個一個的殺實在很累人，想辦法溜進黑衣老教的老窩去，在水井裡下毒就可以毒死一窩子。」

慈悲婆婆道：「老身也是這樣想，可惜到現在為止尚未查明魔教的巢穴所在。」

阿寶道：「在下也在積極追查中，一有消息定會馬上知會前輩。」

慈悲婆婆忽然想到一件事，道：「娃兒怎知老身之名？」

「前輩的棉花掌乃武林一絕，一看便知，在下的三位師父常常提起前輩的大名。」

「阿寶，你說你有三個師父？」

「是啊。」

「那三位？」

「武林三怪。」

三怪之名如平地一聲雷，令慈悲婆婆吃驚不小，道：「這三個老怪物還沒有死？」

「活得好好的。」

「他們三位對老太婆作何評斷？」

「剛正不阿，嫉惡如仇，古師父還特別加了一句。」

「古來稀怎麼說？」

「說前輩是當年一位不折不扣的大美人。」

獨行俠古來稀其實並沒有這樣說，是小祖宗別有用心，自己編造出來的。

效果却出乎意料之外的大，已是年逾花甲之人，臉還會紅，心還會跳，羞答答的，一副渾身不自在的樣子。

小弟小是大哥大肚子裡的蛔蟲，二人默契良好，知道阿寶心裡在打甚麼歪主意，詭笑道：「聽說婆婆是個獨身主義者？」

「嗯。」慈悲婆婆沒多言。

「現在還堅持獨身嗎？」

「那當然。」

「賴皮斗膽，想給婆婆做媒人。」

慈悲婆婆聽得一呆，半嗔半怒道：「小混球，開甚麼玩笑，已是七老八十的老太婆了，那裡還會有人要。」

「有，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有人搶着要哩。」

「誰？」

「獨行俠古來稀。」

「這話可是古老兒自己說的？」

「是啊，他老人家沒開口，誰敢隨便亂牽紅線。」

慈悲婆婆的臉色一變再變道：「晚了，太晚了，這話若是四十年前講，老身或者可以考慮，如今早已人老珠黃，不再談男婚女嫁之事。」

阿寶道：「生前不談，談談死後也可以。」

「死後怎麼樣？」

「死後將靈牌嫁過去，彼此合葬一處。」

「荒唐，荒唐，這太荒唐，簡直是咒老身死，告訴古老兒，叫他死了這條心。」

話不投機半句多，慈悲婆婆心火大發，拔腿就走，往山上奔去。

「婆婆請再考慮，你們是門當戶對的一雙。」

「一個是金童，一個是玉女，郎才女貌，天造地設。」

「今生不能比翼，來生一定雙飛。」

「彼此合葬，下輩子就是好夫妻。」

「婆婆，再想想，這樣的對象打着燈籠也找不到。」

「妳老人家的後事，我們一定辦得風風光光，熱熱鬧鬧。」

你一言，我一語，胡說一通，慈悲婆婆早已消失在朦朧暮色中，天曉得聽到多少。（未完‧十二）

鳳馭龍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

辛棄疾・文
可飛・圖

偷漢反而有說詞　見財開眼假殷勤

上文提要：小玉兒在武關無意中又遇見朱丕王爺，王爺欣喜若狂，兩人當晚又親熱一番，但終不能成功，小玉兒為自己的身軀不同於普通女人，不能令男人開心而感到奇怪與懊惱，決心回去問母親。山道上迎面來了三個道姑，原來是被打敗的和鳳玉與李丹青去請來了師父終南山的瘋婆子汪蘭直，汪向小玉兒挑戰……

小玉兒一見這老婆子殺法粗野，她改變殺法了。

小玉兒不再使用脫凡師太的無敵屠龍劍法了，她改用玉觀音上的武功「太白掌」與「修羅二十一式」。

小玉兒把修羅二十一式運用在劍招之上，一時之間風雷動，小玉兒的人幾乎被凌厲的劍芒掩蓋去大半個身子。

便聽得在一陣五月花炮似的炸响中，碎芒點點紛飛，緊接着那老道婆淒厲的一聲尖嗥，半空中已鮮血標濺，「轟」的一聲跌坐在地上，老道婆抖着左手雪雪呼痛！

她太過狂妄了，她竟然左手去奪小玉兒手中的那把七星寶劍。

老道婆痛得掉眼淚，一邊的和鳳玉與李丹青二人立刻仗劍往小玉兒殺去。

那李丹青厲吼道：「妳敢傷我師父！」

和鳳玉也大吼道：「殺！」

小玉兒咬咬牙，她心中想着，老道婆教了妳二人，妳們不但不能為師門光大門楣，反而為師父在外惹麻煩，太令人可恨了！

心念間，小玉兒不出劍，她出拳！

小玉兒口中冷喝，道：「去妳們的！」

她的「混元一氣通天神功」這一次用了五成力道，兩個道姑尚未及身啊，便聽得兩聲「轟轟」响起。

那李丹青一聲尖嗥：「啊！」身子便往斜處撲出去。

緊接着又聽得和鳳玉沉悶的「呼」聲傳來，兩個道姑的口角已溢出了鮮血來了。

老道婆汪蘭眞一看，不由全身一震！

「丫頭，妳這不是隔山打牛功夫。」

小玉兒道：「甚麼功夫都不重要，重要的乃是致勝二字，妳若不服氣，來呀！」

汪蘭眞大叫：「妳傲吧，妳目中無人吧，我老道婆與妳勢不兩立。」

小玉兒道：「又怎樣？」

汪蘭眞道：「我老道婆將發動武林各路英雄，收拾妳這個邪馬歪道的妖女！」

小玉兒指着自己鼻尖，叱道：「老道婆，我怎麼又成了妖女呀！」

汪蘭眞的臉皮在抽搐，她用懷中傷葯狠狠的按在左手指掌間，那兒幾乎把她的手掌切成兩半！

她發狠的道：「中原至高武學隔山打牛，未發拳先運氣，十拳一休息，內力要重調息，幾曾聽過似妳這般的隨心所欲，出拳而又面不改色的，妳……分明是妖女。」

小玉兒一聽之下，淡淡一笑，道：「老道婆，便是妖女吧，妳也

只好生受了！」

她抽劍回鞘，拉過馬韁緩緩的騎在馬背上，她低頭看看汪蘭眞三人，道：「老道婆，我勸妳別去百寶莊找人家麻煩了，修修妳的德去吧！」

汪蘭眞狂叱道：「妳是甚麼東西，妳敢對我老道婆不敬呀，我們是不去百寶莊了，但那是暫時不去，小妖女，你敢不敢在一個月後的今天去那玉青觀一會？」

小玉兒道：「妳約我去玉青觀？幹甚麼？」

汪蘭眞道：「大家放手一搏，來一個妳死我活！」

小玉兒道：「笑話，我們又無深仇大恨，我為甚麼去玉青觀殺人？」

她一頓，笑笑又道：「我們如果有大仇，此刻我早下重手把妳三人都殺了！」

汪蘭眞咬牙冷笑了，她嘿然一聲道：「在妳傷我老道婆之前還勉强可以說彼此並無大仇恨，但此刻，我老道婆的血已流，恨已生，妳還敢說甚麼沒有深仇大恨，哼！」

她戟指馬背上怔忡的小玉兒，又道：「妳如果不敢去，哼，下來，也叫老道婆砍妳一劍，否則，妳非去不可！」

小玉兒心中不舒服，這又是江湖甚麼規律，如果此刻出劍，又不知這老道婆會說出甚麼話來了。

小玉兒也火來了：「聽妳這麼說，妳好像一個月後就能把我吃掉呀！」

老道婆桀桀笑道：「妳怕嗎？」

小玉兒道：「也罷！就冲着妳老道婆這句話，玉青觀我去了！」

她低頭想了一下，又道：「就一個月吧，老道婆，我小玉兒總要打妳個口服心服！」

汪蘭眞却不再理會小玉兒了，她對兩個徒兒道：「走！咱們走！」

那和鳳玉與李丹青二人已喘過氣來，聞得汪蘭眞之言，兩個道姑不怠慢，匆匆的跟上去了。

小玉兒看着三人遠去，她未動，因為她在聽。

她聽得還眞清楚！

小玉兒聽那汪蘭眞對身後兩個道姑吩咐。

「等我們到了玉青觀，你二人分頭去請人，武當山太乙眞人與洛陽白馬寺的玉道人，要他們兼程到玉青觀！」

這聲音別人是聽不到的，汪蘭眞也以為沒人聽得到她的聲音，但小玉兒却聽到了！

小玉兒也笑了，原來她要請幫手了，哼！

* * *

小玉兒抖動絲韁往山路上馳去，她知道這一帶便是野店也沒有，她準備在馬上邊吃邊行。

她在臨行時小王爺朱丕命人為她備了許多吃的，小玉兒想到朱公子，便不由得笑了！

小玉兒忍不住自項下提出掛在頸上的那塊白玉珮，她仔細的觀看着，眞好看啊！

* * *

就快到黑龍口了！

黑龍口到油口山路一條九十九，天亮進黑龍口，天黑就出油口了！

這條山路不簡單，十八盤大寨便在高山上，小玉兒這才剛望到山口小斷崖，啊，她不由得吃一驚，因為她隱隱約約的聽到有打鬥聲傳來。

眞奇怪，怎麼此刻會有打鬥的？要幹也得山上去，十八盤荒山還有三十里呢！

小玉兒心中不解為甚麼，她拍馬立刻奔過去，三十里並不遠，剎時到了山口邊。

小玉兒抬頭只一看，啊！好幾個大漢合力對付一男一女兩個人。

大漢中有兩個使叉的，小玉兒一看便冷笑了，因為這二人她才認識沒多久，他們也正是石棟帶來的人。

這中間只有兩個使叉的才是石棟的徒弟，其餘的全是來自十八盤大寨的人。

小玉兒拍馬到了這些人附近，她更吃一驚，因為那個被圍殺得披頭散髮的女人可不正是丁香阿姨嘛。

小玉兒尖聲大叫：「住手！」

她叫了三五聲，才見有人回頭看，不錯，其中有個使叉的正是左公太，他發現來了小玉兒還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妳！」

小玉兒道：「怎麼，才三天你就不認得我了？」

另一使叉正是王大力，他見了小玉兒，立刻對另外十人大叫：「快，狠着殺，別放走這兩頭肥羊。」

是的，丁香與她的男人「飛天鼠」張展二人，正被殺得七葷八素，就快要難辨東西方向了！

他二人仍然不敢稍有大意，因為十個粗漢交替殺，刀法都是要命的。

那王大力頓叉對小玉兒道：「史姑娘，妳不是接妳兄弟去了？怎麼還在咱們後面呀？」

小玉兒道：「別問了！快叫他們住手。」

王大力哈哈笑了。

小玉兒也看清了，這光景正說明：「熊狼難敵衆犬攻，好漢架不住人多呀！」

如果憑本事一個對付一個幹，

丁香阿姨準會勝。

小玉兒叫他們快住手，王大力直搖頭。

「史姑娘，有道是好狗不擋道，好人不擋財。你看那女的肩上掛的可是裝有金塊的包袱呀，這種外財可不能打自咱們的眼皮下溜過，那會叫財神爺爺不高興的！」

另一邊，左公太也嘿嘿笑道：「這男女二人難對付，咱們出力大半天，他二人仍然死不投降，如果妳史姑娘幫一把，那包袱內的東西各一半，妳看怎麼樣？」

小玉兒道：「叫他們都退下。」

左公太大樂，他以為小玉兒答應了。

「喂，兄弟們，都退下，咱們的高手出招了。」

圍殺的十個大漢各自紛紛往後閃，啊！丁香與張展二人幾乎要虛脫了！

這二人背對背，刀指地，等着再幹了！

丁香果然已殺得不認人了，因為當小玉兒緩緩的走到二人前面的時候，丁香差一點出刀拚了。

小玉兒開口了：「阿姨！」

丁香的雙目一瞪，她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妳……是……小玉兒！」

小玉兒才兩年未見丁香阿姨，兩年雖然不算長，但對於一個正茁壯成長中的姑娘，那可就變化大了！

小玉兒變得又高又成熟，難怪丁香與張展二人幾乎認不出來了。

小玉兒重重點點頭，立刻伸出兩手抱過去。

丁香大叫：「我的小玉兒唷……想死阿姨了！」

張展大喘氣，他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也算是力氣出盡了。

小玉兒抱住丁香，道：「丁阿姨，妳怎麼會同他們……」小玉兒回頭看，她這才發覺左公太與王大力帶着十個大漢紛紛往荒林之中奔去，跑得可眞快，剎時一個也不見了。

左公太與王大力都不是傻子，小玉兒叫那女人是阿姨，他們又是那麼親熱的擁抱在一起，這場面如果還想打人家金子的主意，那是無論如何也別想了。

十二人撒腿便逃，也不想發財了。

* * *

太累了，「空空兒」丁香滿身是汗水，鬢髮也貼上了她的兩頰，她的雙手還顫抖。

小玉兒道：「丁阿姨，過些時我打算見見阿姨的。」

丁香道：「小玉兒，阿姨早就不住韓家祠堂了，咱們分別住在幾條船上。」

小玉兒道：「阿姨，我已知道了，你同幫裡人住在渭水河船上，我是在咸陽聽說的。」

小玉兒道：「一定是三光客棧的王大年對妳說的。」

小玉兒點頭道：「是呀！可惜我有事要下南陽。」

丁香道：「也算巧，在這兒碰上了。」

喘過氣來的張展開口了：「小玉兒呀，妳怎麼會認得這些山賊的？」

小玉兒道：「我不認識他們，但他們的師父石棟我知道，這些人也吃過我的苦頭。」

「飛天鼠」張展道：「難怪了，他們會拔腿逃去。」

親切的拉住小玉兒，「空空兒」丁香道：「小玉兒，妳這是去那裡呀！」

「回寶雞，看看我弟弟怎樣了。」

笑笑，丁香道：「小玉兒，也好叫妳放下心，咱們壩橋過來沒多久，就碰上了史大夫，史大夫在馬上抱着小兒子，他還帶了許多山藥往回走吶！」

小玉兒一聽笑了，道：「我眞的放心，弟弟總算平安回來了，我娘也不再憂愁了。」

丁香吃了這個苦頭，立刻對小玉兒道：「小玉兒，阿姨要請妳幫個忙了。」

小玉兒道：「阿姨，妳請吩咐！」

丁香道：「小玉兒，妳猜猜，阿姨為甚麼來這裡？」

小玉兒道：「為甚麼？」

丁香道：「為了我那堂兄丁卯呀！」

小玉兒先是一怔，再是一笑，道：「武關一把刀呀！」

丁香道：「不是他還有誰，咱們丁家就他這個男人了，聽說他武關有女人，我這是來看看那個女人怎麼樣，我不要堂兄再玩刀了，為咱們丁家添香火呀！」

小玉兒笑笑，道：「阿姨必是來為那女人送些甚麼了？」

丁香似是十分愉快的笑了！

肩上取下小包袱，丁香打開包袱來，剎時間金光閃閃似朝陽，銀簪支支似匹練。

小玉兒低頭仔細看，只見一兩重的金鐲子共一對，翠玉金鍊一大條，耳環一對鑲珠寶，戒指也有五個都是五錢重的，另外珍珠項鍊翡翠簪，外加元寶一對都是十兩重的亮光光，銀子只有一對銀元寶，每一個五十兩那麼重。

小玉兒還不知道，丁香口袋還有五百兩銀票吶！

想一想也知道，為甚麼丁香與張展兩人應拚命了。

小玉兒明白，這些全是來自莫少白，她微微笑了：「丁阿姨，眞不少吔！」

丁香道：「有了這些值錢的，我叫丁卯堂兄別再同山上的山賊結夥了，細水長流活得久，刀上舐血命不長呀！」

小玉兒心中結疙瘩，她心想：「要不要對丁阿姨說一說那個女人的德性呀！」

她心中也不痛快，要是說，丁阿姨這麼高興的冒着生命危險送來金和銀，她受得了這個打擊嗎？

若要是不說，將來丁阿姨吃了虧又生了氣更不妙！

小玉兒也痛苦了。

丁香慢慢的把小包袱收起來，她笑道：「小玉兒，妳答應同阿姨走一趟，好不好？妳也認識一下我的堂兄的女人呀！將來也許有一天都是朋友了！」

小玉兒心想：「還朋友哇，那是個蕩婦呀！我會同個蕩婦是朋友？」

只不過，這時候小玉兒又無法加以拒絕，她無奈何的點點頭，道：「阿姨，去就去吧！」

她心中打定主意，走一步算一步了。

丁香十分愉快，因為有了個小玉兒在身邊，那比千軍萬馬還管用！

她與張展兩人立刻哈哈笑了。

愉快嘛！

* * *

小玉兒不愉快，她心中在想丁卯的女人，因為丁卯的女人偷漢子，那個漢子是個騷回子。

為甚麼是騷回子？因為丁卯的女人夏玫瑰說過，她要那回子褚八刀先洗個花露水濃濃的浴，就那樣褚八的身上仍然有一股怪味道。

別以為這種怪味道不受歡迎，就有女人愛聞，丁卯的女人就是其中之一嘛，她只不過故意這麼說說，其實小玉兒見過，夏玫瑰抱住褚八的架式是狂野的。

* * *

小玉兒陪着丁香與張展，三人一路慢慢的走，小玉兒便試着問丁香了。

她問的有些不自在：「阿姨．妳知道丁大叔住在武關甚麼地方嗎？」

丁香哈哈一笑，道：「我雖然多年未回來，小時候的印象還知道，門前有棵柿子樹吧！那是一家三合院，可全是咱丁家產業．唉！」

丁香嘆了一口氣，又道：「咱們丁家人口單薄，我大伯父生了丁卯一男兒，我爹娘生我一女，妳想想，我如果再不為我這堂兄安排個好家境，丁家便完了。」

小玉兒一聽也心酸，因為她知道丁家眞的要完了，因為這個女人在偷漢，丁卯仍然上荒山同那十八盤賊人有勾搭，這光景丁家的前途還能樂觀嗎？

那張展却哈哈笑了，他拉着丁香，道：「親愛的，常言道得好，人生歡樂過一生，絕子絕孫不要緊，我張展就不為缺兒少女愁，哈哈……」

丁香叱道：「老鼠，你這說的甚麼話，過些時我打算去找史大夫，好歹請教他的醫道，也叫我為你生幾個。」

張展道：「生甚麼，一窩老鼠？」

丁香也笑了，她對小玉兒道：「女人不能當石頭呀！」

小玉兒道：「甚麼石頭？」

丁香道：「女人不生兒育女就叫石女，這樣的女人就叫男人不喜歡。」

小玉兒一聽，吃一驚，她也立刻想着自己與朱丕之間的事，還有那徐元玉，他們怎會那個樣子的。

* * *

小玉兒不說甚麼了，她低着頭往前走，丁香還以為小玉兒大了，變得靦覥了。

丁香笑問小玉兒，道：「小玉兒，妳還沒對阿姨說，妳為甚麼下南陽呀！」

小玉兒道：「為了我小弟，唉，十八盤山賊為了想我繼父為他們出馬，暗中將我弟弟弄走，逼得我繼父為他們效力，把那趙瘋子的獨子趙大刀救出大牢來，我……」

丁香道：「山賊可惡。」

小玉兒道：「誰也想不到，會是丁卯把我小弟藏到武關來了。」

丁香大怒，道：「我的堂兄沒出息。」

小玉兒道：「丁卯已把小弟送回寶雞去了。」

丁香一楞，道：「妳怎麼知道的？」

小玉兒道：「是那個女人說的，丁卯的女人她……」

小玉兒不再往下說，這種事還是由丁阿姨自己去發覺。

丁香道：「這麼說來，妳已經去過丁卯住的地方了麼？」

小玉兒道：「是呀！」

丁香吃吃笑了，她拍拍小玉兒，道：「走，今夜咱們住在我堂兄家。」

小玉兒道：「阿姨，今夜咱們都住在客棧裡！」

「為甚麼？」

張展笑問小玉兒，道：「為甚麼妳顯得陌生了，小玉兒，想妳當年咱們在一起，妳最活潑可人了，怎麼，如今大了，不願同咱們住一起呀！」

苦笑笑，小玉兒道：「我說過

，咱們都住客棧。」

丁香點點頭，道：「好吧，好吧，住就住客棧。」

小玉兒道：「想不到我又回來武關了，但不知他走了沒有！唉……」

丁香急急問：「誰走了沒有？」

小玉兒乾乾一笑，道：「一個朋友。」

「男的女的？」

「男的，而且是很不錯的少年人。」

丁香立刻對小玉兒道：「小玉兒，妳今年不大，這年頭江湖上到處是色狼，妳天真無邪沒經驗，小心上了人家當。」

小玉兒道：「不會的！阿姨。」

丁香道：「小玉兒，男女一旦碰一起，那男的只會佔便宜，吃虧上當是女的，女的玄關薄如紙，一旦破了就完了，男的東西不是東西，戳破女的還得意，沒結婚千萬別上男的當，否則妳會後悔一生的。」

小玉兒淡淡的一笑，道：「我沒有上當！」

丁香道：「謝天謝地，妳以後可得記住阿姨說的這幾句坦白的話呀！」

小玉兒忙點頭，但她心中在懷疑，她懷疑是誰上了當？是的，不論是朱丕或者徐元玉，上當吃苦的是他們呀！我小玉兒仍然完好如初，怎說只有女的上當？

小玉兒幾乎想把眞相告訴丁香阿姨了，但她再一想，只怕丁香也不會知道。

丁香阿姨沒生過孩子呀！

金娘子知道，金娘子生了兒女，她必然會知道，而金娘子又是小玉兒她娘，娘兒倆關上門細討論，就不會被外人知道了。

* * *

三人尚未進到武關城，小玉兒已有了打算，她的打算是先住在客棧，然後夜探丁卯的三合院。

小玉兒也在想，不知朱公子那夥人走了沒有，如果朱公子一夥人仍然在，自己再回去不知如何說詞了。

小玉兒有心事，前面已看到關門橫在道上，小玉兒指着武關對丁香道：「阿姨呀！快到了。」

丁香道：「唔，還是老樣子嘛！」

就在三人快到城門下時候，忽見守城的兩個老軍奔上前，兩人迎着小玉兒一躬到地了。

小玉兒一看便笑了：「喂，你們還認得我呀！」

其中一人忙應道：「小姑奶奶，咱們這一輩子也忘不了小姑奶奶了。」

另一人也奉承道：「小姑奶奶眞是大人大量，沒同咱們下人一般見識，謝謝，謝謝！」

小玉兒心中不自在，官場江湖差不多全是一個樣，想着夜來避雨也不行，如今這般馬屁精。

心中雖然不愉快，但小玉兒還是一笑，道：「朱公子他們走了嗎？」

一個老軍應道：「回小姑奶奶的話，未過午時，小王爺他們便開拔了。」

這老軍的話甫出，丁香吃一驚，道：「甚麼小王爺？」

小玉兒笑笑，卻對門下老軍道：「我上街去找客棧，問你，武關的客棧那一家的最好？」

那老軍忙應道：「小姑奶奶呀！武關的七家客棧全都髒兮兮，怎能叫小姑奶奶住呀，我帶路，還是去住驛館！」

小玉兒笑道：「我又不是官府的人，怎能去住驛館！」

老軍一拍胸脯，道：「小姑奶奶，小子帶路，他們求還求不來吶，武關的把總正在驛館快活吶！」

小玉兒笑問：「就是那位地方官嗎？」

老軍道：「那就是把總，小王爺臨走賞了他，幾個人正在驛館吃喝着，呶，已經吃了快三個時辰了。」

小玉兒笑笑，道：「那就勞你駕了！」

那老軍忙回道：「小姑奶奶，妳別這麼說，能侍候妳小姑奶奶，我是八輩子做了好夢才遇到，哈！」

於是，這老軍當前快步走，還三步一回頭，一副諂媚之相，令小玉兒覺得怪可憐的。

* * *

昨夜雷雨交加，今日天已放晴，小玉兒這才看清楚武關的街道在坡上。

那守城老軍走得快，幾個轉彎便已來到驛館的大門外，這時候街上仍然有行人，再看天色已是夕陽西沉了。

小玉兒與丁香張展三人剛在驛館門口站定，果見那地方官滿面通紅的奔出來，他是喝了不少酒。

當這位地方官發現果然是昨夜的美姑娘又來到，立刻奔過去就要單膝地上跪。

小玉兒出手攔，笑道：「不可以。」

地方官的官名叫把總，這種官是文武都來，手下兵丁百來個，平日裡維護地方治安，也搞搞錢糧稅收甚麼的。

小玉兒攔住這位把總便問道：「我可以住在這裡嗎？」

那把總忙應道：「當然可以，歡迎，歡迎！」

他不等小玉兒再開口，立刻又往裡面吼叫了。

「快出來，侍候貴客啦，你們這批只知吃喝的懶虫！」

果然，從驛館中奔出五個漢子來，拉過小玉兒的馬，又忙着去弄吃喝，小玉兒心想：「這可是沾了朱公子的光了！」

* * *

小玉兒三人仍被招待在那間大房中，熱水先送上一大盆，茶水之外還有點心。

那把總熱情招待着，可也令小玉兒不好意思的對他笑笑，道：「你是地方把總？」

「小官兒，不值小姑奶奶一提。」

「咱們住個三兩天就走，你就別侍候了。」

「那怎麼可以，小王爺知道砍我的頭。」

小玉兒道：「小王爺永遠不會知道的，你放心。」

那把總道：「姑奶奶，妳缺甚麼只管吩咐，下人們就住在大院中。」

小玉兒點點頭，她要那把總出去了。

小玉兒受到武關地方官把總的小心侍候，倒使得丁香與張展二人十分訝異，丁香與張展是不見官的，那當然是因爲他們的職業關係。妙手幫的人都不願在官吏面前曝光。

小玉兒與丁香、張展三人先洗面後吃飯，一直拖到二更天快到，丁香忍不住問小玉兒，道：「小玉兒，咱們可以去我堂兒那兒了吧？」

小玉兒抬頭看天色，她拉住丁香的手，道：「阿姨，不論你發現什麼，千萬別衝動。」

丁香怔怔問道：「小玉兒，妳好像已經知道什麼了？」

小玉兒承認的點點頭。

一邊的張展，道：「小玉兒，妳知道什麼？」

小玉兒道：「張叔，你別出外，我同阿姨去去便回來。」

張展道：「我怎麼不能去？」

小玉兒是因爲丁卯女人幹下丟臉事，這對丁香很沒面子，這種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小玉兒看看張展，她再看看丁香，這才嘆口氣，道：「阿姨，我不想多說，還是去看看妳就會知道。」

她心地善良，見丁香阿姨這般高興的帶着這麼多首飾與金銀前來，怎好澆了阿姨的高興，潑冷水也得看時候呀。

小玉兒起身往外走，丁香便緊緊的跟上了。

張展果然未去，他坐在驛館中吃悶酒。

* * *

天上烏雲一塊塊，從那麼明亮的月光下風掣電閃般的流逝而去，風悄悄飄，宛似過眼雲煙，那種發人深省的光景，何止是表示着悠悠歲月的一去不返，更表示着歲月苦短的無奈與辛酸。

小玉兒與丁香沿着大街走了不到半里遠便轉入一條小巷中，丁香就感慨人事無常，小時候在這裡生活了十二年，她便離開了。

她仍然記得這兒的大街小巷，她也拉着小玉兒往那條小巷轉進去，直到發現月光下的那棵柿子樹，小玉兒才認出果然到了。

小玉兒猛然拉住了丁香，道：「阿姨，妳且等一等。」

丁香一怔，道：「咱們到了呀！」

小玉兒道：「我知道，阿姨，我已來過這裡，只不過屋子裡的男人並不是丁卯……」

丁香臉色也變了：「妳說什麼？」

小玉兒道：「先別問，容我聽一聽。」

丁香說 道：「妳就站在這裡聽？」

小玉兒道：「阿姨，別出聲！」

丁香的一雙俏目也睜大了，她發覺小玉兒正閉上雙目，一副老僧入定的樣子。

半晌，小玉兒吁了一口氣，道：「阿姨，可以進去了，咱們別走大門。」

丁香道：「不走大門？這是我丁家的家呀！」

一聲苦笑，小玉兒道：「阿姨，進去以後便明白了。」

小玉兒拔身躍落小院中，那丁香擰身落足牆頭上，她在牆頭往屋裡望，小窗人影有兩個。

小玉兒曾說過，堂兒丁卯送史天生去了寶鷄，那麼屋子裡面的人又是誰？

丁香在牆頭上看得淸，「呼」的一聲跳在小院裡。

小玉兒已躍在小窗下，她自那小孔中望進去，立刻轉身面對丁香不說話。

丁香一看這光景，一隻眼貼在孔口看進去，她這一看可就咬牙了。

小玉兒忙示意丁香先別發火，聽聽裡面說的什麼話。

丁香在拔刀了，她氣得臉焦黃。

* * *

屋子裡的大床上，男的笑道：「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呀！再有一天我們就分散了，娘的，眞想把妳帶回天水去。」

那女的口中吃吃笑：「你美吧，丁卯的火爆性子我知道，小心挨他的刀。」

那大漢滿身毛，好像連到屁股上，他沉聲道：「娘的，三天來妳盡說姓丁的刀厲害，妳是不是想我留下來同姓丁的比一比呀？」

就在這時候，窗外的丁香再也忍不住了。

丁香不聽小玉兒的示意，忍不住兇罵道：「不要臉的一對淫徒，還不出來受死？」

她這麼一吼，只聽得房中好急促的一陣悉悉索索聲傳來，就聽得「嗆郎」一聲的，想是拔刀聲，緊接着房門拉開了，先是一張椅子拋出來，隨之跳出兩個人。

是的，夏玫瑰與那騷回子褚八刀出來了。

這二人的手上拿着刀，褚八手上拿的是三尺長彎刀——回子們的刀便是那個樣。

雙方院中照上面，夏玫瑰一看好像只認識個小玉兒，因爲小玉兒曾與石棟二人來過一次。

夏玫瑰並不認識丁香，她上下看看正自發火的丁香，道：「喲，妳這位大姐好陌生啊，怎麼不經允許便跑進我家院子來，莫非想偷我呀？」

丁香叱道：「賤人，妳趁着我堂兄不在家偷漢子，妳反道我來偷妳！」

一怔，夏玫瑰道：「妳說什麼？丁卯是妳堂兄？妳算了吧！丁卯從未有過什麼堂妹的，妳別唬我。」

丁香咬牙道：「別管有沒有我這堂妹，賤人，就憑妳偷漢子，我也要爲我堂兄出這口氣。」

夏玫瑰道：「我高興，妳想怎樣？」

丁香大怒，她舉刀吼道：「我殺了妳！」

夏玫瑰不是好惹的，她舉刀迎上去，嚄，小院裡兩個女人幹上了。

那騷回子褚八刀一邊看，不由得哈哈笑起來了。

他指着丁香與小玉兒二人，道：「不錯，不錯，今夜我要把妳二人也整住，褚八爺一箭三鵰，哈哈……」

他的胃口還眞大。

再看那丁香與夏玫瑰，只見丁香一刀暴劈，直把個夏玫瑰殺得左閃右躲哇哇呼叫：「褚八呀，快出手呀！我快被這惡女人殺了。」

褚八低呼一聲，道：「八爺來了。」

他話聲甫落，抖手一刀便向丁香砍過去，那實是十分凌厲霸道的一刀，丁香「猴」的一聲急閃，差一點肩頭挨刀。

丁香如果被砍中，她只怕當場起不來。

丁香疾退，閃跳到小玉兒身邊，那褚八只一刀便解去夏玫瑰的危，立刻對夏玫瑰咧嘴一笑，道：「怎麼樣，哈哈……」

夏玫瑰喘着大氣道：「你還不快出刀，等什麼呀？」

褚八的刀横胸前，一步步欺近丁香與小玉兒。

小玉兒左手七星劍未出鞘，右手已握着拳，她冷冷一笑，道：「你很得意呀！」

褚八刀哈哈一笑，道：「得意？等擁抱住妳這小美人上了床才眞的得意。」

小玉兒冷笑，道：「你令我生氣了！」

褚八刀道：「別生氣，跟八爺床上快活去。」

他不出刀，左手暴伸要抓小玉兒了。

小玉兒一聲冷笑，右拳迎空直搗……

「轟！」

「哎唷！」

小玉兒只是「虛晃一招」，二人距離還有三尺遠，但褚八已滿臉鮮血，不辨東西地撞在地上了。

這一招便是夏玫瑰也吃一驚，她尖聲：「妳……會……」

倏然間，褚八暴起一丈高，彎刀斜着劈過來！

小玉兒不動，她再一拳搗出去。

「轟！」

「唷！」

褚八再一次滾在地，他的左眼已幾乎腫得睜不開了，挨的兩拳均在臉上，被小玉兒打得七葷八素。

這種打法太怪異，未接觸就挨揍，如果再打下去這人就眞的成了猪！

褚八在地上直搖頭，突然間他拔起，躍上牆頭便往小巷中逃走了。

這種男人，他把個夏玫瑰丢下不管了。

不管便不管吧，褚八還從遠處傳來狠話：「媽的，我回天水搬能人，非收拾你這小妖女不可！」

臨去丢狠話，江湖上見多了。只不過再也想不到褚八還眞的會把人搬請來，當然，那也是一兩個月以後的事了！

* * *

夏玫瑰是逃不掉的，逃不掉就得想辦法，而夏玫瑰的辦法便是哭。

夏玫瑰掉下眼淚拋掉刀，她跌坐地上抹眼淚。

丁香忿怒的道：「妳還哭呀！妳這賤人，妳哭甚麼？我堂哥回來砍了妳！」

小玉兒就想不明白，這人爲甚麼會傷心，她莫非是因爲褚八被打跑才傷心？

但至少小玉兒以爲她不會爲丁卯掉眼淚！

丁香吼叱着，她拍拍腰上纏的小包袱，又道：「我從寶雞來，爲的是送這些金銀首飾給你們，也好叫你們日子過得好些，令我堂兄安定下來別亂跑，你們爲咱丁家添幾個娃兒傳宗接代，咱們也沒白來世上一場呀，那裡知道，妳却是個賤貨……」

夏玫瑰早就不哭了，當丁香說是送金銀前來，她的心忽然一跳，她這才知道人家不是來捉姦，人家是財神爺送金銀珠寶來了。

夏玫瑰，這種女人的七情變化可在分秒間的，聞言雙膝跪地上，她可就吐出大篇理由來了。

「妳……這位大妹子……不，看來咱姐妹差不多，只不過妳既然這麼說，我也就把話明說了。」

丁香怒道：「你最好說眞話，否則我趕妳滾！」

夏玫瑰抹去淚水，她似乎有很大委屈似的道：「自從我跟了丁卯，初時以爲他是個打獵人，可是久而久之的他對我說了實話，他同山寇有交情，拿回來的銀子是大伙兒的，這些時無進帳，他幹起擄人來了，他弄個娃兒在家裡，姐姐呀，妳替我想想，我的男人是個强盜賊，牆高不擋風，早晚他會遇上兵，做惡事如同喝下一碗慢性毒糖水，初時甜後來就苦了，他如果被官家抓去砍了頭，姐姐呀，我說不定也跟着被殺掉，跟了他提心吊膽過日子，還不如早做打算走遠些，所以我……」

丁香道：「妳這才勾上那大毛人？」

夏玫瑰道：「妳姐姐也多少爲我想一想吧！」

丁香道：「幾年了，妳連個蛋也不下一個。」

夏玫瑰道：「如果日子過得順，姐姐呀！我一年替他生一個，我又不是石女那個東西不管用。」

她此言一出，一邊的小玉兒心一沉，她的就是不管用，她的東西，男人不敢碰，誰碰誰倒楣。

* * *

丁香的心似乎軟了，她嘆了一口氣，道：「妳眞的能爲我堂哥生幾個娃兒？」

夏玫瑰道：「只要日子不緊張，丁卯別常往山中跑，我明年就有孩子抱。」

她這話一出口，嚄，丁香上前拉她了。

丁香的臉上有了笑，道：「妳的年紀比我小，我當妳的姐姐，妹子，起來吧，起來屋子裡再細說。」

那夏玫瑰雙手拉過丁香，她再看看小玉兒，她吃驚，這姑娘長得眞美呀！武功也高得不得了。

三個人一齊走進屋子裡，這屋子一共明暗兩間，油燈正擱在屋內間！

夏玫瑰把燈拿到外間來，立刻忙着倒茶水，她那股子熱情勁，比侍候親娘還帶勁。

* * *

小玉兒心中明白，夏玫瑰的表現是有目的的，她的目的就是丁阿姨袋中的金銀珠寶。

丁香當然也明白，但她的目的是要夏玫瑰爲丁家能生幾個娃兒有後代，如果夏玫瑰改變心意，這些錢財也算不了甚麼，便是她偷人之事，當然也不會對丁卯去說了。

* * *

丁香聽了夏玫瑰的話十分受用，燈光之下她取下纏在腰帶上的小包袱，才打開一半，那夏玫瑰的臉色全變了，等到了丁香把包袱攤開來，夏玫瑰的嘴巴已張得難以合攏了。

「哇！這……」

丁香道：「這就是我送你的東西！」

「哎唷，丁卯這個糊塗蟲，有這麼一位有錢的堂妹，他怎麼不早說呀，還在山中到處跑，像個大大的窮光蛋！」

其實夏玫瑰又怎麼明白，江湖上的人物都知道，大盜永遠瞧不起幹偷兒的。

丁卯知道他這位堂妹乃妙手幫的人，他的心中有疙瘩，直到丁香幹上妙手幫龍頭老大，丁卯才去寶鷄順道見過一次面而已。

似這種事，夏玫瑰是不懂的，夏玫瑰只會認銀子。

她看着桌上的金銀首飾直吸大氣，手心汗水也沁出來了，那模樣宛如闖上一座寶山似的。

「姐呀，妳準備這些都送給我？」

「首飾送你，銀子銀票交我堂哥，你們至少花上二十年也足夠了。」

「夠了，夠了，盡夠了，我……我有個主意。」

丁香道：「妳有甚麼主意呀！」

夏玫瑰道：「我是說我以後多生幾個孩子，這第一個就是寄名妳那一房的，再生便是丁卯這一房，以後丁家都有後，姐姐呀，妳看可好吧！」

這一次輪到了丁香合不攏嘴巴了，她吃吃笑道：「太好了，太好了，以後的日子我包了。」

夏玫瑰道：「姐，我看丁卯再過三天就回來了，妳就在我這裡住，等他回來大家團個圓敍敍舊，也

叫丁卯謝謝妳這位好心的堂妹呀！」

丁香道：「聽到妳要爲我丁家生孩子，我就想到一個人，這個人嘛……」

她轉臉看看小玉兒，笑呵呵的道：「小玉兒，妳猜我想到了甚麼人？」

小玉兒笑笑，道：「阿姨，妳想的人我一定認得的，要不妳不會問我。」

丁香笑呵呵的道：「小玉兒，妳算是猜對了吔！哈……」

小玉兒道：「阿姨，妳想到甚麼人？」

「妳的繼父史水樂呀！」

小玉兒道：「阿姨提我繼父幹甚麼？」

丁香道：「你繼父是大夫，他會叫女人生男的，他的醫道我清楚，妳兄弟史天生，還有個李强生，不都是史大夫的本事嗎？」

小玉兒心一沉，道：「阿姨，妳連我的表弟也清楚呀！」

「我們住在附近，地方上的事我全知道，我呀，眞佩服你的繼父史水樂。」

原來丁香不能生孩子，她在暗中打聽，各處的大夫都細查，爲的是想給張展生個「小老鼠」，只不過這丁香乃一幫之尊，叫她去偷史水樂，她不幹，也不能幹！

雖然不能幹，但她也知道史天生與李强生全是金娘子一人所生……

* * *

丁香一笑，對夏玫瑰說道：

「妹子呀，我便對妳實言吧，小玉兒的繼父是名大夫，我今立刻去寶鷄，求他爲妳配些藥拿回來，妳吃了準會生男的，咱們丁家便有後了。」

夏玫瑰道：「姐，那就再辛苦妳了吔！」

丁香道：「妳更辛苦，生孩子多辛苦呀，嘻！」

她取過桌上的一對金鐲子又道：「來，戴上讓我瞧瞧。」

夏玫瑰的兩臂伸得直，兩個金鐲子她全套在手腕上，嚄，眞好看，亮晶晶，光閃閃，夏玫瑰的眼睛也直了。

「來，再把鍊子掛項間。」

夏玫瑰忙把脖子伸得長長的，丁香不但套金鍊，還把一串珍珠也套上，金簪銀簪插髮間，夏玫瑰立刻比個貴婦還好看。

她這麼一高興，站起身來左右走着笑道：「姐，妳看我戴上這些好看嗎？」

丁香道：「寶物不認人，誰戴誰好看，妳現在就好看，我也彷彿看到妳生的娃兒了……哈……」

夏玫瑰也笑，道：「姐，我生一打也不嫌累，早知有你這位有銀子的姐姐，我早就爲丁卯生了！」

小玉兒聽得不舒服，難道生孩子就這麼重要呀！

小玉兒似乎有些惘然了。

* * *

這一夜丁香與小玉兒就住在這小小的三合院裡，只不過小玉兒可就心事重重了。

小玉兒憂心自己的身子之外，也想着一個月之期的玉青觀決鬥，當然，更急於回到家中去看看小弟是不是已經平安回到寶雞了。

就在第二天一大早，小玉兒已決定要走了，她不會住在這兒等丁卯回來的。

小玉兒要走，丁香當然也不會留下來，於是，丁香與小玉兒回到驛館，兩人與張展會合一起便又高高興興的往西大道行去，那夏玫瑰直送到武關外五里多地，她才洒淚與丁香三人揮手告別。

只不過雙方分開快半里遠了，小玉兒突然臉色大變，這光景看在丁香眼裡，丁香吃驚的急問：「小玉兒，妳怎麼了？那裡不舒服？」

小玉兒冷然道：「別出聲。」

她三人回過頭看去，那夏玫瑰仍然呆呆的站着，好像是一副捨不得分離樣子。

夏玫瑰見三人回過頭，她立刻又揮手，而且尖聲大叫：「姐呀！路上小心吶，一路平安，早送藥回來吧！」

丁香也大聲回吼：「妹子回去啦，不出半月我們就會再來的，山風大，回去啦！」

雙方眞是一家人了！

但小玉兒仍然不痛快，因爲她聽到的可不是這些客氣話，她聽到的乃是夏玫瑰小聲發狠的幾句話。

小玉兒的聽力異於常人，她不但看得遠也聽得清，別以爲夏玫瑰小聲幾句話，可也全被她聽入耳朵裡去了。

那夏玫瑰在小玉兒三人快走了半里遠處，她口中吐出冷冷幾句話：「叫我夏玫瑰給你們丁家生孩子，我給你們生茄子，娘的，男盜女偷以爲我不知道呀，哼，銀子送上門，老娘照單收，嘿……」

她以爲只不過自言自語幾句話，但却入了小玉兒的耳朵裡去了。

* * *

小玉兒仍然站定了不走，丁香奇怪道：「小玉兒，妳是怎麼了？」

小玉兒道：「阿姨，這女人靠不住呀！」

丁香笑笑，道：「她靠不住？她還能怎樣！」

小玉兒道：「她眞會爲阿姨家生孩子？」

丁香一笑，拍拍小玉兒，道：「小玉兒，所以我要兼程去找妳的繼父呀，他有妙方嘛！」

小玉兒嘆氣，道：「這女人並不打算爲妳丁家生甚麼孩子的。」

丁香道：「妳怎麼會這麼想？」

小玉兒道：「我……我聽……到了……」

「妳聽到甚麼？」

「我聽到她不會爲丁家生孩子的。」

丁香吃吃笑：「小玉兒，有了妳繼父的妙藥，不怕她不生呀，哈……」

一邊，張展也笑道：「別提這女人了，我看她媚中帶妖，妖中有邪，怕是小玉兒猜中了。」

小玉兒不是猜中了，小玉兒親耳聽到的。

丁香却不以爲意的道：「如果玫瑰生了娃兒，我打算也吃吃史大夫的藥，爲你們張家生幾個。」

張展忽的哈哈大笑起來了。

丁香叱道：「你笑甚麼？」

張展道：「阿香呀，我早就打算絕子絕孫了，哈……」

「叭」的一掌打在張展的背上，丁香道：「去你的，我可沒有這麼想！」

「哈……」三人都笑了。

小玉兒笑得很勉强，她心中只是以爲這夏玫瑰不打算爲丁家生娃兒，其實是她聽錯了。

* * *

小玉兒與丁香張展三人騎馬進入大山裡，他三人剛進入黑龍口五七里，斜坡附近的林子裡，「颼」的一聲一枝响箭射高空，隨之遠處峯上又是一枝响箭看得清。

這光景看在小玉兒三人眼裡，那丁香冷冷道：「這些山賊，他們又成精了，這些時招兵買馬集了不少人，哼，還是由老娘身上弄去的銀子。」

她口中的「老娘」二字，說的就是她自己，那是許久以前的事，小玉兒當時無奈何，找上韓家祠堂才把妙手幫的銀子拿走的。

如今丁香與張展兩人大着膽子打此山路經過，那趙瘋子當然會讓路。

再看小玉兒，她根本沒把這放箭之事放在心上，她只一心想趕快回家中，這樣的江湖，似乎還不如住在峨嵋山舒服，峨嵋山上猴子多，猴子也比人好多了。

想到峨嵋山上猴子，小玉兒忍不住有了笑容。

* * *

忽然間，只聽得「轟隆轟隆」聲傳來，好像山塌了一般怪嚇人的。

丁香張展抬頭看，高山之上有火烟，高山之上也有人，大隊人馬好像排成隊，一字成行的往山下奔。

丁香皺眉，道：「好像來了上百人。」

張展道：「上百個山賊。」

小玉兒道：「阿姨，如果他們想打架，你兩位只管自保，看我收拾他們。」

丁香發愁，道：「小玉兒，妳一人怎能對付那麼多？」

小玉兒道：「只要我出招，我必盡力，等着瞧吧！」

丁香道：「小玉兒，那趙瘋子還有求於妳，妳繼父也幫了他們的忙，救回了他的兒子趙大刀，難道賊性不講恩，他們翻臉不認人呀！」

小玉兒道：「我也在生疑，趙瘋子這是做甚麼，放炮排隊下山來。」

這三人正在不解的往前走，遠處只見幾個山賊已到了大道上，忙碌起來了。

這些人擺放着大供桌，十二面大旗插路上，刀頭供品帶水菓，還有全豬全羊宰殺了擺在供桌上。

這是祭天祭地祭祖師爺的架式，爲什麼全都抬到了這通邑的小道上？

小玉兒拍馬快到了，那丁香後邊還直叫「小心吶，千萬別上當。」

「飛天鼠」張展也一怔，他低聲對丁香吩咐：「快，咱們準備傢伙。」

於是，忽然前面一道斷崖上嘩啦啦站出一百多個粗漢來，這些人只一站定，立刻拍起手來了。

拍手拍得「叭叭」清脆响，那自然表示友誼歡迎了。

小玉兒抬頭看，嚄，十八盤的幾個大頭頭全來了。

這些人去年一戰沒有死，如今又是生龍活虎般的立地有聲過來了。

小玉兒勒馬道上停，她冷冷的看着來的人。

這些人中趙瘋子披着亂髮已哈哈大笑了。

趙瘋子的後面正是他收的兩個大力士，包大力與莫布士二人緊跟着。

再往後面看，郭棟長與霍大牙也來了。

那郭棟長還對小玉兒直點頭，南陽府那夜一別，又過了多日了。

小玉兒見這些人沒惡意，她放心了。

趙瘋子拍手笑，他笑得十分慘烈但却也發自內心。

他笑，跟他來的也都笑，這幾個頭目已站在小玉兒的馬前面了。

小玉兒抬頭看山崖，一百多個兄弟還在拍手吶，不但拍，而且拍得更厲害。

「趙當家的，你好。」小玉兒實在不知怎麼說才是，她只好說這一句。

（未完・十一）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頭痛人物

代譯文惹禍上身　離間計害己害人

上文提要： 喬琪打走小林，呂敖便和他去找聶天聲算帳，報了被侮辱之恨。小林和米珠離開了鷹愁峽，在客棧見到海天幫的副幫主馮稼昌制服了藍夜，正在追問右斷手發生的經過，小林將馮趕走，說服藍夜將此事說出，但仍未清楚誰是砍去斷手的人。小林、米珠因騙賭款賑災而被揭穿，幸得怪人協助，才逃離賭場，小林覺得怪人似曾相識……

「侯璉如還活着，大概在九十以上了，怎麼會是他？」

「是他的門人？」

小林還未出聲，忽然身後有人道：「也不是他的門人上官清，因爲上官清也有五十以上了，此人不過二十餘。」

來人竟是「狐叟」張辰。

小林很不欣賞此人，淡然道：「上官清又是誰？」

「狐叟」道：「上官清乃是『黑風叟』那黑道魔頭門下，但爲人十分正直，正因爲如此，蕭思冰大美人才會喜歡他，在五六個青年高手的角逐之下，上官清才會獨佔花魁，也許正因爲他的桃花運，才爲他帶來了大噩運……」

小林很想知道昔年這段往事。因爲這些事與他師門的爲人及忠貞息息相關。

小林道：「你是說上官清和蕭前輩很近？」

「當然囉！連『三鮮』都吃哩！」

米珠道：「爲老不尊，你白活了這麼大的年紀。」

「狐叟」怪眼一瞪，道：「怎麼？老夫說錯了嗎？他們要是不吃『三鮮』，也不會引起妬忌，更不會引起殺機。蕭思冰也就不會被砍去右手，上官清自也不會面目全非，臂折腿殘了！」

小林道：「上官清前輩還沒有死？」

「怎麼？你希望他死？」

「當然不是，相反的我希望他活！」

「他沒有死，但生不如死！」

「剛才那個怪人莫非和『蟾怪』及上官清有關連？」

「對，應該說是第三代。」

「是什麼人？」

「小子，你告訴我兩隻手在何人手中？我就告訴你。」

小林道：「告不告訴我都無所謂。」

「不然，他和你還相當近哩。」

小林一怔，道：「和我近？是我的親友？」

「也可以這麼說。」

小林道：「據說左手在『血手書生』的手中。」

「狐叟」點頭沒有說什麼，似乎有點相信了。

小林又道：「右手在『海天幫』幫主呼延覺手中。」

「狐叟」道：「小子，你怎麼知道？」

「因爲我近來見過不少的高人。」

「都有那些？」

「家師、『北神龍』夏前輩、家師叔呂敖及三師叔蕭思冰，另外還有『血手書生』白翎和呼延覺。」

「小子，你見的世面眞不少。」

「那也不假。」

「怎能証明那兩隻手在他們二人手中？」

「是幾位長輩談論的。」

「狐叟」道：「好吧！我告訴你剛才那個怪人是誰？他極可能是我徒畢熙。」

兩小不由失聲，小林道：「是畢熙？」

「狐叟」道：「八九不離十兒，可憐這小子被人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竟然淌下淚來。

看來此人也並非沒有師徒之情。

小林道：「誰會害畢熙？」

「這要問他自己才知道。只不過那小子很喜歡整人，得罪的人不少，一旦落在別人手中，下場自然很慘。」

「你是剛才看出是他還是以前就知道了？」

「剛才發現的。」

「的確很難猜是誰幹的，因爲恨他的人很多。」

米珠道：「頂尖高手如『北神』、『血手書生』以及『海天幫』幫主這些人物即使討厭他，也絕不會下此毒手，因爲那會損害到他們的名譽。」

「狐叟」道：「對！」

米珠道：「像一般的小嘍囉也辦不到，提起師門，雖然並不是赫赫有名，却也要給點面子。」

小林點點頭，道：「這就劃出一個圈子來了，殘他的人必是高手，至少比小畢高明多多而又吃過他的虧。」

「狐叟」道：「不是『三寡』就是『三祖』。」

小林道：「只怕不是『三寡』，因爲『黑寡』黃綺年和畢熙打得火熱，另外『二寡』也不會迫害他的。」

「什麼？」「狐叟」失聲道：「他和『黑寡』？」

「是啊！」小林道：「本來他整過『黑寡』，黃綺年要宰他，但後來畢熙釣上了她，『黑寡』如獲至寶。」

「狐叟」道：「他和『三祖』也有過節？」

小林道：「有時揭人的底，使人無法忍受，如『品花老祖』聶天聲，據說他是天閹。」

「不！」「狐叟」道：「他只是小幾號，據說只有小楷毛筆頭那麼大。三歲以上的小孩的東西也比他的大。」

小林道：「他曾當衆揭過聶天聲的隱私，所以聶天聲的嫌疑最大。」

「狐叟」道：「對，聶天聲最忌這一點，八成是他。」

* * *

何志欽月色下疾行，行色匆匆，要去何處？

這工夫偏偏就有人在前面攔路。

走近一看，何志欽心頭一震，竟是「血手書生」白翎。

白翎見何志欽並不十分在乎，頗爲意外，道：「何志欽，你要去何處？」

「白大俠是管得太多了。」

「這麼說你一點也不忌憚白某？」

「我只有尊敬，沒有必要忌憚。」

「何志欽！你昔年在『八荒散人』的山莊中，和藍夜一樣的活躍，他是黎玄的忠僕，你是蕭思冰的忠僕對不？」

「正是……」

「你對蕭思冰斷手之事一定很清楚。」

何志欽道：「白大俠太瞧得起在下了，此事連幾位主人都不甚清楚，我只不過是個奴才而已。」

「你既爲奴才，爲何左手上刺青？」

「白大俠，這就是你不必多問的私事了！」

白翎道：「如果我一定要你說呢？」

「抱歉，在下還有事。」

白翎一攔，何志欽突然閃電出了手。

白翎見他採取低調，未想到他會馬上出手，所以有點意外，差點吃虧，吃驚的是，何志欽非同小可。

白翎認眞出手，却又發現何志欽很差。

在白翎心目中，這樣的身手才合理。一旦心情懈怠下來，何志欽突出奇招，搶到先機，凌厲無比。

白翎在驚悸之下，加上出招不當，居然在第四十七八招上被制住了穴道。何志欽傲然一笑，道：「姓白的，你想不到……」

白翎躺在地上，眞是恍如隔世，道：「的確沒有想到，正所謂：寧可不識字，不可不識人……」

何志欽道：「武林有很多人是靠虛名鬼混的！」

白翎笑笑，道：「包括白某在內。」

此刻他也知道生命已到了危急之時，詞語之間多少有點妥協之意。

何志欽道：「白翎，你身上有東西？」

「嗨……嗨！是的，何兄想要就拿去吧！」

何志欽自他身上搜出一個瓶子，正是那隻右手，東西到手，立刻就要點白翎的死穴。

白翎道：「何兄，有此必要嗎？」

「當然，以後見了面，必會拚得你死我活……」正要下殺手，突然腦後傳來勁風，扭身閃過一塊石頭，却看不到人。

何志欽已經得手，沒有必要涉險，向相反方向疾馳而去。

出現的人却是「血手書生」門下劉旭。正因爲他沒有把握擊敗何志欽才來這一手，他解了白翎的穴道。

白翎喟然道：「劉旭，你做對了，如果不用石頭施襲而直接現身，八成我們師徒都有危險。」

「師父，弟子知道不是他的敵手。」

「當然，你的方法完全正確，在江湖上混，就必須反應快，而且要應變，一件事往往因處置不當而後果迥異。」

「是的，師父！」

＊　＊　＊

何志欽找上了「北神龍」夏愚。

夏愚很優待他，招待他吃喝，在飯間，他說明了來意，要請夏愚代譯手上的暹邏文字。

夏愚不由一怔，道：「你怎會有此手？」

何志欽道：「家主人失去此手，下落不明，晚輩既爲家主之忠僕，當然要四出找尋，如今已自白翎處得手，但因家主與他的大師兄黎玄不和，只有請夏前輩代譯了。」

夏愚道：「代譯手上暹邏文，自不成問題，但高麗文字我不甚高明，只怕你還是要請黎玄代勞了。」

何志欽道：「夏前輩只怕是謙虛吧！家主人說過，即使是高麗文字，黎前輩也沒有夏前輩高明些！」

「這……這太不敢……」

「這的確是家主人說過的話，所以晚輩才冒昧前來，晚輩以爲，以前輩和本門的關係，或能幫忙……」

夏愚想了一下道：「好吧！不知譯得是否妥當？這關係該項武功之正確性，非同小可！」

何志欽躬身道：「家主人必然信得過的……」

夏愚昔年也是衆多追逐蕭思冰的人之一。凡是蕭的事，他都樂於效勞，也就答應下來。

這手上以兩種外國文學，記載四種武功。

那就是「八荒散人」(當然說是「南半仙」黎玄的武功比較恰當)，另有岳武穆及郭子儀的武功。

一連三天，夏愚譯完了兩隻手上的文學。

何志欽自然千恩萬謝了。

就在何志欽接過那兩隻手，告辭轉身欲去時，夏愚忽然心頭一動，因爲何志欽眼神中，閃過一絲狡黠之色。

像夏愚這等人，可謂閱人萬千，人類的表情所代表意義和心態，那會瞞得了他，不由暗哼了一聲。

當然，他也不能不暗暗感嘆人類本性之善變。

在表面上，夏愚不露聲色，像沒事一樣。

何走後他立刻跟了去。

另一隻怎麼會在何志欽手中呢？事實上不是另一手，而是另一手上的文字，那是自小林處偸來的。

何志欽爲人深沉，喜怒不形於色。

他昔年跟蕭思冰學的，以及在黎玄及呂敖等人練武時偸學的，幾乎和呂敖的武功差不多了。

他暗暗苦練，誰也不知道他早已是絕頂高手了。

他的確雄心萬丈，他不但要成爲絕頂高手，還要成爲天下第一人，因而從來不肯炫露。

即使非露不可也有限度，施展到某一種程度即可。

所以連岳繼祖這位友人也被他矇住了。

狡滑的人警覺性必高。

何志欽離開夏愚處第三天就發現夏愚盯上了他，跟踪一個高手，要想不被發現是很難的。

第四天晚上，何志欽喝了個八九分醉，自酒樓上回到客棧時，還吐在柜枱前欖子上。

要不是帳房叫小二扶他回屋，他可能倒下。

倒在床上，他就像條死猪了。

不久夏愚出現了，站在他的床前。

他相信蕭思冰並不知道這兩隻手都在何志欽的手中，更不知道他去找他譯註上面的外文。

他以爲何志欽很陰，野心也太大。

由於何志欽沒有帶任何包袱或行李，重要的東西必然都放在身上，所以夏愚要搜他的身。

他以爲何志欽兩隻手到了手且譯妥了上面的外文，必然是興奮過度，開懷暢飲，所以爛醉如泥。

夏愚要弄到手，親自交給蕭思冰。

也正因爲如此，他並沒有先點了何志欽的穴道。

像醉得如此深沉的人，何必再點他的穴道。

夏愚輕輕地伸手進入他的衣袋內，這可以說是他今生第一次伸手進入別人的衣袋偸東西。

但是……意外發生了，何志欽突然睜開眼，出手逾電，點了夏愚兩個要穴。

這是意外，也正因爲是意外，何志欽才會成功。

他當然並沒有喝太多的酒，吐酒也是裝的。

要不是如此狡猾地表演，又怎能賺到夏愚這等人物？

這在夏愚來說，眞是比死一萬次還痛苦難過。

這是他托大疏忽嗎？

應該不是的，因爲何志欽和他的身份相較太低太差了。

這麼大的差距，任何人都會輕估。

事實上絕頂高手也不會和高手動手在一開始時就使出絕招的，那豈不是殺鷄用了牛刀？

「夏大俠，這是命……」

夏愚不出聲，的確，這不幸只能歸咎命運。

「夏大俠，你的運氣太差了！」

夏愚道：「你必會殺死我，不會留我的活口！」

「當然，這很抱歉，只不過……」

夏愚萬念俱灰，他犯此大錯，死不足惜，眞正是給高手丟人。只不過要是換了白翎、呂敖乃至於黎玄等人，是不是也會犯此過錯呢？也很難說。

夏愚道：「你也不必顧左右而言他……」

「我可以不殺夏大俠，咱們兩人可以併肩號令武林……」

「你是說……」

「合研絕學，聯手統御武林。」

夏愚喟然道：「沒有人能獨自號令武林。」

「能，只要我們研成了此功。」

「怎見得，你對這奇門武學知道多少？」

何志欽道：「昔年我偸聽黎玄和蕭思冰交談，知道加上你的武功及岳飛和郭子儀的精華，正好生尅相濟，可以大成！」

「你要利用我就是了。」

「也可以這麼說，但你要是合作，就可以與我一字併肩，合治武林！」

「何志欽，夏某死不足惜，却要勸你，不必想入非非，你不會成功的。」

「誰說的，你以爲我就那麼低能？」

「不是指你的身手，而是指你的意圖和居心，古人說：『自然造化之妙，智巧所不能及。』何志欽，你是個陰險之人，却勝不了天……」

「夏愚，我是指一條生路給你走。」

「我知道，我要是和你同流合汚，生不如死！」

「這麼說你想死了？」

「對，如不能堂堂正正作人，死比苟活好些。」

「如我偏偏不要你死呢？」

「你要怎麼處置我？」

「我可以把你弄殘……」

夏愚心頭一凜，被此人弄殘，既對不起師門，也對不起武林、友人以及門下，眞能把人窩囊死。

人人都有疏忽之處，但有的幸運，有的不幸，夏愚犯的小疏忽却換來了至重至慘的代價。

甚至由於他的小疏忽，可能爲武林帶來了浩劫。

一念及此，驚出一身冷汗。

他不能這樣對付此賊，他要用心機才行，那怕採低調，也要設法脫困，當然，這是很難的。

因爲他看出，此人十分陰險深沉。

「怎麼樣？你只有這一條路好走！」

夏愚道：「我只想速死！」

「我却要你活着，因爲要練此功，必須有你這個幫手，夏大俠，你還有個女兒活在世上。」

「這與她何干？」

「如你不合作，我會把她擒來……」

「你少作點孽吧！你不會成功的，何志欽，我勸你及早回頭吧！古人說：晴空朗月，何處不可翱翔？而飛蛾獨投夜燭；清泉綠草，何物不可飲啄，而鷗鴞偏嗜腐鼠……」

「你少嚕嗦！我給你一天的時間攷慮。」接着一口氣點了他五個要穴。

不論夏愚功力多高，五六個的穴道被制，他又能如何？

夏愚以爲，死也不容易，但一個人要是响往死亡，絕不怕死，那就好辦多了。

第二天一早，何志欽來看夏愚，叫了數聲不答。

一試脈搏，已經完全靜止了。

「死了？」何志欽大爲失望。

他有點不信，還沒有絕望，他爲何要死？

何志欽不是傻瓜，以爲他是詐死，又停了兩個時辰，發現夏愚嘴唇發紫，身上也漸漸涼了。

這是無法作假的，他盛怒之下踢了他兩脚。

眞的死了，還要爲他收屍，眞倒楣。

當然，這件事要小心保密才行。

殺死夏愚可是一件出鋒頭的事，但對他何志欽來說，目前出這鋒頭却是有害無益，夏的形象很好，他立刻會變成過街耗子，人人喊打了。

決定在晚上把他弄到郊外，悄悄埋了。

相信這是一件神不知鬼不覺的事。

下午出門一趟，大約也不過二

個時辰之後，回來時不由大吃一驚，夏愚不見了，死了的人怎麼會不見了？

是被人救走抑是他詐死又跑了？

何志欽以為，詐死詐到這種程度不大可能，身上發紫，身體涼了而且變得僵硬，只有眞的死人才是這樣子的。

但不論如何，人是不見了。

四下找尋，不見人影，也看不出有人來過的樣子。

何志欽開始傷腦筋了。

人類傷腦筋的事十之八九都是自己找來的。

＊　＊　＊

呂敖和喬琪又遇上聶天聲，這一次老賊落了單，但他似乎還能沉住氣，道：「呂敖，事情的經過我要說明一下。」

呂敖道：「是不是要為自己找些理由？」

「對，我以傳她武功為由，換取她的溫柔，你是知道，人老了更喜歡年輕女人，而她也作了相對的交換。」

「老賊，你胡說！」

聶天聲道：「當時我只是作一些溫存動作，妳並未反抗。」

「可是我被你制住了。」

「如我有淫心，妳能脫了身嗎？」

呂敖一字字地道：「那是因為你這老賊不能！」

「我不能？」

「對，因為你是天閹！」

「笑話，這是武林中人在中傷我。」

「以你的人格，如果能的話，她不會倖免。」

「怎麼，你是不是想看看？」

呂敖是何等身份，怎可隨便看人家的「東西」。

但不看却又不能証明他是不是還有點自尊？如果他不是天閹，此事還可以原諒。

喬琪悄悄地走到一邊去了。

這就是讓出地方讓師父來看。

呂敖一定要看，不然就無法証明這件事是自願還是强迫，也想弄清徒弟是不是貞烈。

呂敖作了個手勢，表示要看看。

聶天聲號稱「品花老祖」，要是拏出這東西讓人家看，實在有失身份，但他自知絕非呂敖的敵手。

聶天聲走向大石之後。

呂敖跟了過來。

聶天聲道：「不是在下沒正經，實在是此事攸關我的名聲，不能不破例給你看看，看吧……」

他拏出來亮了一下，立刻又收回去。

這是黃昏時刻，視野不大清楚。

聶天聲是一亮即收，呂敖只大概看了一下。

不是天閹，而且還不算寒傖哩，大約有六寸光景，也相當粗壯。

聶天聲見呂敖在發愣，知他在想什麼。

「呂大俠，我可以透露一點，喬琪姑娘很開放……」

「怎麼開放？」

「我只能說很早熟吧！」

「我不信！」

「呂大俠，話我只能說到這兒，當我撫摸她時，她會叫而且……」

「住口！」

「眞的，呂大俠，第一次撫摸，的確是制住了她的穴道，但第二三次沒有制住她的穴道，她甚至希望我來眞的。」這當然是胡扯了。

呂敖內心很不是滋味，他不要這種徒弟。

只不過他也不會放過聶天聲，道：「老賊，反正你不是個東西。」

「呂大俠，我的綽號是『品花老祖』，招牌清清楚楚，絕不作假，人嘛，都有嗜好，有什麼不對？只要我不姦淫，就不算錯。」

呂敖出了手，聶天聲接了七八招就知道和人家差了一截。與「南仙」、「北神」齊名之人，果然不凡。

才五十多招，聶天聲就中了一掌。

七十招被呂敖制住了穴道倒地。

「呂大俠，你要殺我，我也認了，千萬別讓她接近我。」

「為什麼？」

「她殺我就必然是為了滅口。」

「為什麼要滅口？」

「她的確是個花梢的少女。當然，她只是花梢，我沒有說她是個淫娃，呂大俠，這要拜托您！」

呂敖正在考慮如何處置他，喬琪走了過來。

乍見老賊倒下了，立刻要下手。

「慢着！」呂敖道：「由我來處置他。」

「師父，您該把他交給徒兒。」

「他說第一次是制住了妳的穴道猥褻妳對不？」

「是……是的！

「第二、三次呢？」

「這……」喬琪一猶豫，呂敖冷冷地道：「『師父』二字到此為止，以後可不要再叫我。」

喬琪面色一變，道：「師父，你聽他……」

「我說過，咱們的『師徒』關係到此為止，妳當初由柳大元處改投我為師，我就有點勉强……」

喬琪本就很自卑，呂敖一而再

地拒絕，她忽然放棄了，道：「師父請受徒兒一拜……」

她拜過之後，見呂敖背面而立。

這分明是不接受拜別之意。

喬琪更是悲絕、羞絕，掉頭狂奔而去。

聶天聲暗喜，他以為喬琪走後，就死無對証了，也許呂敖可以放過他。

喬琪是不是很隨便呢？也不見得。

那次落入聶天聲手中，已經被他猥褻過了，就希望把那瓶子搶回來，不得不作某種犧牲。

當然，也許別的少女為了瓶子也不犧牲色相的。

「呂大俠，只要你能原諒在下一念之差，在下會自願為大俠驅策，絕不食言。」

呂敖冷冷地道：「像你這種人，一旦失勢就奴顏婢膝，自尊蕩然，絕對不是守信之人，你是自絕還是要我廢了你的武功？」

「呂大俠，你高抬貴手！」

「兩條路任選一條。」

「呂大俠，我這些年手頭頗豐，我願把我全部所有，約一千萬両之譜，全部獻給呂大俠……」

「錢不能買命，更不能補償一個少女的名節，你老賊留不得……」「啪啪啪」一連拍了十餘掌。

聶天聲滾地哀號，不久變成呻吟，武功已廢。

呂敖道：「如果有一天你還能恢復，可以去找我！」

呂敖走了，心情十分惡劣，但他不久又折回來扯下聶的褲子看了一下，且吐了口痰，原來是假貨，的確天閹。

聶天聲嘶叫着：「姓呂的，我會找你的……」

＊　＊　＊

喬琪含淚奔馳，她是一個被逐出門牆的人。

一個女子有此下場是十分不名譽的。

漫無目標地奔了一天一夜，實在太累了，就坐在一個山中小道觀門前石階上休息，由於太累，竟然睡着了。

不知過了多久，她被人推醒。

她發現自己躺在小道觀的門前石階上，身邊有個三十多歲美得令人窒息的道姑，這道姑穿的竟是彩色的道裝。

道裝一般來說，不是灰色即白色，或者黑色的。

彩色的絕無僅有，她竟是彩色。

「妳怎麼哩？」

「我……我太疲倦了……」

「我是問妳受了甚麼打擊了？」

「我……」喬琪道：「沒有受甚麼打擊！」

「妳想騙我？」

「眞的，我要走了……」

「跟我進來。」

「幹甚麼？」

「我挺喜歡妳！」

「我還不想出家！」

「我也不要妳出家！」

「妳是誰呀？」

「不必急於知道我是誰，如果知道了，妳會很慶幸遇上了我……」

喬琪正好無處可去，只好跟入。

「妳先去洗個澡，我弄點吃的等妳，餓了吧？」

喬琪點點頭。

一個小道姑為她弄水洗澡，那美絕的道姑在天窗上偷窺。

浴罷和道姑在小酌，看來道姑並不戒葷。

「前輩不戒葷？」

「為甚麼要戒葷，戒心就成了！」

「前輩的道號是……」

「我叫眞一，妳也不必以長輩待我，叫我師姐好了。」

「這怎麼可以？」

「怎麼不可以？一見投緣嘛！姑娘無處可去，可以留在我這兒，我還可以和你研究武功作為防身之用！」

「師姐必是一位世外高手奇人！」

「那可不敢當，只不過也沒有人敢來找痲煩！」

「謝謝師姐，只怕我會累贅妳！」

「不會，有個伴我很歡迎。」

喬琪本來對自己的姿色十分自負，可是打量之，這位眞一道姑，眞算是國色天香，傾國傾城。

這樣一位美人胚子居然在此小道觀內修道。

只不過她看出，這位道姑在神色上風情萬種，且眉梢眼角上有無限的春情。

喬琪不是太有經驗的女人，但她也和男人接近過，覺得這位眞一道姑只怕不是在此修道的。

要是過去，她會立刻離開此觀的。

現在她非常消極，把一切都看淡了。

飯後入寢，眞一說可以和她同睡。

上了床，眞一要她解除所有的內外衣。

「眞一姊，這不大好吧！」

「都是女人，怕甚麼？我不習慣穿衣服睡覺。」

「我也不習慣赤裸睡覺。」

「妳脫光了試試看，很不錯

呀！有一種清爽解脫的感受！」

喬琪只好脫了。

眞一抱住了她，也叫喬琪也抱住她。

「眞一姊，這是幹甚麼？」

「不要說話，慢慢地去領會……」

人趣高，水流低，但人要是往低處走，似也比學好容易些，在眞一的誘導之下，喬琪體會到一種奇特的肢體樂趣，是以前絕對沒有想到過的。

那可能就叫着「磨鏡」吧。

作了一次之後，喬琪無法拒絕她。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點也不錯。

不久，喬琪就和她形影不離了。

她感覺到，她的生理稍有不同，她雖是女人，但下部和她的不一樣，却又不准她看，也不准她去摸。

半月後，眞一叫她去辦一件事。

眞一說了，喬琪十分意外，但也沒有拒絕。

兩天後，喬琪來到一個大鎭上。

在一家大客棧中，她見到了「白衣老祖」宮奇和「太平老祖」曲以直。

這兩人的實際年紀加起來有一百二十歲，還不惜任何代價，向眞一求愛或求婚。

開出的條件是五百萬兩銀子娶她，或作入幕之賓，另加最最不傳的絕招三招。

正在談這條件之際，又來了一位。

這一個比他們二人的身份還高，竟是「血手書生」白翎。他說銀子不多，只有一百萬兩，但他的絕招比宮奇和曲以直的精純多多。

喬琪道：「你要求的是甚麼？」

「一度銷魂！」

喬琪冷冷地道：「連第二度也不要？」

「不錯！女人都是一樣的，主要是買個好奇！」

喬琪對這些武林高手眞是看穿了。

爲了一個女人，他們甚麼事都會作出來。

那知不一會又來了一人。

他們的消息眞靈，由於宮、曲二人要向眞一求婚，消息立刻傳出。

眞一當然不止三十多歲，她眞正的歲數已超過了五十，看來却不過三十出頭一點點。

她的綽號叫「彩衣娼女」，三十年前就已成名。眞正是艷冠天下，美絕武林。

那時的蕭思冰就很美，但比之眞一，還是差點，這也是因爲她比較招搖，容易傳播之故。

眞是無獨有偶，這天又來了一人。

他，居然是「海天幫」幫主呼延覺。

他的派頭很大，有兩位護法侍從，來到這個大客棧的後院，道：「那一位是眞一的代表？」

喬琪的派頭更大，道：「進來！」

呼延覺進了後屋，發現已有三人在，另外是一個美艷的道姑，高居首位，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

呼延覺以爲，白翎還湊合，宮奇和曲以直和他們二人平起平坐，有點不夠資格。

呼延覺道：「宮奇、曲以直，你們出去。」

這二人還眞不敢招惹這一幫幫主，但曲以直道：「呼延覺幫主，這是公平競爭的機會，這位道姑並不排斥我們。」

喬琪道：「不錯，這是公平競爭，誰出的條件好誰就有希望。」

呼延覺道：「眞一要還俗？」

「找到了合意的就會還俗。」

這些人可能都見過喬琪，但她換上道姑裝，却一個也不認識她了。

呼延覺道：「小道姑的道號可以見告嗎？」

「清一。」

「清一道姑，請問這三人開出的條件是什麼？」

喬琪道：「宮奇和曲以直都是五百萬兩，另加絕學三招。」

「白翎呢？」

「他沒有多少錢，一百萬兩，絕學五招，他的絕學應比宮、曲二人的要高明些。」

呼延覺哂然道：「他又有多高明？在下出一千萬兩，絕招十招，妳看如何？」

喬琪道：「到目前爲止，你出的條件最高。」

呼延覺道：「是不是我可以作入幕之賓了？」

「還不行。」

「還要如何？」

「男女居室，不免敦倫，要是這方面有缺陷，也不會美滿，錢再多，武功再高又能如何？」

四人齊聲道：「此話有理。」

喬琪道：「所以還有一道手續作爲攷驗……」

四人同時贊同。

喬琪道：「你們都量個『則兒』！」

「量個則兒」，至少有二人不大懂，那是宮奇和曲以直，他們二人讀書較少，而且官話不標準。

官話就是國語的意思。

宮奇道：「什麼叫『則兒』？」

白翎哂然道：「『則兒』就是『尺寸』之意。」

呂、曲二人不由一怔，似乎以爲「彩衣娼女」未免太放浪大膽了些。

顯然，這女人對尺寸大小是十分重視的。

曲以直道：「眞要量嗎？」

喬琪道：「當然，如要退出，可以不量。」

這當然是喬琪自己的餿主意。

她本就消極頹廢，又遇上了眞一道姑，受其引誘，行爲更是江河日下。在她算是玩世不恭，對世上事物的嘲刺，其實却是對她自己的人格的一種貶抑。

當然，人在這時刻是不知此理的。

她只以爲是對現實的一種反擊。

四人都在觀望。

他們也有點懷疑，這小道姑如此細嫩美好，她眞的敢看嗎？

喬琪道：「當場量『則兒』，要用較硬的竹條或木條，不能用線繩之類東西，因有伸縮性不太準確。」

這四人還眞不能不佩服這清一道姑的老練。

自古以來，女冠本就有不少的走調者。

像有唐一代，宮廷中就流行這種生活糜亂的女冠，與她們交遊者，多爲朝野名流及文士。

「現在你們就以這竹簾上的竹條來量吧！」

四人自竹簾上各抽出一根竹條。

喬琪交每人一根針，在自己的竹條一端刺上自己的名字，以免混淆錯誤。

四人還眞不能不佩服她的週到，於是立刻各自刺字。

字刺好之後，就要量了。

他們本要轉過身去量自己尺寸。

喬琪道：「不必轉身去。」

呼延覺道：「爲什麼？」

「萬一你們故意放大尺寸，而不準確呢？」

呼延覺道：「正面量，道姑敢看嗎？」

「如不敢看，我師姐敢派我來嗎？」

四人互視一眼，誰也不願先拿出來。

喬琪道：「是不是以爲自己的東西不夠看？」

白翎道：「不是，而是在道姑面前不大方便。」

喬琪道：「男女的身體，說穿了就是這麼回事，有什麼稀奇？哪個人生下來不是光光的身子？」

這麼一說，四人就好些了。

首先是宮奇，褪下褲子拿了出來。

他有經驗，事先已使之脹大，這樣量才不吃虧。

曲以直也不甘後人，立刻脫褲量了。

二人的長度都在五寸左右。

白翎怯怯地拿出，撥弄了一會才堅硬起來，一量之下是六寸半，這自是十分風光。

呼延覺還在猶豫，因爲他的不比白翎長些。

只不過除了這條件，其他條件他比他們三人優越些。

喬琪道：「呼延覺大俠是不是要棄權？」

「不，我這就量……」

也許是基於自負身份比三人高，不願如此低三下四地拿出來，丟人現眼，在心情上造成了不安，以致下部就不易勃起。

如果不能完全勃起，才不過四寸左右。

這當然是十分吃虧的了。

於是他不停地撥弄着，樣子很尷尬。

這些人素來岸然道貌，尤其是「太平老祖」曲以直及呼延覺，都有一副道學先生面孔。如今在一個妙齡道姑面前玩這個，這老臉往那裡放呢？

（未完・十五）

廣西玉林牌

金裝 正骨水



玉林 YULIN

購買時請認明
廣西玉林牌才是正貨

隆重介紹最新配方第二代產品“金裝正骨水”，效力更上一層樓，質純清澈，滲透力特强，搽後不污染衣物。

玉林牌金裝正骨水，曾兩度榮獲國家頒發優質獎。對骨折、脫臼和跌打扭傷，運動後肌肉疲勞，風濕酸痛均有特效。搽後能迅速鎮痛，消腫去瘀和旺盛局部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消除疲勞，加速痊癒。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首烏酒

首烏汁

烏髮駐顏・健脾和胃
滋養補血・强腎壯身





經銷處：中慶國產葯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25號
電話：5632251-4